

# 象萬

號月九

· 期三第 · · 年一第 ·

· 行發店書央中 · 版出屋書象萬 ·

# 永孚紗號

代客買賣：

：期現棉紗

行情準確：

：消息靈通

佣金低廉：

：服務周到

直接電話：

：成交迅速

.. 話電 ..

六七三五九

六二六七九

.. 址地 ..

樓六樓大券證路馬二

號五〇四

忘勿餐每



用樂婦主



備必厨庖



# 味精

鮮味特強

以少勝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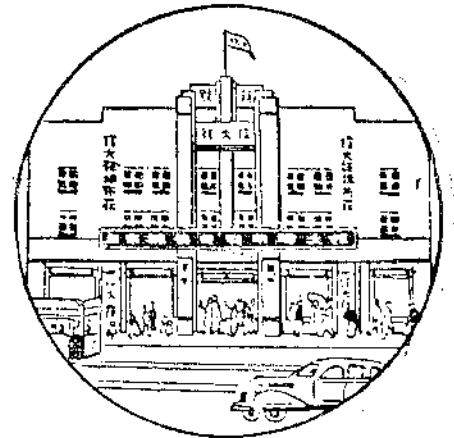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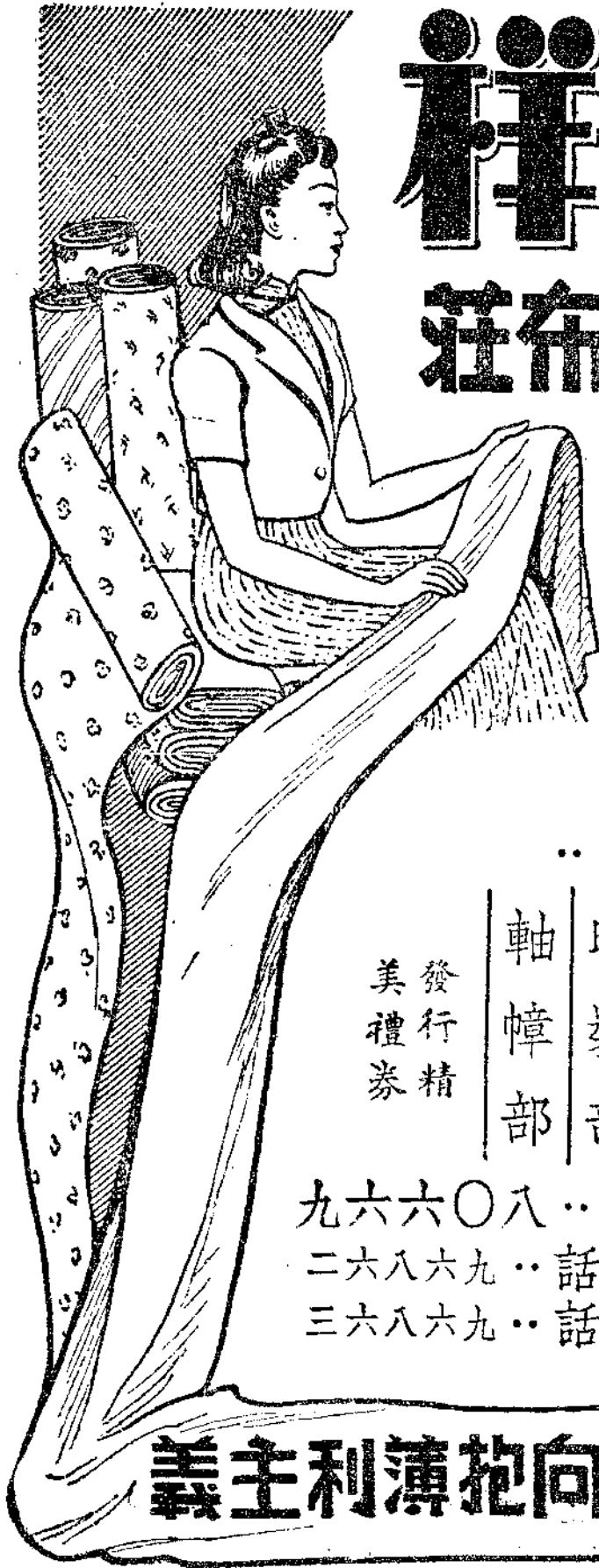


品出廠精味厨天

號三二一路亞多愛海上

# 信大祥

## 周假呢絨棉布莊



.. 設特 ..

.. 運自 ..

發行精  
美禮券

軸  
幛  
部

時  
裝  
部

西  
裝  
部

顧  
繡  
部

名  
廠  
布  
疋

廣  
東  
雲  
紗

國  
產  
綢  
緞

歐  
美  
呢  
絨

九六六〇八 .. 話電 街大外門東小 .. 號總  
 二六八六九 .. 話電部業營 東江路南京 .. 號新  
 三六八六九 .. 話電部務總 首路浙

義主利薄抱向 三加尺足創首

# E B O 飯店

選料全屬高貴

常備著名菜餚

德國鹹豬腳

匈牙利軋辣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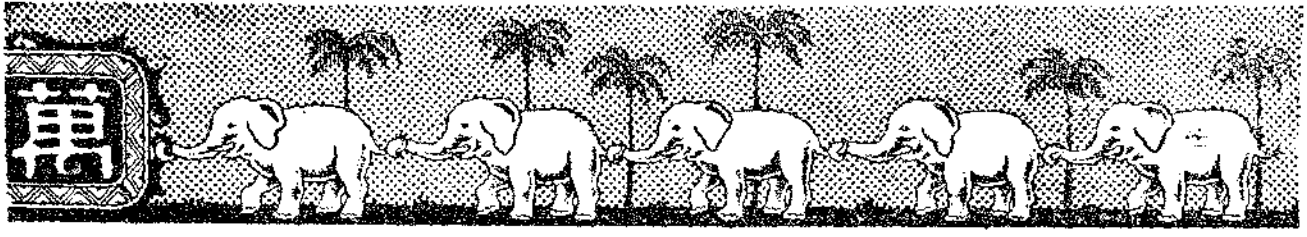
名廚范崇恩監製

專家RUDY管理

烹調獨得其秘

劍虹

霞飛路六三六號(馬斯南路口) 電話七〇四〇四



九月號 第一年第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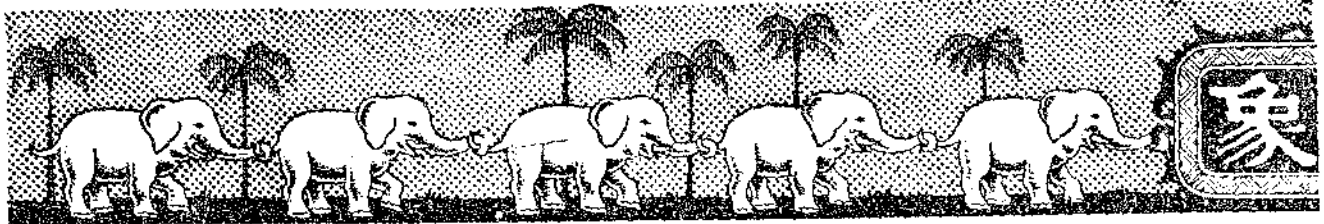
目錄

新聞卡通	蝶衣輯	(九)
竊聽全球	傅松鶴	(二)
慈善家的銅像	陶治	(七)
邊城故事 (戲劇小說)	文宗山	(七)
潘金蓮的出走 (附圖)	秋翁	(四)
降神會的奇蹟——靈魂試驗	沈東海	(四)
我的舞台生活	韓非	(四)
牛郎織女傳 (五幕劇)	魏如晦	(五)
憶滕固	譚正璧	(五)
長句	沈禹鐘	(三)
宋醫生的羅曼史	周鍊霞	(六)
封神演義與武王伐紂平話	趙景深	(六)
花蕊夫人 (附圖)	范烟橋	(六)
付之一笑	愛梅	(六)
特載 宋氏三姊妹 (附圖)	陶秦	(九)
孤僻的哥哥	苗愛麗	(九)
信不信由你	程永修	(九)

預防 疾病一切

專治 傷風咳嗽

# 四季糖



凍結西瓜

長篇  
創作 金鳳影 (一)

竊齒記 (俠盜魯平奇案之二)

狼虎會的回憶

太平天國史料鉤沉 (下)

長篇  
創作 散花寺 (一)

喬治勃倫與「唔女郎」之戀

電影  
小說 夏陽一婦人 (附圖)

魚類的機械化戰爭

學生  
文 熱帶的夢

二十年前的約會

希臘棺材 (奎靈探案)

胭脂淚

石榴紅

大學皇后

李阿毛外傳

美人掌 (梅遜探案)

顧明道 (一〇七)

予且 (一一五)

孫了紅 (一二六)

陳婕野 (一二四)

魏如晦 (一二四)

胡山源 (一二五)

復基 (一二六)

陶秦 (一二六)

毛志明 (一二九)

楊璇璋 (一八三)

徐疾 (一八五)

程小青 (一九)

張恨水 (一九五)

王小逸 (二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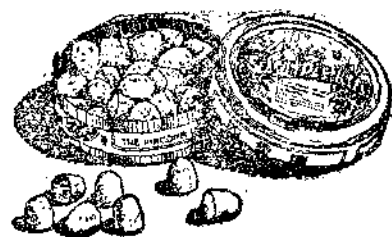
馮蘅 (二二三)

徐卓呆 (二三三)

林俊千 (三三六)

編輯室談話

陳蝶衣 (二三三)



四季糖

丙康藥廠出品  
公司藥房均售

952002

首創足尺加三

# 寶大祥

全滬唯一 · 價廉物美

## 綢緞呢絨棉布莊

上海八仙橋 · 小東門

童裝部

式樣美觀  
定價特廉

被單部

絨毯綫毯  
花邊廉售

送貨部

無論遠近  
不取送力

駝絨部

貨如山積  
比眾克己

軸幛部

奉還送力  
代贈金字

成衣部

定價便宜  
奉送衣盒

禮券部

饋贈親友  
最受歡迎

顧繡部

千金出閣  
經濟實用



# 新 聞 卡 通



◆合衆社七月十一日重慶電：中國著名小說「水滸傳」中所描繪之梁山綠林好漢，現今又以其八百年前之一貫作風出動，此輩綠林好漢，即以遊擊見稱者，每次出動襲擊後即退至寨中，於忠義堂之遺址中分配所獲。現時該批人馬係由以前之草莽英雄領袖魏姓者所組織，現時手下連其昔日黨徒及當地農夫在內約有三千之衆，彼等號稱梁山旅，保護該山鄰近七十餘村落。

◆海通社七月十一日羅馬電：義大利有一年老女乞丐，居在一簡陋之茅屋內，迄今已有六十五年之久，最近被送入羅馬養老院，該乞丐乃表示願以其積蓄讓予養老院，警察乃至其茅屋中取之，所得計有銀幣·鎊幣·銅幣四十萬枚，其中多數市上已不通用，此外尚有鈔票一萬四千里拉云。

◆合衆社七月十四日重慶電：中央社訊：轉世之班禪喇嘛，經在西康，青海，西藏三處訪得者至少有九人，將以抽籤方法，選定誰爲正式班禪。

◆路透社七月廿二日倫敦電：英相邱吉爾所發起之V字運動，大爲美國人士所贊成。銀幕明星詹姆史都華之父在某大廈頂上豎起十呎大之V字形旗，高懸街中，距地三百呎，每晚以電燈照耀之。(編者按：關於詹姆史都華從軍事，曾載八月號本刊。)各報對此運動仍大事登載，紐約太陽報稱：納粹現已決定用此V字爲其勝利之表徵，此種冒仿，當然旨在擾亂，但無人受愚。歐洲淪陷區人民見牆上V字形者，定知其所表示之勝利將來屬於何方也云。

◆路透社七月廿九日倫敦電：莫斯科無線電訊云：據日內瓦可恃消息，希特勒之股肱，國社黨之智囊，及「生活空間」一元首」等名詞之發明人霍旭弗教授，已自縊於巴伐里亞某集中營。霍氏自一九二〇年以來，即具有左右希特勒之勢力。但自赫斯逃往英國之後，霍氏即被軟禁，不久又移禁於集中營內。聞霍氏對於希特勒所著「我的奮鬥」一書中之

政治理論頗多貢獻。霍氏少年時，曾游歷歐洲，印度，西伯利亞，中國及日本各地。(按：此自縊而死之霍旭弗教授，即本刊八月號所載「希特勒幕中的軍師」一文中之洪斯霍發博士，請讀者參閱。)

◆海通社七月三十日維希電：關於共同防守越南條約之簽訂，因簽署日文正副本所用之毛筆硯台及墨汁，在維希遍覓不得，使法外部職員遭遇極大困難，致該約之簽訂遲廿四小時。

◆大美晚報八月四日瑪德里電：昨日阿爾及耳之蓬城有疲憊之鶴鳥一頭，停落於電線上，發生走電，致使城中之空襲警報大鳴，居民大驚，立即逃出城外。迨原因發現後，業已數小時，居民始回家，互述逃難之經驗，大笑一場云。

◆海通社八月四日瑞典京城電：據瑞典報載倫敦消息：英人因捲烟奇缺，已有大部份人民改用鼻烟。據某鼻烟工廠經理稱：該廠成立三百年來，業務從無如目前之發達者。

# 太平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人壽保險，可以  
補償人生由於意  
外災害所致之經  
濟損失，實爲人  
事劇變中最妥善  
之救濟方策！

備有簡章·承索即寄  
如蒙惠顧·竭誠歡迎

— 特約代理 —

國內外地

太平保險公司

— 總公司 —

上海江西路一二二號

電話：一〇八二



# 竊聽全球

傅松鶴

Yorden Yaskill 原著·譯自“American” 七月號



汪洋大海中充滿着光怪陸離的動物，你如果持竿垂釣，正不知是什麼東西來上你的鈎，那簡直是不能預知的；現在，短波「聽察哨」的工作正與之相彷彿。在美國孟哈敦鎮的一座摩天大樓的頂上，我們進行着「大海釣魚」的工作，用超電力的無線電收音機，在廣漠的太空中冥搜我們的目的物。

同伴文愛登遞給我一副聽筒，他說：「戴上它罷！我們要窺測全世界的動態了。」他將刻度盤稍一撥動，第一條魚上鈎了，她操着法蘭西語，隨後是一支法國歌曲，響得如戰場上的軍號一般。接着是古怪的土人音樂；文愛登斜過臉來對我說道：「這不是在法蘭西本國，是非洲的自由法人電台播送出來的。」我聽了信疑參半。

他又將刻度盤撥動了一下，我覺得已經身在倫敦了，我聽見有一個圓滑的口吻說這：「今日敵人破壞國際道義，轟炸我國醫院輪船……」

隨着刻度盤的轉動，聽筒裏又竄入了一串西班牙語。我見文愛登凝神屏息的聽了一會之後，便將手旁

的開關一撥，一個黑色蠟筒飛快地旋轉起來，他開口道：「我現在將這西班牙語記錄下來，這是從柏林發到南美洲去的，倒很有趣，等一會，我還要聽過明白呢！」

於是就讓這隻收音機去收灌西班牙語的留聲片，另外換了一隻繼續我們的汗漫之遊；以每小時六萬萬六千九百六十萬英里的無線電速度在地球上馳騁着，一忽兒到日本，一忽兒到挪威，突然間又到了香港；我們聽到了澳洲的雞啼聲，巴西的 *Runda* 歌聲，又聽到了交趾支那人的咳嗽聲。

初戴上聽筒時，覺得這玩意兒十分刺激，十分興奮；但不久便覺得吃力非凡，甚至並不怎樣的好玩了。空間的各種聲音齊集耳鼓，全世界各種語言都向我噪聒不休，所以當文愛登出去展玩西班牙唱片的時候，我就將聽筒除了下來，讓我的兩耳稍為休息一下。

僅僅十分鐘的試聽，已經使我受不了，但文愛登和他同事的聽察員，每天却須工作八小時；全世界各大短波電台所發的「戰爭新大砲」，無時無刻不在他

們的耳邊怒吼着，並且要一字一句都聽得清清楚楚，絕不放鬆。美國最大的三座私家「聽察哨」，是：國民廣播公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以及潑令斯東大學，此外有幾家報館也設有小型的「聽察哨」。不過全國最大的竊聽機關，還是要首推政府所辦的幾座，它的確實數目則因有關國防秘密，外人無從得悉。至於位置所在，那更非常人所能知；或許你的屋子後面就有一座，也說不定的。我在長島(Long Island)上的一個小村中會發現過一座「竊聽哨」，連村上的警察都被蒙在鼓裏；原來那機關設在荒地上一間廢棄的馬廄中，它只用一根平常的天綫，以吸收各種廣播而已。還有一座是在 Colorado 山頂上，大多數「聽察哨」都離城市很遠，或踞高山，或臨大河，這些地方的收聽成績，是較優於他處的。

創辦這樣高電力的「聽察哨」，需費甚鉅，你或許不會相信罷？那麼且聽我的說明：第一就是國防計劃，時至今日，無綫電波的爲害比較槍彈實在是有過之無不及，希特勒會說：「在戰時，言語就是行動。」這的確是真話；英國人就吃虧在這個地方。眼看着他的聯盟國被柏林的花言巧語的無綫電宣傳所迷惑，弄得一個個崩潰毀滅，惶駭分裂。美政府有鑒及此，便用無綫電「聽察哨」來研究無綫電戰術，同時美國

人也從英國人處學得了寶貴的祕訣：「你若能運用伶俐的頭腦去收聽敵方的廣播，再細味它的弦外之音，就不難明瞭它的真意所在。」英國四位心理學家所組成的 Secret Force，就是專做此類工作的機關，每天有三百個精通外國語言的聽察員，將敵方的廣播鉅細靡遺地抄錄下來。有時德國人用西班牙語報告一件消息，說得相當認真，但在法語播音中對於此事却隻字不提，這到底弄的是什麼玄虛呢？於是倫敦的心理學家便想起了兩星期前所得到的一些無關緊要的報告，幾方面湊合攏來，方才恍然大悟。他們先將各種消息彙集整理，然後用敵方無意中所遺留的綫索作引子，曲折折地將綫索分解開來；會有好幾次，他們將希特勒的舉動猜個正着；遠在事實發生數星期之前。他們的預測方法現在已被英國的軍事首腦用作運籌帷幄時的參考資料。

美國有一千二百萬人民皆有短波收音機，所以廣義地說起來，他們都是無綫電大戰中的旁觀份子。不過他們的機器，與「聽察哨」比較起來，真有小巫大巫之別。無論如何微弱的電波，休想逃過「聽察哨」的羅網，雖是遠在緬甸的一個小小發光線圈也在拘攝之列。業餘收音家不但缺乏記錄及研究技巧，而且對於所聽得的東西大半茫無頭緒，不知所云。

單是英國所散佈出來的就有二十種語言及六種印度方言，你如果想做一個職業聽察員，至少要懂得六種語言，對於俗語俚句尤須完全通曉；你必須有大學畢業的程度，曾往歐洲留學，或僑居歐洲多年，對於外國一切風土人情地理歷史政治文化都能够洞悉無遺，又須具有打字及速記的技能，末了你必須年輕耐勞，這才足以勝任這種繁重艱苦的工作。

上述的條件雖然苛刻得厲害，但美國的「聽察哨」却終於羅致了一批出類拔萃的人材，領我到「聽察哨」去參觀的文愛登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國民廣播公司「聽察哨」的主任，生於荷蘭，後來入了美國籍；他曾在法國·德國·羅馬尼亞·匈牙利·西班牙·葡萄牙·阿根廷·烏拉圭等處居留甚久，除了熟諳上述各國的語言之外，還懂得其他國家的多種文字，今年還只有四十歲。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有一個美貌的少婦名叫 *Alix Reuther*，原籍德國，本來是一個舞台設計家和著作家，他能够講德國話，英國話，法國話，葡萄牙話，意大利話及幾種非洲的土話，也是此中的傑出人才之一。

這些鳳毛麟角的人才，有時固然也難免錯誤，例如有一次潑令斯東「聽察哨」收得東京的廣播道：「*Many American consular officers are being shot*

*down*」（許多美國領事館人員刻正被處槍決），聽察哨得訊後，幾乎鬧得沸反盈天，幸而立即發覺錯誤，原文應該是：「*Many American consular offices are being shut down*」（許多美國領事館刻正停止工作），這真所謂失之毫厘，謬以千里了。又有一次接得「*Swiss advance in Finland*」（瑞士侵入芬蘭）的突如其來的消息，令人大惑不解；經過仔細調查後，原來是「*Swift advance in Finland*」（軍隊在芬蘭推進甚速）之誤，因為當時的蘇芬戰事，尙未結束也。最可笑的要算是某女郎的報告了！她很想在一「聽察哨」裏找一個位置，在試驗的時候，她將歐洲的消息廣播聽了好幾個鐘頭，忽然默出這樣一行字句：「*The Chinese raids on Greece have been turned back with great loss to the invading Czechs*」（中國空襲希臘，已被逐回，以致犯境之捷克人，受損極大。）那一位女郎便落選了。

「聽察哨」的大部份時間，當然是消磨於收取交戰國的定時廣播，但各「哨」大都備有「遊獵式」的收音機，一息不停地在地球上兜圈子，時常有意外的收穫，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有一個精通語言學的聽察員，名叫克朗士 *Kranz*，原是奧國的一個編劇家，時常在美國報紙上痛罵納粹政府。有一天，哥倫比亞的

職員們見他呆呆地立在「聽察哨」的玻璃室中，手指着喇叭高聲呼喊著，職員們急趨入室，只聽得克朗士喊道：「他們在同我說話呀！」果然，喇叭裏有個憤怒的德國口音嚷着道：「克朗士先生：我們知道你正在紐約的喇叭旁邊聽着我們，也知道你在美國報紙上惡意地詆毀我們，你總有一天會後悔的，克朗士先生……」

「遊獵」收音機偶然聽到了所謂「奸細電台」，就認為是非常的收穫；此類非法電台往往自稱設立於各交戰國裏面，最著名的是 *Freiheitsruder*（德國自由電台），自稱位於德國本土，但美國的無線電專家，對於這一點却十分懷疑，因為該台的電力甚強，決不能蒙蔽秘密警察至五年之久。也有些人以爲它或者在瑞典。法國。英國，或者竟在一艘英國輪船上。還有一個反納粹電台，名叫「革命電台」，這兩座電台都是竭力地鼓吹德人反抗納粹政府的。

意大利及法國的維希政府也有這種害羣之馬，惟獨英國沒有；但最近却也不能例外了！有一天午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聽察員，發覺空中多了個強有力的新電台，一個流利的牛津口音說道：「此地是新英國廣播電台，設在英倫三島之上，我們所有的英國同胞應該認識清楚，我們最好的朋友就是希特勒。」不

過美國所聽到的也只此一次，以後便寂然無聲了。起先有人懷疑這一個電台，大約在愛爾蘭或在德國，現在因爲它的驟然寂滅，又以爲它或者真的在英國境內，亦未可知。大概英國警察已經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將它破獲搗毀了。英國人對於此事諱莫如深，堅決地說他們從來沒有聽得這一個電台。

無線電聽衆懂得國際摩斯電碼的很多，戰爭爆發以來，全球業餘無線電專家久已失却聯絡，但是我們偶然也能聽得如下的呼聲：「○○○○○○○○」註：此爲全球普叫呼號。此地是德國亨堡無線電台，歡迎業餘無線電專家參加通訊。「這類普叫呼號是邀請每個業餘電台的敲門磚；在承平之世，美國人聽見這個招呼之後總有數百人敲動電鍵搶着回答，現在的情形就不同了，法律禁止人民與外國業餘電台通訊，所以德國人儘管怎樣移樽就教，美國人還是一概的置之不理。在大家的心目中，以爲這些業餘無線電專家也是納粹組織的一份子，他們是企圖從業餘談話中覓取零碎消息的，所以還是不瞅不睬爲妙。

聽察員所聽到的，當然以無稽之談及誇大宣傳爲多，不能輕信。我會詢問他們什麼地方可以稱爲世界上的一說謊首都？出乎意料之外的，他們竟不約而同地將這個尊號加在小小的立陶宛國上面，（現在這

一個小國，已併入蘇維埃聯邦之中了。）一個聽察員說：「世上荒謬怪誕與新鮮刺激的消息，由立陶宛散佈出來的爲最多。」第二要輪到羅馬了，在蘇芬戰爭時，羅馬會散發消息道：「羅馬電：頃接立陶宛來電：據云芬蘭各綫戰爭，今已全部停止。」這則新聞抄錄後就被擲入字紙籠。有一次，我同幾個聽察員收到了英國的一段廣播說：「今日敵機空襲倫敦時，被我擊落二十架，我機損失八架。」各聽察員立刻摸出一枚銀幣，投進一個小罐子裏面，嘴裏各喊一個數目——廿五，十七，二十……這個動作真使我莫明其妙。聽察員見我疑惑着，便含笑向我說道：「這是一種新賭博，每當一國報告敵機損失數目時，我們各投一枚銀幣在罐子裏，誰能夠將另一國所報告的敵機損失數目猜得最近，即得此罐。」不多一會，柏林的公報果然來了，說：「這次空襲的結果，德機有四架未返防，英機被擊落者達十六架之多。」於是報「十七」的那個傢伙勝利了。

聽察員觀察無綫電戰爭是最爲高明的，對於希特勒的詭計尤其能够獨具隻眼，洞若觀火：每當德國向美廣播時，美國人都能聽出德方的播音人是貨真價實的美國口音，柏林有幾個失業的美僑專代納粹吹法螺，在麥格風前說着一口的美國土話，插科打諢地迎合

美人的脾胃；他們每星期所得的酬報，大約是五十美金。他們時常編好一個故事，針對着美國的某一個城鎮放送。

某一天晚上，那批美籍播音員沒有光臨電台，大概是喝德國特製的淡啤酒去了。因此聽察哨裏頓時冷靜下來，失去了不少的笑料。

納粹報告員對外廣播時，老是熱情地有說有笑，但德國國內人民所聽到的是不是同一的口吻？却是一個謎。有一天，終於馬腳露出來了！當國民廣播公司正在收聽柏林消息的時候，大概德國電台上有人誤按了播音機上的電鈕，突然間柔和的聲調中輟了，換了一個暴戾的口音喝道：「元首命令你們不許動，誰敢動一動就要誰的命！」這兩句話說過之後唸唸一聲，柔和的聲調又恢復了。柏林的廣播員大概還不知道他們的狐狸尾巴，曾經像曇花一樣的現過一現呢！

英國人的無綫電宣傳，向來比德國落後，現在經他們急起直追，竟有並駕齊驅之勢了。英國電台有些聰明的舉措，雖郭培爾博士也自歎不如，例如：他們將德兵的戰死者，受傷者，以及被俘者的姓名，一一在無綫電中報告，因此引起了德國人民的極度歡迎，千方百計地偷聽這一類征人消息，雖然官廳處罰甚重，也是犯者如故。英國人又將希特勒親口所灌的唱片

在播音機旁一遍一遍地播送着，只聽見希特勒聯珠價喊道：「我並不要捷克！」英國報告員不時向聽眾說明：希特勒是一個說謊家。

美國的聽察哨大都設在農村區域，離公路惟恐不遠，因為一輛汽車在半英里內開過的聲音傳到喇叭裏，就會變成開砲那麼的巨響，所以工程師不得不將音波時時調整。

除了英國向法國廣播，時常遭德國擾亂外，其他的電波破壞情事並不一樣多。聽察員時常可以聽到英國報告員向法國聽眾說：「你們的納粹朋友又在搗鬼了！我們現在另換一個週波，請你們撥動刻度盤，直到聽得本台的廣播為止。」美國向南美洲廣播，有時也會遭遇到擾亂，但大體上雙方都有所顧忌；因為甲方這樣的惡作劇，乙方也會以其治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實施報復的，結果是兩敗俱傷而已。

美國的聽察員，晝夜不息地注視着無線電戰爭，遇有所得，便是鞏固國防的一種參考。這些順風耳，還存着一個幻想：他們要想聽取空戰時飛機與飛機間的談話。無奈飛機上的發報機射程極小，所以這個幻想頗難實現。不過無線電術是在一日千里地進步着，空中大戰時飛將軍們的一言一語，終有一天是會傳到我們的耳膜上來的呵！



### 著名國產 金山牌 大眾歡迎

高抽醬油 鎮江醋 金波美酒 什景醬菜

• 滋養豐富 • 品質精良 • 身體和味 • 馳名四方 •

家庭必備 每飯不忘

## 恒順醬醋廠

上海總發行所 愛文義路三二〇號



靜安寺 八仙橋 檳榔路 分店：  
電話：八三三五五 三三九五七 三三三五六 六一四七五  
隨電話購貨 隨接隨送





# 慈善家的銅像

陶冶

烏鴉雖常自濯，其色終難變白。——蘇格蘭諺

社會聞人金仲珊先生銅像舉行落成典禮之日。

這一天，新的刺激的玩意兒，幾乎風魔了全上海的人，那麼地轟動和熱鬧。

上蒼也彷彿在歌頌金仲老人格的偉大，天氣顯得特別的晴朗，矗立在都市中心區的巍峨的大銅像，浸浴在五月的炎陽下，燦爛地反射出金色底光芒，向四野裏閃爍。

銅像前，人們站立在花圃的四周，仰起了頭，用一種歎羨崇敬的神情，在瞻仰金仲珊的丰采，嘴裏大家縱情地講着：

「老兄，這銅像造在這裏，是怎麼一回事呀？」  
「哈哈！老兄真糊塗，難道說這位鼎鼎大名的金仲珊，你也會不知道麼？」

「別見笑，真的不知道，鄙人剛自鄉下來，上海的情形可不很熟悉，金仲珊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物，請教！請教！」

「他麼？是社會聞人，是大亨，是那摩溫，是頭兒腦兒！」

「大亨？不就是白相人麼？」

「胡說！金仲老不是這等角色，讓我背些銜頭出來，給你聽了也許會嚇煞，喏！××商業銀行行長，××紡織廠董事長，××業同業公會主席，××學校校董，××難民收容所理事長……好了，好了，我也記不了這許多，你老兄也不會弄得清楚，哈哈！」

「那末，又爲什麼要造銅像呢？」

「老兄，真是六月裏死脫了綿羊，說來話長，金仲老幾年來，熱心社會，任勞任怨，許多難民都虧他救濟呢！金仲老老年高德劭，地方人士，對他理應敬仰，因此大家才聯名發起，爲他老人家建立銅像，以爲紀念，這也是崇功報德之意呀！」

「噯！原來有這麼一個原因在，仲老能够做到這樣地步，真是不容易，偉大！偉大！」









無邊際的天幕，暗藍的，星斗在爽朗地跳躍，眯着眼在嬌笑，皓月已爬上了金門大飯店的鐘塔頂尖上，像在偷瞧着五樓某一個臥室內的神祕的動靜似的。

柔軟而富有彈性的床墊上，鍾素琴正迷糊地醉臥着，當酒意漸漸地退去之後，她彷彿覺得有一個沉重的東西壓在她身上，使她窒息得透不過氣來，她疑惑地張開眼皮時，赫然，乾爺的一個赤裸了的臃腫的身子，正俯伏在自己的身上，並且貪婪地向她笑着。

「哎喲！」

這意外的發見，使鍾素琴驚駭地喊了起來，推開金仲珊的身子，她感到自己的下部一陣隱痛，也不知在什麼時候給人褪去了衣褲，強烈的羞恥使她急忙拉過了絨毯，掩蔽住下半截的身子，這野蠻的摧殘，立刻，使鍾素琴悲痛地啜泣了。

「乾爺，這，這算什麼？你姦污了我！」

「好女兒，怎麼可以說姦污，簡直太難聽了！」

「難聽？你姦污了我，還要說難聽……」

「好孩子，別着急！乾爺喜歡你，才這樣幹的，

不會給你虧吃的呀！」

「哼！給你破壞了貞操，難道還要我感謝你？」

「你現在是我的乾女兒了！你知道上海人爲我造

銅像嗎？你巴結上了我，還不是一件有面子的事；許多娘兒們要想嫁給我，我還不要呢？好孩子，你是個新時代的女子，你不要把貞操看得太嚴重！」

「既然做了乾爺，也該有個乾爺的樣子……」

「嗨！孩子，你太不懂事咧！在上海，乾爺又叫『過房爺』，就是要在乾女兒房裏過一夜的意思。」

金仲珊說到這裏，佻傚地笑得嘴都合不攏來，他伸過手臂去勾住鍾素琴的粉頸，可是鍾素琴却羞憤地把他的手臂推開了。

「好孩子：惱什麼呢？喏！這裏有一張一萬塊錢的支票，送給你做一副新行頭吧！」

「哼！支票！你把我當做是窩子裏的姑娘！」

「不不！那又是你的誤會了，這是人情，是禮物，你不要錯會了我的意思，好孩子，你收了吧！」

金仲珊一面說，一面將支票塞進了鍾素琴的手心裏：「拿去吧！後晚你要登台了，我一個人包五百隻位子，我替你捧場。」

鍾素琴把一個啜泣着的臉，埋在粉紅色的枕頭上，烏黑的頭髮蓬亂地披在兩邊。



就在這一個短促的靜寂之中，燈光又熄滅了。在黑暗裏，當金仲珊第二次活動的時候，皓月已悄悄地離開鐘塔的頂尖，爬向西天的邊際去了。

X X X X X

幾天來，米價日見高漲，百萬市民陷在恐懼的駭浪中。因此，仲記貿易公司的營業也顯得異常地緊張忙碌，金仲珊坐在經理室中，和幾個市場上的經紀人得意地計劃着。

「仲公，鶴年兄發的消息很好，市場方面昨天起了極大的騷動，米價又高漲十元多！」一個經紀人向金仲珊告訴說。

「是的，我也知道了，假使今天客家有拋出，你們儘量的替我買進，越多越好！」

「不過，外面有工部局向香港購辦仰光米三萬噸的傳說。」

「嘿！那不過是官樣文章罷了，不會實現的。」金仲珊淡然地答着，從皮袋裏抽出了一支雪茄，一個經紀人忙過來替他劃了根火柴點上了，並且說：「現在米行家存米都賣完了，再也無米出售，看形勢，米價會漲到一百五十元出關的。」

「是呀！但願如此，要是上海也像重慶一樣，米價漲到五六百元一擔，那豈不是更好麼？哈哈！」金仲珊說到這裏，忍不住瘋狂地笑起來了。

「那時候，仲公，你要成爲全中國唯一的富翁了！哈哈！」

正當幾個經紀人在卑鄙的笑聲中，別了金仲珊走出百尺高樓之後，忽然，米棧管理主任巢其忠匆促地闖進了經理室，臉上露出尷尬的窘色，喘着氣說：

「金先生，八號棧房的散倉米，受了地底的潮濕，下面一層已起了變化！」

「什麼變化？是爛了，爛了多少？」

「是的，爛了，大致有近百担左右！」

「混蛋，米價這樣貴，你們吃飽了飯幹什麼的？會讓米爛了這許多？」

金仲珊疾言厲色的斥責着，巢其忠曲了背，垂下頭，額上沁出一粒粒惶慮的汗珠，囁嚅地說：

「實在，棧房面積小，米量過多，現在是黃霉天氣，一時間來不及透氣！」

「那末，難道近百担的米就這樣犧牲掉不成？」  
「那還不至於，大致五分之三着了一點霉，不過

，寶是賣不出去了！」

「唔！……」

金仲珊用勁地抽了一口烟，又用手指輕輕地彈去了烟灰，低下頭沉吟着，爲這許多爛米的處置，希望找出一個補救的辦法。

「有了，其忠，你現在把爛米提出，送到難民收容所去，關照總務主任陸子彝，把這一筆米賬開進支出簿，去，立刻去！」

巢其忠像赦放的囚犯，深長地舒了一口氣，轉身就走，可是金仲珊却又把巢其忠喚了回來，說：

「每擔米作價一百元，賬款日內就替我結出，別忘記了！」

於是，金仲珊望着巢其忠的背影，立刻又轉怒爲喜。

雖然沒有下雨，天際却没有星星，也沒有月。風勢很緊，黃昏，越顯得當時的陰霾。

金仲珊坐在流綫型的汽車裏，從××票房出來，回到阿拉白司脫路的公館裏。

下了汽車，走進那幢富麗堂皇的大洋房，在客廳

裏，他的兒子金振漢迎了上來，露出驚惶而又恐怖的神情說：

「爸爸，剛才接到了人家送來的一份禮，打開來一看，並不是什麼禮物，竟是這個東西，可怕！」

「什麼東西，值得這樣大驚小怪！」

金仲珊從兒子手裏接過來一看，赫然是一支烏鋼手槍，躺在一個新穎的糖果盒中，他的一顆心也不禁砰的跳了一下。

「還有一封信呢！」

金仲珊又急忙展開了信箋，只見上面寫着那麼寥寥的幾句：

「此次米價空前巨漲，可以說是你仲老一手所造成的，你爲了個人的私利，竟置百萬市民之飢餓於不顧，好狠的心！」

這裏有一件禮物，請你哂納，瞧在你「年高德劭」的份上，我們不忍親手對付你，由你自己去處置吧！你活了這樣的一把年紀，享了許多的福，也應該知足了！」

信的下面，蓋了一個什麼團的圖章。

金仲珊把信箋搏在手裏，恨恨地說：



「嘿嘿！笑話，這些搗亂份子，可惡！可惡！」  
 「爸爸，這種事情再幹下去，是很危險的，而且近來輿論方面，對你也隱約有抨擊的地方，你是上了年紀有了名望的人，還是放了手吧！在家裏休養休養，豈不很好！」

「什麼話，名望原是我辛苦掙來的；我有錢，我就可以自由做買賣，誰管得了我？混水撈魚，現在正是我們的時候！」

「爸爸，話雖然不錯，不過在道德上，總有點說不過去。」

「胡說！什麼道德不道德，你們這些小孩子，懂什麼？不許噲嚇！」

金仲珊說完，便上他姨太太的香閨裏去了。

「昏曠的父親！」金振漢望着父親的背影恨恨地咀咒了一聲，回進了他自己的書房，從抽屜裏抽出一本日記簿來，放在桌子上，在燈光下，用堅硬的筆尖，在這一天的一頁上，留下了憤怒的字句：——

「是的，他是我的父親，但是，在羣衆的立場上，在正義的立場上，他却是我們的敵人！」

x x x x

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工部局採辦的仰光米三萬噸，已從香港用大海輪開始裝運到上海來。而仲記貿易公司的命運也就漸漸地黯淡下去了。

在這瀕危的當兒，金仲珊還企圖作最後的掙扎，在他莊嚴而又慈祥的臉上，已收斂了往日的笑意，蒙上了一重秋暮的濃霜。

經理室中除了金仲珊以外，祇有沈鶴年坐在沙發上陪着他，所謂「唇亡齒寒」，沈鶴年這幾天也顯得愁眉苦臉的樣子，憂慮地說：

「現在輿論界對我們的抨擊更激烈了，社裏發出的新聞，也失了效力，編輯先生們都留中不發！」  
 「這也沒有辦法，不過，現在太平洋方面的形勢十分緊張，我們還可以利用這一點，讓經紀人在市場上放點空氣，說工部局的洋米一時尙難運到，假使米價還能够提高那最好，不然，使它維持原價，乘這個機會，把棧裏所有的存米一起脫售，就是這樣，也可以賺一票了。」

「那末，仲老決定幾時離開上海呢？」  
 「等米賬一結清就走，你現在先替我擬一段新聞，待我走了，看有什麼反響，你打電報告訴我！」





# ZYMAS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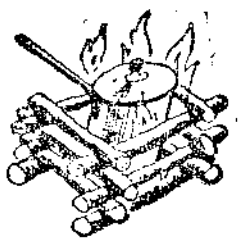
大眾補品

胃腸良藥

## 食母生

整調腸胃 輔助消化 增進營養 通利大便 戒煙之後 飲食無味 購服本品 胃口大開

信誼藥廠監製 均售藥房



戲劇小說  
邊城故事

文宗山

——註：本劇會由上海劇藝社在辣斐劇場演出——

草原，高山，森林，曠野……。

成羣的牧羊者，湍急的河流裏的淘金人……。

牛羊肉，酥油，乳酪，用青稞與土法製成的土酒

……。

西南邊陲，重山疊嶂中留有這樣一個偏僻和古老的縣城，四週遍藏着金沙的山嶺把這縣城形成得並不冷落。

這裏有許多生活鍛鍊出來的淘金者，習用着世代代流傳下來的舊方式，化費無限氣力與悠久的時間在檢取粒粒微細的沙金。當比較溫暖的夏天時候，便在極湍急的河流掘沙泥，把水引到支流裏，於是，整個的一年便在山中掘那砂質的泥土，一筐一筐馱在壯健者的背上運到河邊，慢慢地耐着性子淘着。每天機械地，忍耐地幹着這不感興趣的工作。有時，得到很微細的金屑而愉快，有時，檢到幾個較大的金粒而狂歡，但，有時却毫無所得。

日子久了！靠河邊的礦苗漸漸地枯竭，一羣淘金者祇有向深山中進發，山更深，路途也遙遠，更加重

了他們謀生的艱難。但是，他們却並不想一個新的方法來解決工作的苦悶與收穫的減少，尤其反對政府用機器來開採這豐富產量的砂金。

近幾天來，許多淘金者聽到省城裏派專員下鄉的消息，當然，專員到這偏僻的縣城裏來一定是爲了開金礦的事。他們想用一個粗魯愚笨的腦海中的適當方法去對付；於是，預先糾集了許多人扼守住一條交通要道——是省城到縣城間必定要翻過的山頭——無非想用沒有考慮過的簡單反抗動作，嚇退下鄉的專員。

從清晨起，山頭上便集了許多淘金者在等候，他們在縣裏股科長那兒得到專員今日下鄉的消息，與其說是股科長對他們表示好感而先將消息通知，還不如說他們一羣可憐的愚蠢人受了股科長的利用。

「二牛娃，有沒有消息？」巴老爹等得不耐煩了。

「沒有！」二牛娃站在一方大青石上瞭望：「半個人影也不見，連過路的也不見一個。」

「萬老大呢？半天不見他的影子。」巴老爹似乎

有些焦急。這焦急是由於他等候得太久的緣故。

「萬老大帶了其餘的兄弟，上別條路上去埋伏了。」旁邊一個解事的插嘴。

巴老爹心裏覺得不大開心，嘴裏噤咕着：「哼！什麼專員啦，兵啦，那有這麼一回事？萬老大不知那兒得的夢？」

太陽已經晌午了。山上參天的楠木，楊樹，栗樹中間，靜靜地坐臥着許多在等候的人，在蔭翳的樹間可瞧到遠山上皚皚的白雪，和山上雜亂佈置着的大青石，一種濃鬱的邊區景色使人覺得在心底裏產生了一種新奇的快感。

二牛娃不再和糟鼻子，李麻子等講笑話，衆人的哄笑聲也慢慢靜止下來，他低低地哼着小曲，衆人也無目的地附和着。

「送郎送到大路上，  
手拉手兒哭一場，  
耶啊！你要多保重，  
一人挨凍二人涼。」

萬老大在衆人亂吵亂鬧中來了。巴老爹急急地追問：

「究竟今天專員今天到不到？你叫我們在這兒：

……」

「別這樣性急啊！」萬老大很和氣地：「縣裏股科長不是親口告訴我，省裏有電報給劉縣長，十天前專員就動身了，帶有一連兵……。」

「一連兵？一連……不是有一百十來個人？」大家議論紛紛。

「一百多人怕什麼，那個劉唯一狗縣長來了半年，天天想安機器，要不是我領頭兒作對，人家早將金子採完了。」萬老大更加重語氣地：「那時候，採完了金子我們祇有跳金沙河尋死！」

這時候，股科長從樹後走過來，萬老大便走去問訊。

「我叫你們的事辦妥了沒有？」股科長鬼鬼祟祟地告訴他們一些消息：「不知誰走了風，劉縣長要出來巡查，聽說……聽說帶有八個有槍的護兵……。」

他們在互相議論着，有的主張用粗蠻的方法去對付有槍者，有的主張不理劉縣長，有的……正在談得興高彩烈時，劉縣長來了，股科長當然先行溜走，其餘的還想偏強一下，但劉縣長早已看出他們的用意，不再問他們如何如何，便用護兵的鞭子驅散這守候在路口的一羣。

散開是暫時的，劉縣長走後又是化零爲整。巴老

爹好像瞧見路上有人走來，叫二牛娃特別留心。

時間在這一羣人心裏覺得走過了很悠長的一段。

遠遠地，躺在山底下彎彎曲曲的路上發現兩個騎馬的人，走上山坡來，二牛娃最先發現，萬老大指揮着衆人分頭躲藏。他們心中早已預料到是專員來了，但是，專員身傍並沒有一百十來個的護兵，却祇多一個人。

兩個人走上山坡，那個穿着中山裝的首先在大青石上坐下。

「老苟，把馬拴上，這兒倒挺涼快的。」穿中山裝的便是巴老爹萬老大等一行人所等候的楊專員，跑了一天路，急於想坐在這大青石上多休息一會。

「我說，楊先生，還是趕路吧！快點到縣城就好了。」

老苟隨着楊專員走了許多地方，上過蒙古，到過南洋，現在又到了這西南邊陲的角落裏，老苟雖然是粗心直腸的人，但，談吐裏多少有些不如意的味兒。

「你看，那一大溜房子？哈，這個地方真不錯！

老苟，咱們走了好幾天，除了大草地什麼也沒有，今天看見了樹木，看到了縣城，看到了大河——喏！那長長的一條，大概就是他們的淘砂河了。」楊專員無非想用這些安慰話去抑制老苟又一個新的不滿在開

始。

「什麼好地方——一堆，一堆破磚爛瓦。」老苟的回答頗爲掃興。

萬老大是忍耐不住了！又看見楊專員與老苟兩人，沒有一連兵保護，應該即刻來個「下馬威」，便挺起身來……

楊專員也知道這一羣人的來意，他想，祇有用他們喜歡和慣用對付別人的手段去作同樣的對付。在萬老大受到楊專員一頓痛快的懲罰後，劉縣長與殷科長趕到了，才很順利的解決了這風波。

當天傍晚，楊專員和老苟被縣長等招待在這樣一個地方住下，是用山上的青石和泥巴築成的屋子，牆上剛剛過一層白粉，在偏僻地方看來，也許會覺得它是一個較好的房子。

楊專員與老苟很忙碌地整理一切，把身上臉上幾十天來的塵垢在出清。楊專員已經又恢復它往日的年青與潔白。而老苟呢，正在一桶一桶的打水在洗澡。

縣裏的殷科長鬼頭鬼腦地輕輕走到這屋子裏，他帶來了一個俊俏的小姑娘——鳳娃。這女孩子是萬老大的女兒，殷科長所以帶給楊專員，表面上是體貼他們，專門找一個女孩子服侍他們，實際上，他是懷着難以窺破的陰謀，想把鳳娃做自己的內綫，幫助他破

壞這開礦的事業，好使自己得到從中取利的不正當收穫。

鳳娃首先和老苟發生衝突，憑着他野女孩子的潑辣，老苟簡直無法可以應付。而楊專員也受到鳳娃的惡作劇，像馬靴裏灌滿了水，穿得兩腳都是水，用一根粗繩繫在內室門口，使楊專員絆了一個狗吃屎……等等，這使他簡直窮於應付。

老苟雖然同鳳娃爭吵，但鳳娃始終不理睬他。或許她是啞叭，老苟可有些不明白起來了，便取笑似的嘆氣說：

「唉！這孩子，真可惜，將來一定嫁一個苗子完事。」

「放屁！」鳳娃突然地開口。

「啊！你不是啞叭，爲什麼跟我們搗亂？」楊專員好奇似的問。

「哼！報仇！」

「報仇？」楊專員有些莫明其妙，但多少帶些驚恐：「我跟你沒有什麼仇恨，報什麼仇？」

「你，早晨打我的爸爸，還……押了二十多個人！」

「噢！那個姓萬的就是你爸爸，他先動手，我並不要打他……好，過去的事不談了。至於那二十個多

人，一定叫劉縣長釋放。」

楊專員很迅速的解決了鳳娃的事，並且和她訂了互不侵犯的條約，也可以說，楊專員利用外交手腕馴服了一個不易馴服的野女孩子。

這時候，奉命來開礦的王工程師也來了。他和楊專員談起這裏來後的一切情形，以及土人們堅持用土法子淘金，使他無從下手工作。

「他們用的土法子是一筐一筐挖了土背到河上去淘洗，太慢而又太笨。我們應該用車從礦裏運沙出來，把水庫到礦坑的附近以便淘洗。這樣迅速的生產，我們可以深入離河較遠的山裏。」王工程師敘述他的計劃，但最後却對專員訴苦：「我們什麼方法都試驗過來，顯出特別優裕的工資，會停止他們私人的淘金權，押過他們，甚至……但什麼方法都不能使他們答應合作。」

「我問你，」楊專員此來的目的是希望能說服一般愚魯的土人，使他們的力量也能同樣地貢獻給國家：「你願意有一羣心悅誠服爲你工作的工人，還是願意有一羣鞭策纒動的奴隸？」

王工程師在楊專員的指揮下，還有張技士，老苟，劉縣長等，都能很快的籌備開礦的事，工人們也都願意參加工作，這都是巴老爹的力量。可是鳳娃的爸

爸萬老大，是深中了殷科長的毒計，非但受殷的指揮而不予合作，反而種下了破壞的陰謀與禍根。

一月之後：——

這偏僻縣城外的山頂上的是熱鬧起來，機器戽水聲是每天格格冬冬的響着。礦穴裏的工作也緊張起來，這可說是許多時候的辛苦與佈置後，得到初步的收穫。

事情好像趨於正軌，表面上是像經過一次爭執後的平靜，楊專員，王工程師，張技士等每天消磨在礦穴裏，而老苟却比較優閑，每個時候總得抽些空替鳳娃畫圖。

可是，在這平靜的時期中，却發現巴老爹的失蹤，自從礦裏開工後，巴老爹因為熱心幫助楊專員的計劃推進，也許受到顧忌，一直沒有見到過他，有人疑心他在山間迷失了路，然而他在山中過了幾十寒暑，閉了眼睛也得認識回家的路。假使山中給狼吃掉了，也該有根骨頭發現……這巴老爹的失蹤，引起許多人的疑慮。

總於有一天揭開了這個謎：二牛娃從山中忽忽的趕來，拖了一件破棉襖，急於找尋楊專員。

「什麼事，二牛娃跑得這樣急？」楊專員與劉縣長等正在閑談。

「這……這巴老爹的棉襖……」二牛娃的慌張使大家都有些吃驚：「在那山後松林子外邊，遠遠看見一條野狗拖着一堆東西跑，我說：『不要是巴老爹……』」扔塊石頭把狗轟跑了，過去一看這件棉襖，正是……。

殷科長似乎覺得這破棉襖的發覺對他是有不利，便很嚴厲的打斷二牛娃的話：「你那兒弄來這件衣服？」

「啊！人命關天……姓殷的，你是不是誣賴老子殺人？」

「押你兩天，二牛娃你眼睛放亮些。」

殷科長與二牛娃的衝突使劉縣長覺得有失體統，喝住之後便想到了這一層：要不是萬老大做的事？

這火花可說是一件不幸事的起點。

「轟！」巨響發自山間，濃煙直向空中冒上，樹林的搖動，桌上器具碰擊，每家人家都給這天崩地裂的響聲震驚，那巨大物件的倒塌聲永遠在每個人的耳邊震動。

「礦坍了！」

「礦坍了！」一片慘叫，楊專員首先衝下山去察看，張技士是給這重大的變動而呆住，結果，也很迅速的追隨下去。

鳳娃給礦坍的事嚇呆，她想起昨夜萬老大喝醉酒後對她的辱罵，對整個政府裏開礦人的不滿，甚至，她想……受了殷科長的利用，而下此毒手……鳳娃給遠處哀號聲使自己也模糊起來。

殷科長對此慘事竟漠不關心，站在山頂上向下俯視，像在冷笑，轉身向鳳娃看。

原來殷科長的所以把鳳娃介紹給楊專員，無非是想把她造成一條內綫，但鳳娃每天受了老苟們的教育，漸漸由仇視而改成了有正義感的人物。鳳娃深知殷科長的陰謀，她瘋狂似的喊：

「礦坍了！我知道，都是你……。」

「啊！你瘋了？」殷科長仇視地把鳳娃推倒在地。

人聲漸靜，張技士的屍體是放在山坡上，而楊專員也受了很重的傷。工人們死掉二十多，受傷的也有七八十，秩序是趨於極度的混亂中，於是，一件剛起始而將要得到有成就的地步的工作，在這混亂中是很迅速的破壞了。

當此事發生後的第二天下午，工人方面推了代表向楊專員論理，他們把兩個女人做代表，便是被壓死在礦裏工人的家屬——青哥媽和井娃嫂。

這事情很難於應付，劉縣長見一般工人都聲勢汹

汹的，便主張到省城要求派兵解決。楊專員却竭力阻擋與反對，他主張撫卹與用最高的理智來克服一切困難。但是，青哥媽和井娃嫂堅持要還他們的兒子與丈夫，不希望用錢來撫卹了事。

好容易在鳳娃嘴裏得到一些綫索，井娃嫂與青哥媽等此次的行動，是有主使的。

「剛在送她們回家時，路上她們告訴我，她們本來祇要出錢埋了死人，再給點錢過活就好了。可是，有人在後面逼她們，叫她們把你逼走。」鳳娃把這消息叫訴楊專員。

「是誰？」

「殷小山，就是縣裏的殷科長。」

「殷小山！」楊專員像明白了，但知道妥當的解決並非是容易的事。

突然，第二件事的發現又很快的開展。

萬老大也來見楊專員，他是在懺悔着走錯了一步路，他不忍親手害死許多兄弟，他不願再做一個惡魔的助手。

「楊先生！那……那昨天的礦是我炸的！」

「什麼？」

「我點的炸藥。」萬老大很傷心：「我不知有這樣大的厲害，死傷了這麼許多兄弟……。可是，這都



是殷小山叫我點的。」

「殷小山！」楊專員憤憤地：「殷小山，又是他，又是……。」

「我現在已說明白，我願坐監，可是，我得把姓殷的頸子扭斷了再來！」

這時候，王工程師忽忽趕來；他急忙地說出劉縣長已去省城叫軍隊下來解決這件事。楊專員知道這樣一做，將引起更嚴重的事變，他傷勢沒有復原便騎了馬趕到省城去。

殷小山在這種局面下，更是造成他好機會的時候，拉開了平時的假面具，露出猙獰的面目，煽動着粗魯的工人，想造成較炸礦更不幸的惡果。

工人與工人間衝突——有的認為殷小山的話是對的，有的知道殷小山是間接在殺害他們。

王工程師因反對殷小山而被綁紮了。殷小山更劇烈地主動炸平礦穴，驅走派下縣城來的專員。把洋龍，機器，鐵軌……等同時炸毀。

事情發展到最高潮。（一切事情將在殷小山的領導之下動手了。）而趕了三天三夜的楊專員却回來了。

殷小山的陰謀敗露，萬老人在眾人面前承認了炸礦，指出了是殷小山的主使。巴老爹的被害，也是出

於同一策略。楊專員把工人所以受到這殘酷的賜予，都是殷小山爲了私人的利益而造成的原委說明。羣衆是怒吼了，像礦穴的坍塌一樣：天崩地裂般。

殷小山想脫逃，但無路可走，老苟死堵着這廠屋的木門，羣衆都想把他的頭殺下來彌補許多工作的慘痛。殷小山便拔出槍來對準老苟，當他將轉身要向楊專員射擊時，鳳娃撲身在槍上，第一顆子彈便由鳳娃的胸口穿過，她是倒在血泊中了。

萬老大瞧見女兒給殷小山的槍打傷，忘記了自己的危險，奮勇去奪槍。殷小山向門外逃，槍在亂響。羣衆在追趕，殷小山總於也同樣地給很殘酷的方法處死。

二牛娃含着淚，扶着已受傷的萬老大進廠屋，可是當萬老大想再與鳳娃說一句話時，已經斷氣了！倒在鳳娃的腳邊。

「傻爸爸！」鳳娃很沉痛地，用手撫着萬老大，同時拿老苟替他畫的一張速寫，輕輕遞給楊專員。然後，一陣痙攣地也追隨着他爸爸去了。

窗外是一片月光，皎潔的光輝照在屋內。楊專員，老苟，王工程師在靜靜的默念和想：

「讓已往的結束吧！我們永遠用最高的理智來創造新的！」



潘

金

蓮

的

出

走

秋翁撰文  
董天野繪圖

是桃李花開的季節，在和煦的春風吹拂中，帶來了一串銀鈴也似的歌聲：——

天涯呀！海角，覓呀覓知音，

小妹妹唱歌郎來聽，

郎呀！咱們倆是一條心；

嚶呀嚶呀！

耶呀！咱們倆是一條心。……

西門慶纔進王婆的閣子裏，便聽到了這一串輕鬆的調子，他立刻覺得全身的骨骼酥軟起來，將手中那柄當作裝飾品的灑金川扇兒在桌子上輕輕一拍，嘻開了嘴道：

「真够味兒！」

「那是唱給大官人您聽的呀！這小精靈，端的是七竅玲瓏心，她就知道您大官人來了。」王婆堆下滿臉的笑，迎上前來說。

「那麼有勞乾娘……」西門慶還是利用着那柄灑金川扇兒，向隔壁指了指。

「理會得！」王婆機伶地點了點頭，先是給西門慶遞過一盞和合百花茶來，然後笑着道：「老身這個媒，做得錯也不錯？大官人且說與老身聽，這雌兒風月如何？」

西門慶一笑道：「端的色系子女不可言……」

王婆聞言，便得意之色，向西門慶道：「本來，彈唱出身的姐兒，甚麼不慣經，只是還虧了老身，生扭活撮，成全了你們。大官人那日子許下的話，可別忘了，教老身一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



西門慶領首道：「但得一片橘皮吃，終身不忘洞庭湖；」你老人家放心則個！」  
王婆這纔笑着，緩步下樓去了。

×

×

×

×

一陣子細碎的步履聲，布幔子掀開處，香風隨着飄了進來。

「武大娘子來也！」王婆放下了布幔，向西門慶報着喜訊。

西門慶起身相迎時，潘金蓮也就婷婷嫋嫋到了他跟前。

西門慶見這婆娘，彷彿比初見時越發標緻了些，不由喜得沒入腳處，忙一把將她拉住，笑着道：「好姐姐：好一晌不見，真想煞了俺。」

「真的嗎？」潘金蓮聽西門慶說得抹蜜也似，却是屈指算來，這冤家已有好多天不踏上這茶坊，不免有幾分怨恨之色，噴着道：「負心漢！這幾天拋閃了奴，不知又往那一家，續上了心甜的人兒？把奴冷丟着，不瞅不睬。這時候，却只管哄人。」

西門慶忙分辯道：「好姐姐：休要聽了閒人言語，便數說俺，這幾天，俺不過是合三朋四友，院子裏扮演戲文耍子……」

潘金蓮不待他詞畢，便埋怨着道：「奴早知您和院子裏姑娘們刮刺上了，便丟下奴兀自不理。」

「若有這等事，俺便是狗娘養的，生個碗大疔瘡。」西門慶急得賭起咒來。

「噫！」王婆噙了一口唾沫；她在旁瞧得不好意思，於是說：「待老身去打兩角酒，買點果子來，給大官人合娘子解個悶兒。」便向兩人做了個鬼臉，避下樓去了。

西門慶待婆子走了，更不客氣，將潘金蓮手腕一拉，她身不由主，倒在西門慶懷裏。

「嘖！嘖！嘖！」西門慶在潘金蓮粉靨上吻了三下。

「嫩格人那能格佬？藕弗來哉！」潘金蓮心荒意亂之下，不知不覺的說出了兩句常熟土白來。



西門慶聽了，兀自笑得打跌，笑停了說：「俺們這樣子，好姐姐：你樂也不樂？」  
 潘金蓮幽幽地說：「這還有什麼說！你只是醫奴的藥，一經你手，教奴沒日沒夜，只是想你。」

西門慶聽說，格外將他的腰攪得緊緊的。一會兒，他向潘金蓮提出了一個要求：

「好姐姐：你再唱個歌兒給俺聽聽，適間你唱過的，俺就愛聽……」說着，從壁上摘下支九節鳳簫來，先仿着潘金蓮纔唱過的調子，吹將起來。

潘金蓮當真輕囀嬌喉，唱了下去：——

家山呀！北望，淚呀淚沾襟，

小妹妹想郎直到今，

郎呀！患難之交恩愛深；

啞呀啞啞呀！

郎呀！患難之交恩愛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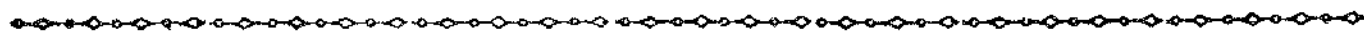
「好！唱得好！金蓮姐姐的嗓子，真不愧是一金嗓子。」西門慶讚美她的歌喉，同時，將手裏的簫擦撥了她一下。

「嗯！奴還沒有唱完呢！」潘金蓮微微地撐拒着。

「還有，那就更好，好姐姐：你肚子裏有多少歌兒，益發唱了罷！」西門慶說。  
 潘金蓮櫻唇微綻，又隨着簫聲唱出了最後一段：——

人生呀！誰不，惜呀惜青春？

小妹妹似線那似針，





「耶呀！穿在一起不離分；

「噯呀噯噯呀！」

「耶呀！穿在一起不離分。」

「穿在一起不離分！唔！真有意思，咱們也穿在一起吧！咱們永遠地穿着，永遠不要分離，多少是好！」

兩人就是這樣「小紅低唱我吹簫」地膩了一陣，王婆也就從街上回來了；酒，果子，一排列在桌兒上。

潘金蓮站起來，拉王婆一同坐下，說：「乾娘：又累了你老人家，怎生是好？你也喝一盅罷！」

王婆自以為「智賽隨何，機強陸賈」，這會子做牽頭，可以說是功德圓滿了。但她所得到的酬報，不過是一套壽衣，一副送終鞋襪，十兩銀子的棺材本，生前都是享用不到的，心裏兀自嫌着不足；因此她又算計着，給兩人斟過了酒，拍拍身上的灰塵說：

「爲了大官人合娘子，叫婆子我一趟好跑，身上衣衫都累髒了！明日得大官人賠償。」

西門慶陪着潘金蓮說：「你瞧你乾娘，真是個賴精。」

王婆接口道：「休言賴精不賴精，要你大官人賠我一疋柳條大海青！」說得西門慶潘金蓮都笑了。

移時盃中酒乾，王婆掌着壺，又給他兩人各斟了一盃，然後瞅定潘金蓮說：「以前老身敬娘子酒，爲的是娘子替老身裁壽衣，老身理應替娘子澆澆手。這會子，這一盃酒算是替娘子澆的甚嘛呢？不是手，是口（刪去一字）不成？」

西門慶聽說又笑了，陪着潘金蓮道：「這風婆子，嘴像醞醋也似，恁地尖酸。」

王婆喝得臉上紅紅的，趁勢兒放下盃筋，向西門慶道：「恁地時，怨風婆子不奉陪了，沒的惹大官人厭！」說着移動脚步，自往樓下招呼茶客去了。



這裏，便只剩下西門慶潘金蓮兩人，飲過幾巡之後，潘金蓮也有了七八分醉意，低低的向西門慶道：「蒙大官人抬舉，奴今日與你百依百隨，官人過後，休忘了奴家。」

西門慶捧着她的吹彈得破的香腮說：「俺怎能忘了姐姐，姐姐恁地聰明，俺在勾欄裏，三家兩巷，相交唱的也不少，就沒個好似姐姐的。」

潘金蓮忸怩道：「奴家略解一二彈唱，大官人休要笑話！」

當日兩人在王婆閣子裏，一遞一句，說笑到晚，西門慶纔帶上眼罩走了；潘金蓮也轉回家中，放下簾子安息。

×

×

×

×

隔了兩天，潘金蓮突然出走了！

武大賣完了炊餅回來，不見渾家，認爲她又是串門子去了。到王婆茶坊裏問時，王婆搖頭說沒有見。武大一家一家，幾於找遍了整條縣西街，兀自不見他婆娘影子。直候到更深，還是像鶴兒斷了線，一去不回，這可急慌了武大，他猛可地想起，往常有人向我怙悛：這婆娘腳頭子不穩，遮莫跟隨人跑了？

武大想到這裏，忙打開他渾家安放飾物的箱子，一檢點，當真首飾銀子都不見了，這纔覺得不妙，三脚兩步奔下樓，忙去撞王婆茶坊的門。

結果，還是吃王婆排揎了一頓。這平日裏通殷勤，做牽頭，馬伯六，又會收小的，善於放刁，帶做貝戎兒的積世老虔婆，是何等厲害脚色？一個「打他四百頓，還不得一拳」的武大，那放在她眼眶子裏？

她指點着武大，聲色俱厲的說：「咱王婆茶坊裏，豈是窩藏良家婦女的？你汗蒙了頭，沒的惹老娘性起，搗毀你那炊餅窠子！」

武大聽了，哭喪着臉，只叫得苦！心裏轉念：這深更半夜，打那裏找渾家去？真不成一家家去打門，那三寸丁穀樹皮，怕要被人家揍成一寸丁了！



「嗚……嗚……嗚……」武大哭泣了一夜，兀是不會好睡。明天，他接到了一封律師信。信裏硬裝驕，誣說他打罵渾家。潘金蓮爲的不堪虐待，因此要求離婚。準備兩口兒從此「棒打鴛鴦兩處飛」。

武大不看信還罷，看了，急得額上汗珠，黃豆也似暴落下來，向天大叫道：「俺武大，這樣冬瓜似的個兒，她不打罵俺，已是上上大吉，怎的顛倒說俺欺侮了她？噯噯！這世界直沒了公理，……」武大一疊連聲的嘆着氣，不知怎生是好。

潘金蓮出走之事，傳到外面，立刻轟動了整個清河縣，大家沸沸揚揚地談論着。

「銅錢銀子是人的腦髓！」武大沒有銀錢，一般人的批評都幫着潘金蓮，說武大虐待她，就像親眼瞧見了潘金蓮細皮白肉上的傷痕似的。便是平日一向有着「正義感」的鄆哥兒，這會也給王婆點上一盞濃濃的界茶，封沒了嘴；非但「正義感」從此湮沒，反說武大褻瀆，不配享受潘金蓮那樣美人兒的豔福，主張「刀子兩段，讓潘金蓮另找新出路。」

在「攬撥麻姑害相思，調弄嫦娥偷漢子」的積世老虔婆作祟之下，到底拆散了人家夫妻。可憐三寸丁穀樹皮的武大，喪失了婆娘，兀自連屁也不敢放一個；爲的王婆厲害，怕給他們合上計，把砒霜來毒害；他覺得自己一條小性命，畢竟還值幾串錢咧！

王婆既哄得潘金蓮一切由了她，她便暗地裏自打主意，把潘金蓮藏在閣子裏，放出做乾娘的兇狠手段來，不讓她和西門慶親近，自把一另「烟臭火弗着」的小茶坊，改造成立體式大洋房，裝上五顏六色的霓虹燈；又把內部髹漆得金碧輝煌，就像一座金城那樣；請了個賣字畫的，寫上一「金華茶室」四個大字。又特地將潘金蓮的二十四寸全身放大照相，配上金色框子，懸掛在茶室門首，利用潘金蓮充當一名「茶花」領班；換句話說，就是一「特大號玻璃盃」！王婆計算着，恁地一來，不怕那些茶客，不蒼蠅搗掉頭似的，向我這門口兒繞。她一



邊穩住西門慶，叫他性子休急，道是「圈子裏的羊變不了狗」。一邊叮囑潘金蓮，別太遷就了西門慶，得用水性兒慢慢磨着他。——這樣，王婆便好啜哄煞人不償命，兩邊使手段，從中取利也。

到了一「金華茶室」正式開幕那天，果然茶客如雲，用不着登什麼封面廣告，自然地擁將來，要瞧瞧這位「女招待」的長相兒。王婆見營業鼎盛，兀自喜得打跌。

此日，潘金蓮雲鬢疊翠，粉臉生春，打扮得越發俊俏，她含顰帶笑地周旋於衆茶客之間，不論是飛個媚眼兒，胳膊上擰一下子，都教茶客們骨酥肉癢，兀自牙癢癢地做聲不得。

向晚之時，西門慶也搖動灑金川扇兒，風風流流的上茶室來了，王婆立刻嚷着迎接道：

「大官人這時分纔來，兀的不想煞了你那心上人兒。大官人樓上坐地。」一壁又叫着潘金蓮道：「乾姑娘，您快上這兒來，大官人來也！」

潘金蓮早瞧見了西門慶，聽得王婆喚，便俏擺春風地扭了過來，打前頭引路上樓，將西門慶接待入特別雅座，坐下了。王婆也打橫相陪。樓下一衆茶客，見這婆娘趨奉西門大官人去了，沒奈何，只好乾貼白眼。

在雅座中，三個人各懷着一顆心：——

潘金蓮是：當初感謝王婆撮合，刮刺上了西門慶，和那一「袖珍丈夫」離了婚，總算解除了桎梏；不料新的桎梏，又給王婆套上手腕，她知道受了這老虔婆的搬弄，幫着她賺錢不算，還剝奪了自己的自由，反比不得往日逍遙自在，因此不免有點後悔。

西門慶是：懷着一顆熱刺刺的心，好容易勾搭上了潘金蓮，無奈王婆不鬆手，眼見就口饅頭吊在半空，心中兀自火炙一般，好不難過。

王婆是：她自始就利用着潘金蓮，把她當作鉤上餌，既攬撥西門慶上了鉤，從中得了好處，改建起「金華茶室」來；如今野心更大，她把衆茶客看作了大羣兒的魚，要利用她手下的唯一香餌，勾引衆茶客大夥兒上鉤。因此，除了教潘金蓮敷衍着衆茶客，讓她做個「大眾





情人一之外，西門慶來了，也只許他們兩口子在雅座坐地，自己一旁監視着他們，不讓過分親近，免得妨礙了茶室的營業。

王婆唯一的主意：讓西門慶癡癡癡癡，抹些糖在他鼻子上，教他瞧得見，舐不着。如此，西門慶再要想在「深沉之夜」，合潘金蓮膩做一處，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然而王婆的好夢，沒有做得長久，為日無幾，潘金蓮又二次出走。出走時，連那積世老虔婆的私蓄，壽衣，送終鞋，棺材本，一總兒捲了個一乾二淨，這真叫做「饒你奸似鬼，也喝洗腳水。」也是活拆人家夫妻之報！

×

×

×

×

潘金蓮二次出走，當然是千甘萬願，跟隨了西門慶。如此，該可說是有情人終成眷屬，人世間難得的美滿因緣了！可是事實上，却又不盡然。

又是一番桃李花開的季節，武大肩挑扇籠，在大街小巷叫賣炊餅，當他行經紫石街西門慶院子外邊時，陡聽得一陣嗚嗚咽咽的哭聲，那聲音，彷彿耳熟得緊，武大好奇心起，連忙放下肩籠，揀院外一棵大柳樹，使勁揉升上去，馬爬在粉牆上面，向裏張時，但見一片廣大園林，其中花木扶疏，紅綠相間，開得錦繡也似，武大循着哭聲瞧去，猛可見一位如花似玉的婦人，赤裸着上下身，跪在太湖石邊一株碧桃花下，不住哀號着，正是當年自己的渾家潘氏金蓮，但見她依然是肉嫩嫩的胸兒，白生生的腿兒，紅噴噴的





臉兒，黑黝黝的髮兒，一絲都沒改變。所奇怪的是她身傍站定個烏眼雞似的漢子，手中執一根馬鞭，像表演「拷紅」似地向那婦人抽打着，直打的白馥馥肌膚上，起了一條條血痕。

「天麼！天麼！可不冤屈了奴！」婦人啞聲兒廝喚着。

「不把你打下半截身子來，算不得頂天立地好漢子。」那漢子兇神也似，一絲兒不肯手下留情。

「好爹爹！你不疼奴，誰疼奴？可憐見的，饒恕了奴這一遭罷！」那兇神也似的漢子，依然不理會她的呼籲，又使勁地抽下五七鞭子，血水像桃花雨般飛濺。

「痛煞奴也！」婦人一聲慘叫，暈倒在地。良久甦醒過來，啜泣着說：

「好親親！奴一身細皮白肉，都屬了你，你要抽就抽，便打死奴在這裏，也只烟臭了這塊地，奴不怨爹，爹只休存別的心眼兒，拋閃了奴……」

那漢子聽了，舉起鞭子還待抽打。

武大本來胆怯，平常那裏見過這慘酷的陣仗，忙掩起雙目，縮回身子，爬下樹來，他捧着一顆創傷的心，噙着滿眶眼淚，不由歎歎地想：怎的俺不打她，反說俺虐待了她，她要鬧着離婚？西門慶打的她那樣兇狠，她可願挨，只不願分離。女人家的心，真是揣摸不透。他一邊歎想，一邊挑起肩籠，一路蹇回縣西街，陡地聽得街坊上不知誰家簾子裏，透出一片悠揚的歌聲來，這一支歌，正是當年渾家唱慣了的，那歌詞道：——

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

愁堆解笑眉，淚灑相思帶，

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

武大一陣傷感，忍不住眼淚像斷線珍珠也似，撲簌簌掉將下來。雖然潘金蓮是背棄了武大，武大還是不能忘掉潘金蓮，他想到這時的潘金蓮，正在西門慶花園裏挨着打，不知端的給西門慶打下半截身子來也不？……



## 降神會的奇蹟——靈魂試驗

沈東海

Hereward Carrington 原著·譯自美國 True 雜誌七月號

我會看見過許多的靈魂試驗，參加過許多的降神會，目睹那些不能解釋的奇事，有些印象，直到今日還縈繞在我的腦海裏，雖然我不能解答那些謎，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說，那些並不是騙人的。我所見到的降神會，最離奇的要算是那有名的尤沙璧·派拉迪拿 Eusapia Palladino 的表演了。她的表演始終不能在我腦中消滅，因為是太離奇了。我雖做了一生的魔術家，但是在以下的事實中，我却可以老實的告訴你們，並沒有絲毫的魔術色彩在裏面，而是蘊藏着一種不平凡的「力」，這種力尙未爲科學界所認識，所能解釋，但是這「力」的存在却堅固得和「地心有吸力」一樣。

尤沙璧·派拉迪拿是一個鄉村間的婦女，她天賦有一種超自然的「力量」，這種「力量」會被歐美有名的神學家費了二十五年以上的研究，可是都屬徒然，毫無結果。在她的面前，一張好好的桌子會突然浮在空中；像雷鳴似的劈拍聲，會從空中發出來；樂器

會在平常的日光下自己彈奏起來。更奇怪的是人的肢體——或肢體的一部分——會漸漸地顯露出來，活動着，又漸漸地隱滅，一些也不留什麼痕跡。這樣的事，似乎是不可能的，可是有名的却爾司里却教授 Professor Charles Richet 說：「我不說這些事是可能的，可是我只能承認那些事是事實。」

她究竟怎樣表演她的「力量」呢？她走進任何一間房間——不論是一間私人的寢室或是一間公寓房屋，或是一間試驗室——在未進去之前她願意給任何人，在她的身上搜查一遍，然後她在房間的一角張起一根鋼絲，滿上兩幅黑色的窗簾，闢出了一個小小的三角形地位，這便叫做「小室」。

在這「小室」裏面放一只桌子，在桌上放着各種的用具，於是她便在這「小室」的外邊，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前再放一只桌子，叫參觀的人都圍坐在桌子的周圍，在她左右的兩個人將她的手與足都握住了，這降神會的表演便開始了。

表演的開始往往是先發出一陣光度強烈的白光，然後漸漸地變成紅色的光，她也就像進入了睡鄉，但人還是照樣的坐着，而奇怪的事却一件件的發生了！巨響，和一陣陣的光線便同時發生，那窗帘不時的飄動着，像是有很大的風從裏面吹出來一樣。「小室」中桌上的用具發出移動的聲響，「小室」外面的桌子會不時地離開地面飛起來。（這時坐在她兩旁的兩個人便可以很清楚地看見這桌子在空中搖晃着，却不能看見什麼線索，或有其他什麼東西和它牽連着。）那些小的用具會從「小室」中的桌上飛出來，在室中飛舞，有時它們停留在桌子上，有時它們被一隻看得見的手掌握着移來移去。樂器都同樣的飛來飛去，並且自己發出聲音來。另外還有頭，手，或其他人身上的部份，可以顯明地看見，一會兒却又漸漸消失。有時那些參加的觀眾，能够用手摸到那些頭以及手。當一個降神會結束的時候，往往可以感覺到一陣涼風——或者可以說是一陣陰風——從她的頭上，或指尖上，或膝蓋上發出來；於是降神會便宣告閉幕了。

當然，有些有科學頭腦的讀者會問：——假如我第一次讀到這文字的時候，也會這樣的問：——那巫女會不會用一種聰明的手法來欺騙人呢？

我們知道：現在會玩這樣的降神會的很多，而且

大多數都是騙人的，有許多都被警署破獲了！就是我也拆穿過好幾次的西洋鏡。但是派拉迪拿所表演的却不同，因為她的表演會被那裏特地組織的一個檢查委員會，研究過有二十五年以上之久，那些研究此事的人都是有名的科學家，他們也承認她的確具有一種不平凡的「力量」。

我會看見過她在明亮的光線下使一張桌子飛舞起來，她叫一個體重在二百磅以上的人坐在桌子上，那只桌子也會漸漸地騰空而起，那時我會用一根鋼絲在她和那桌子的周圍上下揮動，可是在那桌子和她之間，一些也沒有什麼阻礙，你道奇也不奇？

那些飄浮在空中而自己彈奏的樂器，可說是最奇怪的現象了！一隻曼陀鈴會突然自動彈出一支歌曲來，同時派拉迪拿却依舊靜靜地坐在椅子上，手足被握住着，並不動彈，觀眾都能看得很清楚的。

那些手，頭，或其他人體上一部份的隱現，更是奇之又奇，玄之又玄，我會有好幾次把那些手捉住，但那只手總是在我的掌握中漸漸融解，它並不從我的掌握中抽回去，祇是漸漸地融解，融解得一些也沒有了。

這些手在出現的時候，和平常人的手完全一樣，有皮，有骨，有節，又有彈力，有時大得像巨人的手

一樣，有時却又小得像孩子的手。有時是白色的，有時也會變成黑色。這些手不但有力，而且能移動各種物件；有時拉住了人的衣服；很有力地拖拽着。但是當被我們握住時，便像我上面所說那樣的漸漸融解而至於消失了。

有一次，當派拉迪拿舉行降神會的時候，我們把她的左右手都用手帕繫在她兩旁的人的臂膀上，當降神會進行的時候，忽然有一隻白色的小手出現，把那繫着的手帕解開，丟到地上去！她在半睡狀態中叫道：「這不是我的過失，請你們把它重繫起來吧！」我們依着她的話，將手帕再度繫上，但是那隻小手又出現了，又解開了結，把手帕丟到了地上。

又有一次，當她舉行降神會的時候，在那桌子的中間忽然發出一種看不見的旋風，使人覺得突然間頭目森眩起來，於是許多人跑到窗口去，呼吸新鮮的空氣。隔了約有三四分鐘，那看不見的旋風才漸漸地消失。

另外還有一個派愛榮夫人 Mrs. Piper，她能夠寫出參觀的人的過去未來，當她舉行降神會的時候，她便很甜甜的睡着了，睡得和死去一樣。她的頭磕在面前桌子上的一個枕頭上面，她的右手伸了出來，握住了一枝筆，開始寫字，寫字的姿態和平常一些沒有

分別，所奇怪的是她所寫出來的東西。

她能寫出各個參觀的人的過去和現在的生活狀況，他們的事業，和親友們的姓名等等，有些好似是在已死去的一個親屬的口氣中寫出來的。

我自己也會經歷過許多的離奇事件，其中最奇怪的一件事是這樣的：——

我有一個已死的女友，名叫依達，在她活着的時候，身體很康健，又是年輕，誰都料不到她會突然去世的。當有一天我在寫信的時候，忽然覺得我需要打一個電話給她，但是當電話接通後，對方答覆我的却是說依達小姐已在昨天死了！這真使我呆住了，不知怎樣回答了那電話。自從那天起，我便覺得好像有個入時時刻刻和我在一起，當然我不能確定是她，可是我總覺得有一個人和我在一起。有時又覺得那人常常佇立在一个特別的地方——一個黑暗的凹進去的地方，就在大門的進口處。當我走過那地方的時候，我常常躪腳着。

第二天的下午，有一個隣居來看我，他進門之後，沒有把門關上，他回頭一看，忽然驚叫起來說：「我好像覺得有個人站在那裏，但轉瞬間便不見了！」我沒有將我的感覺告訴那鄰居，可是他所指的那個地方正是那一個黑暗的凹進去的地方；這感覺延長到三

天之久，在這三天中，我不時的聽到聲響在空屋中發出來，當第三天的早上，我在睡着的時候，忽然聽得門外的打門聲很急，我立刻起來去開門，當我正要去旋動門鈕的時候，打門的聲音又發生了，我立刻把門拉開，可是什麼也沒有，在走廊中也不見有人影。要是有人打門，在這樣短促的時間中離開走廊是不可能的。我當時大為奇怪，驀立了一會，只好懷着一顆疑懼的心走回臥室。就在那天的下午，當我坐在寫字檯邊工作的時候，忽然聽得隔室的鋼琴上發出一咚的一響，我立刻奔進去，可是並沒有人，在我的公寓裏又是沒有什麼貓，或其他的動物的，這格外使我疑惑起來。

不過從那天以後，我便不再聽得什麼奇怪的聲音了！一切都和平常一樣。

這些超自然的事，到底有什麼原動力呢？我以為在這個世界以外，大概另有一個看不見的世界，而在这看不見的世界，却蘊藏着各種人類所不知道的力，這種力像我們的電力一樣可以去應用它，不過萬一用得不得法，或許也會像電一樣的制人死命。自然，假使能够應用得法的話，那麼像電力一樣，我們也許可以和另外的一個世界從事交際了。

——譯於八·八·暴風雨之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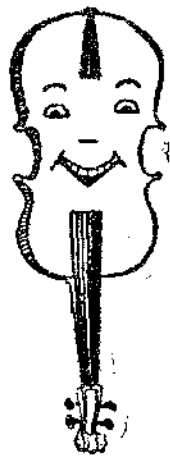
# 新源祥綢布莊

• 全部衣料 •

• 自運 • 選辦 • 推銷 • 發售 •  
 歐美呢絨 國產綢緞 名廠布疋 絲羅雲紗

• 薄利傾銷 •

地址：南京路山西路口一十九號 電話：二九七六



## 我的舞台生活

韓非

我今年二十三歲，甯波人，從小就生長在北平。因為這樣的緣故，所以「阿啦，沙些」的口氣一點也沒有，平時只會彎着舌頭說「這兒，那兒。」這一個習慣，至今還保持着，怎麼也無法改牠過來。

家裏人都叫我「小寶」，因為我身材長得瘦小，年紀又是最小。我上面有五個姊姊（三個已出嫁），二個哥哥，我是排行第八。

我的父親，他以前會做過交通部的參事，頭腦很新，雖則他是受教育於另一個封建的時代裏。母親是杭州人，她有宗教思想，總是燒香唸佛，她最愛我，「小寶」這名兒，就是她給我起的。

七歲進北平市立三十三小學讀書，先生給我取的名字是韓幼止，畢業後，我們的家就搬到上海來住了。那時我很羨慕杭州的景色，我常吵着要母親帶我去玩，後來父親就送我到杭州穆興中學去求學，在那邊，我讀了一學期，又來上海，考進「青年」，不久再轉入霞飛路「青年」，起先是讀普通科

，到了高二，才專攻商科。

在許多功課中，我對於「物理」最是頭痛，至於「歷史」和「地理」，却頗感興趣。我喜歡玩籃球，排球，網球，足球，溜冰，游泳，以及一切關於健全體格的運動。同學們常說：

「小韓，你將來一定是一位運動家。」先生們也勸我：「韓幼止，你可以進東亞體專。」

然而現在我是在舞台上演話劇了。這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的，我自己竟會走向戲劇這一條路來。

說到演戲，我在小學裏的時候，已經開始了。我還記得十歲那年，在三年級讀書，學期終了時，先生派我在歡送畢業同學的游藝會中表演雙簧，那時我真高興得甚麼似的，回到家裏，飯也不想吃，覺也不要睡，癡癡癡癡的爬在櫈子上，裝這樣，做那樣，引得家裏的人都哈哈大笑，母親疼我，她說：「小寶，將來我讓你到班子裏去做個京角兒。」又有一次，學校裏舉行演講比賽，我先是推為

一級的代表，後來選為一校的代表。比賽結果，我得到第一名，評判員賞我銀盾一座，並且送我不少糖果，我一跳一縱地回家，見了母親，便得意地述說我的勝利，母親微微地笑着，父親也笑了……

我在十三四歲，便集合同學們組織演戲的團體，我派這個人担任少爺，那個人飾演小姐，或是你做老爺，他是太太，而我自己總去滑稽的風趣的角色。這也許是最適合我個性的一個定例。

在青年中學，我演過「被打破象牙之塔」，我做一個小孩子。這是我正式上演話劇的處女作。離開學校，我由「辣斐」黃經理的介紹，在馮治中先生領導的中法戲劇學校公演中客串，第一個戲是許幸之先生編劇，王竹友，舒適，周起等合演的「阿Q正傳」，我演一個差人。

只一個月，中法就解散了。接着張石川先生率領影聯劇團來演戲，我由舒適的介紹，參加了進去，我在「日出」中演小順子，「茶花女」中演甘世東，「生財有道」中演賀德貴。這是我磨練藝術的最好機會。

「影聯」只有兩個月的壽命，便完結了。那時「辣斐」自己來辦劇團，我也被拉為基本演員。在

「桃花夢」裏，我做孫景路的小弟弟，吳景平是大少爺。在「一軍火商」中，我又演軍火商的兒子。

隔了一個多月，于伶帶着上海劇藝社的全體社員來演戲了。蒙夏霞女士的賞識，把我介紹給他們，第一炮是吳琛的「祖國」，我演一個西班牙軍官。之後，我演過的戲有「陳圓圓」「戀愛與陰謀」「李秀成殉國」「職業婦女」「梁紅玉」「海戀」「委屈求全」「正在想」「小城故事」「大明英烈傳」「一家」「正氣歌」「鍍金」「邊城故事」等。

我一向是去滑稽·壞蛋這一類角色的，但是在「大明英烈傳」中，我却演了劉伯溫，這好像是另外換了一個臉影。接下去我在「一家」中飾覺慧，也是個正場角色；然而在「正氣歌」中我扮一個奸細叫劉崑的，在「鍍金」中我做一個為女兒鋪張場面的老頭兒，在「邊城故事」中我担任一個爬牙齒的歹角——殷小山；這樣，我的作風，又從「正場」變為「小丑」了。

有人要知道我是怎樣去拍「夜深沉」的？這前後的情形，我倒可以約略地來說一說。

韓非不想上銀幕出風頭，自然也並無做未來大



明星的野心，我的志向是：——

「願一輩子爲戲劇努力！」

我在「辣斐」演戲，周璇女士時常來看戲，這樣我們就認識了。後來她很熱心地介紹我客串演「夜深沉」，我一時爲興趣所趨，便和「國華」導演張石川談了一次話。他問我要多少酬勞，我這樣回答他：「我是第一次上銀幕，成績的好壞，還不知道，我們不必談到這一點。」

所以並沒有正式簽訂合同，我就在「夜深沉」中做起馬夫來了。——這片子等拍完以後，他們才送我四百元酬勞。

也有人要知道我和周璇女士的關係？那我的回答很簡單：「朋友，極普通的朋友。」

自嚴周婚變案發生後，我接到外面射來的一枝冷箭，那時有許多關心我及愛護我的朋友，都希望我自己來寫一點文字，聲明種種傳說的無稽。然而我總覺得：「事實勝於雄辯」，只要我韓非自問於心無愧，那麼一切的流言自可以不必措意的。

周璇女士的藝術，我是佩服的，嚴華先生的刻苦耐勞，我也聽人說過。他們兩人，在我的想像中，是最理想最圓滿的一對「好夫妻」，然而他們竟

分離了，我也認爲是十分奇怪的事。

最後，我要說明我今後的路線了。

我是一個劇人，我的責任，就是在舞台上演戲，我不想靠牠來吃飯，但是我願意借牠作爲鍛鍊我身心的一種機器。自從開始在舞台上生活到現在，已有不少時間了。最早我只拿五十塊錢一個月的車馬費；後來陸續增加，一直到一百四十元。有許多前輩的藝人，都鼓勵着我說：「韓非，你的前途是無限量量的，你要努力奮鬥！」

我覺得每一個人，應該要選擇一條路去走，做生意，當教員，任工程師，這些都是路。而韓非今日要走的路是：——

「往戲劇的光明的燈塔奔跑！」

在這奔跑的過程中，我預計會遭受很多的困難的，然而就因爲我是年青人，我有熱血，血灌溉我的兩條腿，讓我勇往直前！我有熱汗，汗流淌在崎嶇的道路上，讓我知道一件事情的成功必須要付下勞苦的代價。

所以，我準備隨時磨練我自己，爲戲劇運動而努力。



# 牛郎織女傳 (五幕劇)

魏如晦

「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秦少游「鵲橋仙」

## 第一幕

(時間)：明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七夕

(地點)：東南沿海一農村人家門前

(人物)：——

孫大娘：錦姑母。年三十許，慈愛母性。在夢境中為女神，領袖羣仙。作農婦裝束，和靄可親。

孫錦姑：即織女。十六歲，體態輕盈，能歌善舞。裝束淡雅，入夢後則服色隱幻。

朱老伯：牛郎父。年近六十，鬚髮盡白，忠厚長者。在夢境中為正義使者。體健，着農服。夢境中作天神打扮，執雲帶。

朱明兒：即牛郎。十七歲，聰穎活潑，不畏強悍。牧牛兒打扮。夢境中服飾較英武。

花姣姣：鄰女。年約十八九歲，奇醜。在村中以長舌著稱，喜賣弄風情。在夢境中為臭花娘。農女服，色鮮豔，與其人小稱。

楊嵩：地主。年四十許，在夢境中為魔王。心狠毒，紳耆裝束。

楊僕：年約二十，性狡黠。在夢境中為狡兔。僕從打扮。

(佈景)：農家門前。臨天幕左三之二地位，為一農村茅舍，上可見頂。門偏左，兩旁有櫺窗。左側屋角，雜植花草，叢生茂密。門前為敞地，偏右置桌檯數事。兩邊樹木叢生，左並隱約見竹籬，蓋一過道也。右林亦有路，近屋，通此至花姣姣及他姓農家。

幕啓，已夜，將屆農家睡眠時矣。星河耿耿，明月在天，洞簫聲隱約可聞，兼有鞭炮響。場上陳小几，燃香燭，置盆乞巧。織女面對天象，立左側叢花前，遙瞻星河，不禁神往。鞭炮聲靜，簫聲較揚，織女遂以「七巧團圓牙牌詞」開場。

錦姑 (面天幕唱，盡首二行，轉身，一身唱做到底)

五馬名家，六卿高第，兩兩門楣相對。

巧姻緣，何日纔能配？

祇隔着橫斜似帶溪，

這個手刺五紋，那個心通六藝，

倩月老忙把紅繩繫，

暗地裏十分歡喜。

眼望得梅邊月小，柳外星稀；

不意天涯地角兩分離，

到而今一十六歲，

柳腰一捏，梅花額，櫻桃嘴，十指尖，將五弦撥起

寫不盡紅豆相思意。

癡人無語，癡人如醉，悶把錦屏倚。

盼不到三五佳期，

一行行，一陣陣，斜傍半天飛。

竭虔誠，告天地，一炷香燒兩燭輝，

——喜天邊，音信歸。

八行錦字分明寄，

謹擇吉傳紅成六禮。

雙合盞，兩齊眉，恰似並蒂芙蓉初出水，

賽過了，七月七日巧，團圓雲端裏。

（錦姑唱時，須充量表現曲詞中所浮映之羞澀春

情，以作後來入夢張本。表演姿態，盡量吸收平

劇歌劇演技優點而溶合之。）

（當錦姑唱完，歌聲剛落。接着明兒坐在樹上大

笑。錦姑驚視，明兒更高聲笑，兩手拍掌。錦姑羞澀逃，明兒急跳下，追去。）

明兒（邊追邊叫）錦姑！錦姑！

（明兒追到屋內，把錦姑拖出至台中，錦姑還是羞澀地以袖障面。）

明兒（帶笑地）錦姑，你這樣幹什麼？（拉下她障面的袖）

錦姑（羞澀，輕聲地）沒有什麼？（轉身）怪難為情的！

明兒（笑，想）有什麼難為情呢？今天七月七，村子裏那一家不在拜巧。

錦姑（羞澀地搖頭）我不是說的這個。

明兒（不解地）那麼，你說的是什麼呢？

錦姑（羞澀地望他一眼）……

明兒（想，高興地笑）哦，我知道了，怪不得你在唱什麼「月老忙把紅繩繫，暗地裏十分歡喜」呢！

錦姑（羞澀地亂跳）我不來了，我不來了！

（花姣姣這時頭戴紅花，鬼頭鬼腦，從右林內伸着頸子跑出，笑嘻嘻地把眼眯成一綫，僵尸似的

走到香燭前停住。）

明兒（搶上一步，風趣地唸）「你唱得真是太好了。寫不盡紅豆相思意，（轉向右，自語地）悶把錦屏

倚，倚，倚——。「唸至「倚」，即向後退，不斷「倚」，「倚」，「倚」。」

（花婆婆看得出神，沒有注意明兒向後退。明兒竟碰。婆婆的身子，踏着她的脚，她痛得「哎唷！」大叫起來。）

（明兒一驚，錦姑亦回首，花婆婆扶着几，蹣起脚，用左手撫摸，嘴裏「嘖，嘖，嘖，」地叫着。錦姑看見她，很不愉快。明兒不屑地望她一眼，走開幾步，站住。）

婆婆（摸過脚，看看他們倆，扭扭捏捏地走向前）怎麼？你們兩個都不睬我！（醜笑）哦——！我知道了，（把手裏的巾一揚）今天是七月七，天上牛郎織女，渡河相會，（扭頭作表情）你們，哦——，（掩口作驚駭笑）我來得不湊巧，不是時候！

明兒（不快地）婆婆，你少麻煩點好不好？

婆婆（對明兒眨一個白眼，做一個醜表情，然後走向錦姑）錦姑，你說我的話對嗎？（間歇）你，（指着）

錦姑（他——，（指明兒）嘻嘻嘻嘻！（以巾掩口作醜笑）……

錦姑（不高興地起立）婆婆姐，你怎麼這樣？

明兒（惱怒地）你要是再在這兒麻煩，我就揍你！

婆婆（看看明兒，冷笑扭頭）揍我？很好。（迎上

去）我花婆婆是從來不怕人揍的！（立定）你揍罷！（叉腰）

錦姑（跑過來）婆婆姐，你別胡鬧好不好？（拉她）

明兒（氣極）你們花家怎麼出你這樣寶貝！

婆婆（從錦姑手掙扎開）寶貝！（貼近明兒身）那

一點比不上人家？（看錦姑）楊柳腰（擺腰），梅花

額（指額角），櫻桃小嘴（把嘴縮小），十指尖尖（

伸兩手，顰眉）啊！將五弦撥起，（作撥弦勢，樂聲

起）（唱）「寫不盡紅豆相思意！」（向明兒拚命賣

弄風情，並眼睜着錦姑）

明兒（用力將她一推）滾你的蛋！

（把婆婆推開。婆婆「哎唷」一聲，號啕大哭。

錦姑很不痛快的，在她唱完時，向屋內跑，值其

母出，門前相值。）

孫母（慈愛地問錦姑）你們在這裏幹什麼呀？

錦姑（不高興地）媽，婆婆又在這兒胡鬧了！（指

着）

孫母（向婆婆處走）婆婆！

婆婆（急爬起拉着孫母衣裳哭喊）哎呀！我的孫大

媽呀！——

孫母（和婉地）你受了誰的委曲？

婆婆（哭喊）就是這個小鬼頭，（指明兒）他跟你

家姑娘在這兒！

明兒（搶接）你說什麼？（自語）你這不要臉的！

姣姣（迎上）不要臉？誰不要臉？

明兒（狠狠地）就是你不要臉！

錦姑 你快點走開吧！

姣姣（兇兇地）走開？（肯定地）不走，怎麼樣？

明兒 我就——！（狠狠地推她倒地）

姣姣（也氣極）好！你欺人！我就死在這兒！（轉

）啊！我的媽呀！……

孫母 姣姣，你起來！

（孫母伸手拉她，錦姑幫着。）

姣姣（更無賴地哭着喊着）我不起來啊！我不要活了

了啊！……

（她們還是拖，拖不起來。）

明兒（跑到她身邊）你不要活，是不是？（轉身向

門走）

孫母（揚叫）明兒！

（明兒跑到門前，拿起一柄斧頭，姣姣還在叫「

不要活」！）

明兒（走到姣姣身邊，把斧頭對她揚起）你不要活

，我就送你回老家！

（明兒伸手作欲按住她勢，她見狀大駭，嚇得一

骨碌爬起，轉身就跑，大叫「呀唷！」「救命囉

！」一路經兩三次阻逃，然後姣姣始奪路向右面

跑進去。明兒趕上幾步，停。孫母及錦姑已趕過

來。）

孫母 明兒！你怎麼這樣大胆？

明兒（急轉身，笑）啊！伯母。

孫母 你把她打傷了怎麼辦？

明兒（放下斧，笑）不會的，嚇嚇她罷了。

姣姣 媽！我們村子裏的女孩子，真沒有比錦姑再討

厭的了！（指林內）

（朱老伯從林內走出來）

朱老（帶笑）錦姑娘！你說誰最討厭？

明兒（迎上）爸爸！

朱老 你還不回家睡覺？

明兒 孩兒就要回去了。

錦姑 朱老伯，你怎麼這麼晚還出來了！

朱老（並不愉快地）我是出來替楊大爺他們（回頭

指）指路的。

孫母 楊大爺的租還沒有收好嗎？

朱老 還有前村胡家沒有收到，現在正連夜的去催呢

！（指內）

（楊嵩正和僕從內出，僕手中提着燈籠。）

錦姑 (不及避的看楊) 啊! —— (向後退)

孫母 (迎上) 楊大爺，你老人家沒有回城裏去嗎?

楊嵩 (陰沉地) 打算明兒早晨走。(向錦姑上下打量，對朱老) 這是那家的女孩子?

朱老 (緊接) 她是孫大娘的女兒。

楊嵩 (看着錦姑) 啊! —— (上下再打量) 真美! 好看得很!

孫母 (有點不快，勉強地) 錦姑! 你過來見見楊大爺!

錦姑 (向楊嵩) 楊大爺!

楊嵩 唔! (微笑地哼一聲，略躬身) …… (對僕投一眼)

楊僕 (仰承顏色地) 知道嗎? 你們這一帶的田地，都是我們楊大爺租給你們種的。要是他不高興的話，什麼時候，他都可以從你們手裏收回去的!

錦姑 (不愉快地) 是的!

楊僕 (接着) 他的田地房產，真是多到不能再多。別的不說，就是單靠田地收進的租，我們楊大爺睡在家裏吃，也就吃着不盡了。在他家裏的人，個個都是有福的，都快活的狠!

明兒 (反感地打趣) 連你這個傭人也有福嗎?

楊僕 (窘，聳肩，看楊) 嘻嘻! 承楊大爺的栽培，

我——，我也有福! 嘻嘻! (看一看錦姑)

楊嵩 (向明兒) 你是誰? (有點不高興)

朱老 (忙接) 小犬，不懂事得很!

(楊嵩望錦姑一眼，再望明兒一眼，哼一下，走了過去。楊僕神氣活現地，提着燈籠跟上去。朱老追上。三人同沒入左內。場上人看着他們下，不愉快的表情。)

朱老 (在內) 從那裏向左邊拐，走到土地廟轉灣，就到了胡家了。(走了出場) 唉! (搖頭) 這麼晚還要去逼租，真是如狼似虎!

明兒 (自語) 只要他們一來，老是把村子裏弄得民窮財盡，雞犬不寧!

朱老 你這個小孩子又在胡說，剛纔幾乎給你闖出禍事來了!

(明兒不答，歎息一聲，跑到桌旁坐下。)

朱老 (當他發現場上香燭時) 是誰在拜巧?

孫母 朱老伯，是錦姑這個孩子，老是愛玩兒的。

朱老 也難怪。一年就祇有這麼一個女兒節，也應該讓她樂一樂纔對。(向錦姑) 錦姑，你今天乞到了巧沒有?

錦姑 (羞澀地搖頭) 老伯，還沒有。

孫母 朱老伯，你別說巧了，連紡紗都紡不好呢?

（說完，慈愛的看錦姑一眼，錦姑羞澀地以手弄衣角，然後看看他們，不語的走向屋內去。）

朱老 年紀輕的人總是這樣，總有些愛玩兒，就說我家的明兒吧，（指明兒）說起來是在放牛，做活，其實，一天到晚，還不是在山野裏胡鬧嗎？（笑）

（明兒也有些窘，無聊的也跑到屋內去。）

孫母 明兒，他很聰明，我倒頂歡喜他。

朱老 （謙虛地）大娘真是太過獎了。（想）錦姑，

她今年多大了？

孫母 十六歲了。（引起了感傷）日子也真快得很，自從他父親過世，不知不覺，已經是十個年頭了。

朱老 多虧大娘能幹，纔把這個家頂撐了起來。

孫母 （感歎地）這樣的苦，還不知道要受到什麼時候呢？

朱老 我想也不會久了。錦姑已經是這麼大，再過一兩年，招一個好女婿進門，讓他們夫婦倆操作，你就可以享一點兒福嗎？

孫母 （目送錦姑進去以後）難說得很！耕人家的田，種人家的地，一年到頭替人忙，還有什麼福可享？又何況近年來又有海寇，不時前來騷擾。

朱老 （很高興地想起）啊！大娘！不是你說，我倒忘記一件大事了。我們浙江和福建一帶的海寇，已經

給戚繼光戚大將軍完全趕跑了呢！

孫母 （驚奇）是真的嗎？

朱老 （得意地）怎麼不真？今天城裏，大家都在慶祝呢！七月七，不但在天上是一個佳節，現在，在人間，也是一個叫人高興的日子呢！（笑）

孫母 （高興地）那真是太好了。

（這時室中傳出錦姑和明兒的笑聲。朱老孫母同回首看，聽。）

朱老 （想道）我看明兒和錦姑兩個，他們倒很要好，大娘，你也留心到嗎？

孫母 （也高興地）早留心到了。老伯，如果你不嫌棄我，倒很想——

朱老 （點頭笑，接去）把他們結成一對！也可以了了我們雙方的心願！

孫母 （點頭）我是早有了這個意思了！

（就在這時，明兒從裏面出來。）

孫母 （當他發現明兒走出）明兒，錦姑怎麼沒有出來？

明兒 伯母，她睡覺了！

朱老 （站起）那麼，我們也可以去了！

（孔姣姣偷偷地上，想進屋找錦姑。她向桌邊走。）

孫母（帶笑地）不再坐一會兒嗎？

（明兒瞥見姣姣）

明兒（恨恨地）你這個鬼傢伙又來了！（追過去）

（花姣姣轉身逃，喊「救命囉！」「救命囉！」下。明兒追下）

朱老（招呼孫母）明兒見吧！

孫母（招呼）明兒見。

（朱老下，孫母望着他。）

（燈暗，僅燭光香烟可見。孫母懶然地入內，遠遠有犬吠聲。）

（激烈的樂聲起。台上光轉紅，逐漸亮，如蒙一層輕紗，有些朦朧。至亮足，給予觀眾以純粹夢境印象，便月光亦變色。樂聲轉幽。）

（舞台上寂無一人，約兩分鐘。錦姑着較華麗服，色隱幻，頭上滿插珠簪，自內飄然而出。樂聲強，至伊至台中立定止。樂停。）

（她伸一伸懶腰，如從夢中醒，茫然四顧。旋凝視一會香燭，看耿耿天河，如有所悟。向四面尋呼：「明兒！」「明兒！」沒有回答。）

（她悵然地懶懶地打一個呵欠，緩緩地回到屋裏去。）

（當她達到門前的時候，後面起了明兒的聲音：

「錦姑！」「錦姑！」她驚訝而又歡喜地轉身，向右林看，但沒有人。）

（她向前走幾步，四面探視，仍無人影。她奇怪，想，叫着：「明兒，你在那裏？」沒有回答。她祇得再懶懶地向屋前走。）

（就在她轉身的時候，明兒已換了很美麗的牧童裝，從左面樹林內出，輕輕地，笑嘻嘻地跟在後面走。）

（就當她到達門口，舉足將入時，明兒突然地：「錦姑！」叫了一聲，把她嚇了一跳。）

（她再轉身，看到了明兒，明兒笑。她羞趣地舉拳擊明兒，明兒逃，她趕，兩人滿台飛，樂聲大起。）

（跑到最後，她趕不上，乾脆賭氣的不跑了，蹣跚着嘴立在台中，樂止。）

明兒（走近她身邊）錦姑！

（錦姑不理，有意地轉過身去）

明兒（熱情地）你惱了我了嗎？

錦姑（轉身，看明兒，微笑，搖頭）沒有，明哥，（發現他的衣服，有些奇怪，注視，再看看自己）我們是在做夢嗎？（拉開自己的衣）

明兒（看看四週）不是做夢，你看，這兒不還是我



們的家嗎？這兒不還是你點着的香燭嗎？這兒的星辰不還是一樣嗎？

錦姑（疑終未釋）對了！都是一樣，香燭也還沒有燒完呢。

（兩人看四週，看天河。）

明兒（指天）天上星河耿耿，牛郎織女，大概在準備渡河相會了！（指左角天河）

（跟着明兒的語尾，左角後鎊光起，把兩人嚇得向後一退。）

明兒（輕，奇怪地）這是怎麼回事？

錦姑（輕，也莫名其妙地）不知道呀！

（兩個人不約而同地轉身，對左角花叢看。）

（這時在花叢盡處角落裏，在很高而光特明亮的地位上，飛下一個黃冠道履的老道，手執拂塵，立定。）

（當他們發現時，兩人面面相覷。老道拾級下，光漸小，向他們走。）

（他們嚇得相互緊抱向後退，至台右角止。）

（老道冉冉向前，走到他們附近立住，向他們微笑。）

（明兒無可退讓，一面掩抱着錦姑，一面鼓足勇氣向老道說話，錦姑儘縮成一團。）

明兒（跑過去一揖）請問你老人家從那兒來？（急退回，再抱住錦姑。）

使者（看看他）小神特地從天上來。（以拂塵指天）（明兒錦姑不約而同的奇詫着，同時自語：「從天上來。」彼此互看一下。）

明兒（鼓足勇氣，進前一步）有什麼事嗎？（再跑回抱住錦姑）

使者（進前一步）奉了聖母之命，迎接你們去天宮，赴七夕盛會。（快）請動身！

錦姑（驚異萬狀，向明兒）要我們上天去！

使者（笑接）是的，天上宮闕，不像人間，和平而又美麗。

明兒（進一點）要我們去幹什麼？

使者（嚴肅地）赴七夕盛會。聖母還預備了隆重禮物，賞給你們。

錦姑（也搶前一點）什麼隆重的禮物？

使者（嚴肅地）禮物的名字，叫做「幸福」！

明兒（不解地向錦姑）幸福！（向使者）什麼是幸福？

使者（嚴肅地）幸福，就是一切美滿的願望，你們都可以得到，祇要你們能上得（二字聲特重）天堂。錦姑（高興地跑近使者身）真的？

使者 天神從來不說謊話！（向二人）你們希望得到幸福嗎？

（錦姑明兒同聲地：「希望」着！）

使者 （嚴肅地）那麼，現在就跟我走！

明兒 還沒有請教尊神的法號？

使者 小神名叫正義。

錦姑 （高興地）啊！原來是正義使者。

使者 （微笑）正是正義使者，專管人間一切的不平

事！

明兒 （愁）上天無路，怎麼走呢？

使者 （笑）看！這不是路嗎？（指花叢）

（錦姑明兒跟着他向左角花叢看。）

（天鼓聲起，且急。樂聲亦作。）

（自花叢至三人立處，特現強白光一道，烟霧濛濛，其他部分陷暗黑。）

（花叢處出現石級，上鋪黃雲布，緩緩推出。）

（錦姑明兒看罷，不約而同的「啊」了一聲。）

使者 （笑）請罷！（舉手作勢）

（錦姑明兒在鼓樂聲中前進，使者後隨。）

（當他們拾級而登時，燈暗，幕落，惟鼓樂聲仍

繼續不斷。）

——幕下——

# 大 中 華 記 染 織 廠

本廠出品

大 中 藍 羽 綢 貢 緞 府 綢 麻 紗 洋 紗 嘑 呢 貢 標 卡 斜 其 布 準 呢 標 卡 斜 其 布 準 呢

本廠名牌

大 中 藍 時 代 花 交 際 舞 萬 村 花 峨 山 嶺 紅 蓮 寺 袍 紅 天 壇 松 樂 鶴 鳳 種 類 繁 多 不 及 備 載

事務所：上海香粉弄六十七號

電話：——九二四九八

廠址：上海檳榔路五十一號A

電話：——三四一九七



## 憶·滕固

譚正璧

在這次國難最嚴重的時期裏遭到死亡的，所以我起初竟疑心他是死於空襲，問明白了才知是因患腦膜炎，死在重慶的某醫院裏。

他本是一個美術家，同時又是個文藝創作者，最後却專門走上了考古學的一途。凡是愛好藝術的人，總是富於熱情與革命性的，所以他又是中國國民黨裏的一個忠實同志。我和他在文藝上雖為同道，但起初彼此並不相識；後來我因為也從事於所謂黨務工作，才在偶然的機會中和他會晤。我們即一見如故。可是這却不是爲了是同志，而是爲了是同道的關係。

在上一個月底的某日，我到

上海美專去授課時，逢到代理校長謝海燕先生，他突然對我道：「滕固死了！可惜得很！」我好似當頭澆了一勺冷水，不禁失聲道：「呀！那天死的？爲什麼我竟沒有知道！」一經證明，才知道見於數天前的新聞報專電，恰巧我近來每天專看申報，所以竟沒有見到。我和他沒有通信已將近一年了，萬想不到一個精力本來極強而正在中年的學者，也會

民國十八年的秋天，我在故鄉縣黨部裏任監察委員，他那時恰任省黨部執行委員會的常務會員。一次爲了故鄉的黨政糾紛，鬧得滿城風雨，無法解決。黨員中在政界服務的一派，又爲了位置關係，甘心受他人的嗾使，在黨的內部自己搗亂自己。上訴到省黨部時，省方內部情形正與縣方相同，也不問是非，只知黨同伐異。那時的我，一心只曉得有國民黨，不知有什麼系派，只知據理力爭，不去做什麼聯絡工作，所以結果弄得處處碰壁，着着失敗。後來我受了全縣代表大會的推舉，復親到省黨部去申訴，那天恰巧是滕固兄值日接見下屬機關人員。（那時常務委員有三人，一人爲葉楚傖師，另一人的名字却忘了。）當時我把縣方糾紛情形說明後，他便很同意我們的主張和請求，一口答應在會議中力爭。過了一天，果然我們的陳請得在執行委員會中通過。可是那時他正任某派的祕密工作，行動已失自由，（當時我沒有知道，直到事後方知。）不久即棄職離省。最是可笑可歎的，已經通過的我們的陳請案，也即在他離職后的下一次會議中重又推翻。

從此我明白了所謂黨務工作的實在，便漸漸對所任工作消極起來。可是我對滕固兄那種一見如故而又力持正義的態度，却感到非常深刻的印象。此後他在

上海進行他所担任的祕密工作，我也會和他祕密會談過好幾次，很諒解他當時的抱負。過了不久，因為他會在省方會議席上竭力為我們的陳請力爭，因此縣方的反對派，便誣指我們是他的同黨。省方不察，竟把我加上一「跡近反動」的罪名，下令撤職。老實說，像我這樣的老實人去做黨務工作，本來是自不量力，說我「反動」，那實在把我的能力賤得太高了。

他的祕密工作不久便失敗，因上海不能存身，就亡命到香港去。那時他對黨事也已異常消極，從此決心擺脫工作，再為學問努力。所以在香港就擱了不久，便籌備川資，乘了郵船到歐洲大陸去。他在中國文壇上。本來很有名望，所以一到歐洲，就受到彼邦學者們的歡迎。他便在德國居住，入柏林大學專攻美學。其時已在民國十九年了。

此後三年中，我們時常有書信來往，所以我很明白他當時在歐的生活情形。歐洲的生活當然非中國可比，可是德人是以忍勞耐苦出名的，所以他在那邊過那每天只吃幾片黑麵包，把鹹魚當作珍饈的生活，但不受輕視，反為他們所尊敬。那時他開始從事於考古的工作，會專誠去訪過「美術的都城」羅馬的邦貝，著有一「羅馬之遊」一文，登在東方雜誌上，它裏行間，充滿着懷古的幽情，他那時的胸懷全是超現實的

。德國人知道他是中國有名的文藝家，所以時常請他參加各種座談會。有一次，因為他要在某處座談會講述中國唐代的詩歌，便老遠地寫信來托我寄了許多唐詩選集去，以作談詩的參考。於在可見他作事治學的不肯苟且。在柏林大學卒業的那年，為了作博士論文，他又托我代找批評唐人王維繪畫及宋人蘇軾論畫的材料。當時我就把趙殿成的王右丞集箋注（因為書末搜集批評王維詩畫的材料都極詳盡），與東坡題跋，以及從東坡詩文集抄下來的所有關於論畫的材料立即寄往。他在那樣刻苦生活的研攻時期中，我們能幫助他的只有這樣一些些，使我平時常常覺得對他非常抱愧。

從他的通信裏，又使我知道我在沒有和他相識前，無意中會做了一樁極對不起他的事情。原來我在十八年春間，曾出版了一部「中國文學進化史」，那書的末章「新時代的文學」中會提到他，因為他是創造社一派的作家，所以我不加考慮，竟稱他為「專門懂懂於肉愛的迷夢中而忘却了現實」的頹廢派作家。大概德國人就根據了我這部書，都以頹廢派的文藝家目他，使他承認既不好，否認又麻煩。他因此勸我，研究文學史須從個別研究作家入手。他這番好意，我當然極願接受，從此我編寫書籍，對於作家的批評，

便不再僅憑主觀下斷，以彌補我過去對不起良朋的罪過。

民國二十一年秋天，他在柏林大學得了哲學博士的學位回國，那時黨內已消除系派的成見，所以表面上對他已沒有什麼芥蒂。可是他竟一時找不到相當工作，他本想在國立大學裏當一專任教授，也竟不能如願。這年冬天，我到南京去訪楊君，他恰巧住在楊君家裏。這次的聚會使我非常高興。他和我、和楊君都是老朋友，當然不肯叫楊君常作多破費的招待，所以有一次，滕固兄提議到包子鋪去吃包子當晚餐，我當然極贊成。楊君果然買了些雞鴨肫肝，同到一家包子鋪去大嚼了一頓。那時的情形，我想滕固兄在後來當了行政院僉事而坐了汽車再經過那裏時，不免要啞然失笑的。可是在我却多年來想再來一次而不可得。

他很知道我的習性，而且很希望我再有所深造，所以他很想介紹我到一處規模較大的圖書館裏去工作。某一個早上，他約我同到國學圖書館去參觀。到了那裏之後，職員一看見他的簽名，便很殷勤地招待。他乘便索了幾份章程。在參觀珍本藏書室時，招待員拿出許多宋元版本給我們觀賞，一面又滔滔地從旁加以說明。我們看了一回，也就回來。他翻了翻章程，很失望的對我道：「我本來料想館中一定有我的或我

朋友的熟人，可以設法替你介紹，可是竟一個也找不出來，只好以後再說了。」

這次他在南京自己也沒有找到位置，只好回到上海。從此便獨住在學藝社的宿舍裏。我那時也來上海任事，曾去望過他幾次。有一次去時，他滿室都堆着碑畫的拓本，正在一一展玩。他告訴我，他正在研究中國古代的石畫，想寫成他的「中國石畫史」。後來遇到他時，我自悔不會問起他過，他對石畫史不知已否動筆。如得早日完稿，那麼和鄭振鐸的「中國版畫史」異曲同工，不是同樣足以驚動中外藝壇的雙璧嗎？民國二十二年的全年，他就是上海埋首於研究著述中度過去的。

民國二十三年，他得了某種機緣，一躍而為行政院的僉事。那時他就藉了他的地位來成就他志願中的工作，和葉恭綽等發起組織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會的組織經行政院會議通過後，就委任他們做委員，而且指定他和葉恭綽、傅汝霖做常務委員。這時他很想大大地做一番對於保存文化極有貢獻的事業，可是會中經費的預算得到行政院通過而令財政部撥給時，財政部却只允許撥放預算的十分之一。這樣使他感到大大的失望，把他充滿希望的偉大計劃完全打破。從此他對於文化事業有所貢獻的熱忱，遂逐漸地冷淡

下來了。

此後，我每到南京必去看他，他也會替我設法介紹了許多作品給書局出版。後來國都內遷，他也跟着到重慶。在這幾年裏，他曾一度出任國立藝術學院的院長，直到去秋，才仍舊回到行政院任職。去年春天，我因職務上的事會托他寫過一封介紹信，他也托我轉寄過一封給他老師天虛我生家屬的弔唁信，從來信中只知他一切情形均照常。去年下半年，我因生活在極度的愁苦壓迫中，就沒有和他通過信。今年生活雖稍安定，但因精神經了過度刺激後，疲乏到一切都懶於動手，所以仍舊沒有寫過信給他，因此連他已回行政院也沒有知道。如果沒有謝海燕先生告訴我，恐怕直到現在，我還以為他好好地生活在昆明的藝術學院裏呢！

他在中年後頗抱嚴正的學者態度。他自歐洲回國，便不再從事於文藝的寫作。他對於他過去的自己的作品，也似抱着輕弃的態度。有人說他是因為做了官的緣故，我却以為並不如此。文藝本是窮愁的產物，在生活安定時看了自己決不會感到滿意的，這樣，他那裏再能寫得出來？就以有關生活而論，一般窮作家明知學術研究有永久的價值，但他不能不寫些藝術文字來換取麵包。這正因學術文章不易換錢，而且得不

到大眾的歡迎，除非業餘去從事，才不至於餓死凍死。這或許就是許多文藝家年青時活躍一時，而中年後往往抱着嚴正的態度，似乎不屑再去從事的原因了。

我對於滕固兄過去的關係只是加此。因為相識過晚，所以對於他年青時及家庭的一切很是隔膜。我想，這可讓將來替他作傳記的人去彌補吧！他一生的著作，據我所知，在未去歐洲前，有小說集：「壁畫」（獅吼社叢書之一），「銀杏之果」、「平凡的死」、「迷宮」，（創造社叢書之一，「壁畫」的改編。）「外遇」與「睡蓮」（二書均金屋書店出版）；詩與散文集：「死人之嘆息」（創造社叢書之一）。論文：「中國美術小史」（商務百科小叢書之一），「唯美派的文學」（似為譯本）。在歐洲回來後，譯有「先史考古學方法論」（德國 Oscar Montelius 原著）；著有「唐宋繪畫史」（神州國光社出版），「征途訪古述記」（商務百科小叢書之一）。記得楊君會告訴過我：「睡蓮」是別人借他的名字出版的，不知道確與不確？

在二十四年出版的拙著「新編中國文學史」上，寫着關於滕固在文壇上的一切道：「滕固（一九〇一——）字若渠，江蘇寶山人。畢業上海美專後，曾留學日本。歸國，任美專教授。國民黨公開後，歷任江


蘇省黨部執行委員會常委。民國十九年，復出國至德國留學，得柏林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歸國後，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僉事，現兼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常務委員。他的初期作品，大都發表在創造季刊，（有「壁畫」「石像的復活」「二人之間」「三篇」）創造週報（有「鄉愁」「秋祭」「詩畫家 D. G. Rossetti」「科學與藝術」等文）上。創作集有「壁畫」「銀杏之果」「平凡的死」「死人之歎息」「迷宮」等，大都是寫青年人的戀愛失意的悲劇，不脫那時文壇習用的普遍的題材。最后出版的「外遇」與「睡蓮」，作風却與前此微微不同了，然而作者亦從此擱筆，而致力於他的考古工作了。（頁四四八——四四九）此後，只須再加上：——「遷都後，西行至渝，不久，赴昆明任國立藝術學院院長。二十九年秋，仍回行政院任事。今年五月，以腦膜炎歿於重慶某醫院。」他的一生，就這樣的完了！

### 「萬象」出版奉題長句

沈禹鐘

◇即示 蝶衣詞兄案正

何物乾坤裏萬紛，無窮滄海踏風雲。談天何必逢鄒衍，擊壤徒勞夢放勳。欲訴鴻濛探衆始，遂憑豹霧養奇文。才名我愛陳驚座，跌宕襄時筆未焚。



## 上海華豐染織廠

織花線呢	士林色布	學生布	條子府綢	素府綢	校服布	藍色布	漂色布	漂白斜紋	元色斜紋	嘑嘰呢	健美呢	條素絨	縐紋呢	大眾布
醒鐘	華豐	美球	月美	健美	大美	女學生	團圓	蝶	商標	商標	商標	商標	商標	商標

總務處 上海天津路四二六號

電話 八四一五 報掛號 三〇六二九 九六四一九



## 宋醫生的羅曼史

周鍊霞

水門汀，向前走啦！道旁排列着的法國梧桐，也一齊披上了翡翠的衣裳。穿過蒲石路時，一陣初夏的南風，迎面吹來，暖洋洋而又軟綿綿地，還留着春天的餘韻；好像帶來了幾許的醉意，不，與其說是醉意，毋寧說是睡意吧！其實呢？都不是的，假使要肯定的說，那應該說：南風吹來了十二分的「懶」啊！

回到了家裏，本來想躺着休息一會，又怕弄壞了剛「做」好的頭髮，何況已經五點半鐘？我得洗好臉，化好妝，換好衣服絲襪皮鞋，等着那急性子的洛珠一來了，就可以出門，免得聽她一連串的催促的調子。噫！說她急性子，也許有些冤枉吧？就是真的急，也該原諒她啊！她已是一位二十七歲的大姑娘。

我在房裏，踱了幾個圈子，反覺得有些無聊，就泡了一杯菊花茶，點了一支茄楠香，坐在搖椅上，慢慢地呷茶，看報。可是這報，大部份在上午都已看過，再看真有些不耐煩；畢竟是等人心焦吧？但是時鐘已到了七點十五分，我把身子前後搖晃了兩下，忽然一個轉念，覺得她自己的事，她不急，倒要我急，真變了一皇帝不急急太監了！這樣一想，立刻感到眼皮沉重，伸了伸腰，決計打一會瞌睡罷！把剛穿好的旗袍，脫了搭在搖椅的靠背上，重披上了睡衣，似乎急不及待地倒到床上；脚，只輕輕的踢了兩踢，皮鞋就飛開去了！這時，已忘記怕弄壞頭髮，眼睛只一閉，就朦朧起來。

朦朧中，被洛珠一陣推醒，催我快些起來，我翻了一個身，問她爲什麼說好六點鐘來，却過了七點才到呢？她拖我坐起，說是陪母親買東西送一個就要動身離滬的親戚，又怪我不

沿着邁爾西愛路，悠閑地向着自己的家  
 踱回來，經過一帶矮矮的圍牆，稀疏的竹籬  
 ；呀！這分明又是一「綠陰如海女牆低」的境  
 界，我不禁對裏面沉沉的綠陰，望了幾秒鐘  
 。終於徘徊的脚步，還是按着青石塊一樣的





該瞌睡。我笑着說：「世界上只有癡漢等老婆，我又不姓林，爲什麼要呆坐着等呢？」她把手裏的皮夾，拍地一記封住我的嘴不許再說；我移動一下身子，兩只腳掛下了床沿，看見自己的皮鞋，擱在老遠，就用手點了一點，意思叫她拾給我，那知她却用腳踢了過來，一邊咕囔着：「躺着就躺着好了，爲什麼要擱脫皮鞋？」我點點頭說：「擱皮鞋倒不要緊，只要我不「擱紗帽」就行！」

當我將要穿鞋的時候，先把絲襪拉一拉挺，大概她嫌我這樣的動作太遲緩了，忽然雙腳一跳，喊道：「哎唷！時候已經晏了，你還這樣慢條斯理？」我抬起頭對她瞟了一眼，忍不住笑地說：「你這樣急，就不用我介紹罷！你去和姓林的進行速成科，連喜酒也可以省省，直接了當請我吃紅蛋……」冷不防她把個頭，當胸撞了過來，撞得我仰面一交，我禁不住捧着胸口，大聲叫起來：「反了反了！世界上那有這樣的道理？不用媒紅來謝我，反而打起媒人來。」我說着，爽性賴在床上，她這才向我道歉認錯，扶我起來，幫我把旗袍拿過來，可是淺藍色的睡衣，前襟上已印上了一小塊鮮紅的她的口唇脂。

×

×


×

×

×

新華酒家的一室，除了兩個穿西服的男賓是陌生人之外，其餘全都熟識。主人張先生張太太，笑容滿面地招待着；坐席的時候，有意無意地把洛珠和林鍊排在一起。張先生介紹之後，才知道那白面孔有鬍鬚的是劉醫生，黑而帶紅的方臉，是宋醫生；同時，這兩位醫生，各人遞給我一張卡片。張先生又對我說：「你的身體不好，假使有什麼醫藥問題，儘可請教他們，一定有忠實的貢獻。」張太太又補充着說：「這不是希望你生病，因爲希望你胖些，譬如打補血針吃補藥等等的問題。」我忙點點頭說：「是的！最近一年，時常鬧病，身體儘不得健全，朋友們常常給我介紹醫生，這原是關切我的好意，我是應該感謝的呀！」

這一席酒，最高興的要算張太太，不住地幫着她的表弟林鍊說話，而林鍊反是斯斯文文地不大開口。洛珠今天的發言，似乎比平常更多了！散席的時候，我和她到盥手室。她很興



奮地向我眉毛一揚說：「霞！你看我今天的態度還好嗎？」我笑了笑說：「好當然好囉！不過說的話，似乎略爲嫌多了一些。」她把正照着的小粉匣，「嚓」地一聲關上，伸長了頸子說：「你說我言多必失嗎？」我說：「倒並不一定是這樣，我覺得人與人之間，第一次相見時的印象，是最最深刻，最最不會忘記的。印象好，後來縱有不如意的地方，一想到初見時的印象，總會存着一種諒解的潛力，減少許多煩惱。萬一印象壞，漫說根本不會發生好感，即使意外地能够感情融洽，一旦有了誤會，那初見的印象，就會乘虛而入地擴充起來，甚至能抹煞全部的感情。所以我的主張，對於生朋友面前，態度應該溫文謙讓，說話應該要言不煩，等到大家廝熟了，那就瞎三話四開頑笑，也是無所謂的；剛才桌面上，除了我之外，張太太你也只見過一次，其餘的人都是初見，所以你問到我，我就要說你話太多，何況林錄：——這時董太太和金小姐也走進來了，洛珠用手臂碰了我一下，看她眼色的示意，我就把話咽回喉嚨裏去。走過扶梯邊的穿堂時，她使勁握了一下我的手說：「你說得很對，以後我要留心，改變自己的作風！」

從新華出來，還有餘興，是張太太提議到百樂門去「消化消化」，那兩位醫生去邀來了一雙女伴，劉醫生介紹了一番的胡小姐，是瘦長的身材，最使人注目的，這樣熱的天氣，還背着一只毛茸茸的白狐狸，一條大尾巴，搖搖晃晃地拖在左肩上。再聽到她的姓，對於這不合時令的尾巴，幾乎要失笑起來。坐定之後，她說着一口蘇白，可是扭頭擺頸，讓一對長耳環不住地打着秋千，這副派頭，實在有些「那個」。

宋醫生的女伴姓沈，相當美麗，服裝也很相稱，但是宋醫生反不及劉醫生那麼興高采烈，老是默默無言的靜坐着。

看過兩場表演，我們也覺得有些倦意，於是，大家預備走了！沈小姐拈着一只白手套，頭側到宋醫生的肩旁，似乎低而實在不低的聲音說：「弟弟！我戴不上，你幫我戴一戴罷！」這話調聽到耳膜上，簡直有說不出的感覺，是一種帶有黏性的鼻音。我和洛珠都爲之一怔



，而宋醫生却是無可無不可的接過她的手套，連同桌上的一只，握到掌心裏，毫無表情地催她走；在門口等車的時候，我看看沈小姐，至多不過像洛珠那樣的年齡，再看看宋醫生，顯然有四十歲光景，怎麼她反叫他「弟弟」呢？

×

×

×

×

×

兩個星期以後，有一天下午，我覺得胸口很難過，好像要發胃病，忽然想起宋醫生的診所，距離甚近，就安步當車地踱到靜安寺路同孚路，一轉彎，就到了，跨上一層紅色的石梯，有一塊大木牌，列着許多名目，這裏面有宋醫生的名字，按着號頭一找就找着了，推門，是一間小小的待診室，左隅一帶低欄，欄裏是掛號處，坐着一個吊眼皮的中年男子，他說宋醫生立刻就要來，請我等一會，我坐在沙發上，看看燧飾，那些「妙手回春」之類的匾額，一點也不生興趣，忽然在掛號處對過的牆上，發現一只鏡框，嵌着一張醫師證書，這名字吸引了我的視線，走近去一看，左角上黏一張半身照片，無疑的，我所驚奇的名字，絕對不是同名同姓，實在沒有看錯，這是十五年前就認識的人呀！我回頭問那中年男子：「這位醫師的診所也在這裏麼？」那吊眼皮睜了好幾睜，才用手指着牆上說：「這就是宋醫生呀！老底子是那個名字，後來改用現在的名字。」我不禁脫口說：「爲什麼要改名字？」但問了這句，自覺是多事，醫生改名，掛號的未必會知道他的究竟；即使知道，也沒有告訴病家的必要——果然，他沒有回答我。

又來了三個病人，也像我一樣的坐着等候，再過十分鐘，宋醫生來了，向病人們點點頭，就走進裏面的診室去了。我也跟着進去，診室窄而且長，好像一只船，看過病，開藥方的時候，我仔細的看看他，眉目之間，還有幾分昔年的模樣，但是臉上的許多皺紋，以及那沉默的神情，顯得十二分莊嚴。我本想問起他十五年前的事，這時，竟有些不好開口，他只託我問候張先生張太太。我想着：何必提起人家的傷心史，擾亂人家靜穆的精神呢？

我接了藥方，退出診室，向附近的藥房配了藥，又到親戚家裏去，吃過了晚飯才回家。

當我躺在牀上休息的時候，腦海裏又有了宋醫生的浮雕，關於這位醫生十五年前的一部連環錯綜的情史，清清楚楚的在我眼前一頁一頁地翻過。

開北的青雲路上，有一所中華藝術專科學校，這裏面的學生，大都是十六七歲至廿三四歲的青年，喊着「愛好藝術」的口號，懷着一顆奔放的狂熱的心；洋畫系的，祇想趕快努力，幾時可以到外國去出一番風頭。國畫系的更想學成之後，不但占藝壇重要的一席，有的還要蓋罩吳昌碩賽過王一亭；他們和她們，都做著各個不同的理想的美夢。

最近的星期三，添了一課「人體習作」，學生們都覺得新鮮，興奮，其中二年級生，有個叫阿雲的，是我的閨友，她把這畫課告訴我，拖我去參觀。她本來很會說話，說是：有兩個本國的裸體美人，供人寫生。這在我活了十七八年的舊家庭中的江西老表，不但是創聞，簡直認為是一個大大的奇蹟。當時，受了這奇蹟的吸引力，星期三那天，特地向鄭老師——壺叟先生——請了假，跟着阿雲到中華藝專去。（以下簡稱中藝）

踏進三年級洋畫課室，一眼看見我所希罕的那個奇蹟，螻股撐腰地坐着，真的完全裸體，一點也不害羞，可是面容醜陋，膚色枯黃，這樣的美人，太使人失望了！再看十幾個學生，是那麼專心一志地，用木炭在紙上畫着，我站了一會，覺得毫無美感，就拉了阿雲退到宿舍裏來，同房間的林月娟，一定要留我吃點心，於是就坐了下來，月娟的媽媽是日本人，所以她也有着「遺傳性式」的一貫作風；當她把生煎饅頭和花生米，放到了桌上，就鞋子一脫，很自然地，跪在席子上。她說話很柔和，白皙的臉子，眼睛一閉一閉，怪有趣的，我真有些歡喜她；所以我們雖是初識，倒有「一見如故」的樣子。

阿雲告訴我：這裏每逢星期六的下午，學生們都找尋一回有趣味的消遣，有的三五成羣，到公園去寫生，有的在校裏舉行小集會，喝喝茶，繪繪畫，談談故事。月娟要我也加入，又說第一次不用繳費，以後每次繳六角小洋就行，我聽了很有興趣。



這時候我爸爸正因事到湖南去了，會關照我：凡事都要問過媽媽和鄭老師才行。當然，我一向自詡是最肯聽爸爸說話的好女兒，這從未有過的參加集會，自也不能例外；當天回家問過了媽媽，明日，又去請示鄭老師，總算全部通過，等到星期六的下午，高高興興地到中國藝來。

我走進會客室，坐着的八個人，全都站起身來，除了本來認識的阿雲月娟冰玉，其餘的人，由阿雲介紹：燙着波浪形的頭髮，方方臉兒，白白皮膚，頰上有幾點雀斑的，是盧丰采，矮個子大黑臉是于幗英，還有三個男生，聽阿雲指點着說：「一，那塊黃，二，希奇古，三，小頭王。」她嘻嘻地笑了；我有些莫名其妙，後來經過解釋，才知道是這樣的：——黃駱魁，揚州人，所以「駱魁」諧成了「那塊」。二祈希古，據說很古怪的，能作畫又能刻圖章，面容瘦削，配着一副又大又厚的近光眼鏡，模樣真够古怪。三是王什麼？——我現在想不起了——因為頭部特別小而得名，他們都把「綽號」，做了代「名」詞。

剛坐定，又進來了三個人，認得是阿雲的哥哥徵馨，給我介紹同來的兩位：像丰采一樣的燙髮而生得很美麗的是申是珍，童化頭是周小琴，這十二個人中，冰玉·徵馥·是珍·小琴，都和我一樣，是校外的友生，起初免不了一番客氣，但不一會也就熟了，大家喝茶吃點心，任意地談笑着。他們笑我還留着兩條辮子，太不時髦；的確，論時髦要推是珍和丰采，阿雲·月娟·小琴·都是布衣短髮的學生本色，幗英好像體育專科出身的那麼粗黑，冰玉是長身玉立，鵝蛋臉單眼皮，天生細長的眉毛，很有古美人的風韻。我看看自己，又矮又胖，穿着老式的衣服，真像「壽不堪言」似的，被她們一笑，很難為情，更有點生氣，訕訕地一個人坐了開去。及至冰玉來拖我，却又覺得安慰一些，因為她也有一條辮子，正是「吾道不孤」呀！

原來三個男生，搬出了畫具，都在作畫。隨後阿雲她們，也都高興地畫了一些，我畫了兩朵菊花，一只酒壺，這是我第一次的「對客揮毫」，可惜畫得並不怎樣高明，八張大小不

同的圖畫，釘在牆上，大家討論了一會，都說希奇古的成績最好，那不會畫的幾位，却對着圖畫，來一陣子拍掌表演，大概是代表讚歎吧？於是這小小的茶畫會，就此閉幕，散場。

×


×

×

×

×

不知在那一個星期六，認識更多的學生而外，還認識了陳抱一先生，和他的得意高足關紫蘭——是一個十足典型的南國佳人——。自然，人多了，談話的聲音熱鬧起來，茶畫會變成了茶話會。但是丰采已有三次缺席未到，今天又看不見她，却看見她那貼鄰而居的幗英，我就問起她：「丰采呢？」她對我笑笑，笑得很神祕，同時牽牽眼睛點點頭，向樓上跑，這滑稽的鏡頭，坐在我一排的阿雲、冰玉全都看見，就不約而同地跟上去，到阿雲房裏坐下，幗英拍了一拍手說：「你們不要再問丰采吧！她着了戀愛迷呢。」我們聽了雖覺得奇怪，因不願打斷她的話頭，讓她繼續說下去：「她和一個大學生談戀愛，已有半年多了；上個月那大學生做了她家的房客，近水樓台，自然更要好了，最近她家的傭人請假回鄉，那大學生一早起來，幫她淘米洗菜，放學回來，又幫她劈柴打雜，因此她媽媽很贊成他，說不定要訂婚結婚，恐怕下學期不來上課了，那能再來參加我們的茶話會呢？……」忽然門外走進個人，一看正是丰采，側着頭說：「你們說什麼？是罵我吧？」我們對她笑笑，想着一說起曹操，曹操便到——，一時倒答不上話，還是阿雲說：「正是在罵你，已三次缺席了，不守信約，該罰！」說着把桌上的一包西瓜子打開，又搬條凳過來，意思叫丰采坐下，但丰采沒有坐，只皺皺眉頭說：「這一晌傭人走了，一空下來幫着媽媽做事，實在抽不出工夫，我知道你們一定在罵我，所以今天忙裏偷閑，也要來到一到呀！」阿雲哈哈笑一聲，指尖對她一點說：「別假惺惺罷！忙呀忙呀！忙着談愛情……。」丰采把手裏的小扇子一拍說：「你們胡鬧，我要走了。」一旋身真的走了，我們禁不住拍手笑起來；幗英想着什麼似的，爬到窗口去望，不一會回頭向我們招招手，我們趕快上桌，四個人拚命把頭伸向窗外，小小的窗口，正像要擠破一樣，跟着幗英的視線望去，校門對過的東南角上，立着個西裝的青年，似乎在探望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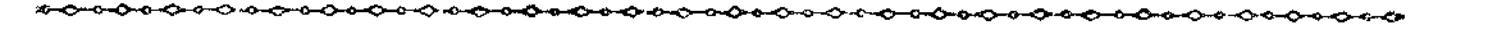


校內，一會就看見丰采走出來，與那青年不知說了一句什麼，就並肩地走過來，剛好經過窗下，阿雲將手裏的一把西瓜子，拋了下去，剛好拋個正着，他們一齊抬起頭來，丰采向上面指了一指，兩個人飛快地向北跑，一轉彎就看不見了！

這裏，我們四人好像看過什麼戲劇一樣，你一言她一語討論起來，阿雲說：「那青年長得很不錯呀！只可惜有點粗氣。」冰玉說：「還好呀！蠻斯文的。」她說時望望我，似乎要我贊同她。可是，我這個近視眼的報道是：「我只看見兩條很濃的眉毛，別的沒有看清楚。」懶英却一味嘻嘻的笑，等我們說完，她才說：「我看見過好幾次了，既不粗氣，也不斯文，面孔并不白，只是很健康，據丰采的媽說：可惜讀書不肯用功，怕將來沒出息，否則早把丰采給他了；現在聽說要等明年畢業再定啦！」

從這天起，校裏校外的朋友，一遇見丰采，就問她幾時訂婚？向她討喜酒吃。但是秋天快要過完了，還是沒有喜訊，這風潮漸漸地平淡下去。

有一次，我們一行七八人，到江灣參觀陳抱一先生的花園和作品；回出來已是夕陽西下，沿着江灣路慢慢地走着，阿雲拖了我和月娟離開衆人，順便去探望丰采，這時江灣路還沒有修築好，煤屑和小石子，七高八低，走得一段，已是很吃力，好容易走到丰采門前，却看見一個着短褲洋裝襯衫的人，提着一鉛桶熱水，走在我們前面，我因急於想歇腳，和月娟搶前幾步，那人一讓，熱水有些兒潑在月娟腳上，正想罵他，那人連說：「對不起！對不起！」袒開的大翻領，頸子下正在流着汗，阿雲喊着：「月娟！慢些呀！」那人回頭看看阿雲，脹紅了臉，很快就走。我們三人，一聯挽着手，穿過平房，後面就是丰采的住屋，進了客廳，將到樓梯邊的地上，正放着那熱騰騰的一鉛桶水；阿雲搖一搖我的手臂說：「哦！剛才那人一定是……」我也立刻會到，點點頭說：「噫！是的。」剛走上樓梯，就看見「剛才那人」由前樓穿到亭子間，砰！一聲關起了門。同時丰采已迎到房門口，我們正想打趣她幾句，一看她媽正在摺衣服，覺得不好意思，只是告訴她到江灣去的話。又見地下放着一只浴盆






，這就「恍然大悟」，那鉛桶裏的熱水，正是伺候她「香湯沐浴」的，我們再不識相地立談下去，未免太煞風景了！於是立刻告辭。

一個不冷不熱的好天氣，冰玉阿雲和我，到環龍公園去玩耍，冰玉雖只大我兩歲，却有點「少奶奶」派頭，不大好動，揀着樹蔭下坐了，讓我二人去跑，剛走去不多幾步，看見那水邊坐着的，好像是丰采，到得近前，果然不錯，但她沒有留意我們，只顧低頭說話，身邊有個男伴，只露個背影，一只米色袖子的手搭在她的椅子靠背上。阿雲說：「我們去嚇她。」輕輕走上兩步，尖着喉嚨，「哇啦」一叫，她真的跳起來，看見是我們，就罵聲「小鬼頭」。阿雲用手指刮着臉羞她，她要來捉，我們便逃，她想退回去，我們又逗她，結果她還是追過來，我們逃到冰玉的椅子後面；大概冰玉也看見了，起來一把攔住她，說：「你有了愛人，不給朋友們介紹，要曉得祕密總是會穿的呀！」丰采說：「難聽哦？什麼愛人？祕密？」冰玉說：「既非祕密，為什麼藏着不給大家介紹呢？」丰采笑起來向遠遠站着的米色衣服招招手，然後走開一步，側着身體，伸出右手向我們揚揚說：「這是鄧小姐周小姐余小姐。」又向那邊一揚說：「這是宋先生。」那位宋先生很恭敬地鞠了一個躬，這時看得很清楚，緋紅的方臉，濃濃的眉毛，活潑的眼睛，嘴唇有點撅起，身體不大高，却有些胖。這樣一介紹，冰玉反倒紅着臉，沒有話說，僵併了一會，還是丰采開口：「宋先生！對不起，請你先回去，我和她們再玩一會。」但他沒有回答，只向我們點點頭，就走開去了。冰玉忙推她說：「這如何可以？宋先生要生氣的，你去你去，我們下次同玩好了！」我和阿雲也說：「不好意思的，我們下回再約吧！」於是約定下星期多邀點人到半淞園去。丰采這才和我們分開，一看宋先生，正立在那水邊等着她。

到了下星期，因為親戚喜事，半淞園我沒有去，過後才知道去的人只有丰采阿雲幗英三個，據阿雲來告訴我：那天她們立在橋上，看游人們搖船，有一只船上，坐着兩個少年，儘





在橋邊搖來搖去，其中的一個，忽然拋上來一件東西，落在她腳邊，丰采拾起來，原來是一個水淋淋的紙包，裏面一只銅幣，一張名片，上面印着「江一昌」三字，她順手拋下水裏，那船上的二人，搶着去拾，把一只船弄得旋轉；她們看得好笑起來。

後來又去打秋千，幗英打得最高，聽見有人喝采，一看就是那船上的二人，於是她們到東，他們跟到東，她們到西，他們也跟到西，本來天沒有太陽，這時却下雨了，她們跟着許多人在亭子裏躲雨，豈知越下越大，許多人都走了，她們也只好走，沿着廊下，一直到大門口，還好沒有淋着雨，一出門，身上就濕了，車子叫不着，她們都穿的單衣，假使被雨濕透，那如何得了！於是她們依舊回進門內，等了一刻，這時那船上的少年，却自告奮勇，僱了一輛汽車來，殷殷勸駕地，請她們坐着回去，起初有些猶豫，後來一看人家都走完了，只剩她們，天也快晚啦，只好坐上去，在車內，他們說話：「剛才我拋上橋的名片，就是這位江一昌先生的。」江一昌也跟着說：「這是陸倚才先生的主意。」車夫問到那裏，她們說了，送到青雲路時，他們定要問個姓名，於是阿雲說了聲姓余，就下車跑回學校。

兩個月之後，一昌請她們去看戲，看足球，的確很熟了！可是，那位宋先生却失戀了！原來丰采已移愛於一昌，有一次，她和一昌在看戲，宋先生尋到戲院裏，要想和她說話，她竟然不睬，宋先生就立在靠牆壁哭起來，哭得很傷心。案目叫他出去，他也不肯，還是坐在後兩排的阿雲幗英，看不過，硬把他勸回去。

偶然在上午到中藝去，正是下課時候，只見許多人圍着議論紛紛，正想要問，阿雲已把一張報塞給我，說着：「妳看妳看。」月娟用手指點點，我隨着她的手指看見標題：「憤妻不貞，投浦自盡。」簡短的一段新聞，其中的主角，就是宋先生和丰采，說他們是未婚夫婦，宋先生被水上巡警救起，因頭部受傷甚重，送醫院診治……幗英又告訴我：「上星期他們吵嘴，丰采把宋先生的衣服丟出窗外，叫他立刻搬出去，就在第三天真的搬了，搬時又吵了一場，想不到就會跳黃浦……」這樣一說，大都責備丰采負心，也有怪宋先生太無用的。

冰玉匆匆地走來，脅下有一卷報紙。聽我們正談着，她却坐在一旁；上課鈴一響，學生們都走了，只賸我和冰玉，她忽然長嘆一聲說：「宋先生這樣多情，真是天上少有，地下也難尋，丰采太沒有良心……」我聽了不禁嘆嗤一笑，再看她面色異常蒼白，不像是說笑話，倒把我呆住了。半晌，還是我拖她到塔前去晒太陽。

×

×

×

×

×

中藝在寒假的時候，預備開一次成績展覽會，並附帶游藝表演，洋畫系的演話劇，國畫系的唱昆曲，除了校內的師生，還有外邊人的客串，議決推關紫蘭主演「父親的兒子」和「潑婦」。那時阿雲和我很高興地學起崑曲來，還請微馥的朋友介紹到新世界去請教顧傳珍朱傳茗，可惜我中氣太短，笛韻長時就跟不上，加之媽媽又不贊成，就此半途而廢。當由那位小頭王代替去學了。起初阿雲不高興和男生配對，我對她說：「只爲我英雄「氣短」，就委屈你們「兒女」情長罷！」聽的人都打着哈哈。後來因爲時間匆促，籌備不够，展覽會終於開不成功，附帶的游藝，當然無形打消，結果是一場「空起勁」。

轉眼已是新春，按着舊例，她們來拜年，我也去賀歲，到阿雲家裏時，只有她那十五歲的妹妹阿虹；冰玉走下樓梯叫我，原來她仍住着，沒有回去。她忙着擺菓盤，揀元寶，那未能免俗的一套，坐了一會，阿雲才回來，她把我讓到自己房中，關好了門，輕輕地告訴我：「本來我不想說的，現在似乎非說不可了，小琴歡喜我的哥哥，哥哥却深愛着是珍，解除媽訂的婚約，要和她結婚，但是珍的媽要把她配給北平的一個富家子，因此是珍會吞服生烟自殺，幸而救轉，可是她媽因了家庭的經濟崩潰，一定勸她聽話，據說還向她下跪呢！後來她到底嫁了富家子。我哥哥却成了一駝子跌交，兩頭勿着。」我媽把哥哥一頓罵，現在留着冰玉在家，要想她做兒媳婦，無奈哥哥不願，就賭氣到朋友家裏過年，媽也天天出去鬥牌。冰玉也太可憐，父母雙亡，哥嫂又待他很兇，我看那塊黃人還老實，不如把冰玉介紹給他。……我說：「那塊黃不是一向就追求着妳麼？」她臉一沉說：「開口這塊那塊，我聽都不愛



聽。「她又扳了一下我的肩膀：「老實告訴妳罷！那跳黃浦的宋先生，大概恨極了丰采，把一大包丰采的信，以及她寫的訂婚條件，一籠腦兒送給一昌，一昌看了，也就恨丰采無情，和她絕交了！」說着，由床底下一只小箱子裏，取出一包東西，說是一昌給她看的，打開來，全是丰采的手筆。隨後她又告訴我，一昌對她表示好感，要求她通信，問我該怎樣對付？其實我只大一歲，懂得了什麼？偏偏那時要自作聰明，頓口就回答：「妳歡喜他就通信，不歡喜就莫睬罷！」這話似乎有理，實際呢？等於沒有回答。

一片「打倒軍閥！」的呼聲，北火車站，做了臨時戰場，阿雲的窗口是正對着的，聽見鎗聲如雨，嚇得和阿虹逃到我家裏來，當晚睡在我一床，貪着談話，入睡得很遲，第二天忘記醒來，還是媽媽叫我：「快要十一點啦！還不起來？今天這條馬路都沒有自來水，你看阿雲老早就起來幫着去拎水，妳呀！還睡着，真是……」我坐起身來，揉揉眼睛，媽把衣服給我披上。邊走邊在咕噥：「這樣子，到人家去做媳婦要吃苦囉！……」我跳下床看見阿虹在刷鞋，問她阿雲到那裏拎水？她說：「聽說是七浦路。」我說：「這樣近，我們也去拎罷！」急急到廚房裏去看，鉗桶銅壺都不見，再一尋，連面盆也沒有，木盆太重拿不動，回到樓上找了一下，看見壁上掛的熱水袋，趕忙取了兩只，自己拿頂大的，次大的給阿虹，兩人興興頭頭去拎水。——誰知却鬧了一個笑話。

一出弄堂，只見端盆提桶的人絡繹不絕，我們跟着跑，果然在七浦路一條窄弄裏有兩個水龍頭，可是已擠滿了人，我們挨在人後面，從人縫裏探頭看見水在嘩嘩的放着，真成了可望而不可一接，回頭看看後面還有人擠上來，情形很像「現在的買米」。等得挨到我去接水，水已小得像一根繩，好容易接滿了一袋，但是橡皮太薄，牠的頸部，好像要斷開來，阿虹連忙雙手捧住，我把螺絲蓋旋上，把牠橫着，兩人四手，正好捧平，走在路上，牠漲得挺大的肚皮，搖搖晃晃有點像吃醉了酒的胖子。我們的手捧在一起，簡直走不快，看見我家的大丫頭和老媽子，都拎水走得很遠了。心裏更急。一急再急，終於急到了家，小心翼翼地跨





古話說：樂極生悲，真正不錯，阿雲婚後一星期，就生起病來，中西醫都看不到，一天重似一天，一昌急得團團轉，真是衣不解帶，食不甘味，六七天就瘦得不像人形，病到垂危的時候，他媽媽非常迷信，以為兩小口子太要好，萬一不幸，會把她的兒子一同帶去的，所以以一昌鎖在一間密室裏，不許他見她臨終的一面，可憐阿雲，整整還只有十八歲，就此玉殞香消。江家的父母，替兒子完婚，鋪張了四千餘金，此刻只落得人財兩失，認為阿雲是個不祥之物，當時艸艸成殮，把她拋在打浦橋附近的義地上，連送都不讓一昌送，事後就要帶他回福建去。他悲痛之極，在二老動身的前夜，忽然會離家出走。兩年之後，他爸爸特為再到上海來找尋，所有認識的人家全找遍，又登過報，還是音訊渺然，終於他流着兩行失望的老淚，回轉故鄉。

那塊黃大概有鑑於前次的失敗，者回採取了速進的政策，常常去請冰玉和阿雲媽看戲，或買些東西送她們；但是冰玉仍單戀着宋先生，有一次到禮和洋行去找他，據同事說：他請假到杭州去了，又有一個會和她說過幾次話的同事，拿出一封信給她看，是宋先生由杭寄來湖濱旅館的箋封，信上有：「我們三人到了杭州……」的一句，她問是那三個人？那同事說他是帶女朋友去的，她只得快快而回，第二天就生病，剛巧那塊黃夾送一件華貴的衣料給她，又忙着請醫生，一連三四天，好些又不好，阿雲媽想起從前曾在杭州看過一位醫生，十分靈驗，要冰玉去試試看，冰玉非常贊成，只是一時沒人護送，那塊黃認為絕好機會，自告奮勇，討做這護送的差使，只是冰玉認為孤男寡女，不肯成行，攔了兩天，那塊黃帶了一個十三歲的弟弟來，作了伴侶，這才得到冰玉的允許，那塊黃興奮之極，肩上馱上三件行李，一只手還攙扶着冰玉上車，擺出那一副「義不容辭」的態度。

早上特別快車到杭州午飯，飯後去看醫生，領了藥方，那塊黃送冰玉回到她指定要住的湖濱旅館，又親自出去配藥，冰玉却到賬房間去調查宋先生，誰知已經走了。再仔細查問，只有宋陸兩個男子，沒有女人，和信上三個人的話不對，她十分納悶地睡在小床上，正中的

大床，躺着那塊黃的弟弟，一會兒那塊黃親自下廚煎藥，雖是早秋天氣，却已忙得滿頭大汗，他叫弟弟起來，讓大床給冰玉，像伺候老娘親一樣伺候她吃藥睡下，打發弟弟出去玩，自己靜靜地坐在床邊。

夜飯以後，很早地就安息，那塊黃把笨得像水牛的身體，和弟弟擠在小床上；冰玉思前想後睡不着，大約是兩點鐘吧？她剛有些朦朧朧朧，忽然覺得有人揭她的被，她一嚇，開燈看時，却是那塊黃，雙脚一縮要睡進她的被窩來，她氣得一跳就站在床上問他：「你這算什麼意思？」他支吾着說：「那床太小被又小，我二人蓋不夠，我……我有些冷，所以睡過來。」她說：「那麼我讓你罷！叫弟弟也過來，我去睡小床就是。」說着她下床去叫弟弟，那塊黃連忙拖住她，她洒脫手奔到小床前，那塊黃却過來撲通跪下，她倒呆了一呆，他趁勢把她的雙膝抱住，大着舌頭說：「我很愛你……我愛……」她怒極了，把拳頭使勁打他的頭，又放聲大叫：「弟弟呀！快醒來呀！」這一叫，那塊黃慌忙爬起，雙手亂搖，連說：「妳去睡吧！妳去睡吧！我不來吵妳！我不來吵妳……」一面很快地縮到小床上去了。

第二天清早，冰玉要回上海，那塊黃要她再去覆診一次，她堅持不肯，於是匆匆又回上海，我正因探望冰玉，和阿雲媽談着，剛好冰玉回來，淮門就看見她臉色不好，那塊黃跟着把行李放下，阿雲媽把我送給冰玉的香糕，拿一塊給他弟弟吃，就問他醫生看到了沒有，他用手帕擦擦臉點點頭，回說：「看過了，吃過一貼藥。」又從衣袋裏取出藥方。阿雲媽叫老媽子倒水給他洗臉，冰玉上樓去，一會兒捧了一大堆東西下來，我看見有化粧品絲襪衣料等等，她對那塊黃說：「多謝妳，送我許多東西，現在我打算回家去，屋子小，沒有地方放，請你收回罷！」說着臉色一沉，那塊黃滿臉通紅不肯收回，她把那件華貴的衣料，拋到他面前，迴身就上樓去了。我跟上去看，她伏在桌上哭，哭了一陣，才把到杭州的事，詳詳細細告訴我，我也爲她嘆息。

後來宋先生介紹一位周先生給冰玉，周在四川路與人開一家春野書店，倒也很愛冰玉，



宋·周·冰玉三人常在一起玩，她的病體也漸漸好起來，周潤到過她家裏，用書面向她求婚，她回覆他：「哥哥爲我讀書負債，要還了債哥哥才能答應。」周先生因此到廣東去籌款一千元寄給她哥哥還債，誰知哥哥收了款子，竟沒有告訴她，周先生回到上海時，她才知道，但又病起來，她對我說：「以爲一個開書店的小股東，一定拿不出一千元，不料他竟拿得出，給哥哥吞沒，還說不够填補虧空。因此對周先生的求婚，無法拒絕，周先生倒也懂得可憐她，租了兩上兩下的房子，買了傢私，用兩個僕婦服伺她，叫她安心養病，病好了再談婚事，他每天來陪她談話吃飯，晚上依舊到店裏去睡，這樣經過兩個多月，我在時報上，看見了宋先生結婚的照片，心想給冰玉去看，讓她死了痴心，好一心一意和周先生結婚，誰知給她看了，她竟痛哭起來，我又深悔多事，忙去找軻英來勸勸她，她却要軻英請宋先生來一次，不料宋先生去西湖度蜜月了，終於冰玉的病很快轉劇，第五天傍晚就此與世長辭，周先生把她哥哥請來，對他說：「冰玉只能算是我的朋友，我沒有親近過她，這些傢私，算我貼與她，隨便你怎麼辦，但她的後事，我沒有辦理的義務。」他跪在冰玉頭邊，洒了幾行傷心之淚，就揚長而去。

從報上看到春野書店被封，三位老闆一齊鎗斃了，周先生也是其中之一；從此可以在地下去追求冰玉了！

宋先生回到上海，冰玉已過了三七，軻英領他靈前拜了一拜，聽說他也哭起來，告訴軻英：他結婚是爲了向半采報復，他娶的是人家的下堂妾，因爲生得美麗，足夠做報復的工具。同時他並不愛冰玉，只可憐她，所以不願犧牲她的幸福，誰知她畢竟還是做了犧牲品……

× × × × ×

這許多往事，夢一般地過了，只留得影一般的痕跡，還在我腦裏盤旋。不知什麼時候睡着，醒來已經中午，頭有點昏，索性再睡，下午發熱，才想起昨夜忘記蓋被，一定着了涼，明天，去看一次中醫，吃了些發散藥，也就好了。



過了一個月吧？洛珠來向我告別，託我照顧她的媽，原來林鍊瞞着張太太——表姊——和揚子舞女銀蜂，同居已有半年，張太太還託我替他做媒，真是冤枉。但林鍊要求洛珠不要在張太太跟前拆穿，表面上和洛珠要好，可是她自然不願做這一塊傀儡，然而張太太對她很好，既不便拆穿林鍊的秘密，又未能不別而行，她來就是要我代她向張太太聲明，要去香港，如果問起，只隱約其辭的說林鍊無意於她。當時，我都答應了她，請她吃一頓飯，算是爲她餞行。

星期二上午，我送她到芝沙丹尼輪船，拍了一拍她的肩說：「珠！祝妳此去，旗開得勝，馬到成功！」我還是用一貫作風的滑稽口吻；她沒有作聲，只緊緊地握住我的手，走到欄邊，灰色的陽光，照見她面容悽楚，雙眉緊皺，我的心往下一沉，深悔不該調笑她，她額上眼角上，隱隱都有了皺紋，濃厚的脂粉，好像要落下來一樣，我立刻想到詩人筆下的「紅粉飄零」四個字，人不似十年前俊……不禁爲她一陣難過，感覺眼睛有些酸，不期然地左手加在她右手上，成爲雙手捧住她搖了幾搖，低低地說：「祝妳順風罷！保重身體。」我跟着許多送客的人，走下懸梯，回頭看看她在向我點頭，走下市渡輪，汽笛第二遍響了，漸漸離開，漸漸遠，只見她白白的不滿七寸大小了，天濛濛地下雨，我穿的紅色雨衣，就跑到艙外立着，讓她也好看我，想必也是紅色的小身體，我儘看着她小下去，自己說不出是什麼感覺，給她一些彼此的同情吧！大概這就是黯然銷魂的味道。

終於，她的人和我的眼光，迷失在茫茫的江水裏，現在我眼前的，是十五年前的種種，是珍·阿雲·一昌·冰玉·宋先生……哦！就是現在的宋醫生，沒有了活潑的靈魂，只是一個蒼老的醫生。還有……她們和他們，都會做過美麗的理想之夢。然而理想，只是世界上好聽的名詞，理想永遠是理想，事實那裏聯得攏呢？

滔滔的濁浪呀！你可會看見？爲了理想不成事實，千古以來，不知白盡了多少有情人青的頭髮喲！然而你呢？只是永遠這樣：滔滔不絕地滾着！滾着！



# 封神演義與武王伐紂平話

趙景深

十年前顧頡剛先生就想為亞東圖書館的新式標點封神演義寫一篇序；他為了審慎起見，大約參考了很

多的道藏釋典，因此至今未曾寫好。我當然不敢有這一個雄大的企圖，只好把題目局限到「封神演義」與「全相武王伐紂平話」的比較上，庶幾可以稍稍藏拙。

拙。

武王伐紂平話是元朝建安虞氏的刊本，此書現已有影印本，蝴蝶裝，上面三分之一是圖，下面三分之二是字，每頁均有圖，與商務影印的元至治本三國志平話款式完全相同。此書之於封神演義，也猶之三國志平話之於三國演義，關係非常密切，遠勝過「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之於西遊記，「大宋宣和遺事」之於水滸傳。因為前二者猶之血肉之於人身，後二者不過是衣服之於人身罷了。詳細一點說，西遊記之於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因襲的成分較少，我們無法逐回比較；水滸傳之於大宋宣和遺事，更只取了幾節故事，大部分都還有來源。但封神和三國可就不然了，牠們只是把平話的故事放大而且加上瑣細的描寫罷了，其

(上)

• 武王伐紂平話 •

• 封神演義 •

- |             |               |
|-------------|---------------|
| 1 湯王祝網      | 1 紂王女媧宮進香     |
| 2 紂王夢玉女授玉帶  | 3 姬昌解圍進妲己     |
| 3 九尾狐換妲己神魂  | 4 恩州驛狐狸死妲己    |
| 4 紂王納妲己     | 5 雲中子進劍除妖     |
| 5 寶劍驚妲己     | 10 姬伯燕山收雷震    |
| 6 文王遇雷震子    | 25 蘇妲己請妖赴宴(一) |
| 7 八伯諸侯修葺閣   | 11 姜里城囚西伯侯(一) |
| 8 西伯諫紂王     |               |
| 9 西伯寶劍驚妲己   |               |
| 10 摘星樓推殺姜皇后 | 7 費仲計廢姜皇后     |
| 11 酒池薑盆     | 17 蘇妲己置造薑盆    |
| 12 炮烙銅柱     | 6 紂王無道造炮烙     |
| 13 太子金盞打妲己  | 8 方弼方相反朝歌     |
| 14 胡嵩叔法場救太子 | 9 商容九間殿死節     |
| 15 殷交夢神賜破紂斧 |               |

(中) 16 剝剔孕婦

17 紂王斫脛

18 皂鴨爪姐已

19 文王因姜里城

20 賜西伯子肉醬

21 西伯吐子肉成鬼子

22 雷震破鼓三將

23 紂王賜黃飛虎妻肉

24 太公捉黃飛虎

25 飛廉費孟追太公

26 比干射九尾狐狸

27 剖比干之心

28 剪箕子髮

29 太公棄妻

30 文王夢飛熊

(下) 31 文王求太公

32 太公下山

33 武王拜太公爲將

34 南宮列殺費達

35 離婁師曠戰高郢二將

36 伯夷叔齊諫武王

37 太公燒荊索谷破烏文畫

38 太公水淹五將

39 太公破紂兵

40 八伯諸侯會孟津

89 紂王敲骨破孕婦(一)

28 西伯兵伐崇侯虎

11 姜里城因西伯侯(二)

19 伯邑考進貢贖罪

22 西伯侯文王吐子

21 文王誇官逃五關

30 周紀激反武成王

25 蘇妲己請妖赴宴(二)

26 妲己設計害比干

89 紂王敲骨剖孕婦(二)

18 子牙諫主隱蟠溪

23 文王夜夢飛熊兆

24 渭水文王聘子牙

29 斬侯虎文王託孤

90 子牙提神茶鬱蠱

68 首陽山夷齊阻兵

91 蟠龍嶺燒鄂文化

88 武王白魚躍龍舟

41 烹費仲

42 武王斬紂王姐已

39 姜子牙冰凍岐山

96 子牙發柬擒妲己

97 摘犀樓紂王自焚

從上表看來，可知封神演義從開頭直到第三十回，除哪吒出世的第十二、三、四回外，幾乎完全根據平話來擴大改編。從第三十一回起，便放開手寫去，完全棄掉平話，專寫神怪的部分了；中間只把「烹費仲」和「伯夷叔齊諫武王」插在裏面，這兩小節算是平話裏所有的。作者直寫到第八十七回孟津會師，方纔想到平話上還有材料不會用進去，這纔再用平話裏的材料，如敲骨破孕婦，千里眼與順風耳，火燒鄔文化等。

封神演義是一部神怪小說，其中的許多習俗和信仰，在民俗學看來，都有研究的價值。鄭振鐸先生研究的論文。書中的佛道截三教的神鬼仙佛不知凡幾。在這殷周大戰之役死掉的，總有一句套語說：「一道靈魂，往封神台上了。」最後便是姜子牙封神。史記封禪書已云：「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太公金匱也說：「武王伐紂，都洛邑。明年陰寒，雨雪十餘日。甲子平旦，五大夫乘馬

車，從兩騎，止王門外。尙父曰：四海之神與河伯風伯雨師耳，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五神皆驚。一像這樣封神的話在平話裏也可以找到兩節：

一費仲曰：敎崇侯虎爲大將。敎薛延沱爲副將，此人封爲白虎神；蔚遲桓，此人封爲青龍神；要來攻，此人封爲來住神；申屠豹，此人封爲豹尾神；戊庚，此人封爲太歲神。一（太公水淹五將）

一太公敎建法場，劊子蒙令斬了崇侯虎，獻首級，武王封爲夜靈神也。一（太公破紂兵）

武王封神，尤與太公金匱吻合。

封神上擺陣也極多，如第四十五回的十絕陣，第四十六回的金光陣，第四十九回的紅沙陣，第五十回的黃河陣，第七十八回的誅仙陣，第八十回的瘟癘陣，第八十二回的萬仙陣等。這在平話上不是沒有，也有所謂六甲陣（頁三六）五武陣（頁三九）八卦陣（頁三九）等，不過並無神仙助陣以及種種妖術罷了。

平話或許是說書人的底本，其中是否有節略之處或者節略極多，已不可知。現在我只能就書論書，他非所問。大約演義改平話之處，除了增加瑣細描寫之外，還增加人物。一個奸臣費仲不够，再添上尤渾；兩個還不够，就又加上飛簾（此人平話中亦有之，似

是武將。）和惡來。殷郊（即平話裏的殷交）不够，就添一個弟弟殷洪。黃飛虎添上兒子天化和天祥。封神中活躍的人物如托塔天王，哪吒，楊戩，楊任，聞太師，土行孫，鄧九公及其女嬋玉，哼哈二將鄭倫和陳奇，魔家四弟兄等，也都是平話裏所沒有的人物。趙公明在平話裏也不重要，只是水淹五將中的一個，與姚文亮和劉公遠同因劫營而喪生。那個專門搬弄是非的申公豹，在平話裏也不見影子，只有一個紂營中被南宮适活捉去的申屠豹。

平話雖與演義題材相同者甚多，却也有小異之處，例如：（一）平話說許文素進劍除妖，演義却說是雲中子。（二）平話說「摘星樓推殺姜皇后」，演義却說是剜目烙手而死。（三）平話說「胡嵩劫法場救太子」，演義却說是仙人救去的。（四）平話說黃飛虎妻做了肉醬，演義却說是跳下摘星樓而死的。其餘不同之處還多，有了前面的對照表，讀者自己檢查，極爲方便，不再繁敘。至於平話第三十七頁的烏文畫就是演義第九十一回的鄔文化，音同字不同，此種例三國平話與演義尤多，例如朱葛是諸葛，玄得是玄德，馬大是馬岱，梅竹梅芳是糜竺糜芳之類。

平話最荒唐的要算是把知音的師曠算作順風耳，明眼的離婁算作千里眼，把先賢比作妖怪，未免褻尊

。演義改作神荼鬱壘，至為允當。姜太公怎樣破這兩將呢？請看下列二節的比證：

「吾不知難捉二人。吾既知，看吾別計，便教捉了二人。恐二人聽得觀見，遂出陣中，多用幔子遮了。……陣上播起鑼鼓，動五百面銅鑼，令師曠不聞此事。次從用三千面繡旗遮了陣面，令離婁不見。」（平話35離婁師曠戰高祁二將）

「楊戩執定令旗下帳，把後隊大紅旗令二千桿，令三軍麾旗，又令一千名軍士播鼓鳴金，恍然有驚天動地之勢。……用旗招展不住，使千里眼不能觀看；鑼鼓齊鳴，使順風耳不能聽察。」（演義90子牙捉神荼鬱壘）

平話中洛陽城的徐蓋及其子徐昇徐變，封神演義第七十六回則作汜水關的韓榮及其子韓昇韓變。平話勸降歸周的是潼關姜顯，演義則是崇城的崇黑虎。

平話講到信仰和傳說之處約有三點：

（1）曲柄傘 「纔待渡河，忽起大風，吹得太公傘柄曲了。自後號為曲柄傘。」（頁三八）

（2）千里眼順風耳 「忽於法場上不見二人。

……左右依令跟尋到陝（陝）府東，約四五里地，見軒轅皇帝廟門前兩壁廂有千里眼順風耳。」（頁三五）

（3）方相 「方相身長一丈，使畫戟。……武

王見方相順降，大喜言曰：免爾罪。」立封為開路引駕大將軍。」（頁三九）

柳存仁先生的西星集云：封神考證新得材料二條：第一條為摘星樓乃賈似道築於揚州，封神演義謂黃飛虎妻賈氏「從摘星樓上跳下自盡」是本地風光（他假定作者陸西星是揚州人）；現在得見平話，知道元代已有摘星樓之說，演義是因襲平話的，並非因本地風光而牽入，那末這新材料第一條是不可靠的了。

第二條是「我本將心託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一見封神演義第十九回，乃妲己因愛伯邑考，為所拒絕，故發此言。照一作滿。此二句詩乃創作，受宗子相集中詩的影響。其實這只是兩句普通的諺語，我已引明代傳奇數種作證。最近我看見元代的琵琶記第三十一齣「幾言諫父」中也有此二語。因此這新材料第二條也可以不必深論了。

柳氏最重要的證據還是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九「順天時」條下所云：「封神傳係元時道士陸長庚所作，未知的否。」元時乃明時之誤，長庚乃陸西星之字。究竟封神乃陸西星作？還是許仲琳作？似乎還待新材料的發現方能決定；但封神演義的作者只是一個改作者，不是創作者，從我這篇比較文字看來，可說是確定的了。



歷史  
小說

# 花蕊夫人

(三言體)

范烟橋

五代紛爭宇宙昏，人羣氣節不須論，為憐弱女朝天子，歸宿

如何未忍言。

話說李唐以後，天下分崩，羣雄割據。這邊梁唐

晉漢周，篡竊相承，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正是歐陽

永叔所說的君子道消之時，所以歷來都稱他為「亂五

代」。在那邊，又是分疆劃土，成了十國，雞鳴狗盜

之流，居然九五稱尊，真和戲台上搬演戲劇一般，盛

衰興亡，算不清這一筆混帳了。單說占據四川一隅，

建都在成都，自號蜀國的，前有王建，後有孟知祥，

歷史上稱為前蜀後蜀。後蜀也只傳兩代，歷時四十年

。第二代也就是末代，是知祥的兒子，名昶。即位那

年，只有十六歲，甚是聰明。因有着太后李氏，讀書

明理，時常指導他，總算維持已成之局。起初並不改

元，仍用明德年號；過了五年，才改為廣政元年，並

納青城費氏為慧妃；那慧妃不單有着絕世的艷色，還

有着絕代的才華。平時在宮中，和宮人們騎馬蹴鞠，

作種種玩意兒，花朝月夕，飲酒作樂，過的都是安逸

快樂的生活。她見了唐詩人王建的宮詞百首，把宮闈

間的起居動靜，描寫得生動有致，不覺見獵心喜，也

仿着他的體例，作了宮詞百首，其中寫騎馬的是：

殿前宮女總纖腰，初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纔欲走，  
幾回拋韉拖鞍橋。

羅衫玉帶最風流，斜插銀篋慢裹頭，閒得殿前調御馬，  
掉鞭橫過小紅樓。

寫打毬的是：

自教宮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認，  
遍遍長贏第一籌。

寫打彈弓的是：

侍女爭揮玉彈弓，金丸飛入亂花中，一時驚起流鶯散，  
踏破殘花滿地紅。

那宮裏的職司，各有分掌，宮詞說：

六宮官職總新除，宮女安排入畫圖，二十四司分六局，  
御前頻見錯相呼。

到了月初，散發花粉錢，也有一首宮詞，是：

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數千，遇着唱名多不語，  
含羞走過御牀前。

此外瑣碎的描寫，也不必盡舉了。這一百首宮詞

，當時傳遍宮內宮外，孟昶見了，也稱賞不置，以爲名花尚不足比她的顏色，只有花蕊差可比擬她的輕盈，因此稱她爲花蕊夫人。這一對福祿鴛鴦，也可以說是神仙眷屬了。那時節，正在晉漢交替之際，中原多故，無暇顧及西陲，又爲了山川險阻，李太白說的，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誰願冒了大險，輕動干戈？其餘幾個小國，更是自顧不暇，那裏還有力量侵略呢？這就使孟昶放心偷安，在宮裏竭盡聲色之娛，一切飲食，奢侈異常，甚至溺器，都用寶石來裝飾。到了夏天，便在摩訶池避暑。有一晚，明月如珪，微風時扇，孟昶命宮人把龍腦香末塗在白團扇上，揮動時香氣四溢。花蕊夫人覺得有趣，如法泡製，攜着登樓望月，孟昶笑道：「還沒有到秋天，已經有桂子天香從雲外飄來了。」誰知一陣風起，花蕊夫人沒有把扇兒握緊，竟撲的一聲，扇兒給風吹下樓去了。花蕊夫人亟命宮人去找尋，宮人去了一回兒，回報：「找不到了，大約吹到牆外去了。」因爲樓下只有短短的一道粉牆，牆外就是人行道，那風勢特大，竟吹過牆去。到了明天，給行人拾着，香味撲鼻，那人不勝歡喜，知道是官人之物，便居爲奇貨，逢人誇示，漸漸有人模仿着，製成了香扇，題他一個名字叫「雪香扇」，頓時團扇家家，利市三倍。十國宮詞有這麼一首詩：

冰肌玉骨耐煩炎，拜奉新詞泥夜蟾，池上風來紈扇却，  
解香濃傍御花雲。

像這樣的風華生活，也不勝絮述，正和南唐的李後主，遙遙相對。那李太后倒是很賢明的，曾經對着孟昶勸戒過，說是：「祖宗創業艱難，子孫應當刻苦保守，從古以來，奢靡荒逸，大的破家，小的亡國，怎麼不知警惕？」那孟昶答道：「古人云：浮生若夢，爲歡幾何？況且是一國之主，也不應過於儉素，否則也失掉了體制。」李太后聽了，大不以爲然，着實教訓了他一番，教他不要過了分，必須有些節制。無如蜀主並不在意，依然是朝歡暮樂，要做一位風流天子；因此好景不常，爲時未久，便鼙鼓聲起，那位以都點檢作天子的趙匡胤，已經受了周禪，次第削平諸小國，當然漸漸地注目到這西陲的蜀國來。就在乾德三年，命王全彬率師西征。孟昶得了這個警報，大驚失色，急忙飭六軍準備拒敵，爭奈這幾年來，上行下效，文恬武嬉，那些將士，久未訓練，倉卒出戰，如何是開國雄師的敵手？一經交綏，就敗退下來。孟昶和羣臣商議，都是面面相覷，一籌莫展。主和主戰，也沒個決定。還到宮裏，奏明李太后，太后說：「論起形勢來，如卵擊石，難以抵擋。可是必須盡力固守，守不住也應當一死以謝天下，才留得青史美名，見

得地下的祖宗。」孟昶未嘗不想振作，無如已經不及；見了花蕊夫人，只是悶悶不樂。花蕊夫人倒也深知大體，和李太后一般的見解，勸孟昶不要灰心。可是宋師日逼日近，不能再苟延殘喘。過了一個多月，宋師已圍困成都，孟昶再與羣臣商議，這時候竟沒有一個主戰的了。孟昶不禁長嘆道：「我和先君溫衣美食，養兵四十年，章不能替我對着敵人放一支箭，出一滴汗血，我對不住祖宗，你們也對不住我呢！」說了，就命李吳起草降表。孟昶看過了，蓋了印，差官送到宋營去。那王全彬見孟昶已不戰而降，未費吹灰之力，就收復了蜀國，自然沒有什麼異議，當下就答應了，約定明天受降。到了第二天，自己領了小隊兵馬，進了成都城。孟昶和羣臣俯伏道旁，肉袒相迎。到了殿上，開宴款待。這局處一隅的後蜀，傳了四十年，就在這一天告了結來。王全彬把善後事宜處置停當，要孟昶的一家老小，到汴京去入覲宋主。這時孟昶不由自主，只得唯命是聽，一面把大部分宮人遣散，留着的只有寥寥幾個，隨身服侍，奉着李太后，帶着花蕊夫人等，隨宋師北上。一路上曉行夜宿，不必多贅。可是錦衣玉食之人，如何嘗得慣山川跋涉，風露侵凌之苦？因此到了汴京，孟昶就生病了，覲見宋主那天，還是勉強支持着入朝。那宋太祖爲他總算也是

一國之主，便任命他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着他在京師治第就職。孟昶身受羈縻，自然只好唯唯應命。宋太祖知道李太后和花蕊夫人，都是才女，特地召宴內宮。奏對之間，甚得太祖器重，下詔稱李太后爲國母，並且安慰她道：「國母不必憂感，過幾時當護送還蜀。」李太后道：「妾家太原，倘得歸老故鄉，實爲萬幸。」那時太原地方有劉鈞佔據，太祖道：「等平了劉鈞，一定如國母之願。」又知花蕊夫人詩才敏捷，便命她即席揮毫。那花蕊夫人雖然屈節臣伏，心中自有許多牢愁，這時就口占一絕道：

看王城上豎降旂，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

太祖看了微笑道：「只有夫人雖是女兒，却有男兒氣概。」孟昶聽了，不勝羞慚，還到公府，有着說不出的懊惱苦痛，病勢便更見沉重。遍請京城內名醫醫治，只是藥石無靈，就在第七天溘然長逝了！李太后見國亡子殞，自然哀痛異常；可是在成殮的時候，並不哭泣，只把酒洒地，撫屍大號道：「你不能爲國家盡力，苟且偷生，留下歷史上的污點，何以見祖宗於地下？我所以不死，只爲了你，希望還有復興的機會。現在你捨我而去，我活着還有何意味呢？」從此她便不飲不食。花蕊夫人苦苦慰勸，總是不依，握着

她的手道：「我決求早死，我死以後，只有你支撐這

一個殘破之家了。」不久也就魂歸蓬島。花蕊夫人只

得忍淚安排後事，她想起了以前在蜀中，何等逍遙自

在，現在做了亡國夫人，真是不勝今昔之感了。又因

想念蜀主之深，便焚香研墨，畫了一幅蜀主的遺像，

掛在宮中，朝夕奉祀。有一天，宋太祖微服出行，趁

便到秦國公府，分付不必通報，逕入內堂，見花蕊夫

人正在對着一軸畫像禮拜，那畫上之人，絕似孟昶，

當下太祖，也不驚動她，等她禮拜完畢，然後慰問她

道：「夫人還想念故主麼？」這一句話，使花蕊夫人

喫了一驚，怕起了宋主的疑心，急忙辯道：「這是

張仙畫像。」太祖道：「是那一位仙家？」花蕊夫人

想了一想，答道：「是送子的神仙。」太祖笑道：「

夫人祀拜他，是什麼意思？」花蕊夫人聽了一愣，知

道說僵了。自己已是寡居，還用得着祀拜送子的神仙

麼？她定了一定神，笑道：「陛下對寒家十分恩厚，

無以為報，只望陛下多福多壽多男子，所以代為祈求

。」太祖笑道：「多謝你的美意。」這樣也就了結了

這重公案。原來五代時本有張仙，名遠霄，遊青城山

得道成仙，花蕊夫人生長青城，知道這一段神話，所

以隨口就拉了過來。可是爲了她的幾句話，後來就說

張仙是送子的，凡有伯道之憂者，都香花供奉，這也

是張遠霄夢想不到的香火因緣了！正是

家破國亡思故主 漫將畫像擬神仙

按：花蕊夫人軼事，散見諸家筆記者有六七則，言其結局，頗有異同，吳之振宋詩鈔選花蕊詩所列小傳云：「後輪織室，以罪賜死。」而他書未見，殆成疑案，故不取。至題葭萌驛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雖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詞未畢，爲軍將催行而輟，後人續之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嫵媚，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而別本以爲全出花蕊手，似唐突殊甚。與口占答宋太祖詩，志概不相類，故亦未收入。情史云：「王師平蜀，太祖聞花蕊名，命別將護送入宮，納之。」今衍爲小說，力爲洗刷，雖無所據，亦所以愛其才而哀其遇也。——烟橋識

### 付之一笑

• 愛梅 •

#### ◇ 聰明的孩子

母親：「孩子！過來和這位新總督夫人接吻。」

喬治：「不，我不來，我不敢。」

母親：「孩子！爲什麼？」

喬治：「父親昨天想和她接吻，還給她打了一下巴掌哩。」

#### ◇ 主婦的吩咐

主人（週末到別處去會他的情婦）：「車夫，開快些，不要脫了火車的班頭。」

車夫：「不要緊啊！主婦會叫我開得慢些的。」



繪侯世盧

圖人夫蕊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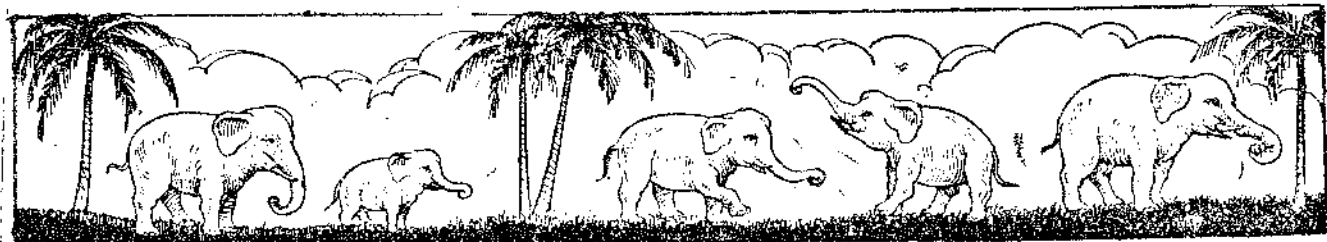
兒！是男一個更無甲，齊解萬人十四知？那得深宮妾在旗，豎降城上君王

夫人 花蕊

..慶重在妹姊三氏宋..

童難問慰





# 宋氏二姊妹

愛萊蘭·海 Emily Hahn 女士原著  
陶 泰 譯

## 第二章 宋查禮的家庭

一八八六年，宋查禮回到了上海，那時候的上海已成了世界上有名的城市。每一個設施都已漸臻歐化，祇有黃包車，古董店，和中國人，還保存着東方色彩。

當時西人聚集的地方，除了教堂之外，大家都喜歡到禮查飯店去；在那裏，他們可以跳舞，舉行宴會。但是中國人却有他們自己的總會，很少和外人交際的。

中西人仕通話，大都是用洋涇浜英語，到後來才有人教子女學習正式的英文。和西人來往機會最多的祇有二種人，一是基督教徒，一是洋行買辦。偶爾有中外集合的宴會，高等的中國婦人是見不到的，她們從來不在社交場中出現的。

有錢的公子少爺們，出門照例坐馬車，馬夫們穿了很華麗的制服，前呼後擁，疾馳而過；這是當時上海最出風頭的一件事。

查禮離鄉既久，未免對於任何事件都感到生疏，反而不如在美國那樣的來得熟悉。他曾經有一封信給他在美國的朋友，說他在吳淞，蘇州，崑山等地傳教。吳淞是他最先活動的中心點，同時他還在一個宗教學校裏教書，在他的學生中有一個人，最近是中國的駐美大使，就是胡適博士。胡博士記得當那位新教師跳上講臺的時候，他那魁梧而矮小的體格，使每一個學生都發出笑聲來。因為當時在中國的教師，大都是修長的身材，文雅和莊嚴的態度，胡博士以為那個新教師一定要被那笑聲窘退了；可是出於意外的，他却神色自若的侃侃而談，因此學生們立刻都安靜下來，同時對他發生了敬仰。因為他實在是一個很好的教師。

當時華南基督教監理會，都在楊亞倫博士的管轄之下。他對於管理的方法有些獨裁，查



禮有一封信內說，有三個人不願在他獨裁下做事，都上日本去了。查禮回國之後，原想立刻去探望在華南的父母，可是楊博士却不許他這樣做，在查禮致南門先生的函中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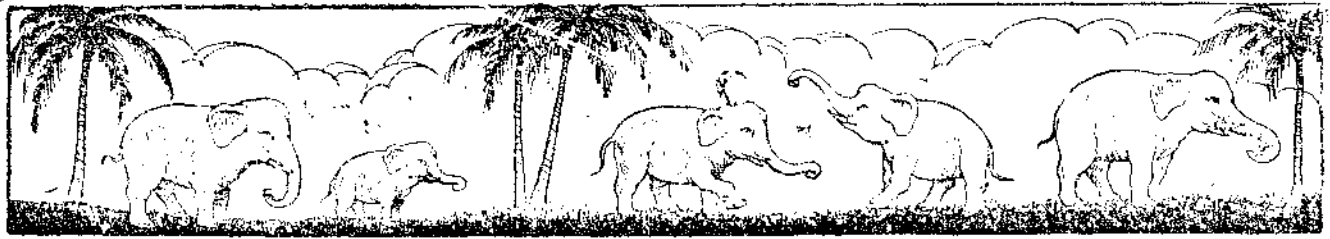
「我還沒有見到我的雙親，楊博士說我或者可以在陰曆新年時期回去一次。我對於現在的情形，很不滿意，但是我一定要忍耐下去。要不然，我的老友們也許要想到我對於監理會不忠實；所以我祇好像耗子般的靜默着。可是再等幾時，我却一定要對目前的情形提出改革。這位上司從來也不肯顧到下屬的情形，從來不體諒我們；我不願在他下面工作——我也想到日本去。」

但這並沒有成爲事實，查禮仍舊是在楊博士下面工作着。這是出於他的意外的，他竟會在回到中國之後吃到了外國人的苦頭。所以他就存着一個「美國是他的家鄉」的心理。這就是後來他的孩子的生活都習於美國化的原因。

提起了孩子，我們要講到他的婚姻上來。查禮回國的時候，年方二十有三，經過了一年左右，他就和倪小姐結了婚，她的芳名叫做桂珍（譯音），她的原籍是餘姚，她父親是一個很有名的學者，同時又精於法律；她的母親是徐文定公光啓的後代。明朝末葉，文定公就信奉了基督教，這樣基督教就成了他們家族永遠相信的宗教。倪小姐從小就很聰明，父母愛之如掌上明珠；三四歲時，就延師授讀。八歲入學，十四歲就進了裨文女子中學，十七歲畢業，課程中最喜歡的是算術，又好彈鋼琴；十八歲時，和查禮結了婚。生子女六人：——藹齡，慶齡，子文，美齡，子良，子安。

現在我們應該稱倪小姐爲宋夫人，宋夫人的希望是把她的每一個子女訓練成能够自立的人，她的教導很是嚴厲。生在現代的人，似乎都以爲訓練孩子應該以他們的快樂自由爲前提，但是從前中國的孩子是不以快樂爲重的。從三四歲起，就要練習看圖識字了。中國的文字有幾千個字，要把它一個個記住實在不是容易的事。

此外尚有禮節，每一個中國孩子都要把這複雜的禮法，一條條記在心裏。古文的習讀是



中國教育最重要的一部份。尙有「對句」一道，也是很重要的。譬如「黑」的對面是「白」，從這上面開始，慢慢地把字加多起來。譬如像「爆竹一聲除舊」，「桃符萬戶更新」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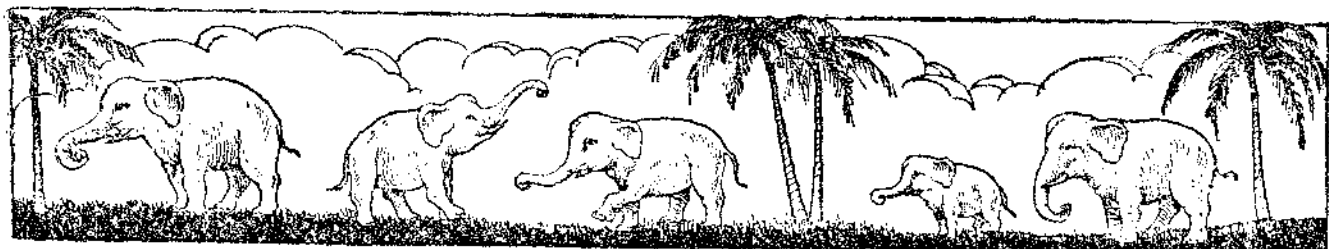
宋氏子弟却不十分重視這些，因為他們的父親並不贊成這些玩意兒，查禮是一個完全美國思想的人，雖然他到了上海之後，也曾孜孜不倦地研習過國文，可是他的思想却改變得很少。他把子女都送到外國式的學校裏去讀書。

他是一個很講實際的人。後來他離開了楊博士之後，他覺得仍有許多事需要改革。他對於中國苦力，像奴隸一般的遭遇很表同情，他決定要把這些地方改善，他就在上海的實業方面從事活動，他就是上海第一個機械經理人，他自己學習怎樣去把麵粉和棉織的機器裝置在廠裏。他就和上海最大的麵粉廠方面熟悉起來，這些麵粉廠是一個姓孫的人辦的，至今姓孫的一族還是中國實業界的重要人。查禮自己也在麵粉廠方面投資，加入股款，這些股票，到現在宋家的人還保存着。

那時候他們認識了孫總理，這使他的前途改變了許多。當時他以為要用基督教來感化中國，他一定要和革命份子有所聯絡。從這時候起，他的一生都在革命方面活動，他是孫總理的代表，組織人，書記，當總理在國外亡命的時候，他還是總理的祕密通訊機關。

查禮的孩子，都把孫總理當作父執看待，在查禮，孫總理是他的一服興奮劑，沒有孫總理，那位美國化的教士會覺得他在中國的生活太空虛，太無同情了。

不久，他開了一爿印刷店，專印聖經，這才把一般懷疑查禮不忠於宗教的人，稍懷疑惑着祕密，祇有總理的信徒能知道查禮的印刷店，是專印革命文件和傳單的。當時沒有一個人敢做這件事，清廷的監視很嚴密，敢露了就有殺頭的危險，但宋查禮却將自己的生命與家庭的幸福置之腦後，來從事革命。他把聖經和這些文件暗地裏同時印行。



每一次孫總理到上海來，總住在他家裏。孩子們都很自然的把他當作家人一樣，他們雖然並不十分注意到將來的中國政治，然而在他們年輕的頭腦中，對孫總理所講述的一切却很感覺到興趣。他們是從中西兩種文化的熔爐中長大的，他們的父親是一個仁慈的父親，可是他們的母親却是非常嚴厲固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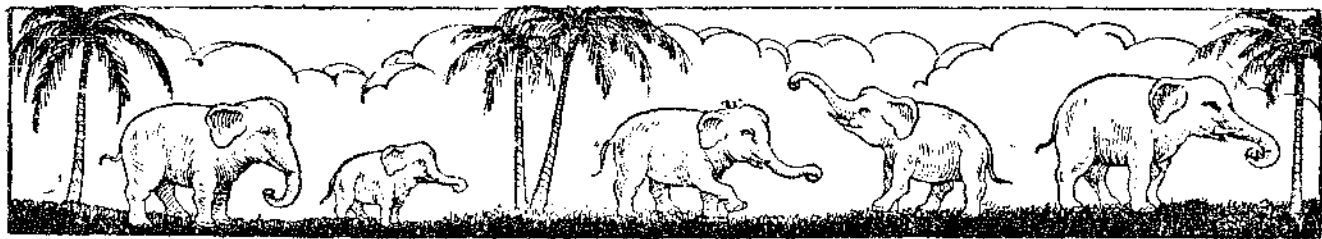
在中國，普通的習俗對父親僅是敬畏而已，一切的瑣事都是和母親商量的。我們聽見過許多關於描寫中國母親的話；諸如她們是自己犧牲自己的，她們是重視禮法的，她們對於治理複雜的家政具有非常偉大的才幹等等，這些話大都是實在的。她們是很想掌握着家庭的權力的。但是因為她們生命範圍的狹小，往往把她的理想發展得太遠。普通的舊式中國太太有一個通病，那就是溺愛子女，把子女們養成了一個依賴父母的習慣，完全喪失了自立的精神。

而宋太太却是新式的中國母親的模範。她的教育子女和管教方法都很好。她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一生樂善好施，最喜歡幫助窮人。

就是在她的家庭教育方法中，她也拿上帝來做孩子們上進的榜樣。她不許子女跳舞，或者從事別種不正當的娛樂，因為那是上帝所不許的。雖是這樣，她有時也感到很難管教孩子。她最喜歡的是慶齡，因為她是這樣的靜，這樣的服從。蕩齡，那最大的女兒，小時候非常頑皮，宋太太管教她費過很多的心血。她把孩子們很早就送到了學校裏，她對子女們不分軒輊，完全一樣看待，女兒還比兒子先出洋。

他們的幼年都在家鄉生長的，可是查禮對於自己的家鄉却非常不滿，有許多上海商人的習俗，使他非常看不入眼。他又生就的直爽脾氣，喜歡當面批評人，於是上海的商人對於那位宋先生，可以說是毫無好感。

由於他的坦白，什麼事都喜歡開誠佈公地辦，說話從不肯隱瞞，所以在許多講虛偽，考究禮儀，不喜歡直爽的人們之前，他是得不到歡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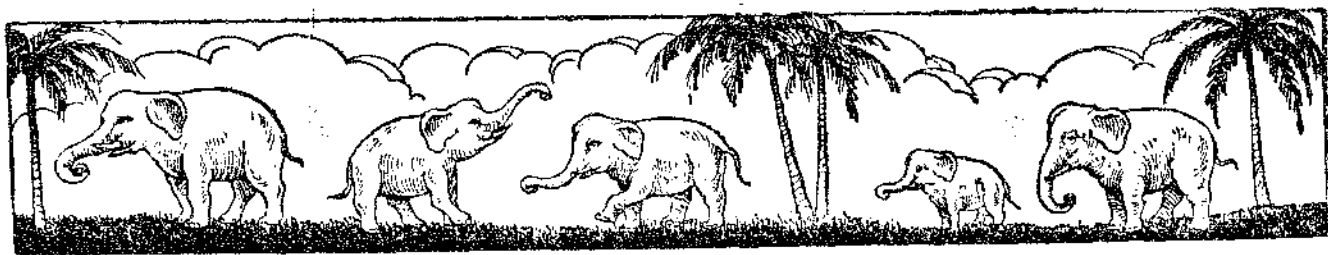
在虹口，他有一所房子，坐落於接近鄉村的一個地點，這是宋氏的另一個特點，他們的朋友都欽佩他們的大胆，敢住到這種冷僻的地方去。現在這屋子還存在着，在上海未發生戰事之前，他們還可以到這屋子裏去收房錢。當時那所房子的前後左右都是青草地，同時還種着許多芭蕉之類的樹木。屋前還有一灣流水。房屋的建築是半中半西式的。天井前面有一道圍牆，那是防孩子們落到水裏去的設備，可是不久孩子們就學會了怎樣去爬過牆頭，在草地上玩耍。

這些孩子們，鎮日的拋磚弄瓦，爬樹落樹，頑皮得不堪，把鄉村裏的居民攪得頭痛，時常向這些孩子們呵斥，可是沒有用。後來鄉人們鬧到查禮跟前來，謹慎的查禮，除了道歉之外，並化了一些錢結歡鄉人們，使他們不再干涉孩子的自由。這樣，孩子們是格外的玩得起勁了。

前面的屋子分成四個大房間：查禮的書房，餐室，一間有紅木傢俱的客廳，一間是西式客廳，裏面有鋼琴沙發之類。房屋是朝南的，上海的房屋大都是這樣的；外面有一個大陽台，他們常常在那裏進餐。後面的房間比較小一點，有樓梯，有盥洗室，這兩間房子都很特別。樓上有四間臥室，一間是父母的，一間是男孩子們的，一間是女孩子們的，一間是客人的。後面有兩間浴室，兩間小間。浴室內裝有精美的蘇州浴盆，外圍黃龍圈子，內裝綠色瓷磚。冷水是接通的，熱水要到下面去拿上來。直到虹口通了電，才用煤氣爐煮水。床都是美國的彈簧床。鄰居們有時來參觀，都說這床對於孩子們的健康是很不好的。

後面的屋子，和前面隔開了一個天井，是供給僕人們下榻，以及做廚房和儲藏室的。在這後面，還有一個很大的菜園子，查禮常常在那裏栽花莖艸，這又是他的特別的地方。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一個學者，一個教士，會像農夫一般地生活着，他的第二步預備做到什麼地步呢？人們更把查禮當作一個怪人了。

查禮吃不慣中國菜，宋太太就變成了一個燒西菜的廚司。在餐室後面有一間伙食房，裏



面有一只爐子，她就在那裏烘麵包，做菜，她不上廚房裏去，她教女兒學習煮西菜，也是在那間伙食房裏。藹齡和美齡現在都能燒西菜，有許多蔣夫人的外國朋友都知道她做得一手好薑餅和蛋糕。可是藹齡——那野孩子，却從不喜歡學習這些。她祇能做一樣菜，那就是燻雞，燒得很好。至於中菜呢？因為廚司都是男人，所以女孩子們也沒有機會學。母親祇告訴她們怎樣去下麵，做餅之類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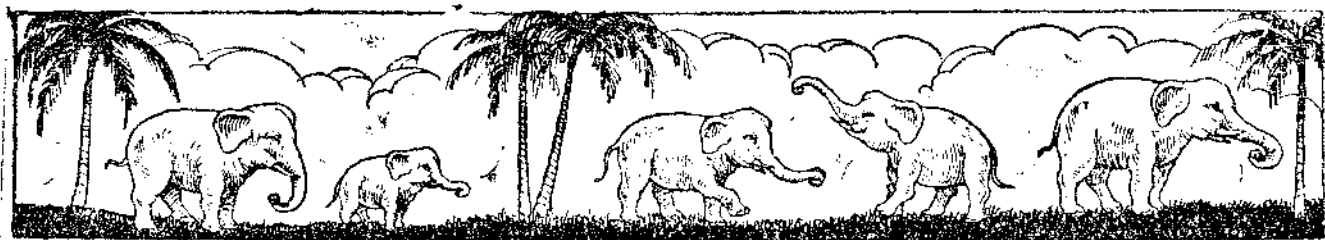
那時候，好女孩子都要懂得一點刺繡，繡成的花，都能像畫出來一樣的精緻美麗。宋老太太自己不大做針線，她大多數時間都費在讀書上面。可是她却要女兒們學習這些，於是就請了一個繡娘（教繡花的女教師）來教她們，她是一個識字的寡婦。藹齡對於這功課，顯得非常的不耐煩，就用戲謔來向那寡婦報復。當然，兩個妹妹也跟着她向那寡婦盡量的開玩笑，那寡婦就去告訴了宋老太太。於是母親大怒，她知道藹齡是禍首，她將藹齡訓斥了一頓，要不是查禮進來調解，藹齡也許還要受到更嚴厲的責罰呢。查禮也很知道孩子們對於刺繡的工作是不會感到興趣的，他婉轉地對宋太太說：做針線要損壞孩子們的目力的。這樣才替孩子們解了圍。宋太太也覺得他丈夫的話很對，可是她祇肯讓藹齡一個人出去，其餘兩個還得繼續學習。至今，孔夫人自己承認，她做不了三針針線。

查禮喜歡唱歌，他的歌喉極好，於是他的子女們對於西洋音樂也發生了興趣。藹齡也擅長歌唱，在暑假中，父女們常常舉行家庭同樂會。

藹齡頗有父風，常和父親在一起。查禮喜歡騎腳踏車，在藹齡十歲的生日那天，他送了一輛腳踏車給她，也許她還是中國女孩子中第一個有腳踏車的人呢！她常和父親一同騎着車子出外，當他們到了南京路外灘的時候，她就在那指揮交通的巡捕的周圍打着圓圈，她的胆小的父親阻止她往往是歸於無效。

在這以前，藹齡的正式教育就開始了！她的早年入學替宋家立了一個模範。這時候查禮在上海，也算是一個有名氣的人了。他的興趣，他的智識，都是幫助他成功的因素。在辛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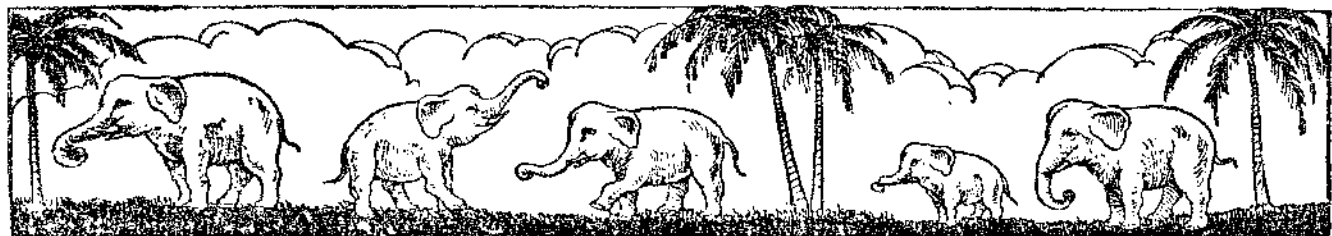
革命之前，人們都已傾向歐風美雨，於是查禮就成了一個很普及的人，基督教徒都把宋氏當作了他們的領袖，人們也放棄了原有的作樂而想到參加青年會。查禮在慈善遊藝會中還做過戲，扮演一個陸軍大臣，來諷刺內閣。他很喜歡孩子們進教會學堂讀書，他以身作則，先把女兒們送到中西女塾，那時候的中西女塾在三馬路。

至今，中西女塾仍是上海最重要的教會女學，三馬路的老房子是拆了，現在搬在憶定盤路上。那時交通不便，從三馬路到虹口，路又很長，藹齡習慣地以慕爾堂的高屋頂為目標，而找到她的學校，這樣就不至於迷失路途。那時候查禮是那邊的星期日學校的主持人，每一個星期日，他一定和他的夫人，還有幾個大一點的孩子一同到那裏去做禮拜。唱詩班由十六歲以上的中西女塾學生組織，藹齡五歲的時候，就跟着父親去做禮拜，每逢歌唱一起，她也跟着哼起來。從這時候起，她就喜歡了中西女塾，雖然宋老太太不贊成女兒這樣小就出去讀書，可是終於沒有阻止這一件事。

查禮帶了藹齡去見校長李却蓀小姐 Miss Helen Richardson，可不可以把一個五歲的女孩子送入校中？李小姐看看那孩子，穿着一條色彩鮮豔的褲子，頭上梳了兩條小辮子，就用英語問她：究竟是不是願意進學校？藹齡也用英語回答她的話，這使那位教師吃了一驚。最後的解決方法，是把藹齡暫時作為一個寄宿生，以觀後效。

這樣，宋家便剩了三個孩子了。整整的一星期功夫，她很興奮地籌備一切入學的事，衣服呀！箱子呀！忙得不得了。這箱子是她第一只私人箱子，黑而有光，可是使她失望的就是那箱子裏雖然把她所有的新衣服都藏了進去——那是秋天的時候，衣服很薄——還裝不滿箱子的邊沿。藹齡堅持着要把冬季衣服都放進去，大人也依着她的話做了。

入學那天到了！藹齡催着父親把什麼東西都預備舒齊，等到要走的時候，她忽然覺得不舒服起來。父親問她要不要再留家裏幾天？藹齡很堅決地說：「不！」一家人都聚在門外送她；她的祖母大不以為然，以為這是一樁殘忍的事，把這樣小的孩子送到學堂裏去！母親也流



下眼淚來了。藹齡說：那時候她已經決定了。可是點心怎麼辦呢？在家的時候有很精美的茶點吃，到了學校裏勢所必然是不會有的。

她母親特地交給她一籃子糖果，一聽牛油太妃糖，一聽朱古力，那是經藹齡特別請求而獲得的。這樣什麼事都齊備了。藹齡穿上了蘇格蘭布的上衣，綠褲子，跟着父親踏上了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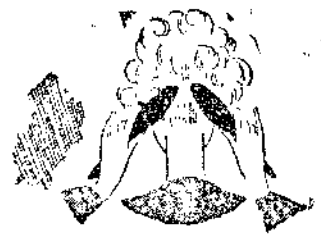
在李小姐的書室裏，查禮和她的女兒道了別。藹齡實在忍不住了，突然放聲哭起來，跳到父親的面前，用手抱緊了父親的頸項，嗚嗚咽咽的說不出話來。她記不起她父親是怎樣走的。那天下午，查禮特地差了一個傭人來看她究竟怎麼樣。這時候她正坐在李小姐的膝上，李小姐正在哄着她。

因為學校裏沒有第二個孩子，藹齡的一級祇有她一個人，由李小姐特別管理，私自教授她有兩年之久。

藹齡成功了學校裏的福星，不久，她也忘記了離家的痛苦。至今藹齡還抱着一種遺憾，當李小姐死的時候，她對於世事還不十分懂，沒有對李小姐表示一點悲痛，現在談起來，她的心中還非常不安。

當藹齡升入第二學期的時候，她到了最難堪的時期，她的乳牙丟了。有一個年紀大一點的學生至今還記得她和藹齡開過玩笑。

藹齡的書桌太高了！她的兩只腳不能着地，上了一小時的課，往往會使她的腳麻痺得不能動彈，因此深以為苦，可是想不出挽救的辦法來。祇有上國文的時候，她沒有這個痛苦，因為讀國文的時候，可以搖頭擺腦，全身活動，不至於有腳麻之虞。還有，她常常吃不飽飯，因為小菜是放在桌子中間的；藹齡人小，籍不到菜。此外還有晚上的寂寞，同學們都在燈下預備功課，她却一個人睡在床上，又冷靜又害怕。晚間的最末一支歌，大家都合唱“*Adieu with Me!*”，至今她聽見這支歌，她的心靈上就會浮起一種莫明其妙的感覺。



# 孤僻的哥哥

苗愛麗

別人有哥哥，我也有哥哥，別人的哥哥怎麼樣我不知道，我的哥哥却是一個很孤僻的人。

我並不是對於我的哥哥有什麼樣的批評。我跟他都生在同一個時代同一個社會裏。也許他的教育是要比我高一些，可是我的教育只和他有程度的區別，並沒有種類的區別。

爸爸和媽媽死的時候，都曾經招呼過他。為我們的家庭幸福計，他應該早一點娶一個嫂嫂，我也應該早一點尋一個伴侶。

我這樣說也許有人以為不應該，但是做一個女子，就應該有創造家庭的責任，這是沒有什麼羞恥的。

然而哥哥不主張這樣做，他不娶嫂嫂。自然，我不能說哥哥對於爸爸和媽媽的意思有所違反。婚姻，本是當事人自主的。

但是，我的婚姻為什麼要他來干涉？

我們這個家庭實在是太枯寂了。我常想着，這到底是誰的家？是他的家還是我的家？是爸爸和媽媽的家麼？可是他們已經死了。我也不能說是我和他的家，因為他是我的哥哥，不是我的丈夫！

我也曾向他說過：請他對於他的婚姻問題早一點解決，他終是不答應。我也曾想對於我自己的婚姻問題早一點解決，他也是不答應。

## 世界趣味

### 你信不信

• 隱現島

立伏尼亞地方有一個大湖，名叫依爾風芹湖。湖中有一個小島，是會忽隱忽現的，大概每年要隱掉一次。在每年十月下旬或十一月初旬，這島就隱沒在湖面之下。到了春季，這島却又重復顯露出來了，其上青草叢生，農夫們常乘着小舟到這島上來割草。

• 永修

• 額上吸煙

從前在歐洲大戰中，德國有一個傷兵，叫作白朗尼，他的額上有一個洞，他能將一支雪茄塞在這個洞裏吸着煙。

• 大南瓜

紐約州吉斯高山地方，克雷保家中，在一九二四年時，產一大南瓜，重一百磅，周圍達六呎半。

在某一個星期日的早晨。我的朋友——吉夫，曾經來訪過我一次，我向哥哥說：「這位是吉夫先生，我的一個朋友。」

哥哥臉上發出一絲兒冷笑，隨便說上兩句話就走開了。當晚，我就問他：「爲什麼緣故這樣冷淡？」

他說：「比這個重大的事還有呢！你不要專門顧及你自己的婚姻問題。」

「我還有什麼問題？」我不禁這樣的問着他，他冷冷的望着我一句話也不說。

我真忍不住了！我說：「我還有什麼問題？我到世上來了二十多年，沒有一點對不住人的地方。我如果不能解決我的婚姻問題，我就對不住死去的爸爸和媽媽，我如果不勸你結婚，我覺得也對不住你。來了朋友不盡情的招待他，便對不住他。解決婚姻問題創造家庭是人類應盡的天職。什麼問題？還有什麼問題？你給我說出來！」

我真忍不住，我的眼淚要流下來了。我向他望着，他還是不說一句話。

「吉夫到底有什麼弱點？」我不禁問着他。

他說：「難道一些弱點都沒有嗎？」

他這話究竟是什麼意思？我真不懂！我們批評一個人，總該指出他某一點不好，不能這樣概括說的。況且，吉夫是我揀選的人，我的歲數也不小了，難道一點辨別力也沒有嗎？我把吉夫的優點告訴他。並且說：

「吉夫是我揀選的人，他有熱烈的情感，深厚的愛！」

### • 人頭球

西非洲梅頓尼地方的野人也會玩足球，可是他們的球是拿人的頭顱做的，當球在滾來滾去的時候，他們並不駭怕。



### • 貓哺鼠

一九一六年時，英國人畢脫家裏，有一頭雌貓收了一隻小老鼠爲養子，還把乳餵那小老鼠，這樣賣續了一年之久，這小鼠纔死去。

### • 出角人

有一種人，他們的外表真可怕得

「情感，愛，你的話未免有一點自私！——誠然的，人類本是自私的動物。沒有自私，又那裏有社會科學？我也不想再說什麼話了。但是他的興致却很高。他說：

「好，我就把你交給吉夫罷！」

「交給吉夫？我難道沒有獨立的人格，我自己不能做我自己的主嗎？我難道是附屬於你的？」我回了他的話，我真是氣極了。

第二天，我很莊嚴的對他說：「此後你雇用一個娘姨燒飯做菜洗衣，我是什麼事都不管了。你應該娶一個嫂嫂。我不能做嫂嫂的代表替你做許多事，讓你雇一個娘姨給人家說閒話！」

這明明地是他一件極其困難的事。他不能明白，他只要我不嫁吉夫，說吉夫是個靠不住的人。吉夫什麼地方靠不住？他也說不出來！

世界上的任何一個人，不能隨便遭人誣讟的。吉夫有什麼地方不好，給我說出來！」

我大聲的向他說着，他不響。我拿桌上的一塊硯台，便把爸爸和媽媽留下的那面大穿衣鏡給打碎了。

他氣的顛巍巍地說：「你……！」

「我不能和你同照一個鏡子，因為你是我的哥哥，不是我的丈夫。」

這話不是我想說的，但是我不能不說，我太不能明白他的意義了。哥哥妹妹在一道住着，大家不結婚！

我走出去，我去找吉夫。我是挾着滿腔悲憤去的。吉夫很可憐我，他邀我去看電影，排遣我的愁思。其實，我那裏有心緒去看電影，

像魔鬼一樣，同時又跟動物一樣，在前額上生着銳利的角，這種人竟被普通人類驚奇了許多世紀。

第蘭古斯是一個頂有名的出角人，不過他已於一六九八年，與世長辭了。



在拉撒地方有一個人，他的前額也生出一隻很長的角，大概有十三英寸長。

在亞非利加有一個人名叫凱富，也生那樣的角。他是一個黑種的宗教信徒。

那時醫學家還缺乏豐富的智識，不能研究人類生角的主要原因。這也

不過暫時的去換一個環境。

從電影院中出來的時候。他却有一點癡呆，原來他在前天會見我哥哥的時候，實在有點心慌意亂。

他說：「前天我會見令兄的時候，話說的太零亂。」

我說：「那是一點也不要緊的，我們做朋友。你不定要我哥哥和你做朋友。」

他說：「因為我們是朋友，不能給他一個壞的印象。」

這話我聽了，真是不免有點好笑。男人都是如此的，在戀愛將成熟的時侯，最怕人家盤問他。一盤問他他就要疑心，到底說真話還是說假話，便不能自主了。這一點，我很了解他。我安慰他，向他說：

「我們不要回想，只要去擬定將來的計劃。回想是得不着多少快樂的。我是一個頭腦簡單的女孩子。我只想幫助你，創造一個快樂的家庭，你在外面工作着，結婚之後，我們如果有了孩子，就把孩子教養成成人，和你一樣的工作着，我就覺得很快樂了。你想對嗎？」

吉夫微微的笑着，我知道他很快樂。

我們都快樂，不快樂的，只有我的哥哥。我覺得爸爸和媽媽都不在了，哥哥又沒有嫂嫂。使哥哥快樂，似乎也是做妹妹的義務，我盡我的義務，我講一個故事給他聽。

這是一個月明之夜。

我們倆都坐在小院中，微風吹在我們的身上，哥哥似乎有些疲倦了。我向他說：「打破鏡子的事，你還記在心裏嗎？」

「不，不記在心裏的。東西的破壞是不值什麼的。只有人的情感

許是皮膚學上的一個奇妙問題，所以有人稱之為一種特殊的皮膚病。

雖然這與動物的生角，有些相似，其實是不同的。若把它的角解剖開來看，人的角都是沒有骨的，而動物的角是有骨的。人類的角有皮膚附着，而且每一部份都有鱗狀的毛叢生着。我再告訴你一件洛第列格奇特的臨診經驗。他診察過一個人角，是生在頭的側部的，伸展到十二吋長，而角的根盤部份竟有十四吋周圍。

### • 一對老鴛鴦

享受最愉快和最長生活的夫婦，要算琪納羅凡與他的妻子賽蘭了。他們二人共同生活了一百四十七年，差不多眼見他們頂愉快的第三次的「金婚紀念」。

羅凡與賽蘭是同生在匈牙利的考密推脫的小村中，又同樣地死在一個地方。羅凡在一百七十二歲死的，而賽蘭活到了一百六十四歲。

這一對年老的夫婦，在他們暮年時，很引起人們的注意，維也納的公爵，也曾去拜望他們過，又曾畫過一

.....

「人的情感？」我笑着向他說：

「哥哥！我說一個故事給你聽罷：——

從前有一個和尚，修了多少年之後，就得了道，得道之後，閉目抬頭，就可以看見神佛。閉目低頭，就可以看見鬼怪，而他自己呢，却仍舊在這個痛苦的人間。

因為人間的痛苦，的確是太多了。所以他就發下宏願，要普渡衆生脫離苦海。

和尚在未發宏願之先，並未將人間痛苦詳細加以研究。既發了宏願之後，就感到這種工作，真是鉅大艱難。所幸他的道行深厚，除去在日間做上許多博施濟衆工作之外，夜間還集合衆和尚講道，使他們對於佛法作更深一步的了解，對於救人的事業，作更進一層的努力。

有一天夜裏，和尚正在講道的時候，偶然閉目低頭，就看見一個很瘦的鬼站在面前，臉上非常難看。和尚想：「這大概是個飽受痛苦的鬼。」他的慈悲心一動，靈魂便出了軀壳，鬼看見了他的靈魂，便返身跑開了，和尚那裏肯捨，於是便也急急追上去。

他們就這樣的跑着追着，從陽世一直來到了陰間。經過了好些地方，到了一所地獄的門口。和尚抬頭一看，那地獄門頭上刻了四個大字，叫做「飢餓地獄」，那鬼便要走進去。

和尚說：「慢，我不追你了！你不要進去，裏面不是好玩的。」

鬼說：「不進去，怎麼能知道裏面的苦。我是進去的，你也跟我來嗎？」

幅他們結婚時的像。這像現在還保存在鮑斯維爾手中。他是拿森李命伯爵的產業受託人。他還保存着這對老夫婦的結婚證書。



這兩個老人差不多是在同一日死去的，時間在一八二五年。那時他們的一百十六歲的兒子和兩個玄孫都送他們的終。

### • 一星期兩個禮拜四

當一一四七年時，教皇歐琴在一個星期五的日子蒞臨巴黎。按照舊例，星期五是禁食日，但這教皇爲了要使民衆狂歡地歡迎他的到臨的緣故，

和尚想了一想，他站在那裏不動，他道這還沒有講完，走進去，也許被他們糾纏着不得出來的。他站在那裏，兩眼望着那個鬼。

那個鬼走到了地獄門口，便停了步，向他說：

「不肯進地獄的，還想救人嗎？」

說着話，那個鬼便大笑起來了。」

「這個故事好嗎？」我問我的哥哥。

哥哥說：「有什麼好！你是意有所指的。」

我就笑起來說：「真的是意有所指。你是那個和尚，我就是那個鬼。結婚便是進飢餓地獄呀！」

我在笑着，哥哥便又氣起來了。

我說：「你不用氣，大家不過是說說笑話。錯與不錯，都沒有什麼要緊的。人活在世上不要太莊嚴。說說笑笑是可以增加生活之力的。我已經是二十多歲的人了！二十多歲的女子，似乎是應該有一個丈夫，有一個家庭。你說吉夫不好，你就給我介紹一個好的。說出他的優點，讓我來比較一下。你不介紹，那就還是吉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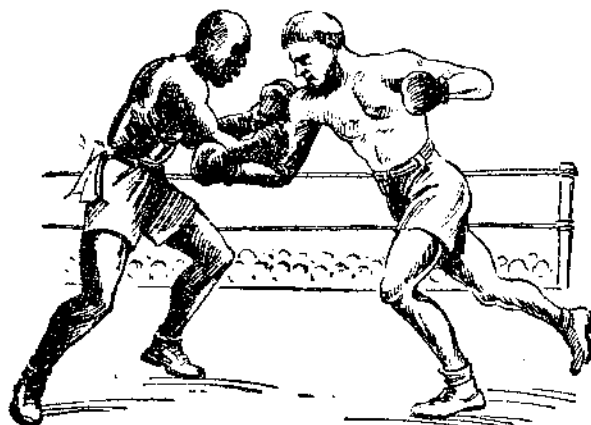
你不要以為女子嫁了人，完全爲的是享樂是沉溺是自私。女子嫁了人之後，至少要經過四個痛苦時期。這四個痛苦時期過完了之後，可憐就要與世長辭了。這第一個時期，我們可以叫他爲琢磨的時期，男女相遇，不一定就處處合式的。譬如吉夫對我一番熱烈深厚的愛。我並不把他看作「真」，却可以把他看作「善」和「美」。他自己也未必把他看作「真」，他之所以這樣說這樣行，無非是要討我的歡心。就憑他這一點討我歡心的「善」意，便埋伏了我嫁後琢磨他的導線。

特下令將禮拜五作爲禮拜四。

於是這一個星期中就有了兩個禮拜四。

### • 長時間的鬥拳

一八九三年四月，在亞林匹克的馬戲團裏，有兩個人舉行拳擊。雙方的劇烈攻擊，兩不相下，足足維持了七小時又十九分。



### • 玻璃蛇

南非洲有一種蛇，身體異常脆弱，祇要輕輕地將它一觸，就會折斷，人稱玻璃蛇。



。女子在嫁前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看她的意中人是不是給了她的導線，並不是什麼「真愛」「假愛」，倘使一個女子說因為有了真愛方纔嫁他，那就有點自欺欺人了？男子是塊美玉，玉不琢則器不成，不磨則沒有光彩。而且這塊玉須得自己去琢磨，自己去琢磨出來的，方纔知道去珍惜他，愛護他，尊敬他，崇拜他。要是由別人琢磨好了，就是到手也不會長久的。這琢磨的時期，還要在少壯時期。在男的一面，個性還不是怎樣的堅定，這就是你所看的浮燥，矛盾和淺薄。正是要利用他的欠缺去琢磨他。在女的一方面，還得利用自己青春時代的容貌和衣服，靈活敏捷的思想和言語使他就範。琢磨就是一件痛苦艱難的事。男子日後成就的大小，全看琢磨的成績怎麼樣，倘使在琢磨時期沒有努力，以後命運之壞就不在天而是在人了。

再說第二個時期，我們可以叫他為生育時期，這更是女子的一個痛苦時期，痛苦的狀況是人人皆知的，更不必細說。而且這個時期也許會比第一個時期長。第一個時期，少則五年多則十年以至十五年。第二個時期最短也要十年的。而且這十年之中，女子還要做雙重工作，一方面養育子女，一方面仍要進行琢磨的工夫，這種痛苦，你也可以想像得到了。

至於第三個時期，我們可以叫他為教養時期，這時期裏孩子已經一個一個長大，就得培養他們的身心的發育了。這時期是需要金錢的，女子那兒來的錢？勢必要在前兩個時期中籌劃着積蓄。男子是要向外發展的，不能叫他過分分心料理這些事，結果女子就不得不將這一副痛苦的擔子，放在自己的肩頭了。替子女籌劃教育，是一重痛苦。

# 大綸綢緞呢絨局

國產綢緞 絲毛織品 歐美呢絨 嗶嘰紗綢 廣東雲紗 名廠布匹

各種衣料 • 大批湧到 • 花色繁多 • 任憑選擇

電話 九五二九

地址 上海南京路

替子女籌劃儲蓄，又是一重痛苦。替子女籌劃婚姻，更是一重痛苦。這些痛苦，一直要延長到二十年之久，是人人都可以看到的。

等到這幾十年痛苦過了之後，就到了第四個時期，那就是攝生時期了。人們經過了幾十年艱辛奮鬥，精神身體便就衰微了。尤其是男子，這時身體康強尤為第一要事。因為男子到了四十五或五十的時候，經驗豐富，事業早也有了端倪。只要身體康健，在百尺竿頭上更進一步，則國家社會家庭是不會不得到益處的。怎樣能使他保持健康？怎樣能使他精神充沛？怎樣能使他身心感覺愉快？那又不是靠進補藥，閉目養神所能奏效，這倒又靠女子的藝術手腕來期達這個目的了。這是痛苦的，這種痛苦也許不為人所了解！……

我一口氣說了這些話，精神真是興奮極了。我向他望望，他的精神似乎格外萎頓。

「我的話說錯了嗎？」

平心而論，我的話是沒有錯，我不能跟着哥哥過一輩子。望他來解決我的婚姻嗎？我為什麼放棄自己的權利？他不能替自己解決婚姻問題，當然也不能替我解決！

他現在正閉着眼，臉上似乎很難看。

我說：「你仔細想一下，女人是有女人的工作，女人工作的繁重，並不較男人對於家國的貢獻為更小。」

「你這是些賢妻良母的話。」

「賢妻良母？」我真有一點懷疑！

「難道社會上不需要賢妻良母？」我說：「賢和良不過是『好』」

南京路中  
山西路口

大

昌

祥

電話九〇  
七〇四號

· 裝新 · 疋布 · 絨呢 · 緞綢 ·

至週待招    觀參迎歡    廉獨價售    多最色貨

的代名詞。既是做妻和母，那就要往好的做。女子難道不要做妻和母？不做，那裏來的家國社會和人羣？」

他有一臉的怒意，站起身來就走了。

我很可憐他，他獨自一人的生活着。

我知道這個問題，不是言語所能解決的，他不能了解我，更不能了解我爲他所費的苦心。我要脫離瑣事的負擔，我替他雇一個娘姨。

娘姨一進門就叫我奶奶。而且是當着哥哥的面。我望他，他也很不安。

我說：「你看，嫂嫂是需要的，明白了嗎？」

他不說話，我就出去找吉夫了。

晚間，我回來的時節，娘姨就向我辭工了。她說：「你家裏我登

不慣，另外找人罷！」

我不能硬求她做下去。只好讓她走了。哥哥似乎有點感觸，他說

明天起，他去住公寓。

我說：「讓我一個人住在這兒嗎？住公寓不要緊，等我嫁了你再

住！」

「你嫁，用不着我！」

「用不着你，你的義務，是替我做主婚人。」

他不說話，便跑到房裏去。我偷偷地去看他，他伏在案上寫，不知寫什麼？

果然，第二天他就走了。桌上丟了一封信。這信是給我的。

這封信，我不敢看，不忍看，不能看，我始終就沒有看。

變色褪色

保證退換

"FREEDOM"  
GUARANTEED FAST COLOURS

標商 註冊

色布之  
首選  
衣料之  
上品  
經洗又  
經穿  
男女皆  
相宜

每碼  
兩碼  
印式  
下有  
保單  
為憑

各大公司網  
布商店均售

信牙印染廠  
總發行所：北京前門外大街  
電話：二一五二



我只預備和吉夫進行結婚，就住在這個房子裏，等着他回來。

他回來過的麼？沒有，他始終沒有回來過。

我知道這件事是錯的，可是我始終想不出我的錯究竟在什麼地方

。我希望有一個聰明的裁判官來宣佈我的罪狀。

我也常和吉夫談，他只是愁眉苦臉的嘆着氣。

吉夫是一個簡單的人物，沒有什麼高尚的理想。他不懂什麼人生觀與世界觀，他只是一個辛勤的工作者，我雖然花了一分功夫去琢磨他，他倒也很容易就範。我們有了孩子有了積蓄。回想到那已往的戀愛，在我們的生命史上佔的地位真是太小了。十幾年的辛勤，只換得我兩人在閒空的時光中一兩聲笑語。我們雖然覺得婚後的甜蜜，甜蜜的生活細味起來，也還免不了有一兩滴辛酸之淚。

我紀念着我的哥哥，更希望他有了一個能幹的嫂嫂，有幾個活潑天真聰明的孩子。也許他的理想比較吉夫高出百倍，他如今的社會地位比吉夫高出十倍。他的功業也許會比吉夫高出千倍。可是就職業方面看，國家的大人物和貧苦的小市民，並沒有什麼兩樣呵！

他始終沒有來看過我，我們的情感破裂了嗎？我看着那面塵封的破鏡，想起他的話來了。

「東西的破壞是不值什麼的，只有人的情感……」

我和他的情感破裂嗎？沒有！沒有！

我和他是同胞，從小就在一起，雖然中間分別了好多年，可是在

我媽死後之第二年起，我們還同在一個屋簷之下一年半。

我謹慎的記下來，以誌心頭的創傷，我生活史上最灰暗的一頁。

# 達豐染織公司

廠址：延平路一七一號

出品種類

直貢呢 橫貢呢 藍色布 羽色丁 嗶嘰綢 府綢 寧綢 花絨 蔴紗 縐紋呢 泰西緞 斜紋布 花布 紅布 黃斜紋

本廠置備新式機器聘請專門技師染織漂白印花整理各種棉布有二十年之經驗研究是故出品精良有口皆碑誠為中國唯一設備完全之染織廠如蒙賜顧無任歡迎

批發所：寧波路三四九號



## 凍結西瓜

顧明道

天氣熱得叫人氣都透不過來，

雲龍先生却兀自伏在桌上揮汗作畫，因為有許多扇面，人家正催索得

緊呢。看他濡墨揮毫，在雪白的扇面上，東一塗西一抹，便現出一層層的烏雲，圍着一條神龍，似乎睜着兩隻眼睛，炯炯地直要射透人的心靈。這是雲龍先生的得意之筆，他仔細地端詳着，覺得滿紙風雲，颼颼然，隆隆然，似乎立刻將有大雷雨下降。

「爸爸！我要吃西瓜！你看樓

上人家又買了一個……」年方四歲的小龍，看見人家買西瓜，就拉着他爸爸的衫角，討瓜吃。

小龍的大哥家駒，也在旁邊附和着說：

「真的，爸爸！天氣這樣熱，我們還沒吃過西瓜呢！」

「今天可算特別熱，爸爸！我們也該買個西瓜來吃吃！」三女兒小鳳是一向爲爸爸媽媽所讚許，說她最會看風色的，這時她也插嘴進來。

「別忙！天快起陣了，大雷雨一來，天氣就涼快了！」雲龍先生鑑賞着那幅墨龍，不覺得意忘形。

「夢話！太陽熱辣辣地，鴨子也烤得熟哩！那兒

有一絲起陣頭雨的光景！」雲龍夫人過來，把他輕輕地一推，叫他看看窗外的天色。

雲龍夫人一低頭，看見了那張水墨淋漓的扇面，才「哦」了一聲，笑起來了。在雲龍先生聽起來，這笑聲中還夾着三分揶揄。

孩子們因爲爸爸青天白日會說夢話，都天真地笑了起來，雲龍先生也只有忸怩地跟着一陣哈哈。

孩子們的絮聒和窗外的蟬鳴，一般地噪得人頭昏，雲龍先生沒心緒作畫了，披了件長衫，挾了幾幀完了工的畫件，往箋扇莊去了。

待到他回來，書架上又多了一包求畫的扇面，雲龍夫人的手裏也塞進了一疊鈔票。

「媽媽！媽媽！前樓又在開西瓜了，他們一會兒已經吃了三個西瓜了呢！你看！現在張媽正在切一個大西瓜！」二兒家驥四女小鸞從後面灶間跑出來，向媽媽報告新聞一般的說着，還伸起了他們的小手拉着媽媽去看。及至瞥見媽的手裏捏着鈔票，都歡喜得跳起來道：

「媽媽！買西瓜的嗎？哈哈！我們也買西瓜！我們也買西瓜！」

雲龍先生把長衫掛在衣架上，回轉臉來呵喝道：

「不許嚷！小孩子這樣嘴饞，人家是做投機發了財，我們比得來嗎？飯都吃不飽哩！還要吃西瓜！」

孩子受了呵責，看看爸爸的臉，又看看媽媽，兩顆淚珠在眼胞裏滾。

「孩子懂得什麼？你對他們發這樣大的脾氣。買了米和煤球，也許可以買一個西瓜回來。本來你也是愛吃西瓜的，如果在鄉下，這時恐怕吃過幾十個了，今年還沒進過門，也應該買一個來嘗嘗。」雲龍夫人對丈夫說着，又看看孩子們和手裏的鈔票。

孩子們聽見媽媽去買西瓜，都不由得嘻開嘴來。雲龍先生也不再反對。

雲龍夫人捧了一個西瓜回來，五個孩子都丟下手裏的玩意，圍着母親又跳又笑。

「什麼事，你們今天這樣的快樂！」雲龍夫人提了刀剛要剖西瓜時，彭家表兄從外面闖了進來。

「吃西瓜！表叔吃西瓜！」孩子們歡呼着。

「這幾天天氣熱，西瓜正貴得很，這一個瓜恐怕要三四塊錢吧？」

「四塊錢呢！」雲龍夫人還在一手按瓜，一手持刀，躊躇着沒有切下去。本來他們商定了吃半個，留半個待洗了澡乘涼時再吃，這時來了客，這樣辦未免顯得小派，便把眼光射向雲龍先生的臉上，意思是問

他怎麼辦。

雲龍先生在家鄉時，歡喜一個人捧着半個瓜，用匙兒慢慢地啣著吃；夫人的主張，他原是勉強贊同的；這時接到了夫人的眼光，正是他的機會，他便說：「你把半個切了片讓孩子們分着吃，還有半個讓我和表兄吃，拿兩把匙兒來得了。」

雲龍先生把半個瓜擺在小几上，和表兄對坐了，每人拿了一把小匙，又各放了一個小碟子在面前，他不管夫人的白眼，在家鄉吃瓜，他是喜歡這樣地排場的。

雲龍先生舀了一片瓜瓢，送進嘴裏，接着却「哎」了一聲。

「怎麼！不好吃嗎？」雲龍夫人正在爲孩子們分配西瓜，自己還沒上口，聽了丈夫似乎不滿意的聲氣，便不快地問。

「味兒倒還不錯，只是溫而不涼，豈不失了吃西瓜的本意。」

「這是被熱氣曠炙了的緣故，大概你們在攤上買來就開，假如在水裏浸一會再吃，就不會這樣了。」彭家表兄吐出了嘴裏的瓜子，表示他的見解。

「這些孩子，見了西瓜，大嚷大跳地，簡直都是炒蝦等不及紅的性子，怎由得你慢慢地再放在水裏浸

「接着雲龍夫人又感慨似地說：「在上海吃西瓜，只是吃個名，怎比得在我們家鄉時呢！」她對手裏薄薄的瓜片，看了一眼。

孩子們却不管好壞，每人抓着面前的西瓜，唏呼唏呼地大吃，還比賽着誰吃得快，誰吃得乾淨，幾乎連皮都一齊啃下了肚。

雲龍先生看着孩子們那種狼吞虎嚥的吃相，不禁望着彭家表兄，敘述他的今昔之感。

「在家鄉時，我們夏天把吃瓜看作和喝水一樣地平常，要吃時，罔裏摘幾個，裝在吊桶裏，沉浸在井裏，剖出來吃時，真是又鮮又甜又涼，一天吃它幾個，又有什麼希罕！即使自己罔裏的吃完了，向人買，一塊錢也買上一大堆哩！我家小鳳，吃瓜最是精靈，瓜瓢不肯吃，全要搾汁水喝，現在是連瓜皮都恨不得吃下去了！」雲龍先生把瓜向表兄面前略微推了一下，舉匙讓着，隨後自己也舀了一塊，放在嘴裏細細地咀嚼。

「吃東西總是在家鄉好，在上海即使出了大價錢，也總沒有我們罔裏現摘的鮮甜。唉！不知那一天再能過到從前的日子！」雲龍夫人一面抹拭着桌子，一面歎氣。

「我也是自小愛吃西瓜的，壞的不吃，要吃好的

，我又編了一本西瓜譜，把西瓜的品，類，色，香，味，都詳細地分析考證，因此家裏的人，都叫我西瓜精……」

「哈哈！西瓜精，爸爸是西瓜精。」孩子們的一陣笑聲。

雲龍先生繼續說：「記得有一次，我和幾個同學賭東，一口氣吃了三個浸得冰涼的大西瓜，吃得和蘇曼殊飲了五六斤冰一樣，動都不能動，像死了一般，明天却又照常的吃瓜，同學們不得不佩服，都稱我西瓜大王。」

「哈哈！西瓜大王。」又是孩子們的一陣笑聲。雲龍先生的話卻不會打斷：「現在別說沒有那末好的胃口，就是吃得下，也吃不起呀！除非做他一票投機生意，發一筆財，單靠這些潤筆之資，正是塞飽肚子，還是勉強，更莫想在家鄉時那種舒服的享受了！」他嘴裏嚼着瓜，含糊地說着，臉上滿現着不勝今昔之感的神情。

彭家表兄聽他說起做投機生意的話，忽然想起了件事來。原來他有一個姓裴的朋友，因為這幾天酷熱，西瓜行市非常俏，一般瓜販，莫不利市三倍，也想合股販運西瓜。姓裴的還有一個朋友姓刁的，對於西瓜是內行，也加入合做，彭家表兄已經加入了一股

。據說像這幾日的天氣，每担可售四五十元，除去開支，還可以對本對利。彭家表兄因此也勸雲龍先生加入一股，趁他們還沒有動身之前。

雲龍先生正把沒有了甜味附着瓜皮的瓢，用小匙兒挨次地輕刨，泌出許多汁液；又找了一個茶杯，把瓜攔在杯上，用小匙柄在對着杯口的瓜殼上，挖了一個小洞，讓瓜汁流到杯裏去，他眼睛對着盛瓜汁的杯子，看它慢慢地滿起來，耳朵却聽着表兄的述說。當表兄勸他合股時，他隨口問道：「一股要多少錢！」說時，眼睛還是望着杯裏的瓜汁，手裏不停地刨着。

「至少一千元。」一杯加糖的西瓜水，放到了表兄的面前。

「我手頭那裏湊得出這許多錢！」雲龍先生又找了一個茶杯，盛着近乎白水的西瓜汁，手裏的小匙不停地活動。

「你說能湊得出多少？不足之數，我借給你就是了，這麼高度的生活，單靠着你一枝筆維持，也就够可憐了！趁着這個機會，賺幾個錢，雖說發不了大財，暫時總可以舒一舒氣，錯過了是很可惜的！況且做得順利，還可以做幾批，暑天剛只開頭呢！」彭家表兄很誠懇地勸說。

「那末你們還有幾天動身呢？」雲龍先生把小匙

一丟，興奮地望着彭家表兄。

「明天晚上我來聽信，後天早上我和裴先生一起走，那姓刁的今晚上就動身了。」

「讓我試試看！」雲龍先生似乎有一點把握，送表兄到門外。

經了一天的奔波，雲龍先生總算張羅到七百多元，還把夫人的一個五百元的定期存摺做了押款。

表兄替他代墊了三百元，湊足一千，三天之後，就運瓜來滬，上海方面的廣告宣傳，由雲龍先生負責接洽，費用就由表兄在股款內提出丟下給他。

表兄動身的一天，天氣是異樣的悶熱，巷子裏叫賣西瓜的，一天要走過幾十個。雲龍先生汗像雨一般地流下，平時遇到這種天氣，他一定要抱怨，累他不能作畫，現在可是心理轉變，他但願天氣能持續着這樣的熱度；他們的西瓜來時，才可以抬高價格，他很高興地在烈日下奔走，爲了接洽送貨和宣傳的事。

在表兄約定來滬的前一天，他借定了電話送貨的地方，電話的諧音是「試試靈不靈」。又聘定了兩位滑稽家，假座大陸電台廣播宣傳，電台電話的諧音是「實在吃不落」，恰好是形容着西瓜的碩大。

雲龍先生憧憬，每天望着那火燄也似的太陽，心裏蘊藏着無限希望。雲龍先生撇下了繪事，把一切都



佈置停當，單等着表兄運瓜來滬，大發利市。

表兄是終於來了，和他們約定的時間，遲延了半天。因爲在途中遇到了意外，瓜船被劫持，費了許多唇舌，又費了一筆很可觀的款子，才得脫險。現在划算起來，成本加重了二成。

雲龍先生陪着表兄，到電台上，知照他當晚就報告，每担售價四十五元。又送廣告到報館裏去，再到送貨處去轉了一轉。回家的時候，雲龍先生在路上，只見天上一朵朵淡墨般的雲頭，漸漸地滲化，加濃，從一角蔓延到半半天，由半半天滲染了整個的天空。一層層濃淡相間的烏雲，有時露出一絲白光，很像一條龍首的輪廓，倒是有些像雲龍先生畫墨龍的意境。颼颼地一陣涼風，把雲龍先生在電車裏擠得被汗浸透了的衣服都吹乾了，身上頓覺一陣爽快。可是雲龍先生的心，却給風吹得像鞦韆一般地搖盪着。烏黑的層雲，障住了他的眼簾，幾乎連家門都認不出。

雲龍先生跑進門，一面連忙脫下被大雨打濕了的長衫，一面連連喊着：「糟糕！糟糕！天也會和我們開玩笑，我們的生意剛開始，它就來搗蛋了！」

「夏天的陣頭雨，一會兒就過了，有什麼大驚小怪的！況且伏天下陣雨，下一陣熱一陣，明天還要熱呢！」雲龍夫人嗔怪着他太沒有常識。

雲龍先生雖然受了夫人的一頓埋怨，心裏倒坦然了。

果然不多一會，雨過天青，雲龍先生自己也覺得好笑，剛才才是白担了一會子憂。

半夜裏，雲龍先生醒來，却覺得枕簾生涼，身上蓋的薄被單，竟擋不住那一股涼意。側耳一聽，却是浙浙瀝瀝地下着雨。趕着起來，把半開着的窗子關上，桌上已淋濕了一大塊。又找了些較厚的毯子，給孩子們蓋上，自己也添了一條夾被。心裏未免又忐忑地感到不安。再聽聽雨聲，已經由漸而驟，嘩嘩地像奔瀑怒潮，雨點打在玻璃上，鉛皮上，叮叮噹噹地像有千軍萬馬，金鐵齊鳴，馳驟而來的樣子。雲龍先生這時轉側枕席，再也莫想入睡，全身就和淋在暴雨裏一樣。

黎明時，雲龍先生稍一闔眼，又給孩子們鬧醒了。他想天也許晴了。但是事實和願望相反，窗外的雨聲，還是潺潺地和鳴泉一般。

孩子們起來，看見院子裏積水成潭，都快樂得拍手大笑，忙着找紙摺船，放在水面上漂浮，連洗臉吃早飯的心思都沒有了。只有雲龍先生夫婦，苦在心裏，愁鎖眉際。

雲龍先生沒精打采地翻閱着報紙，半張報紙，瀉

下了地，小龍檢了起來，瞥見報上有個西瓜，叫道：「爸爸：西瓜！西瓜！」把那印着西瓜的報直往雲龍先生的身上送。他接過來一看，正是自己的大手筆，昨晚送到報館去登的廣告，刊出來了。在西瓜的旁邊還有西瓜大王包退包換等字樣。他看看天，撫摩着小龍身上的羊毛背心，他覺得這廣告，是不會生效力的了。

下午，表兄來了，也是一臉懊喪的神情。

「今天開始送貨，偏偏碰到這種天氣，真是搗蛋！昨晚倒有好幾個電話，叫今天送貨的，可是都在西區水深的地方，今天不能送出，天氣一涼，人家也許要退。而且今天市價已經下跌，如果明天不熱，市價恐怕還要跌呢！」

表兄正說着，忽然飄來一陣收音機裏的滑稽歌唱聲。

「這正是大陸電台在報告西瓜的價鈿。」表兄辨明了對雲龍先生說。

雲龍先生靜默地祈禱着上蒼，快放那炎熾的赤日，出來曬炙大地，幫助着自己發一點小財。不！現在只想少賺一些。可是太陽像躲債的一般，老給你一個避不見面，雖然雲龍先生的條件越來越低，只希望不要蝕本，只希望少蝕一點。

雲龍先生的希望全和事實相反，他的虔誠的祈禱，沒生一些效力。諦聽着電台上的報告，瓜價每天下跌下：：：，四十餘元到三十餘元，又瀉到二十餘元，二十元，却沒有一家公館照顧生意。

試試看：給小龍把羊毛背心脫去，便啊噠啊噠地拖鼻涕。自己試試：把厚布衫換了紗衣，也覺得頸背上涼颼颼地汗毛直站。夜裏想不蓋夾被，換上了薄棉，天氣竟是不熱，一點不熱，像仲秋時候的天氣。

雲龍先生心裏真焦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眼見得自己羅掘得來的一千塊錢，都隨着雨絲兒飄去。不過這麼涼快的天氣，於雲龍先生的作畫倒是有利，況且催畫的函件像雪片，潤資早已跟着他的希望飛去，但畫件却不得不交，他在無可奈何之下，也只得把作畫來消遣。現在只有努力工作來彌縫着經濟上的罅隙。

雲龍先生既忙且愁，沒有幾天，竟憔悴了許多。

「命裏窮來總須窮，拾到黃金變了銅。好端端地想做生意發財了，現在事已至此，只得聽天由命，又何必焦急到這般，急壞了身子倒反不值得了！」雲龍夫人倒是個宿命論者，雖然她有一個存摺被捲入了漩渦，還是勸慰着雲龍先生。

一天下午，表兄來了，還車了十來個西瓜來。

我們這一批瓜，本來不是頂生辣的，偏遇這幾天

下雨潮溼，堆在那裏更易腐爛，已爛了好些個了。反

正這一批瓜賺不了錢，與其爛掉，不如吃了。所以把較熟的剔出，大家分派，你這裏孩子多，我多送幾個給你。」表兄見大家驚異的樣子，就加了一遍說明。

表兄坐下以後，繼續說道：「這兩天水果行大大貶價，我們的西瓜格外無人請教，只有比他們還要賤買來競爭一下，可是這一批生意虧本得着實厲害！要不這樣，資本一個也撈不回。西瓜又比不來別的貨物，可以囤積起來待價而沽，我們只得忍痛犧牲了！」

雲龍先生一抬頭，才要說話，拍的一聲，窗洞裏丟進一份夜報，他且不接話，先翻看報。最觸目的是英美凍結中日資金，從此投機者將大受打擊，物價可趨於正常。

這個可以興奮的消息，在雲龍先生看來，還是一個苦悶，他看了看地下的一堆西瓜，苦笑道：「凍結，凍結，我的資金也被凍結了！」

「喔！你也有錢存在外國銀行嗎？」表兄從椅子上站了起來。

雲龍夫人也覺得詫異，緊緊地注視着雲龍先生。

雲龍先生看了大家一眼，緩緩地解釋道：「我的資金，就是西瓜，這天氣不讓我們的西瓜銷出去，我的資金就不得移動，不是跟凍結一樣嗎？」接着一聲

歎息。

「呵呵！英美凍結中日資金，上帝凍結我們的西瓜，一九四一年真是不平凡的年頭！」表兄也說了似乎算是笑話。

「本來！誰教你不安分地做你的窮畫家，却異想天開地要做起賊來！」雲龍夫人埋怨着丈夫。

這一說激得素來溫文的畫家跳了起來，「這這：是什麼話？」

表兄也詫怪着這位太太說話有些不倫不類。

雲龍夫人仍是那麼溫和地笑着：「你別着急！你們不是想靠投機發些意外的財嗎？投機和偷雞不是諧音嗎？你們投機，非但沒賺錢，反而要蝕本，不是一偷雞不着蝕把米」嗎？偷雞的不是賊，是什麼？」

經雲龍夫人一解說，才恍然大悟，她說的原是笑話，但總覺得有些刺耳。

「你那西瓜譜上，我替你想出了一個新名目，叫做凍結西瓜。」雲龍夫人極盡揶揄的能事，接着她又是一陣嬌脆的笑聲，使雲龍先生也不得不跟着她笑。

孩子們蹲在地下，捧着球形的西瓜滾來滾去，想起前幾天爸爸說人家投機發了財，才吃許多西瓜，現在自己家裏也有這麼多的瓜，爸媽都快樂得哈哈大笑，想是爸爸也發了財了，於是他們也拍手大笑起來。

# 長城牌熱水瓶

晶質瓶胆  
保熱永久



立興長城熱  
水瓶廠精製



晏美君挽了菜籃回家，叫了一聲「媽」之後，她的淚水就像斷了線的珠子，簌簌的流下來了。

她好像是受了極大的委屈，誠然的，在美君的上街買菜一方面看，她的確是有莫大的委屈。她是一個中學生，而且是得過獎狀的，得獎狀的女學生不去唸書，反叫她去買菜，當然她心中的悲傷，又怎麼能不化作淚水流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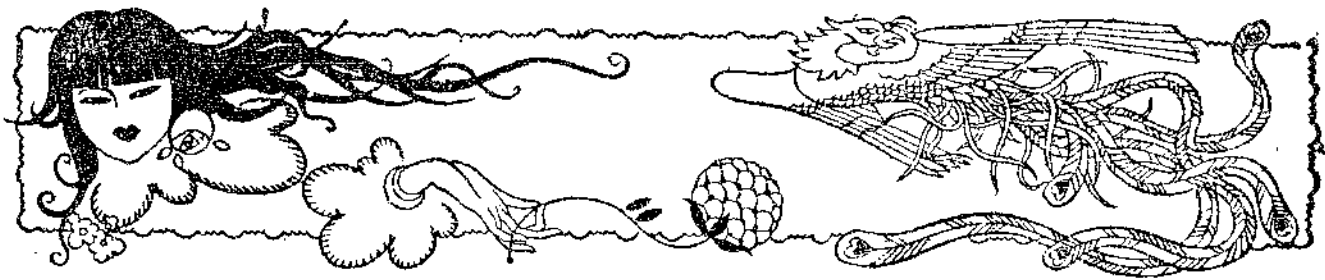
牀上病着的父親便埋怨母親：「也是！你怎麼想起來叫她上街去買菜呢！」母親沒有響，她抱着吃奶的小弟弟，不禁也傷心起來了。她心裏也有莫大的委屈，她的委屈斷斷續續的也憑着悲哀的聲調發出來。

「原是我不好，不該叫她去買菜的。不過我想到你上下牀太不便了。時時刻刻要我扶持你，美君歲數也不小了，服侍你總有一點不便，況且我手上還有一個吃奶的孩子。」她勉強忍着她的悲傷，轉向着美君：

「買菜的事並不低微的，倘使我們家中寬裕，或者是米價煤價照兩年前一樣，我們自然要僱個娘姨，你也可以去唸書了。無如現在這樣可怕的生活……」

說着，她忍不住地又復傷心起來。牀上的父親只微微嘆了一聲，使把身體翻到裏邊。母親却又鼓起勇氣來說：「美君！你不用傷心，明天還是我去買菜，決計我去！」  
「我買！我買！」美君收了淚，很急的回了母親的話。「還是我去！」她堅決地說了這一句，便去料理那買來的菜。

這是一個陰沉的秋天下午，風呼呼的吹着，風裏帶着細雨，越顯得沉悶。他們今天鬧了一早，飯也沒有煮。直到下午晏美君方纔去買一點菜。菜雖買來了，可是這一餐仍舊是非常隨便的。哭吵的弟弟，嘆氣的父親，再加着母親一副愁苦的容顏，真勾起美君無限煩



惱，有飯也吃不下去了。

五點鐘後，鍊生表弟來看他們一次。他身上穿了一件新製的藍布工裝。鍊生表弟是晏美君小時的伴侶，青梅竹馬時節的印象，依稀猶在兩人腦中。因為經濟的窘迫，表弟不敢聯絡這位表姊的愛，只留下這一點通常的拜訪，聊作以前經過的餘波。

這是鍊生表弟心中的思想，但不能向人說。他只想每次去看美君的時節，美君只要報之以微笑，便覺得很愉快。在美君一方面呢？只要表弟來，談笑總是不成問題。但是今天却不對了。鍊生的新衣穿在身上，本來是準備着她誇獎一兩句或是帶笑說一聲「好」的，但所得的結果却是一副愁苦的容顏，嵌了一對無神的眼，那無神的眼中却又飽含了眼淚。

鍊生也覺得受了委屈。他巴巴的從很遠的路跑了來，為什麼受了這樣冷淡的待遇？他想着美君不應該對他有這種態度的，即使在她的爸爸和媽的面前受了委屈！

鍊生是個老實人，他不知道怎樣去體會美君的心意，只知道他每次來看美君，美君總該笑臉歡迎他，只要他沒有得罪美君的去處。

美君為什麼要對他有這種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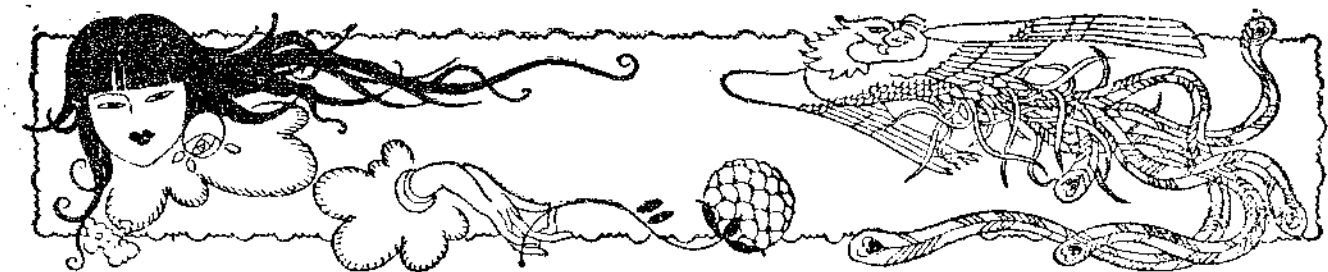
他不高興，美君也不高興，兩人在這不高興之間坐了一刻就分別了。

第二天，鍊生仍去做工。美君仍去買菜，雖然媽說過決意自己去買，可是始終沒有去。美君却因為買菜而改變了她的心情。

「密斯晏！怎麼你自己買菜？」

這是美君挽了菜籃低着頭在行人道上走時，聽見一個人低聲叫她的，她猛然抬頭一看，面上就倏然大紅起來了。因為這是她的同學，以前他們在路上遇着的時候，每人手中都是拿着幾本書的。如今，他仍是拿了書，美君却將書拋棄了換上一個菜籃，她真是有說不出的委屈。她的臉一陣大紅之後，兩眼中的淚水，儘管轉着要流出來了。

「不能啼哭的，這是在街上。」美君這樣想着，竭力鼓起她的勇氣說：「我父親現在



害病，我母親……」

她要說也再說不下去，勉強迸出「再會」兩個字，急急的前走了兩步，眼淚却早已落到胸前了。

她雖然是急急地向前走，步履却始終沒有往常輕鬆，她感覺到那位同學很快的趕上來，她真不敢再回頭看。

「密斯晏！」

第二聲又攪入了美君的耳鼓，這真是使她更爲難了。她覺得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不走，難道自己還有閒暇的心情，和他一談校事？

她不由自主的停了步，頭仍是低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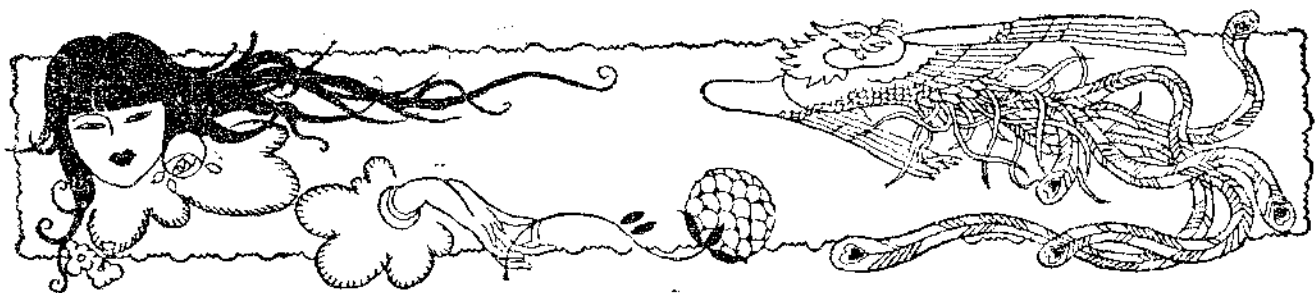
「密斯晏！你停學的原因，我們都知道。昨天班上開了一個會，預備幫你一點忙。我想開會幫忙，只是暫時，與你又有多少補助呢！開會之後，我和張逸儔商量過，如其幫助你一次學費，不如幫助你去找個事，事是長的，每月有薪水，這樣，你便是一個生產的人，免得坐在家裏消費。」

這幾句話的確能打動晏美君的，她對於買菜這件事真是不願再做下去了，她慢慢的說：「可是如今又到那裏去找事，像我這樣一個無用的人？」

「張逸儔肯替你找事的！」

「張逸儔？」美君這樣的自問着。一個少年的印象立刻在她腦內鮮明起來了。他有烏黑光亮的頭髮，大的眼珠，闊的肩膀上覆着極考究的西服，尤其令人注意的，就是那雙極其高貴的皮鞋。

晏美君現在足下的皮鞋，底已經破了好久，修一次要五塊錢，她那裏有五塊閒錢來修？「皮鞋」，她想着，默默地低了頭，從自己的皮鞋看到她這位同學的皮鞋，從這位同學的皮鞋，想到張逸儔是個很有錢的人。



「張逸儔？他……他肯替我找事？」  
美君真有一點不相信。

「真的可以替你找事。他說他姑母要請一個家庭教師，教他的表弟。密斯晏是最適合不過的。就這樣說定了罷，我明天叫他用車子來接你。」

「車子？」

「是啊！張逸儔自己是有車子的，你又何必自己去花錢呢？他用車子送你去，也可以表示一點尊敬教師的意思。」

美君真的無話可說了，在這個情形之下，她沒有理由可以拒絕他。她只覺得難，可是難在那一點，她自己也說不出。

「你的住址，同學錄上有的，是不是仍在那地方？」

「是的。」

「他明天也許自己來，也許我和他一道來。」

說着話，他向美君身上看了一眼，更沒有說出其他的話，便向美君告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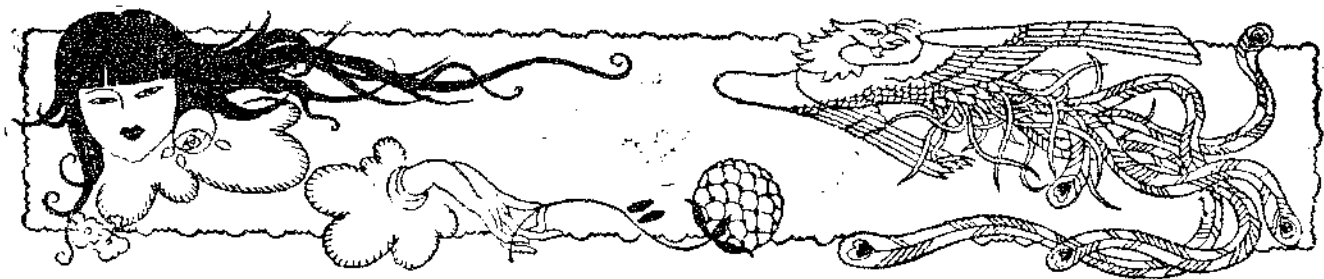
## 二

當晚，晏美君心裏盤算了好幾回，終於在她父親母親面前，把一切經過說了出來。母親非常喜歡，父親的精神也似乎比往常好。美君雖吃了兩碗飯，可是上牀之後，無論如何她都睡不着。她想：「我怎麼會遇着他？恰巧在買菜的時節。」

她想起這位同學是以能唱「鄆塢縣」著名的。他也姓趙，不過不叫趙廉，是叫趙孝存而已。

趙孝存爲什麼肯這樣幫我的忙？爲什麼要和張逸儔商議？她想了半天，却想不出答案來。而她的父母却以爲她已入睡。他倆枕邊的私語却在沉寂的空氣中送出來了。





父親說：「姓張的爲什麼要找美君去教書，我真不懂？美君在學校裏書雖讀得很好，照她這樣的人，社會上多得很呢，我真不懂！」

「也許美君平常和他交情很好呢？」母親輕輕地回了這句話。

「好？一個是年輕的男孩子，一個是年輕的女孩子。況且，他家裏比我們有錢？」父親微嘆了一聲。

母親說：「美君生得並不醜，這是你說過的；她的身材很窈窕，那一雙眼也非常有神采的。」

「但是那破舊的衣衫，破舊的皮鞋，怎樣配坐上那華貴的汽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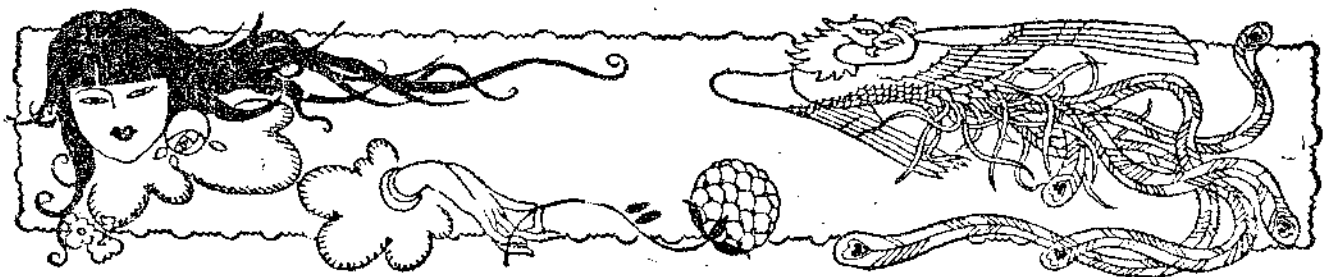
他們不再說話了。美君只覺得臉上非常的熱。她覺得非常的煩悶，翻來覆去睡不着。

他自己也不相信和姓張的有什麼交情。更想不出窈窕身材和神采的眼又和找事有什麼關係。可是破舊的衣履不配坐上那華貴的汽車，却是事實。這事實在她腦中深深的印着。她沒有方法把自己的衣衫變好，因此她賠了好些的眼淚。

窗外有風吹着，父親似乎已經有了鼾聲，美君在牀上，自己也不知道是醒着還是睡着。她像童話中一個天真的窮女孩子，夢裏換上了華美的衣衫，來到了張逸儔的姑母家裏。

姑母的家，正像外國電影裏所表示的華貴家庭一樣。她和張逸儔一同下車，到了那華貴的門前便去按鈴，鈴音響處，出來了一個僕人，穿着非常齊整的衣服，把他們接進了門。進門她便看見一條華貴的地毯，從樓梯下一直舖上去，那高而且大，美麗而且曲折的樓梯上站着一位慈祥的太太，一個天真活潑的孩子，從樓梯上一直跳躍着下來，嘴裏「媽媽——媽媽」的叫着，這纔把美君驚醒了。

她靜靜的聽着，父親的鼾聲已轉沉寂，桌上一個鬧鐘，兀自的搭的搭地響着。窗外的風，不住的吹。細雨打在窗子上，分外勾起了美君種種的愁思。她想不管姓張的姓趙的爲了什麼原因替我找事，鍊生知道了，總是不大高興的。他希望我在家裏，希望他能常常來



看見我的笑容，和我談話。

「到底要不要把這事告訴鍊生呢？」

她想這是瞞不掉的，遲說不如早說。明天我回家之後，就應該寫信告訴他。她繼續想着，此後應該和他格外親密些纔好，我不能使他對我失望。今天他不高興而去，多少對我有點不滿，如果這件事遲告訴了他，疑心當然就要格外來得多。

其實這都是她的過慮，告訴鍊生並不是一件重要的事，重要的事是要晏美君住在家裏，她不能住在家裏，靠信札來維持情感，這維持的力量究嫌太薄弱了。然而晏美君決不如此想，她要寫信。她趁着父母正在酣睡的時節，偷偷地下了牀，開了燈寫了封信給鍊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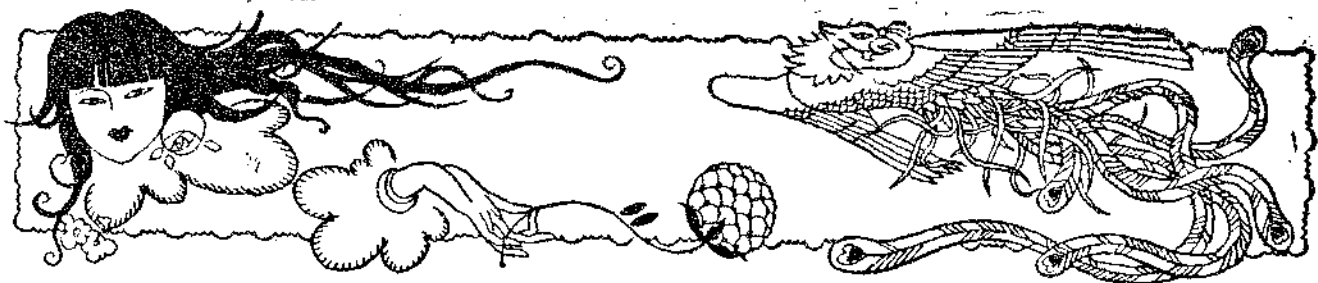
鍊生哥：

昨天你到我家裏來的時節，我沒有好好的陪你談一談，這是一件很對不起你的事，直到現在還在我的心中，覺得倘使我不寫信和你說明，我心中的憂鬱是不會去掉的。家裏的情況不大好，外面物價飛漲着。我常想社會上的人，爲什麼這樣的不平等？對於自己生活努力謀上進的人，反而得不着機會。我常爲這些憂悶着，有時痴呆，有時燥急，有時在無意中冷淡了爸爸，有時在無意中頂撞了媽。那一天，你到我家來的時候，我知道我神經狀態有點失常的，我告訴你這失常的原因，請求你的原諒。

最近，還有一個消息附帶的告訴你，就是我自己已經找着了了一個家庭教師的位置了。我並不是喜歡教小孩子，實在想藉此換一換自己的環境。不過我們此後見面的機會也許要少一些。但是我不希望我不常在家你就不常來，令我爸爸和媽感覺到格外的寂寞。

美君

美君寫到此處，再去聽一聽牀上的父母聲息，他們仍舊熟睡着。她想昨天晚上媽是在我牀上睡的，說恐怕弟弟吵了爸爸，今天，倒又到爸爸牀上去，難道爸爸就不怕吵了嗎！



「爸爸牀上的氣味實在是不好的，而且還掛了一頂帳子。自己牀上沒有帳子，但是牀又太小了一些。」

她想倘使張逸儔的姑母處，要能有個地方給我住就好了。這樣，他們就可以每人睡一個牀，大家都覺得舒服些。她接着想不知自己到底有多少錢的薪水，這第一個月的薪水是要替自己製點衣服，第二個月薪水決計存起來補家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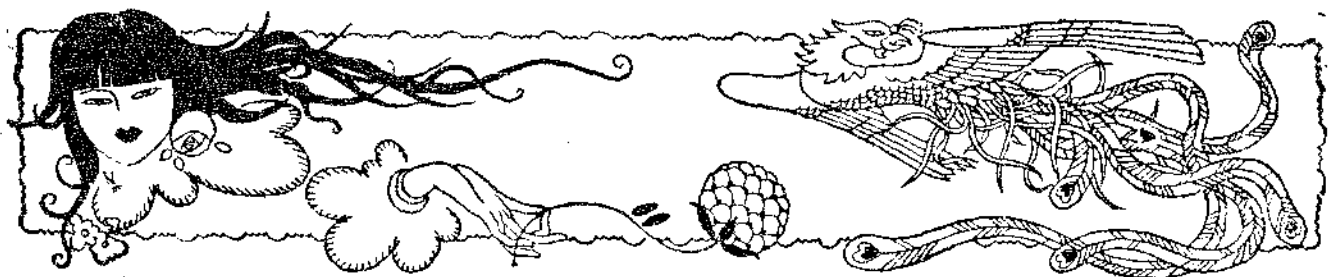
她一逕痴呆的想着，直等到牀上的弟弟哭起來，驚醒了媽，伸頭到帳外向她一看的時節，她纔急急忙忙把信摺起來關燈睡了覺。

### 三

人們的思想每每與事實是不大符合的。晏美君昨天雖然想了許多許多的情境，今天事實所表現的却並不同。這第一個不同處，便是張逸儔並沒有用汽車來接她。來接她的還是趙孝存，他們是坐了人力車去的，去的地方，又不是張逸儔姑母的家，乃是張逸儔的家。張逸儔的家雖然是富麗，却不像電影中那樣的富麗。他家裏沒有那大而曲折的樓梯，只有一個陳設很精美的客堂，客堂中主要的人，便是張逸儔的母親，一個四十以上的婦人，衣衫雖不華美，却相當的整潔。

當張逸儔帶了晏美君和趙孝存見他母親的時節。他母親的第一句話很令晏美君驚異的。她說：「晏小姐倒非常的像金鳳，你姑媽一定喜歡的。」

她招呼他們坐下來，便叫張逸儔去找他的姑媽。晏美君坐在那裏，心中真是非常疑惑。她以為到人家去做家庭教師第一當然是會東家，第二是學生拜見先生，第三是東家指示授課的鐘點及辦法。現在所見的完全不對。在以前她自己一心惦念着自己鞋襪衣衫，恐怕人家見笑。如今她把這些事全部忘了。心上十分的懷疑，為什麼先見逸儔的母親？逸儔的母親為什麼見面會說上這些話？



逸儔出去了一會兒就回來了，說他姑母已經回了家，用車子送美君小姐到她那邊去罷。她母親很贊成，便叫逸儔送她去。這裏趙孝存，就向他們告別，獨自回了家。

美君現在是真的坐了汽車了。但是心中完全沒有什麼衣服配不配的感覺，她只是想着逸儔的姑母還不知是個什麼樣的人？逸儔的母親爲什麼說上那句話。她在車子裏忍不住問逸儔道：「你母親說我像金鳳，金鳳又是誰呢？」

「是我姑母的女兒！」

姑母的女兒，這句話在美君聽起來，倒是很平常。世界上母親總是愛女兒的，人家的女兒長的和自己女兒一般，自然看起來，心裏也是喜歡的。她的心定了許多，她覺得逸儔的姑母是個很慈祥的人。

車子來到了門口，逸儔招待着美君下了車，迎他們進去的人，並不是一個齊整的男僕，乃是一個女僕，這女僕約摸五十多歲，她有很大的一雙眼，嘴部有點突出。她並不是一個可怕的人，因爲她的相貌生得如此，加之年歲很老，便覺得有點可怕。她說：「太太以爲今天晏小姐是不會來的！那知道真的來了。」她笑了一次，隨即將晏小姐渾身上下打量了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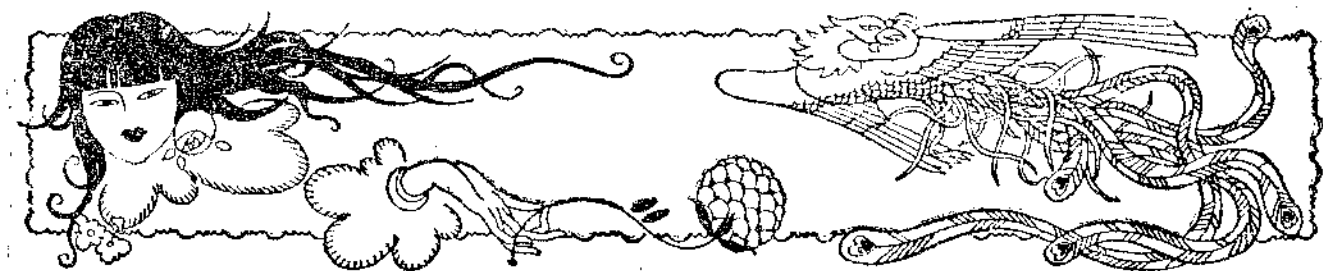
逸儔說：「太太早走了一步，遲一步在我家裏就可以看見。」

「如今她還在客堂裏坐着呢！」

說着話她便引他們進去，美君仔細注意，似乎還不如逸儔家中富麗，也沒有大而曲折的樓梯。進門一轉灣，就是客堂。當他們進去的時候，裏面走出來一個約摸四十多歲的男子，向逸儔點頭笑了笑就出了門。

「這又是誰呢？」美君滿腹疑心着。女主人已經走到客堂門口來歡迎這位女教師了。

女主人的印象在美君的腦內，與她原來的想像也有點不同。她在先以爲是一位慈祥的太太，如今却沒有一點慈祥的印象。最易惹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她的兩顴突出，烏黑的眉



毛下露出很銳利的眼光。她的兩眼是凹下去的，一眼看去，好像是一位深沉的人物，雖然她滿臉帶着笑，但只是令人覺得冷酷，沒有一點和藹的樣子。

她說：「你找過我的嗎？逸儔，我在你家裏得着張先生的電話就趕回的，沒有等着晏小姐。這位想必就是晏小姐？」

晏小姐向她深深鞠躬一次。

「晏小姐，我們雖是今天纔見面，可是我認識你已經很久了。」  
這句話真令晏小姐驚疑不置。

「我在前兩年……大概是兩年之前罷，我看見逸儔那裏有一本年刊，我是從年刊照片中認識你的。請坐罷！」

她把晏小姐招待入了座，掉過臉來向逸儔說：「城市裏我真住不慣，今天我還在和你媽談，我鄉間那所大屋子放在那兒沒有人住，單讓兩個看屋子的人住在那裏是弄不好的。我真想回去，我托張先生去替我看過。今天你大約已經看見他。他……沒有跟你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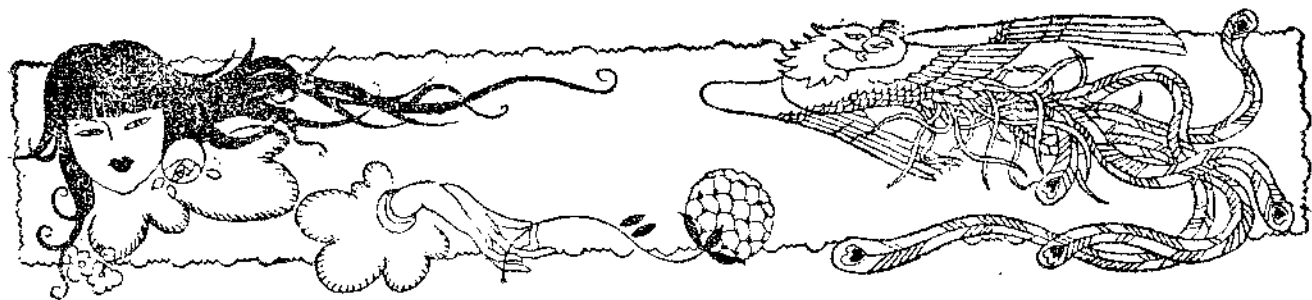
「沒有！」

「不過就是你表弟讀書不便。譬如我們請晏小姐來教，在城裏，她也許肯，在鄉間，也許就不肯。」

她帶着笑望着美君，美君不敢回答她的話。她又說：「我的話說的太急了一些，總要等晏小姐覺得孩子可以教，我們家裏纔可以住。我們彼此也都談得來，方纔可以談到這些話的。」說着她格格的笑起來，笑的聲音，覺得非常刺耳。

笑了一陣，她便領着他們上了樓。嘴裏還一面說着：「晏小姐，你教書的地方是在樓上的。就是我孩子的房裏。」

說着，她推開了那樓上的一間房門。門開了之後，美君所得的印象，只是一零亂一兩個字。牀上几上椅上檯上全是衣服，布，襪子，皮鞋等等雜亂的放着。靠窗的小桌子前，



坐了一個很瘦的孩子。桌邊還坐了一個像僕婦的女人，手中拿着針線在做着帶陪着他。他們一見生客全都站起來，孩子因為身體瘦，兩隻眼似乎特別來得大。

女主人說：「孩子，過來見見先生，鞠個躬罷！」  
孩子很呆板的走過來。

「他叫應鳳，今年纔十二歲。」

「進過學校嗎？」

「沒有。我是不相信學校的，可是我却相信學校裏的先生。」

美君再向那桌上看，桌上只有一個乾硯台，一枝筆，幾個方塊字亂放着。桌角上有一部佛經，一本曆本。女主人拿起那曆本一看，便說：

「後天是好日子，晏小姐要是願意來，後天就開課罷，下面坐。」

說着他們一同下了樓，仍舊到了那客室裏。她說：「後天最好，我還要把那房間收拾收拾，現在實在是太零亂了。晏小姐，我老實告訴你，我生平最怕孩子吵鬧的，應鳳請你來教書，書教得好壞還在其次，最要緊的還是不要他頑皮吵鬧。我想你能上午九點鐘來下午四點鐘去，午飯在我家中吃，照每小時一元計算薪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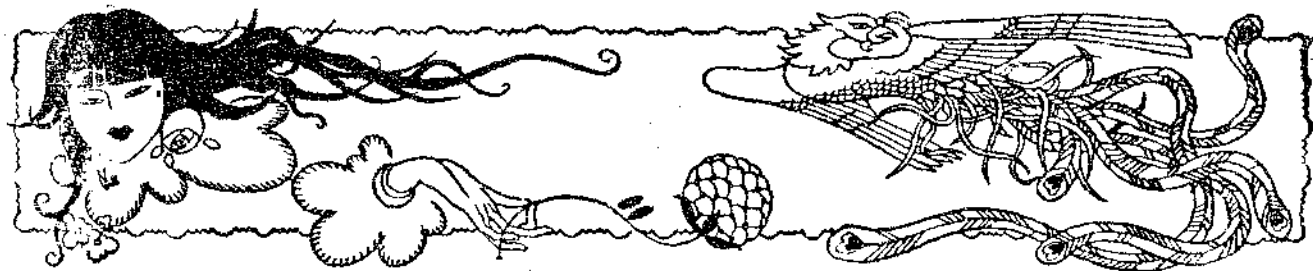
末了一句，美君聽的十分清楚，她想每小時一元，每天有六小時就是六元，一個月的薪金是一百八十元，這個數目在美君的心目中，實在是已經很大了。

女主人的意思，還沒有完，她接着說：「這並不是我的最大期望，我最大的期望是晏小姐能够住在我家裏，晚間替我看看賬。這樣我們每天就作十二小時計算。」

「十二小時計算，就是三百六十元一個月！」美君這樣暗暗的想。

「或者我們還可以依照學校辦法，多一年就加一點薪水。譬如第二年每小時一元半，第三年每小時兩元等等！」

薪水的提起是美君所樂聞的，希望她在這裏住，也正是美君原有的一個幻夢。這一個



幻夢能够實現，美君應該喜不自勝，况且還有這麼大的薪水！無如人們的思想又不如此，希望儘管是希望。如果希望能以不費力就可以現實，對於這種現實，反要生出懷疑了。她想薪水的數目是太大了些，而且增加的也太快了些，這裏面有點反常，好像她今天之來是專為討論薪水的一般，她自恨處世的經驗太少，不知怎樣回答，臉上有點情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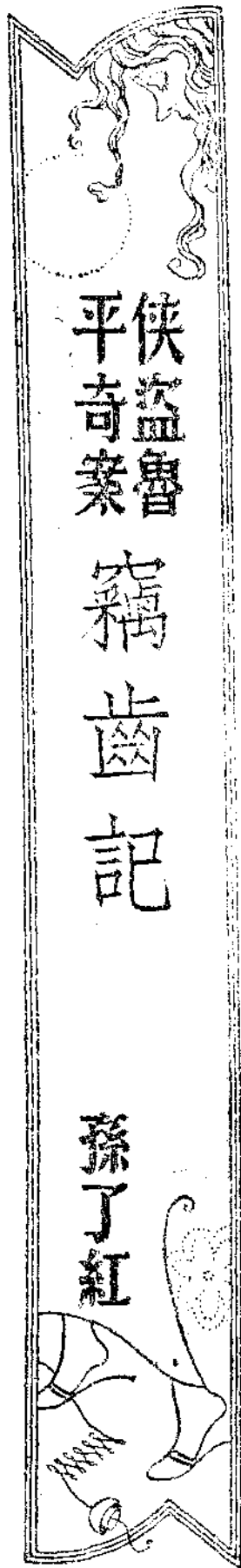
女主人似乎也看出來這一點，她重又笑着說：「說話喜歡過頭，是我生平的一個缺點。晏小姐，我們決定的就是這每天六小時教書的事情罷！其餘的話隨後再談。我家裏除了我和應鳳帶幾個用人之外，是沒有什麼別人的。我們後天見，晏小姐，我們後天見。」晏小姐就在這個逐客令下由逸儔伴着出門上了車，她把剛纔的經過在心中復溫一次，就溫出滿腹的狐疑來了。她呆呆的坐在車中，感覺到這是一個難關。

逸儔倒是很和平和她說了幾句話：「在此地教教孩子的書是行的，要是搬到鄉間，就犯不上，那是太不便利了，而且伯父母也不放心。」

「是的！」  
美君除了「是的」兩個字以外，更沒有說出別的話，車子已經開到她家的弄口。在下車的時候，逸儔說：「後天要不要我來接你？」

「不用的！」  
「那我把他家的住址寫給你罷。」  
說着他從懷中掏出一個極精美的日記簿，扯下了一頁寫了一個地名給她，然後便又開了車門。

「恕我不再送了，伯父母面前替我問安。」  
他們微笑着。逸儔又想起了一句話：「記住我明晚約你和孝存吃飯。」  
他沒有等她回話便上了車，車輪已經轉動，他在車中又向她打了一個招呼，美君直看他的車子轉了灣，方看了看自己手中的字條，知道他的姑母原來是姓黃。



# 俠盜魯平奇案竊齒記

孫了紅

在鄉下人睡夢沉酣的時刻，都市中優秀的一羣，正自努力追求着享樂。

一幕含有幽默性的喜劇，發生在那著名的麗都舞廳裏。

軒敞的廣廳中，樂隊奏着誘人的節拍，電炬放射着惺忪的光線，許多對一池以內的鴛鴦，浮泳在舞池中央，推湧着人工的浪濤。那些豔麗的羽片，在波光一般的打蠟的地板上，錯綜地，組成許多流動的線條。舞池四周，每一個桌子上的每一杯流汗裏，都映射出了各個不同的興奮的臉色。

在這短短的時間，在這小小的空間之中，沒有興衰治亂的觀念，沒有春夏秋冬的季節，這裏沒有昨天，沒有明日。這裏更沒有人世間一切饑，寒，疾，苦的感覺。餓了，有女人的秀色可餐，寒了，有內心的熱火，可以維持體溫。病了，這裏每一對迷人的酒渦，都儲藏着人世間至高無上的萬病適應劑。如果你有苦惱，在姑娘們的淺笑之間，也許你的苦惱，自然都

消失了。

總之，這裏祇有樂，沒有苦。祇有歡愉，沒有悲哀。至少，這裏是人間的暫時的天堂。

這話怕有點語病，也許，以上的鏡頭，僅僅攝取了一個表面。譬如：一個姑娘失去了她稔熟的主顧，未必會感到愉快；一個浪子追求不到他所愜意的對象，這豈不是苦悶？

但，筆者的筆尖，無暇顧到這些。主要的，我祇想把我的鏡頭，移向這舞場的某一個角度裏。

在U字形的舞女座位的末端，一隻紅星們所不屑坐的位子上，坐着一個姑娘，年齡，不過十六七歲吧？面貌不失為秀麗，可是，她像她的同伴一樣，由於過火的化裝，反而失却了真美。這彷彿一朵孤芳的小花，無端被加上了人工的髹漆。

少女的神情，顯得非常蹣跚，分明這新奇的環境，於她還感到不慣。她的烏黑的眼珠，失去了平時的活潑，手足似乎無處安放。一雙銀色鏤花的高跟鞋，



不時在地板上，輕輕地磨擦着。

這是一塊天真無邪的碧玉，新被生活的濁流，捲進了這金色的火坑。同時，她也是這所舞場裏，生涯最落寞的一個。她的芳名，叫作張綺。

音樂又響了，這少女的心絃，隨着洋琴台上的節奏，起了一種激越的波動。如果有人能觀察內心的話，就可以見到她的心理，是那樣的矛盾：在沒有人走近她的座前時，她似乎感到空虛，失望。但，如果有人站立到了她的身前，她的稚弱的心靈，立刻又會引起一種害怕的感覺。

琤琮的樂聲中，一個俊偉的身影，映進了她的眼膜。

此人穿着畢挺的西裝，拖着一條鮮豔的紅領帶。燈光掩映之下，年齡顯得很輕，可是光陰的刻劃，不容人類有所掩飾。如果在白晝間細細的看，便知「青春」的字樣，已決不能加到此人的身上。他的臉部的輪廓，很像銀幕上的一員錫賴斯朋，尤其是口輔之間，一種似笑非笑的神情，更顯得相像，這是一張並不十分討人厭的面孔。

少女舉起羞怯的眼光，急驟地看了此人一眼，心頭有點跳躍。呵，認識的！此人是她自進舞場以來幾個稀有的主顧之一。她記得，在前幾天晚上，她會伴

他跳過幾次舞。

音樂台上，正奏着輕鬆的調子，一個快拍子的狐步開始了。舞池中央，似乎吹進了一陣凱撒司的颶風，許多對輕盈的身體，熱烈而瘋狂地，演出了高速度

的旋律。

這少女顫抖地站起來，伸出她分泌着汗液的手，投給她的主顧。樂聲把這一對舞侶，捲進了人的浪濤中。

少女的步伐非常生疎，這位紅領帶的舞客，似乎也意不在舞。他們的足下，並不受音樂的控制，簡直像在躡着方步。他們幾次妨礙了別人的路線，詛咒的眼光，屢次從別對舞侶那邊投過來，這舞客似乎很節省着他的道歉的句子，祇報以一種輕蔑地冷笑。

一個圈子兜過來了。

這紅領帶的舞客以一種不純粹的溫婉的眼光，垂視着他的舞伴，輕輕地：「喂！張小姐！」

口內的氣息，微風一般拂着這少女的額部，這少女自己覺得她的呼吸，又急促了一點。

「前幾天，你告訴我：你自小就不知道你的生身父親是誰。新近，你隨着你的母親，爲逃難，到了上海。爲生活，進了這舞圈，是不是？」這紅領帶的舞客，不經意地移動着步子。

少女只點點頭，並不開口。過往的辛酸，使她的眉梢緊蹙到了一起，口角有點微顫。

「喂！像你這樣的年齡是很需要愛了。」這紅領帶的舞客，浮上一線輕佻的微笑，他轉換了話鋒：「你有對象沒有？」

一抹羞紅在人工的紅豔中迅速地泛了起來，同時，這少女的狂跳的心裏，開始感到這張不討厭的面孔，變成了可怕。

「你看，我，好不好？」這舞客的口氣，增加了輕佻的程度。

「……………」

「好不好？說呀！」這暴虐的舞客，像播弄洋囡囡似的播弄着這少女。

閃電式的進攻，使這少女增加了肺葉的振動。但是，可憐，她想起了自己肩膀上的壓力，她不敢過分得罪她的主顧，她含淚忍受着這意中的侮辱，努力躲過對方的視線，費了幾百斤的力，迸出了一句話。

「不！我有……」

「哈哈哈哈哈！」

音樂悠然停止了。少女隨着一羣輕鬆的步子，喘息地逃出了重圍。那紅領帶的舞客，挾着一種怪鷓似的得意的笑聲，大搖大擺，踱回他的坐桌。

那裏他有一個同伴在着，是一個橘皮臉的矮子，穿着一襲不配身的西裝，神態很滑稽。他正把一只玻璃盞，湊近他的一撮短髭。

「爲什麼那樣高興，老俞？」矮子放下玻璃盞。

「哈哈！」這拖着紅領帶的名喚老俞的男子，先把視線遠遠向那舞女座中低頭寂坐着的張綺小姐投射了一眼。於是，他嬉笑地坐下來，把舞池中的情形，告訴了這矮子。

「一個殘酷的玩笑！被他的愛人瞧見了，豈不要心痛？」矮子含笑說。

「這女孩子真不錯，難怪那個傻氣的小傢伙，爲了她。發癡似的每晚守在舞場門外。我看，值！」老俞喝了一口蒸溜水。

「他爲什麼不進來呢？」

「進來？錢？」老俞披披嘴說：「那個癡心的小傢伙，他甚至不讓他的愛人，知道他的守候哩。」

「好悲慘的喜劇，可憐！」矮子說：「憑你的能力，難道不能成全成全他們嗎？」

「成全？我得等候我的主顧哩。他們還沒有來嗎？」

「噓！」一個低低的聲音，從矮子的嘴唇上吹出來，他把眼梢飄向了隔座。

老俞隨着矮子的目光，旋身向後看時，隔座的小圓桌上，對坐着一對所謂「摩登」的青年愛侶。男的，真漂亮！可以說是從髮尖漂亮到了足尖。祇是，太漂亮了，未免少了一點男性的莊嚴。女的一個，面貌不能說是極美，但有一種太動人的丰韻，加上刻意的修飾，使他全身的線條，增加了若干的妖媚。尤其是她眼角間所含的蕩意，比較他手指上的幾顆鉅鑽，更富有吸引力。

在這一對漂亮男女的桌子上，不時有許多「饒」與「妬」的眼色，從四週不同的角度裏射擊過來。如果目光就是流彈，那末，這挺摩登的一對也許早已「體無完膚」了。

這情形使這漂亮女人感到驕傲。她把她的甜媚的眼風，向四面飛掃了一周，滿足而又厭惡地，向男的一個說：「我真討厭這個地方，認識我的人太多了。」

「不是爲了小劉那個電話，我也不願意來。」男的應聲附和着，他皺皺眉頭：「奇怪！我現在想起，方才那個電話，不像是小劉的聲音哩。」

這邊桌子上的老俞，回頭看着那個矮子，笑了笑。他低聲問：「我們的貨色，帶來了沒有？」

「帶來啦。」矮子從衣袋裏掏出一個藍絨的小盒

子——這是一個盛放鑽飾的小盒子——遞給他的同伴。

老俞接過盒子，捺開了彈簧的盒蓋，他從裏面取出一個小東西，拈在指間看了一下，匆匆又放回裏邊，他把這小盒子藏進了自己的衣袋，點點頭說：「很好！」

這時候，在更左的一只桌子上，有人在談着社會問題，他們由社會的動盪不安，談到了暗殺事件；再由暗殺事件談到了舞后程茉莉的被鎗殺！

呵！「程茉莉被鎗殺！」這是一個何等動人的題材哪？

這話題似乎具有一種傳染性，它從左側的一只桌子上，傳染到了那對漂亮男女的桌子上，再由那對漂亮男女的桌子上，又傳染到了老俞和矮子的這一只桌子上。

這位紅領帶的俞先生，似乎是一個很優秀的演講家哩。他又似乎專誠在等待着一個適當的題材，好開動他的響亮的話匣。他把這個話題抓到了手裏，立刻和那矮子大談起來。他從程茉莉的被鎗擊說起，聯帶地，又說到一則很動人的新聞——最近一個富商的奇死案。他把那節事情，從頭至尾，談得非常詳細。尤其是他的態度，顯得那樣興奮，正像希特勒先生，展

開了他的演講稿一樣。

下一節的舞蹈開始了，音樂像雨點般的散佈在全場的空氣中。老俞的高亢的語聲，不時穿破了音樂的密網，中間還夾着一個「麒派」的嗓子，雙方一搭一檔，一吹一唱，那是那個橘皮臉的矮子。

隔座，挺漂亮的那一對，並不會起步。他們等着所謂「小劉」，等得正自無聊。在樂聲的交響中，能清楚地聽到老俞這邊的談話。

「喂！那個黃傳宗，你知道不知道？」老俞開始燃上一支烟。

「那是一條頭號米蛀蟲，怎麼會不知道。」矮子像空谷迴聲似的回答。

「這條米蛀蟲，新近拋下了他的米袋，應了老闆的邀請，你知道嗎？」

「這新聞還在報紙上面冒着熱氣哩！據說：他是中毒死的！」矮子說。

「人人知道黃傳宗是中毒死的，但，他是怎樣中的毒？在幾百萬的人口中，恐怕未必有人知道吧？」

「難道你知道？」

「當然！」

隔座挺漂亮的那一對，男子的背部，本是向着老俞的背部。此時，一顆滿塗司丹康的漂亮頭顱，在半

明滅的燈光中，突然發出了閃動。

「你將詳細的情形說給我聽聽。」矮子要求着。  
「這事情有着一個太幽祕的內幕，很像一篇偵探小說哩。」老俞彈掉一點烟灰，他似乎賣着關子。

「快說哪！」

「別性急！要說明這事的內幕，先得把這老傢伙的家庭狀況說一說：老傢伙今年五十歲，是最近從囤積上發的財。他不但囤積米，同時他還囤積女人。他一共有六位太太，第六位姨太太娶到家裏，還不滿三個月。哈！你知道他的六姨太太是誰？」

「是誰呢？」矮子反問。

「說出來，你該起立致敬哩。」老俞俏皮地故意說得那樣鄭重：「她就是這裏三個月前，鼎鼎大名的首席紅星哪！」

「哦！李鳳雲嗎？」矮子說這四個字，完全用的是一「麒社長」在台上賣力時的韻味。

兩道視線從那漂亮女人的眼膜上有力地射上了老俞的後腦。——該聲明的是，射在後腦上的，當然不是媚眼。

這裏，老俞當然不知道他的後腦，已很幸運地遭受到了美人的顧盼。他自顧自的說下去。

「不錯，你猜着啦！」

「那樣火炭一般紅而熱的一個尤物，會嫁給一個籌備五秩大慶的老東西，可怪！」矮子的聲口，有點感喟，也有點嫉妒。

「這正是努力於囤積的效果哪！你想囤米不想？」

「老俞向矮子打趣。」

矮子摸摸他的短髭，笑笑。

「不過，除了金錢魔力之外，這老傢伙追求那個女人，也會費過一番甚大的努力的。這裏面，很有不少笑料哩。」

「什麼笑料？」

「單說，老頭子自從娶了這尤物進門，她有一百樣的需要，老頭子自動會依他二百樣。遺憾的是，有一件最要緊的事，竟絕對無法依從，因此，那個女人，始終還是不滿意。」

「什麼事情不滿意哪？」

「年齡！」

矮子又摸摸他自己的短髭。老俞接下去說：

「爲了那女人不滿意他的年齡，真使這老傢伙感到了極度的悲痛！如果人類的年歲，可以移交到狗的身上，如果有一條狗，肯把這老傢伙過剩的年歲接受過去，我知道他一定肯對這狗，喚一聲爸爸的。」

「舖！」一口飲料從矮子的短髭間噴了出來。

「哈哈！」在別座上似乎有一種陰冷的笑聲隨着輕佻的眼光落到了那對漂亮男女的桌子上。

那個妖媚的女人，眼角中燃燒起了怒燄。驀地，她從她的座位上，婀娜地站起來，她用詛咒的口吻，命令那個男子說：「走！」

漂亮傢伙以一種臣下服從皇后的姿態，立刻應聲站起，他把一件披在椅背上的米色上裝拿在手裏，站立着，伸手插進衣袖，忽然，他又放下上裝，重新坐下。同時，他向這女人投了一個暗示，示意她暫時忍耐。這女人圓睜着媚眼，看看這男人，又望望老俞的後影，終於，她含着怒，領悟似的又頹然入座。

老俞的桌子上，可惡的對白，還在繼續下去。

「你說那個李鳳雲，不滿意黃傳宗的老醜，這老傢伙有什麼補救的辦法呢？」矮子沙啞的聲音。

「補救的辦法，多得很哪！譬如，這女人嫌他的鬚子太長，他便立刻鑽進一家高等理髮館。再譬如，這女人嫌他的牙齒殘缺，不美觀，他當日便踏上了鑲牙齒的椅子。再，女人嫌他頭髮白，他便立刻施以人工的渲染。此外，他再儘可能地使用着種種美容術，例如：維他命劑的面部注射，可以使面容還少。用牛奶和蘋果等東西擦臉，可使膚色光潤。還有，一張特配的 Cream 的方子，可使毛孔縮小等等。」

「忙煞了！」

「沒辦法哪！好得他有一個美容顧問，隨侍在側的。」

「美容顧問？」

「那是他的內姪，名字叫周必康，一個標準小白臉。此人是一位牙醫師，同時也是一家美容院的院長。老頭子爲了要他當顧問，曾在他的滑頭美容院裏，投過一筆資哩。」

「真是不惜工本！你的話，有些過甚其辭吧？」矮子表示不信。

「完全都是事實。」老俞沉下臉色，堅決地。說出來。「矮子忽然覺悟似的這樣說。」

「別忙！新奇的事情，在後面哪。」老俞拋掉他的烟尾，又燃上第二支。

樂隊正奏完了一個拍子的尾聲，舞客們又愉快地紛紛歸向他們的座位。

老俞忽然站起來，和矮子對掉了一個座位。那邊，那個漂亮傢伙，在即刻欲走未走的時候，恰好也和那個漂亮女人，換了一個坐向。於是，老俞的面孔，和這漂亮傢伙，成了劈對，雙方的視線，有意無意地接觸了一下。

漂亮傢伙在這一隻「賴斯朋」式的臉上望了一望，立刻，鎮靜地，舉起他的杯子，杯子裏的黑啤酒，發生了一點波紋。

只聽這邊的老俞，繼續在向矮子說道：

「喂！你總還記得，那條米蛀蟲的死，距今還不

到十天。那是一個星期六的上午，老傢伙坐在一隻舒服的沙發裏，正在讀着晨報。那天的報上，恰好登着一段新聞，預測白米的價格，有高漲到一百五十元以上一石的可能。哈！這真是一個太好的消息哪！老頭子滿足地笑了。可是，這不幸的笑容，還沒有在他臉上站住足，突然！那支燃着的雪茄烟，陡從他嘴角掉了下來。一張新加裝修的臉，變得那樣可怕！頭向後一仰，就這樣的死了！」

「那麼快！」矮子說。

「西醫與他的兒子，差不多是同時趕到的。他的大兒子黃登祿，本身也是一個醫生，而且還是一個著名的法醫。會同檢驗的結果，立刻斷定老頭子的死，是中了一種衰化物——青酸——的毒；並且，他們還斷定，這毒必是當日所中。」

「何以見得？」矮子插了一句口。

「因爲——」老俞眼望着隔座，接下去說：「青酸的毒，是那樣劇烈，當時沾進嘴，是當時就要送命

的。」

「那支掉下來的雪茄烟，怎麼樣？」矮子建議。

「完全無毒。」

「其餘的食物呢？」

「當時在多方面，經過最仔細的檢查。他兒子黃登祿，和其他的醫生，一致承認，在食物方面，完全無可致疑。」

「在米價快要漲到一百五十元以上的呼聲中，這老傢伙當然不至於自動的踏上別一世界的旅途吧？」矮子提高着沙喉嚨，這樣說。

「自殺嗎？廢話！天字第一號的紅舞星李鳳雲，娶回家裏，還不滿三個月，他捨得嗎？」老俞的眼光，經過了拋物線，飄落到了對方桌子上。

隔座四道不甯靜的視線，表面，在無目的地四邊顧盼。實際，這挺漂亮的一對，正以百分之百的注意，在傾聽這邊的談話。

「不是自殺，難道是謀殺？」沙啞的聲音，含着懷疑，但這問句，顯然有點出於做作。

「嘿！那何用說！」老俞口內答話，他的視線，始終不離對方的桌子：「總之，老傢伙的暴斃，許多人都疑惑這裏面必有一個陰謀。但，奇怪的是，無論如何，却找不出那毒的來源。」

「據報上說：老頭子是死在他二姨太太的屋子裏的，是不是？」

「正是。」

「如此，那位二姨太太，當然很有嫌疑哩。」

「不！老頭子的全家，自大太太到五姨太太，連他兩個兒子在內，沒有一個人，懷疑那位二姨太太。可是，她們都懷疑着另外一個人哩。」

「另外一個人？誰？」

「六姨太太！」

這「六姨太太」四個字，說得那樣的有力，只見隔座那個漂亮女人，正用一塊小手絹，在拭去鼻子邊的汗漬。

「呀！你說老頭子是死在二姨太太屋子裏的，爲什麼要疑到她呢？」

「你聽我說下去！」老俞噴掉一口烟：「這裏，我先把那幾位太太們的住居情形，說給你聽聽。老頭子的大，三，四，五，四位太太，她們各佔一個公館。這新娶的六姨太太和二姨太太，合住一個公館。原是老頭子讓她單獨住，也許有點不放心；可是，這位六姨太太的脾氣，又是那樣的壞，她和別位太太住在一起，那一定也住不下去。就中唯有二姨太太最賢德，出名的好人，因此，老頭子特讓她們住到了一起

。實際上，這位李鳳雲小姐自進了門口，老頭子的各個公館裏，早已成了一「六宮粉黛無顏色」的局面。那位二姨太太，雖說住在一屋，但老頭子從來不會在她房裏留宿過一晚。甚至在白天，他也絕對不到二姨太太房裏去。可是，在老頭子暴死前的六七天中，這局面竟改變了。」

「改變？」矮子仰着頭。

「在老頭子死前的幾天，這位六姨太太，每天盡力把他推到別位太太的公館裏去。她說：她不能專顧了自己，却使別人受到寂寞，老頭子對她，原是百依百順的，只能依她的話。所以那幾天，他是輪流住在別的公館裏的。暴死的這天，一早，老頭子先來看六姨太太，原想在她房裏吃一點東西，休息一下。但，這位六姨太太，一定要他到二姨太太房裏去。她說二姨太太太可憐！該去看看她。甚至，老頭子想坐下喝一盃茶，她也不許，老頭子無奈，才到了二姨太太的房裏。」

「奇怪！這位李鳳雲小姐，竟會變得如此的賢慧！」矮子側坐着身子，他也有意無意地，把眼光向這邊斜睨過來。

「是呀！你想……」老俞用拇食二指拈着他的紙烟，向空畫了一個圓圈說：「一個素性悍妒的女人，

會不會無緣無故，一時變得非常和善？她的改變作風，會不會毫無理由呢？再說，在出事的這天，這個奇怪的女人，她不讓那老傢伙，在她房裏吃一點東西，甚至不讓他喝一盃茶。——在過去的幾天中，情形也是一樣——如果，那天她讓他吃了，喝了，那末，後來她該遭受如何的麻煩？哈！她倒真像具有一種預知的能力哩！」

老俞的那張「賴斯朋」式的臉，漸漸增加了緊張的程度；他一邊說，一邊把機關鎗似的眼光，向這邊掃過來。

對方，那個漂亮傢伙，不安靜地，把他的盆子舉起，放下，放下，又舉起。女的一個，正用粉紙抹着她的嫩臉——這已是第八次的紀錄——她不時從小鏡子的邊緣上，溜起她的俏眼，焦悚地，偷窺着四周，看有沒有別的人，在注意着自己。

只聽得這邊桌子上，那個沙喉嚨的矮子，正用附和的口調，把上面的談話接續了下去：

「那位李鳳雲小姐，不讓那老頭子，逗留在她房裏，她又不讓老頭子在她房裏吃東西。真的，她好像預知這老傢伙會突然暴斃哩。」

「她怎麼會預知？而預留這脫卸嫌疑的地步呢？」老俞着意地問。



「好！你把這問題的焦點找到啦！」矮子猛然拍了一下手掌，他引得別座上的視線，圍聚到了他的身上。

隔座的男女，開始不能再維持他們的鎮靜。

這邊的談話，仍在繼續下去，老俞說：

「你說以上的疑點，正是問題的焦點，對！有一位聰明朋友，却躲在幕後，在用心研究其中的癥結哩。現在你先聽我說殯儀館裏發生的事。」

「殯儀館裏又發生了什麼事情呢？」矮子驚訝的聲氣。

「當時，那老傢伙中毒死後，他的屍體被送進了殯儀館。屍身循例經過沖洗，再加化裝。這老傢伙真幸運呀！生前，他爲了女人，會努力注意於修飾；死後，爲便利他追求第二世界中的女人起見，還要讓他體面一下哩。可是當夜，一個滿挾鬼氣的事變開始了。」

隔座的男女睜大了四隻眼。只聽得老俞接說下去道：

「化裝的手術，是由兩個年輕的姑娘擔任的。時候是在深夜了。化裝死人的小室中，四下幽悄悄，燈光那樣慘淡，特異的空氣佈滿了這特異的空間。忽然，在這小室的窗外，發生了一種怪異的呼嘯，先是遠

遠的，幽幽的。繼而，變成那樣近而悽厲！內中一個姑娘，虛怯地指着窗外，她說：她在月光裏，看見了一個黑影。另一個姑娘，偶然回頭一望桌上那張死臉——你想吧，一個中毒而死的死人的臉，當然不會好看的——由於心理上的變異，使這位姑娘覺得那死人的臉也有了變異！同時，窗外噓噓的聲音，更響了——這也許是風聲吧？——在這種情形之下，那兩個姑娘，捺不住從這小室裏面逃了出來。在這兩個姑娘逃出後不到一分鐘，真的！一團漆黑的鬼影，箭一般的射進了這間死人的化裝室！」

老俞真有演講鬼故事的天才！你看，他把這短短的一節事，說得那樣陰森，可怕。尤其，他的眼角裏，含着一種特異的情緒，真像那個銀幕人物「貝錫賴斯朋」，現身於一張恐怖片的特寫鏡頭中。

隔座挺漂亮的一對，他們的精神，似乎被吸引住了。男的，手中的烟，烟灰長了半寸以上，他忘了彈去。女的，舉起她的俏眼，悻悻地，看看那個男的，她似乎要問：「會有那樣的事？」

恰好這邊的老俞，在補充着道：

「殯儀館裏化裝死人，照例，不許家族參觀的，因此，那天晚上死人化裝室中發生的故事，老傢伙的家族們，完全不知道。」

「那團黑影是什麼？難道真是老頭子的冤魂嗎？」矮子這樣問。

「傻話！」老俞斥責着：「世間那有這樣的活鬼！告訴你：這黑影正是那個躲在幕後研究這疑問的聰明人物哩。他溜進了那間小室，立刻，取出一把小刀，輕輕撬開死人的牙關，他再把一把小牙鉗，伸進了這死人的嘴裏。他的手法，非常簡捷而迅速，真像一個熟練的牙科醫師哪！」

「撬開死人的嘴！做什麼？」矮子格外驚訝。

「此人偷竊了死人嘴內的一個牙齒——一個新近鑲上的人造白牙！」老俞把「白牙」兩字，說得特別響。

「怪事！偷竊一個死人的牙齒，有什麼用呢？想打花會嗎？」矮子提出這聰明的問句。

「嘿！你要知道，那大篇的文章，都在這隻死人的牙齒裏哩。」

正說到這裏，陡有一個「鏗鏘」的聲響，與一個嬌叱的聲氣從對座發出。只聽那個女的含怒地說：「你怎麼啦？」原來，一只孟子從一只震顫着的手裏滑溜了下來。大半盃的黑啤酒，潑翻了一桌，酒液飛濺到了那個漂亮女人的耀眼的衣服上。

侍者過來抹乾了這玻璃的桌面。那女人從手提皮

包裹取出了幾張紙幣，隨手拋擲在桌子上，她第二次又從座間焦暴地站起來，她的臉色，變得那樣難看，完全失去了她原有的嫵媚。

那男的舉起他的失神的兩眼，向女的投射着一種央求的眼色，他再把他的視線，小心地在四周巡邏了一下，悄聲向女的說：「鳳，我們再坐一會，聽聽他們的話。看來，他們好像並不認識我們哩。」

女的無奈地坐下去，她把那面小鏡子，遮掩着她慘白的臉。

還好，全場的燈光，又進入了朦朧的睡態，樂聲正奏得緊張，許多舞侶們，在忙着追求他們各個的陶醉，因此，這女人的不安的神色，似乎並沒有人，加以充分的注意。

只聽老俞又用響亮的聲音說道：

「再說，我方才說過的：那位李鳳雲小姐，在老傢伙暴死前的幾天中，她不讓他進她的房，她不讓她在她的房裏吃東西，粗看，她似乎因此而免了嫌疑。細想，那是一個大大的破綻哪。幕後那位聰明人物，却因此而得到了一個把柄。他費了一番打聽，打聽得這位李鳳雲小姐，和老頭子的內姪周必康——那個標準小白臉——爲了接近的緣故，有了曖昧的關係。你記得嗎？那小白臉是一位牙醫師哪！巧得很，那個幕

後的人物，他又探知老頭子在臨死的一星期前，曾托這位周必康，鑲過一隻白牙。那個聰明人物於是乎想：如果那個小白臉的牙醫師，他把那隻人造的白牙鑲空了，再把一些劇毒的青酸，藏在這隻鑲空的白牙裏，這樣，那致命的毒物，豈不是輕輕易易，送進了老頭子的嘴裏？其次，他在這隻鑲空的白牙上，預先開了一個小孔，他再把一些東西——我們隨便猜猜，如留蘭香糖的渣滓之類，那都可以——塞住了這小孔，那青酸暫時便不會從那鑲空的白牙裏漏出來。你得知道，人們都有一種習性，不論是誰，新裝了一個牙齒，由於不慣的緣故，常常要用舌尖去舔，老頭子當然也不能例外。日子多了，那塞住小孔的東西被舔掉了，於是，那青酸自然而然的由舌尖侵入了臟腑。這便是那神祕的毒的來源。這計策的最巧妙的地方是——人知道，青酸的毒一沾上口，就得致命。而那顆牙齒，却是在若干天以前裝上的。這樣，在老頭子暴死以後，如果驗出了是青酸的毒，誰會懷疑到這牙醫師的身上呢？你看，這是一個何等幽祕而又巧妙的設計呀！

老翁這一節話，他的剖解，完全清楚而合理，他簡直把這件祕事的藏結，完全抓住了。

「對！」矮子猛然叩了一下桌子，他把桌上玻璃

盃中的流液，震起了一小片的浪花來。

只見，隔座兩張漂亮的臉，在掩映的燈光下，泛出了兩重死灰色。

他們還在聽這邊繼續說下去。

「我以爲，以上的揣測，完全對了。」沙啞的聲音說：「但是，一件謀殺案子似乎該有一個動機的，是不是？」

「那老傢伙在米糧上，最近撈到了不少。聽說：這些黑顏色的錢，有一部分是交給他的那位六姨太太，暫時保管的。而同時，那個小白臉的牙醫師，却在投機事業上，送掉了好幾十萬。你想，一個滑頭美容院的院長，他那裏來的這麼許多法幣呢？我以爲，這裏面，就隱藏着那個謀命的動機吧？此外，那個討厭的老貨，如果踏進了第二世界，那末，他們這偷偷摸摸的一對，便可以得到一個較坦白的演出了，是不是？我承認以上的話，大部是出於臆測，但這臆測，也許離題並不很遠吧？」

「對！」矮子又拍了一下他自己的膝蓋。

場內的燈光，突然又亮了，這使一切人們在黑暗中構成的種種醜惡容色，完全無所遁形。隔座那個漂亮傢伙，他聽對方的談話，完全聽得呆了。額部的汗，洗淨了他臉上塗抹的雪花。忽然，他像睡夢初醒似

的，和那女的，交換了一個特殊的眼色，他陡從座位裏站起來，女的也隨着站起。她伸手撫着頭，像患着暈船病。

男的抓起上裝，女的拿着手提皮包，這挺漂亮的一對，做出了一個預備「開步走」的姿勢。

漂亮傢伙一邊穿衣，他以一種困擾而兼悚懼的眼色向着對方那條紅色領帶，偷偷溜了最後的一眼。那位新聞演講家恰好抬起頭來，雙方的視線，成了一個正面的接觸。漂亮傢伙似乎忍受不住那兩條無形利劍的侵襲，急急旋轉頭，躲開了這視線。

只見，這一位紅領帶的演講家，忽從自己座位裏站起，雙手插進褲袋，嘴裏吹着哨子，他走過來，就在這男女倆的中間，輕輕移開一柄椅子，撈一撈褲管，悠然地坐下，他向這站着預備走的男女，擺擺手，客氣地說：

「喂！周醫師，李小姐，我們幸會，請坐！」  
這突如其來的局面，使這挺漂亮的一對，完全迷惑住了。他們完全猜測不出，這是一個何等樣的人物？在驚疑中，祇有一個意識，他們感到此人的來意，一定並不善良。

「我們走！」那女人努力維持着她鎮靜的聲音，向男的說。她伸起粉臂，掠着她的鬢髮，一種震顫使

她手指上的幾顆巨鑽，在半明滅的燈光之中放射出了多角度的閃爍。

「請坐哪！有點事情，想和兩位談談，這是並無惡意的。」這被稱為老俞的演講家，似乎能够窺見這男女倆的心事。

奇怪！老俞的話，彷彿挾有一種魔力，使這男女倆，一時不知所措。男的，看看女的。女的，看看男的。他們似乎感到留，走，都不妥當。呆住了！他們在這演講家的兇銳的眼光裏，發現了一種威脅，彷彿說：「哼！你們敢走！」

終於，這男女倆又頹然坐下。

男的，從他的衣袋裏，重復取出他的那雙精緻的金質烟盒，他拈起一支烟，擦了五枚火柴，方始把它燃上。他想拿一支烟，敬給他的奇怪的對方，但他並不會這樣做，他祇把這烟盒，推向了桌子的中心。

老俞自戴開盒取出了一支烟，道一聲謝，仰起頭噴出了幾個圓整的烟圈。

男女倆瞪着眼，在等待他的發言。

「方才我的話，二位都聽見啦。」老俞的眼光，閒閒的從男的臉上兜到女的臉上。

「沒有呀！」漂亮傢伙搶先否認。

「哈哈！周必康先生，何必太見外？」老俞又

放縱着他方才在舞池中的怪鳴似的笑聲。

「究竟什麼事呢？」這牙醫師還想努力躲閃。他的聲帶，起了顯著的變異。

「推開天窗說亮話，我覺得，黃傳宗先生的暴斃，你們二位，似乎多少要負一些責任哩。」老俞向這小白臉，不客氣地開始轟炸。

「什麼？」一種怒懼交併的情緒，迅速推聚到這位周必康醫師的眉尖上，咆哮的聲音，湧到了喉嚨口。這時，他忽覺桌子底下，有一隻纖小的高跟鞋尖，在他腳上觸碰了一下。他抬眼向着他的女伴——那位漂亮的李鳳雲小姐——看看，他忍住了。

「周先生，即刻你聽見的，有一個人，從殯儀館裏的死人嘴裏，偷到了那顆藏毒的牙齒，不瞞二位說，這偷牙齒的人，就是我！」說到「我」字，老俞指自己的鼻子，他接着說：「我想把這牙齒，轉賣給二位。這是我的好意，我想二位，一定是不會拒絕的吧？」

「好意？」醫師瞪着眼。

「我們買了這顆牙齒，有什麼用處呢？」這過去

的紅星李鳳雲小姐，搶着問。

「至少，二位可以少服許多安眠劑。」

「你是誰？」那牙醫想起了這問句。

「我叫老俞，人則俞，人未余，或是一條魚的魚，隨便。逢高興，我還有許多別的姓。」老俞掏出一張名片，授給這位牙醫師。

醫師取過這張名片，眼光方和紙面接觸，他的心，立刻像被一個鐵鎚叩擊了一下。他暗暗呼喊：「倒楣！碰到了這魔鬼！」他把這名片，在震顫的手指間側轉過來，讓那女人看，那女人的眼角裏，同樣露出了駭異！

「那顆牙齒，你要賣多少錢？」醫師無奈地問。

「我知道周先生，新近陷進了一個泥淖，也許你未必有很多的錢吧？並且，一個人殺死一條米蛀蟲，那是代社會除害，論理該有獎勵的，是不是？」老俞體恤似的說。他再把眼光移轉過來，從那女人袒裸着的肩際徐徐看到她的纖細的手指，他說：「李小姐的幾個鑽戒，怎麼樣？」

那醫師未及回答，老俞又說：

「如果這交易成功，我可以代替二位，行一件善舉。新近我打聽得，在十多年前，那位吃青酸的黃傳宗先生，曾遺棄了一個私生女兒在外。最近，這十七歲的小女孩，爲生活，被迫踏上了火山。她除了她的可憐的母親之外，還有一個癡心的未婚夫，從鄉下，追隨到了上海。那孩子姓朱。好像是一個可造的青年

。但他沒有方法，救濟他心愛的未婚妻，跳出這個不很潔淨的地方。這裏面有着一段傻氣而可憐的蘿蔓絲，我想成全成全他們哩。」

這迷惘的牙醫師，似乎並不會聽清這段題外的話，他只覺得有一種被壓迫的怒火，使他忍不住反抗，他說：

「如果我們不買你那隻牙齒，你預備怎麼樣？」  
「哈！那我……有什麼辦法呢？」老俞把嚴冷的眼光射過來。

在桌子下，高跟鞋尖第二次又踢着這牙醫的足踝，只見這位李小姐，她施展出了她以前的外交手段，勉強地嫣然一笑說：「喂！密斯脫——俞，請原諒，我再問一句，倘然我們向你買回那個牙齒，我們會有什麼好處呢？」

「你們可以得到安全。因為除了我，無人知道這祕密。」

「憑什麼保證？」女人問。

「憑我的名片！」老俞堅決地。

「我們的交易，是定貨呢？還是現貨？」這女人居然還能裝成俏皮的口吻。

「現錢現貨，即刻成交。」老俞從衣袋裏，掏出矮子方才交給他的那個紫絨小盒。他開了盒蓋，把裏

面的一個焦黑的白齒，在這男女倆的眼前揚了揚。

「好！」這女人爽脆地說。她向四周溜了一眼，她把她的兩隻纖手，徐徐縮到桌下，等她的手再伸回桌上時，她的指間，失却了原有的熠熠的光華。

三枚鑽戒被裹在一張舞場的賬單裏，輕輕推到老俞的身前。老俞收下這紙裏，謙讓似的袋起，這是他的一貫的作風。同時，他把那隻紫絨盒，鄭重地交出來。那牙醫伸出了顫抖的手，急忙搶了過去，他甚至來不及開盒檢看，就塞進了衣袋。他的一顆心，感到一種沉重，也感到了一種輕快。

「哈哈哈哈哈！」老俞忽然縱聲大笑。男女倆癡望着他，莫明其妙。

「哈哈！周醫師，李小姐，你們真慷慨！」老俞說：「我生平做生意，喜歡向我的主顧說實話。我得告訴你們，方才我說：我到殯儀館裏去，偷竊那個死人的牙齒，那完全是假話。實在，我不過在一家小鑲牙舖裏，化了五毛錢，買了一個白牙。我還得聲明，這牙齒並不會鏽空，並不會開過小孔，也並不會儲藏過任何毒物在裏面……」

「什麼！」老俞還沒說完話，那牙醫跳起來，幾乎以一種猛虎撲人的姿勢，預備揪住老俞的紅領帶。

在這緊張的瞬間，池中一節舞蹈又完。舞客們，

沾着舞女身上的肉香，正滿足地陸續越過這桌子。有幾條視線，輕輕飄落在這三人身上。他們不知道這兩男一女，是在辦些什麼奇妙的交涉。

只見老俞臉上的肌肉，石像似的絲毫不動，他靜靜地，向這盛怒的小白臉說：

「靜些！兄弟！在這種地方，是不宜動火的。」

「你敢欺騙我！」那牙醫咬咬牙說。

「我勸你靜些，那是好意。你也知道的，那位黃登祿先生——你的表兄弟——他對他父親暴斃的疑點，還不會放棄他的調查哩。如果我把我的資料，供給了他，你想，那會發生怎樣的後果？況且，你看——

「老俞旋過身子去，望到他自己的座位上，他說：『我們這位孟興先生，他是一位著名的法學家。我們今晚的談話，他都記錄下了。』」

只見那橘皮臉的矮子，正用自來水筆，在一本記事冊上用心地寫着字。他的態度很莊嚴，望之儼然！

那牙醫師脈絡緊張，還想說些什麼。但那位李鳳雲小姐，慌忙以一種折衝的手腕，打開了這僵持的局面。她又向老俞一笑，笑得那樣甜媚。她說：

「密斯脫——俞，我一向知道，你是最守信義的

「哦！李小姐，看在你這一笑的份上，我再鄭重

允許你，我一定謹守我的信用。」老俞點點頭，也報以善良的一笑。

兩分鐘後，這一男一女，心裏詛咒着「小劉」，偎依着出去了。她們臨去的步子，當然不是舞池裏面輕快的步子啦。

老俞回到自己桌子上，他向這橘皮臉的矮子問：

「孟興，你在寫些什麼？」

「有什麼可寫呢？我在默錄幾個嚮導姑娘的地址哩。」

老俞打了一個呵欠說：「一樁小生意，總算很順利。」

「究竟怎麼一回事？我做了半天的配角，有許多地方，我還不大明白哪。」

老俞笑了一笑，說：「我對黃傳宗的暴死，我也像社會上的羣衆一樣，一直抱着一種懷疑；我不明白那青酸的毒，怎樣會跑進那條米蛀蟲的嘴？」

「後來你是怎樣想出來的呢？」

「在今天以前，我對這疑問，還是茫無頭緒。直到今天早上，我聽人說起：老傢伙在臨死前的一星期，會由那個小白臉，替他鑲過一顆上顎的白牙。於是，我方始虛構了一個牙中藏毒的理想——就是即刻說過的——但，我不知道我的理想對不對？因此，我

冒用了那小白臉的密友——小劉——的名義，打了一個電話，約他們這一對到這裏來。一面，我又托你代辦了一顆牙齒。我特地把我的理想，高聲說給他們聽，想看看他們的反應。不想，他們竟會那樣容易的中了我的計。」

「巧得很，他們恰巧坐在我們隔壁。其實，首領！你真聰明哪！」矮子改變了稱呼，懇摯地讚美着。


「聰明？老啦！」老俞額上浮起了一絲衰頹的暗影。他又隔衣摸着那個珍貴的小紙裏。說：「但，無論如何，那個可憐的小女孩，她也許是得救了。憑這衣袋裏的幾塊小焦炭，我想使那女孩，補受一些較高的教育哩。」

說時，他把一種同情的眼色，從白熱而狂歡的人羣中穿射過去，落到那隻畫圈圈的位子上。只見那位張綺小姐，依然低着頭，枯寂地坐在那裏。

「首領！你的辦法不錯！」矮子順着老俞的目光，望望那個天真的痛苦的女孩。

「今天是消遣過去了，明天呢？」老俞把兩臂向上伸直，像演八段錦似的伸了一個鬆暢的懶腰。他說：「這裏是沒有明天的！喂！孟興，我們怎樣度過這長夜？再跳一回好不好？」

台上音樂響了，他又打了一個呵欠。



## 上海華豐染織廠

出品

織花線呢

士林色布

學生布

條子府綢

素府綢

校服布

藍色布

漂白斜紋

元色斜紋

嗶嘰

健美呢

條素絨

縐紋呢

大眾布

商標

醒鐘

華豐

美球

月美

健美

大諸

女學生

團圓

撲蝶

總務處 上海天津路四二六號  
 電話 二九〇三 九一四六 掛號電 五八四一



# 狼虎的會同憶

野蜨陳

丁慕老說：蝶衣要我寫小品，因為看見瘦鵑的一樂觀一上有刊載着。其實呢，那是老墨卷，並非現貨。如今老了，說不上那些旖旎的話，就寫也寫不好，所以一直沒有寫。

前幾天在慕老家吃酒，遇到蝶衣，這回真真逃不過了。回來準備寫，可巧又病了！一直到今天，病中真覺得忙，又要看醫，又要吃藥，又要發熱，更沒有功夫替蝶衣寫文字。便想起了我和瘦鵑慕琴的一些前塵影事，把支鉛筆在枕頭上，胡亂的寫下來。從前詩人的大句可以愈瘡疾，這篇小文或者可以醫傷風。

我十七歲到上海，第一晤面的，就是常覺，慕琴，和瘦鵑，我們都靠着筆拿稿費，常覺已是三十歲的人了，我們三個不怕噪，確都是年少翩翩，可以稱得璧人；在見面時，都暗地裏自己驚了一下，不料世界上還有這樣的一個美少年！

不過我們三人個性却不同，慕琴是個樂天者，瘦鵑是個憂鬱者，我是一個「無所為」。直到如今，老了！但我們三個脾氣還是如此。

那時節我們都是影迷，最初看電影是泥城橋「幻仙」，後來高升到虹口的一「新愛倫」。常覺和我們三人輪流做東，風雨無阻。這時在電影裏發現一個小丑，大皮鞋，小鬍子，我們覺得他的戲不是笑料，而是眼淚，就大家公認他是電影裏惟一哲學家，將來必定紅，那就是卓別麟。

因為坐黃包車看影戲，時間真不經濟，往往不及回家吃飯；吃了飯出來，又看不到影戲；就發起每逢禮拜六，先在一家小館子吃飯，吃了

## 綸華染織廠

廠址：上海海防路五五八號  
電話：三八九五二  
三九二三四

雙銀金紀念塔杯  
雙銀金紀念塔杯  
鮮色澤  
保不退色

防雨斜布  
各色細布  
卡其斜布  
標準色布  
漂白細布  
安安藍布  
納富妥布  
陰丹士林布  
精質  
經久耐用

發行所：寧波路四四六弄五號  
電話：九四四六四  
九六五二三  
電報掛號：九四四六

再去看，這就是狼虎會；而發祥地則是四馬路民樂園。

因為狼虎會的發起，獨鶴，小鵝，倚虹，清馨，還有我的父親天虛我生都加入了。會裏笑料百出，幾乎可以造成十部辭典，這狼虎會到現在影子還是存留着，而會員的死亡率就超過了四分之一。

第一窮死的是畢倚虹，倚虹一支筆，真可稱得驚才絕艷，可惜錦繡的文字煮不了飯，他生生的為窮逼倒了！生病在貝勒路恒慶里，幾個兒女圍匝他，藥罐子書本子壓着他，他握着一個個老友的手，噙着一胞眼淚，去了！人間第一傷心的死別情況，除了蘇玄瑛就是他。

第二窮死的是江小鵝，小鵝他有漂亮的世家，漂亮的交際，漂亮的藝術，但是救不了他的窮，他為窮奔走了一世，一直走，走到雲南，替龍雲劉湘做銅象，住着平安第的花園洋房，每天價高朋滿座，抵掌酣歌，人家都以為他富了！誰知他還是窮。他願意有了錢給朋友用，不願意坑。西南的天氣不好，醫生更不好，藥比醫生更要不好，一場傷寒，就將這信陵脾氣孟嘗肝膽的江小鵝，叫醫生，藥，生生地送入了枉死城。

第三個故世的就是我父親，八一三一場戰事，將他老人家送到四川雲南，天南地北的兜了一個圈子回到上海，在孤島裏生起病來。他老人家是個達觀者，他知道自己的生死，在彌留的前一天對我們說：「我明天十點鐘去了！我本來是名士身，如今還為名士去；生死是一解脫，你們不要哭，只要將我的遺著，都印出來，就是盡了你們做子女的心。」到了上午十點鐘，他老人家真個微笑地走了。

光陰真快呵！一霎眼如今已是兩年，無父之痛，久而愈深，我又怎麼寫呢？

# 大緯印染織造廠

製造廠：康腦脫路一二九九號

## • 出品種類 •

絲羅緞	金剛呢
縐紋呢	帆布
棉格嗶嘰	直貢
素府綢	儉美呢

十二磅細布

十二磅細斜

十一磅細布

七千號細布

九磅絨布

十三磅絨布

十六磅絨布

## • 商標名稱 •

金鳳圖	紅金鳳
綠金鳳	紫金鳳

批發所：寧波路三四九號



# 太平天國史料鉤沉

魏如晦

## ——校本獨秀峯題壁詩（下）

堂堂練局敞朱門，（注：朱伯韓侍御總辦團練，設局於家。）別有三峯屹立尊。（注：陳桂舫鄒

善甫宋述之三孝廉，在局襄辦，氣象頗得。）禦敵也會驚虎勇（盾作禦寇無謀爭鼠竊），持籌祇欲效

（盾作得路即）鯨吞。井蛙團坐（盾作競的）官私語（盾作話），穴（盾作隊）蟻聞腥盡（盾作羶暮

）夜奔。堪笑重圍城下（盾作圍城剛一）日，旗鎗收拾渺無痕。

盾注：朱伯韓總辦團練，陳桂芳鄒善甫宋述之三孝廉幫辦，富戶捐輸，競肆侵吞，請託不絕，門庭如市。

團聚何難復（盾作無須仗）遠鄉，省垣門戶急（盾作慎）隄防。文人各處登壇拜，（注：城中諸

庠生，皆登城守禦。）（盾作競獻平戎策）稚（盾作豎）子權教（盾作爭傳）禦侮方。桂管營屯（盾

作周圍）看比翼，花名輪轉似迴腸。（注：居民守城，按戶抽丁，閱日更替。）青錢輸得毛詩數，（

注：每日每民，給錢三百，由團練局核發。）笑煞

諸君半入囊。（注：諸局董開銷，每勇口糧三百，及發給各勇，則一半而已。）

盾注：城上垛夫，以幼童充數，練勇數日給制錢三百文，紳董剋扣其半。

度支隨處置糧臺，用似泥沙亦可哀。當道（盾作巨帑）幾會償（盾作歸）實用，掌（盾作長）官

惟有給（盾作各自積）私財。憑（盾作虛）空樓閣由（盾作憑）心造，依樣葫蘆任（盾作信）手栽。

可（盾作最）惜帑金（盾作金錢）千萬出（盾作計），簿書虛冒一篇開。

盾注：大營附近，娼妓優伶，鬻販古董者，羣集支領帑銀，都非實用。

請纓半是牧豬奴，氣趾高昂類總（盾作貴介財翁意氣）殊。貂尾影斜看錯落（盾作雙飄容整肅）

，馬蹄聲急聽（盾作一陣響）模糊。上台薪水多虛給（盾作領），捷徑終南（盾作冰山）各競趨。若

問奇勳何處建，街頭終夜亂喧呼。

盾注：報効諸人，紛紛不絕，貴介子弟，鄉村富戶而已。甚有年輕貌美，以身博歡者。鑽營議敘，所保最優。

募來（盾作民）千萬（盾作百）繫腰（盾作巾

）紅，名號衣冠總（盾作各）不同。（注：各路勇

皆繫紅布於腰間。）未遇賊蹤（盾作鋒）先氣短（

盾作胆怯），縱抄（盾作爭搜）民物轉心雄。（注

：各勇到處，無不搶劫民物。）江湖盜賊成都會，

（注：投誠各賊，皆留省垣。）（盾作寇盜連天聚

）田野（盾作里）桑麻剝削（盾作地）空。（注：

附郭村莊，皆成焦土。）辱及蛾眉人莫（盾作渾不

）禁，將軍還望建膚（盾作椎牛還望成）功。（

注：潮勇奸污婦女，官莫能禁，中丞猶間日犒賞，

使之相勸殺賊。）

盾注：壯勇俱以紅帶束腰投誠，巨盜盡在省垣。楚勇

擄搶婦女，官不能禁，反連日犒賞。

深宵鈴靜（盾作閣）自焚香，（注：鄒中丞每

夜焚香，上告天。）困坐愁城沒主張（盾作數百殘

兵氣不揚）。退賊但知懸賞格，（注：中丞示，有

退賊者，給銀千兩。）逆詞翻（盾作竟）敢附封（

盾作抗王）章。（注：賊射偽示入城，中丞遂以入

告。）重兵（盾作牙槍）自衛誇（盾作圍）貔虎，  
幽谷頻遷畏犬羊。（注：中丞不敢在署，遷居新安  
會館。）笑倒無才空食肉（盾作歎息英雄逢末路）  
，安排遺表奏當陽。

盾注：賊將偽示射入城內，鄒中丞繕寫遺摺，交家丁

收藏。

東薪如桂米如珠，城郭重圍（盾作兩月圍城）

費轉輸。蠹蝕（盾作飽）每多肥小吏（盾作吏役）

，狼奔（盾作雕搜）到處設（盾作捉）民夫。壯（

盾作練）丁成市交通（盾作通交）易，（注：壯夫

奪民物轉售。）良賈居奇較守銖。（注：物價貴至

十倍。）最愛風流京兆尹，理繁才調重當塗。（注

：桂林首令京明府籌守城物件，頗著賢勞。）

盾注：壯丁搶取財物，沿街售賣，賊中食物騰貴，價

至十倍。

百金懸賞徧傳呼，內賊紛紛（盾作間諜纍纍）

各被拘。（注：糧台出示，獲一內奸賞銀百兩，一

日連獲數十人。）自有（盾作是）荆榛應剪棄（盾

作伐），偏多薏苡訟冤誣。榕（盾作孤）城刁斗（

盾作斗大）宵持（盾作傳）柝，比（盾作茅）屋然

燈（盾作燈然）夜晃（盾作覓）珠。萬戶千門勤守

(盾作城外雲屯城上)望，邊隅(盾作天狼)何日靖萑符？(盾作受天誅)

盾注：連日城中搜獲奸細甚衆，鄒中丞與賽中堂意見不合，屢被參劾。

春歸潮退(盾作漸近)熟梅天，固守范城衆志堅。匝月環攻多失計(盾作連日長圍排偃月)，薰風激動又經年。聲傳幾處聞班馬(盾作屍橫遍野來狐兔)，血洒前途(盾作空山)泣杜鵑。絕少(盾作妙絕)敵人山外(盾作渡江)去，諸公獨作枕(盾作猶在夢)中眠。(注：四月朔，賊大退去，合營無一人知者。)

盾注：四月初一日，賊解圍去，城中無有知者。

碧蓮峯裏隱旌旗，賊去賊來共(盾作坐)失機。(注：賽中堂兵駐陽朔，賊攻省城，中堂坐視不救。)擁得(盾作此)精兵甘遠避(盾作退舍)，縱令(盾作讓)他(羣盜)合重圍。登樓王粲空悲賦，(注：王少鶴主政隨營，毫無計議。)化鶴丁仙早逝(盾作退)飛。(注：丁心齋主政，見事不濟，告疾而去。)待(盾作報)到桂林烽火息(盾作雙旌城外至)，兒童又(盾作笑)指相公歸。(注：賊去十日，中堂又由陽朔回省。)

盾注：賊攻省城，賽中堂駐師陽朔。王少鶴部郎辭退北行。丁心齋部郎乞假回籍。及賊去十日，賽中堂旋省。

賊來袖手竟無謀，事後爭功轉不休。荐牘濫邀新(盾作飄)翠羽(盾作尾)，封侯爭說(盾作陞銜)耀(爛羊頭)。苞苴贏得書中考，瓜葛(盾作蔓)聯來重上游。更有朱門(盾作東山)高坐者(盾作臥客)，頭銜(盾作崇階)五品耀(盾作羨)同儔。(注：朱岐庭秀才幫辦團練，賊來時閉門不出，及賊去，以其子得五品升銜。)

盾注：省城解圍，爭求保舉，多有未嘗到營之人，得列首功，連邀優敘者。

蔓艸遷延(盾作連天)去更難，永安失(盾作破)後又興安。黃巾不少衝關賊(盾作闖門寇)，黑夜先逃守土官。縱有援兵皆畏縮(盾作瘠地搜掘皮已盡)，早憐比屋盡燒殘(盾作遙山炮響胆先寒)。倘教執法無私曲，合(盾作應)斬商鞅剖(盾作魁渠)瀝(肺肝)。(注：賊破興安，滿城焚掠，商令畏事先逃，四鎮兵來，皆不敢進城。)

盾注：賽中堂誤聽隨員士魁之語，致誤大局。

南天(盾作天南)要隘劃(盾作畫)全州，賊

衆聯帆據（盾作萬艘連檣踞）上游（盾作流）。部伍同（盾作齊）心支半壁，曹公亮節（盾作救曹奇勇）著千秋。糧空鎮日皆（盾作無策同）枵腹，城破無人（盾作誰家）不斷頭。遙望蓬山遠萬（盾作恨煞劉郎離百）里，劉郎觀望（盾作連營高座）轉優游。（注：賊徧困城外，軍壯無人，適伍都統帶兵數百過境，曹理才刺史扣請截留，遂與民共守，每日殺賊甚多，賊甚恨之。圍困半月，內外援絕，兵民終不潰，猶力戰死守，卒至城陷，盡遭殺戮。曹公罵賊不絕，賊鋸其尸。合城男女自盡者，八千餘人。提督劉長清擁衆兵，隔五里，竟不赴救，殊堪痛恨。）

盾注：賊逼全州，伍都司，曹刺史，協力固守，糧盡城陷，同時被害，甚慘。

諸君（盾作紆青）拖紫荷皇（盾作君）恩，戡亂（盾作濟世）無才負至尊。河畔乘輿師（盾作豈有甘棠懷）鄭相，（注：鄭夢白中丞懦弱姑息，遂大害。）（盾作伯）天涯（盾作誰憐）芳艸感王孫。（注：孫渠田學使，頗甚勤能，曾劄奏軍務如何整頓，每於局中，時深感慨。）缺憑鼎力當空篋，（注：吳鼎昌方伯總辦糧台。）（盾作劇知吳地

風流歇）狼倚（盾作不惜）勞心競進門。（注：勞崇光方伯專主招安，賞盜爲官。）（盾作人晝夜奔）聞道徐陵新（盾作方）捧檄，粵民鎮日望（盾作邊疆誰賴固）籬藩。（注：徐仲竹制軍奉命來粵，指日可至。）

盾注：鄭中丞釀禍養癰，致成巨害。孫學政局外籌畫，時深感慨。吳方伯頗著勞績。勞中丞不避艱難。林制軍鞭轉退避，竟置粵西軍務於不問。

解組歸來隱敝廬，鄉關擾擾更愁余。承恩未效涓埃報（盾作幸側鴛鸞列），感世眞同燕雀居。家室（盾作八口）無依勞轉徙，干戈未息重歎歎（盾作四郊多壘益趨趨）。長歌聊當窮途哭，誰採芻蕘（盾作臚言）達帝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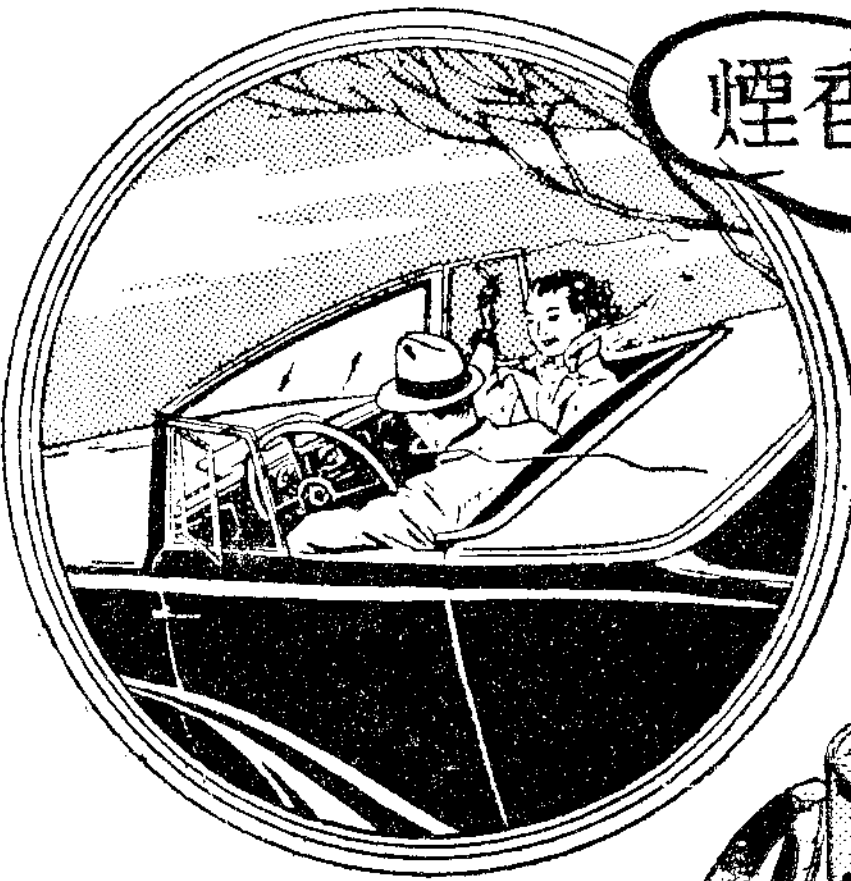
盾注：庚戌仲夏，余自閩乞病回籍，適值賊匪蔓延，軍務孔亟，憂憤之忱，殊難自己。爰擬七律三十首，以託詩人風刺之意云。

附記：——按簡又文先生亦有一校本，載「太平天國雜記」中。係以「盾鼻隨聞錄」本校柴本。初以爲柴本或即「四溟瑣記」一本之抄冊，實則非是，與「四溟」及「盾鼻」兩本，亦有許多不同處。三本之中，仍當以「四溟瑣記」本，爲最有「史詩」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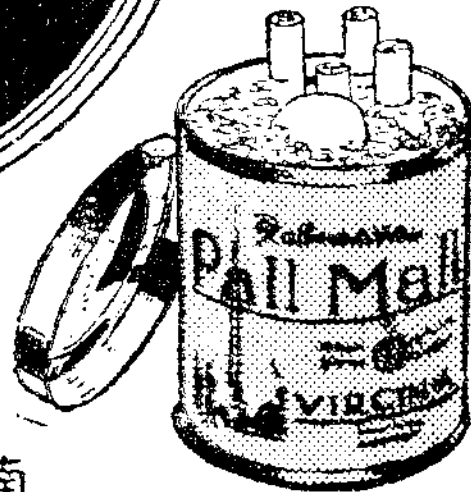
八月一日燈下 如晦補記。

# 爾麻爾船

伴良尚高 行旅家居



煙香等上



理經總  
司公煙和福海五  
號五四三二話電 號五六一路京南

上海

# 源豐潤染織廠

註冊商標

荒江女俠 玉泉求鯉

•• 出品種類 ••

線	絨	斜	直	嗶	青	條	府
呢	布	紋	貢	嘰	春	漂	綢
					條		

七二一〇二 · 話電 弄五二一一路園愚 · 廠一

村新義三路亞比倫哥 · 廠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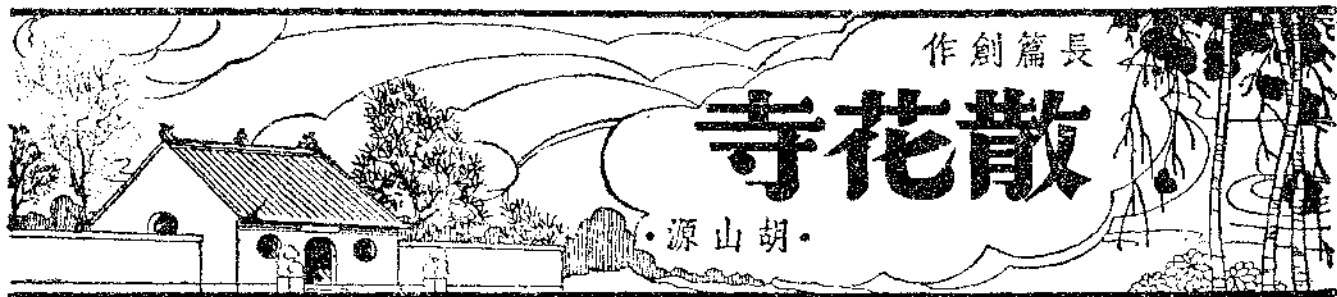
六七八二八 · 話電 號九里如吉路馬大法 : 所行發



長篇創作

# 散花寺

胡山源



在以前，每半年中，我總要離開原來所住的地方，出去遊覽幾天。高山大水，固然最合我的所好，便是小小的村落，湫隘的市集，我也可以滿意。因為這總可以換換我的眼界，得到一些新奇之感。

「八一三」前那一年，某一個秋天，我到了一個古城裏。這古城並沒有什麼可玩之處，不過我既然以前並未來過，而現在又正有種種便利，使我可以到這裏來而不必到別地去，所以我就來了。

我在這裏住了兩天，城裏城外，可以看看的地方，不用熟人介紹，不用嚮導指引，似乎都已經走到了，我很想就此回去。但是我這次預定的遊期有一星期，這樣早的回去，覺得總有些不願意；因此，我又留了下來，每天還是出去漫步。

一天下午，我在大街上走過一個街口，看見這條街很長，彎彎地向東繞過去，不見其底。造成這街的兩旁房屋，都很高大，可是與這些房屋間隔着的，却正有許多喬木和修竹，好像在隱隱地告訴人，這裏面不無可玩之處。我不假思索，就走了進去。

在大街上看得見的一段中，並沒有什麼特點，等到繞過來回頭看不見大街時，才覺得這的確是一個很可散步的地方。這時兩旁已不是很高的粉壁，而是矮矮的土垣，裏面似乎正是人家的後園。路上都是落葉，有些土垣很低，或者竟有崩陷處，因此可以看見裏面的一切；野菊花一叢一叢地開着，最容易使人想起了鄉村的籬落，忘記了這是城市的里街。街底是一條河，一座石橋架在上面，我就上了橋，在橋頂上看看。橋南的人家多些，所以那熱鬧的大街，就在離此不遠的街的入口處。橋北很是空曠，雖然也有人家，却稀稀落落，沒有什麼行人。如果不是在這裏還可以看出相去不遠的西城雉堞，也許不會使人相信這是在一個城市裏。

我覺得這倒是我兩天來還沒有走過的地方，似乎比了我所已走過的，另有一種意境，所以我就走下去，到了橋北。我在漫無選擇之下，只沿了河向東走着。河水很淺，當然沒



有船隻。所以河裏也很靜，正和岸上一般靜。

當然我不暇計及我究竟要走到什麼地方去，此外，我也還沒有發見一個可以稍稍駐足的地方，所以還只是走着。但是，不久，我却在一個門口，停了下來，宛如我已經達到了我的目的。這是一個寺院的門口，我抬頭一看，上面嵌着「散花寺」三個大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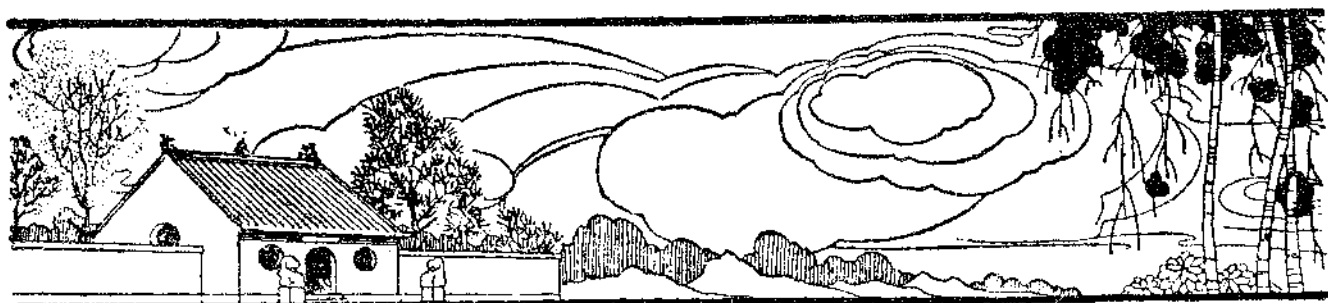
我本來有念佛婆婆逢寺必燒香的脾氣，也有行腳僧逢寺即掛褡的習慣，不論看見了什麼寺，甚至任何小菴，茅蓬，我都要進去「隨喜」一番。現在，我沒有例外，就走進了這散花寺的山門。

山門裏面是一片荒場，看來本來是有房屋的，所以現在還有遺址可以看得見。荒場上有幾株大榕樹，正在風中飄洒着。牆邊和樹下，生着叢叢的細竹。荒場的盡頭，先是一片較高的地皮，看來這本來是什麼大殿。四週的礎石還完好無缺，便是階石，和地上的大方磚，也還一塊一塊地整列着，很容易使人想到，這大殿還毀了不久。

在這大殿遺址的東面，有一道剝落的粉垣，上面開着一個小門。我在外面徘徊了一下，就走了進去。裏面是另外一部份的建築，我首先接觸到的是一座小小的佛殿，一個四五十歲的鄉下男子，正在庭前掃着落葉。他看見了我，對我笑笑，不說什麼，依然掃着。

我從他的身邊，走上了佛殿。龕中供些什麼神佛，我是素來不注意的。我只領略着每一個佛殿上所共有的氣氛，或者注意着某一個佛殿上所特有的景象。這裏只有共有的，沒有特有的。但我看見有幾條板凳放在西首翻軒裏，我就坐了下來，稍作休息。我還是很喜歡這樣的地方，正和我喜歡其他的佛殿一樣。

我隨便坐坐，隨便看看。我的確說不出我究竟有什麼特別會心之處。除了那個掃落葉的人以外，有沒有人進來或出現，也不在我的注意的範圍內。事實上，我也並沒有什麼注意。竟可以說，我的腦筋已經停止了活動，我已有些出神。這是我在喧囂的上海無論如何獲不到的境地。



「來這裏玩玩麼？可惜沒有什麼好玩的。」

那個掃落葉的人，工作已經完畢，走上佛殿來了。他在向我打着招呼。

「很好很好！」我應着，可是並非敷衍，自信却是由衷之言。

他將掃帚放好後，就在我的對面坐了下來，看情形要和我談談。這並不使我厭惡，我就隨便問他：「這裏有幾個和尚？」

「只有一個。」

「平日燒香的人不多吧？」

「豈但不多，從來就沒有一個人來。」

「你是香火麼？那你們倒很清閒。」

「是的，很清閒，不過太清閒了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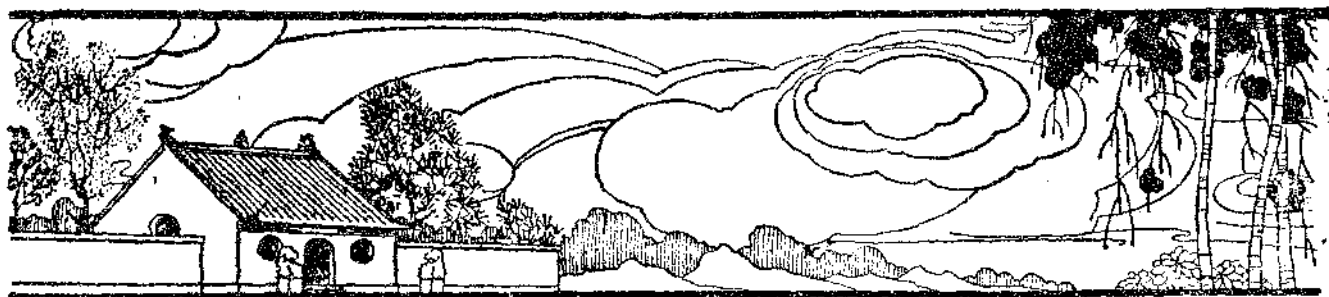
看看無話可說，我就沉默着。他也無話可說，雖然他似乎正有要說話的意思。

坐了一會，我又立起來走走。無意之間，我看見佛龕後還有門，可以通到後面去，我又走了出去。香火就跟在我的後面，一同走了出來。

後面又是一座佛殿，房屋的建築，門窗的裝配，似乎比了前面要整潔些，精緻些。殿的中間，並沒有佛龕，只掛着一幅軸子。起初，我並不注意，以為這也不過是什麼神或佛的畫軸。可是，等到我走近些一看，却不禁使我稱奇起來。原來軸中不是什麼神佛，是普通的人；也不是畫出來的，是用彩絲繡出來的。

一共有十來個人，有男有女，都很年輕，沒有一個在三十歲以上的。各人的面貌固然不同，便是各人的衣着也不一律。面貌的不同，可見這不是一個人家的「行樂圖」或「合家歡」之類的東西，而衣着有中有西，更不是什麼古代流傳下來的骨董。

我對這些畫中人看看，好像有些認識他們。但是當香火告知我他們是誰之後，我才知我並不認識他們，不過爲了他們正和平常人的面目和衣着一樣，我看了覺得好像認識他們



罷了。

「這是本寺的護法，」香火說：「生前和我們的當家和尙很有交情，這個寺也是由他們合力建成的，所以我們的當家和尙就供了他們起來。」

「你們當家和尙是誰？」打破了我只遊廟不問和尙的習慣，問着。

他告訴我了。可是我沒有聽清楚和尙的法名究竟是什麼，只連接着問：

「他在家麼？」我的意思是，如果他在家，我倒不妨更破例一次，見見他。

「不在家。他常常不在家的。這次已經出去大半年了。」

這話有些使我感到一些失望。爲了我正轉着別的念頭，那和尙的名字終於沒有再問一下。

「爲什麼這些人都很年輕呢？難道他們都這樣年輕時就死了麼？」我自言自語着，因爲也許我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所以我並不直接問那香火。

「是的，他們都這樣年輕時就死了。」居然有了回答。

「那你們的和尙年紀也不大吧？」我一面還在看着畫中人，一面問着。

「現在也不過四十出頭些吧？雖然我不曉得他一定的年紀。」

「爲什麼要叫散花寺？」我不能不有此一問。

「我不知道。」

「是不是「天女散花」的意思？」

「我不懂，也沒有聽見我們的當家說過。」

我看看又無話可說，就又不作聲，只再隨便看看。

軸子的前面有供桌，供桌的前面有接連的兩張八仙桌。此外楹柱之間和靠壁的地方，都有茶几靠椅等類的傢具。我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斜斜地看着那個軸子。我這素來行雲流水般的心情，似乎已經被牠勾引住了，不能馬上掉頭不顧而去。



我看了一會，鼻子裏忽然酸了一下，眼眶裏有些溼潤的意思。奇怪，我有些什麼傷感呢？難道爲了聽說這些畫中人都年輕而死的緣故麼？我又茫然了。我的心思又飄蕩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因此，畫中人的面目就在我的眼前模糊起來，看不清楚，只有白晃晃的一片。

過了一時，我好像從夢中醒了過來，就不再管什麼，依然立起來隨便走着。我再從東首的一個小門走了出去。

和這個小門相連的是一間書房和一間臥室組成的另外一座小院落。天井裏也有幾種野菊叢生着。到這時，我才覺得這和平常的寺院有些兩樣：並不刻意佈置，在室外栽種花木，在室內考究擺設。

「這是我們當家和尙常住的地方。」  
其實這用不着那香火說，我也會知道的，既然這裏不會有別人來，而又沒有當家和尙。

這時我們在書房裏。爲什麼我說這是書房呢？因爲在這裏一些沒有和尙所有的經典或其他法物，我不能稱牠爲經房或雲房。

「你們的當家和尙不念經麼。」

「不念經，只寫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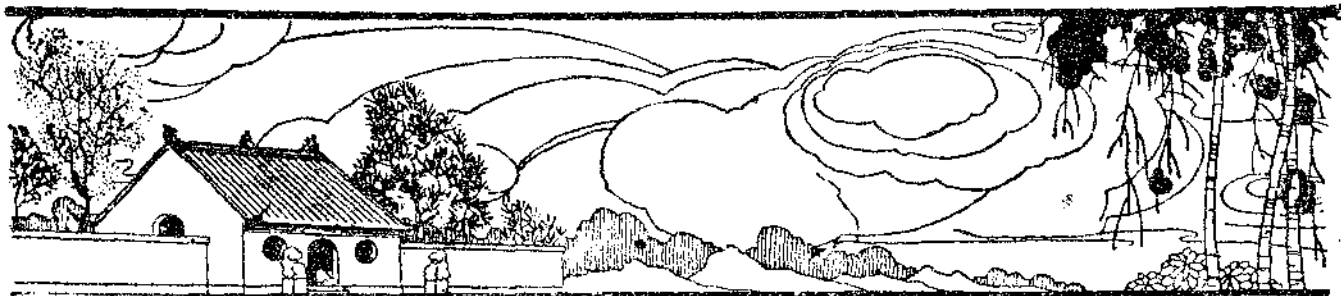
「寫什麼字？」

「喏！」他向桌上一指：「都寫在那一個本子裏。」

我順了他所指的走過去看看，「散花寺實錄」五個大字，赫然耀進了我的眼簾。

「好極了！」我對自己說了這一聲，心想這裏既是寺院，這個本子又是堂皇地放在桌上的，裏面不見得會有什麼使人不可看的地方吧？我不妨翻開來看看。

我翻開了一看，先見裏面所寫的字，有毛筆，有鋼筆，有鉛筆，有大，有小，有正，



有草，幾乎可稱得光怪陸離，無奇不有。頭上幾頁如此，用手指將底頁捏起了一頁一頁地飛過去，也無不如此。厚厚的一大本，不知有幾百頁。

「待我看看，好不好？」

「沒有什麼要緊。」

我就在桌子後面的椅子上坐了下去，從頭看去。不料我一看，我的精神就立刻沉到裏面去，不再抬起頭來。

陪我的香火看見我這樣專心致志地看着！他就走出去取了掃帚來掃天井。掃了一會，他又走進來各處收拾收拾。看他的樣子，他不能再陪我，但是他不能不陪我。我覺得了這點，就一手按着書本，對他說：「這本書實在好看，所以我看了不肯放。你如果有事，可以不必陪我，讓我多看一會，怎麼樣？」

「反正我也沒有事，你看就是了。」

他這樣說，我看他的意思並不假，就不再理會他，依然低頭看下去。他出去了，不知道過了多久，忽然聽得他說：「請喝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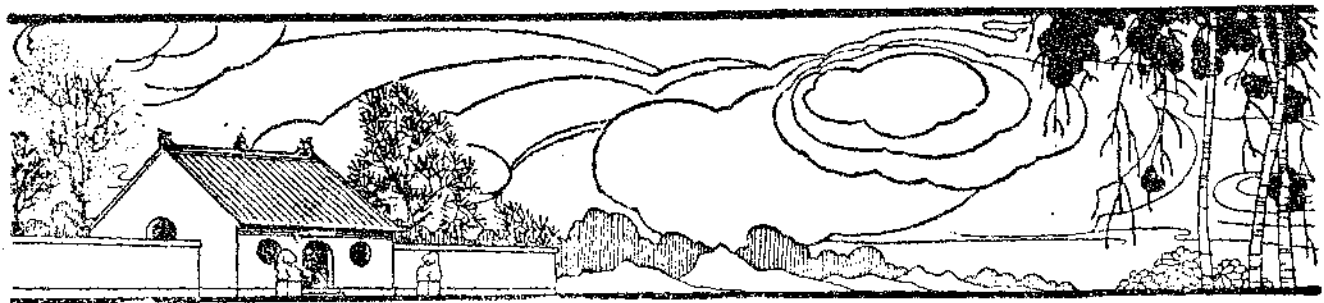
我將目光離開了書頁，向桌子邊上一看，可不是一杯蓋碗茶已經泡好在那裏了。

「費心費心！謝謝！」我連忙說。

此後，我就一面喝着茶，一面看着。可是看看天井裏的太陽，已經沒有了，時間已漸漸晚起來了，我在一再挨延之後，只好立起來對他說：「今天時候晚了，我明天再來看吧。」

「你真喜歡看麼？那你儘可帶回去看，看完了再來還我。反正擱在這裏，也沒有什麼用場。」

「那末好極了！」我真有些大喜過望。我就將自己完全對他介紹了出來，我的姓名，我在上海的職業，以及我現在所住的客店，都告訴了他。



「我相信你，不必以為我不放心。」

他這樣說，我就老實將這本手稿帶到了所住的客店裏。我幾乎看了一個通宵，可是還沒有看到牠的十分之一。接着我又看了兩天，也沒有看到一半。一方面固然牠的篇幅太多，一方面實在也很難看，因為牠的字跡沒有一定的規律。

這已是我不能不回上海的日子了，我只好取了這本手稿來還給那個香火，我第二次看見他時，他又正在掃落葉。

「我真捨不得牠。」在我告訴他我要回去之後，這樣說。

「真正你喜歡看牠麼？」他有些不相信。

「真的。我想不單我喜歡看，別人總也喜歡看的，我倒希望牠總有一天會印出來給大家看。」

「這個恐怕不成功，我們的當家和尙就沒有這樣說過。」

「要是他在這裏，我一定要和他商量這事。可惜他現在不在這裏，」我作着無可奈何的咨嗟：「不但別人看不見，連我也看不完全。」

「如果你真要看完全，那你不妨帶回上海去看，」意外的提議：「看完了送來就是了。」

「真的麼？」我更加有些不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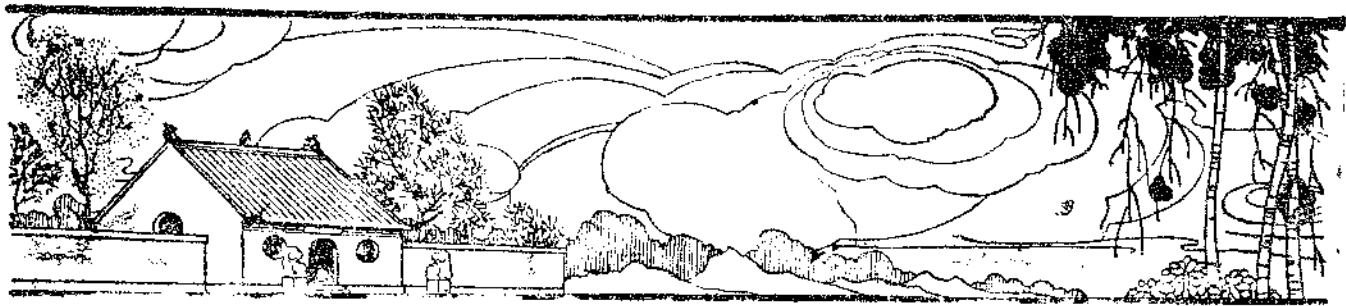
「自然真的。」他不知為什麼會這樣信任我。也許他看了我的懊惱，有些同情吧？

「那末我看完了一定就送來，不，也許就寄來。」

我又將我的通信處寫下留給了他，對他說，不論何時，他們的和尙回來，只要給我一個信，我就會立刻寄來。

我給他錢，他不要，說：他們這散花寺，本來不靠別人的佈施。

臨走的時候，我又變了我的主張，只再三叮囑他，最好他們的和尙一回來，不論這本



手稿有沒有還他，就給我一個信，我要來見見這個和尚。

他答應了。他提着掃帚，送我出了山門。

我回頭看看山門上的「散花寺」三個大字，真有些徘徊不忍去。因為手稿中的文字我雖然還沒有看完，而我對於這寺的來歷，却已經知道得不少了，我不能不有些感觸，甚至依戀。

不但對於這寺，便是對於那條河，那條橋，甚至那條街，我也動了同樣的心，當我走着離開牠們時，我免不得一再瞻顧，投以惜別的眼光。

到了上海後，事情雖然很忙，但在幾天之內，我就將這本手稿看完了。我得到了許多深刻的印象，但我說不出，這些印象是什麼？我將我這些經過，對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談，他們也發生了興味，向我要這手稿看。我想這既然不必急於寄回，給他們看看也不妨，所以就借了出去。不料一借出去，朋友們輾轉的借閱，一時竟收不回來。仍是爲了我很忙，而散花寺裏又沒有來信催索，所以漸漸的，我也就由牠去。這樣，又經過了許多時日。

「八一三」後兩個月，我在報上看見了那個古城遭遇轟炸的新聞。在這新聞裏，詳細說明被炸的地點與一般的情況，散花寺也在其列，據說，就在這寺上落了幾個炸彈，現在已經一無所有，連牆壁都不存一垛，使人無從找尋了。我看了這個新聞，才又猛然想起那本手稿，覺得牠已是劫後的殘存者，益發可貴了。我連忙去向朋友地方，輾轉催索了回來。

當然我準備保存好，以便還給原主。但時局一直這樣的不太平，原主的消息根本無從問起，而我又一再遷居，職業變更，如果沒有得到我另外的通知，誰也不能寫信給我，這手稿的歸還，就成了杳杳無期。這幾年來，就這樣過去，在我總覺得這是一筆心事：不曉得怎樣處置牠。





不過，時日愈久，我愈對牠發生了感情。我不時要去翻看牠，似乎牠在我的情緒上，供給了什麼，我已經不能就此離開牠；同時，朋友們向我要着看的，還是有，一再的授受，也漸有遭到損壞的可能，在一個暑假裏，我就請一個住在我家的親戚，一個中學生，另抄了一份。以後，我將原本好好藏起，而將抄本放在手邊，以供自己的把玩，和朋友的借閱。

在某一一次遷居中，我遺失了這個原本！我真痛心之至！幸而抄本還在，使我略得了一些安心。不過將來原主向我索討時，我是只有向之道歉的。也許原主不會怪我吧？因為我到底在無意之間，給牠留下了一個副本沒有使牠完全付之劫灰。

到現在，原主還沒有消息，我只好希望，等時局太平了，我再到那個古城去訪問了。至少，我可以訪問那個掃落葉的香火。不過，在這類乎天翻地覆的變動中，誰又能保證我一定會找到這個人呢！

我怕這抄本也許會有遺失的一天，在我的幾經考慮，朋友的多次慫恿之下，我決定將牠刊印出來，以資確實的保存。我雖然沒有得到原主的同意，但我想，我這樣的用心，並不壞，不見得會被他們反對吧？

在我將抄本發表時，少不了應有的整理，最必要的，是將牠裏面的人名地名，一概換去，其他爲了似乎要有所牽涉的關係，也只好刪去一些。至於爲了便於閱讀起見，在技術上有所調整，當然也是免不掉的。因此，以下所發表的，並不是一點一劃都沒有更動過的原文。我現在的希望是：那個原本終於會找到，至少，那個抄本終於可以完全發表，而我這個改寫本則予以廢置。

爲了以上的緣故，所以我就將「實錄」兩個字刪去了，本書只以「散花寺」三字出名。

# 麗新紡織印染公司

夏·令·出·品

(備有印花素色兩種)

保證永不退色

維多利布

府綢

蔴紗

星羅紗

泡泡紗

耐經久  
耐着

舒適  
涼爽

大方  
美觀

新穎  
花樣

男·女·老·少·均·皆·合·宜

各大大公司各大綢布莊均有出售

自紡  
自織  
自印染  
連續製造



# 喬治勃倫與「唔女郎」之戀

復基

——譯自美國 Modern Screen 七月號

風流瀟灑的喬治勃倫，真是一個多情種子，他曾經和葛萊泰嘉寶談過戀愛，也會和蓓蒂黛維絲兩相繾綣，可是他却没有到過那教堂的祭壇。從去年正月起，又和「唔女郎」安秀麗丹難解難分；他倆對於什麼事都抱同一意見，祇有吃的問題稍有不同，他主張一日祇要飽餐一頓，而她却贊成每天要平均吃四頓。可是却並不因此而使兩人間有什麼不滿對方的地方。

愛河原多波瀾，他們的相識就不是平凡的。

原來他倆都在華納影片公司裏工作，兩人彼此都會經注意到彼此。安秀麗丹對他的批評是：——他像一件漿洗過的襯衫，一味正經，不知道怎樣叫做休息，叫做尋開心。

有人把這話傳給了喬治勃倫。喬治勃倫對她也有批評，於是就借此發揮一下，他批評她的是：——她是太老實的女子，對每一個人都是這樣充滿着友情，不提防到將來有使她傷心的一天！

這當然也讓安秀麗丹知道了。於是有一天他們碰

見了，安秀麗丹對喬治說：「我之所以待每人都是這樣和藹，全是因為想得到一個好名譽，為什麼人們要這樣說我呢？」

喬治知道話中有因，就請她坐下來，自己坐在她旁邊。老實說自己心裏也很不情願，他想：「為什麼你要說我是漿洗過的襯衫呢？」可是他却問不出口。

長桌上正放着美麗的花朵和鮮豔的水果。火爐裏熊熊作光，那時鐘的針正在十一時和十二時中間尋着它的歸宿。兩個人默無一言地坐着。鐘打十二下——一九三九年成了歷史，一九四〇年展開了序幕。

這時候，喬治斜着眼望了一望安，出於他的意外，發現到她的嘴是這樣的華貴，她的在偷看他的眼睛是充滿着快樂。

他微笑了，他伸出手來說：「哈囉！德士姑娘！（安是從德士省來的）」

她的態度仍帶上幾分怒氣。她說：「你自己哈囉好了，勃倫。」接着，她却大笑起來。於是停戰協定成立，兩下言歸於好。

夜半，他們在一起跳舞了。安穿的是雪白的夜禮服，更顯得嫵媚動人；再加她髮上插了一朵花，真有點「人面桃花相映紅」的詩意。

第二天，不出安秀麗丹所料，喬治勃倫打電話來了。

他說：「下禮拜隨便那一個晚上，我們一同上哈萊排肉店裏去吃飯好不好？禮拜二，空不空？到禮拜一我再問你。」

安說：「好極了。」這是她的肺腑之言。因為許多人請她去吃飯的地方，不是仙樂斯就是維多囂俄。她很想到本地菜館裏去吃一客雙料牛排。

禮拜一早晨，喬治趕到安在拍片的場子裏。她正在等拍一個鏡頭，不能談話。於是喬治就做一個吃東西的手勢，她點點頭表示贊成。

午飯休息鈴一打，安立刻就趕到飯堂裏，出乎她意外的，喬治並沒有在那裏。她就和喬治的朋友唐吞納一同坐下來等他。等，等，等了很多時候，她就自己喊了菜。

她對吞納說：「真有他的！勃倫和我第一次約會，就放了我的生。」

那天晚上，安剛走進大門，就聽見電話鈴聲不斷地響着。

安同伴瓊伍特馥就對安說：「無疑的，這又是勃倫的電話。上一個鐘點內，他打來了三次電話——每一次我總對他說：安一到就打電話給你……」

果然，這是喬治。「安！」他說：「我剛才並沒有請你吃中飯，我做的手勢是來問一問我們明天吃夜飯的約會究竟怎樣。我真對不起。」

安不禁笑了起來。她說：「我太想佔便宜了，我還以為我有一頓中飯可以白吃呢！」

好萊塢的消息真靈通，不久勃倫和安秀麗丹的羅曼史就被每一個人知道了。可是他們到的地方却是人跡罕有的地方，他們怕看見爭先恐後搶着要拍照片的新聞記者。他們找可以尋樂的地方跑。

在山谷中，他們發現一爿小飯店，裏面的童子雞燒得香酥適口，於是他倆就一去再去。喬治還把她帶到一所在聖泰馬尼加後面的英國茅屋飯店內，他說：「他們燒的油酥餅才是真正的油酥餅。」每逢禮拜四，僕人們出去了，他們就自己燒菜吃。有一次，他們坐了一百餘哩的汽車到一個農舍裏去買了一隻煨火雞的鐵架，他們一面讓它去燒，一面聽着喬治新買來的唱片跟跳舞，等到樂止舞畢，這隻火雞早已成了灰。出於意外的事來了。喬治坐了船獨個兒上火奴魯魯去了。

喬治的朋友湯克雷說：「好一個羅曼史！」可是有許多喬治的朋友却不這樣想，他們都以爲「喬治此去是在看「紅髮女郎（安秀麗丹）」對於他的生活中是不是一定十分需要。」

喬治回來了，他把自己的家搬到托爾加湖邊上，正和安秀麗丹距離得很近。而且他們倆是時常在一起的。

報章雜誌都認爲他們一定是互相戀愛着了，於是他們也不再隱諱，他們告訴新聞記者說：「我們在一起很快樂，我們大家都覺得很開心。」這些當然是實話，可是並不十分透澈。因爲安和喬治都不願把重要的事對他們說出來。

今年二月二十一日早晨，安的誕辰，大清早就有電話鈴響。這是喬治打來的，他們約好在晚飯時相見，而現在竟然來這樣一個電話，當然使她很奇怪。前一天晚上，喬治送她回家，因爲第二天他有很繁重的戲，所以就將禮物當場給了她，那是一枝金的口紅，上面有水晶的握柄，和他去年聖誕節送她的粉匣湊巧成爲一套。

在電話裏，喬治對安說：「請你幫幫忙，替我找找烟斗看，我落在你那兒了。或者是在那隻靠壁爐的大椅子的墊子下面。或者放在客廳的桌上……或者我

把它落在衣櫥間裏了。」

安說：「好的！等我尋到之後，立刻打電話給你。」

她到處尋找，他所提出的地方，她都到，而在每一個地方她都找到一件新的禮物。這並不是完全從喬治那裏來的。是他知照了她的朋友叫他們送來的。

到後來，她氣喘地，又是感激得要下淚的樣子倒在沙發上。她對她的同伴瓊說：「他爲了我現在不工作，知道我心很不定，很不快樂，所以特地把這些來混我的時間，連室外下雨我也不知道了。」（安的生日，湊巧是與她和華納公司因意見不合而停職在家的時期中。）

這句話提醒了瓊，她就走到小間裏去拿一柄傘。她對安說：「喬治還關照我，叫我陪你上汽車間裏去一趟。」

雨下得很大，汽車間的門不容易開，可是終於成功了。安看見了一輛嶄新的克特萊牌的汽車，上面還繫着鮮艷的紅緞帶。

安說：「又是一樣禮物。」她勉強裝得非常有趣，這樣才剋制了她衝動的感情。

喬治雖說是影城中一個多情種子，可是也從沒有把這樣華貴的禮物來送過人。

在好萊塢有一個小酒店，那裏是沒有晚上的，名稱叫做「海濱酒店」，最美妙的一張桌子是在一個竹屋裏，從那裏你可以看得見一切，聽得見一切，可是人們却見不到他們。他們把這裏叫做「勃倫的小屋」，因為現在，他和安常常在那裏吃飯。

不久以前的一個晚上。安和喬治在那裏吃夜飯。喬治整整地爲了「South Wind」一片忙了一天。安因爲喬治對於海洋發生興趣，就穿了一套藏青的水手裝，正所謂「女爲悅己者容」，喬治的快樂當然不必說了。

他們講起七月四日獨立紀念，喬治已加入了火奴魯魯的賽船。他說：「我想也許我有很好的運氣。」安說：「不要發痴了，我游水也比你的船快一點呢！」

「紅髮（這是喬治對安最熱烈的稱呼）！」他說：「不要尋開心，我跟你講正經話……我走了你做些什麼呢。况且，四日又是假期。」

「你用不着替我擔憂，」她說：「我想我或者會怕——可是我却可以看見許多——」

喬治覺得她有些語無倫次，就對她說：「你人好嗎？」

她解釋道：「我或者會怕，可是我却可以看見許

多，如果我坐飛剪號的話。」突然，她覺得有些害羞了，這是安不大有的事。她說：「我想我可以抽空走一趟，我要坐飛機趕到火奴魯魯的船埠上，當你得勝凱旋的時候，把那些圍在你左右的女郎推開。」

喬治的聲音變得非常柔軟，他連連說：「你真是了不得，你真是了不得！」他當然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他們倆都是從遠路來的，他是愛爾蘭革命中的重要人物，她是一個志在做教師的德士省女郎。兩個人到今日這樣地位都不容易。現在他們倆已結了婚，打成了一個牢不可解的同心結，而且是好萊塢最親愛的一對。正是天大的好事。

### 驢子吃松油

• 雲 •

兩個農夫在路上相遇了，大家閒談。

甲道：「老兄，我新近買了一匹驢子，它的脾氣很不好。你從前也是有一匹脾氣惡劣的驢子的，後來你給它什麼東西的呢？」

「松油。」

一星期以後，他們又相遇了。

甲道：「老兄，我的驢子吃了松油，死了。」

乙道：「是啊！從前我的驢子，也是吃了松油纔死的！」

顛倒衆生的：——

# 夏陽一婦人

請參閱：陶秦先生執筆

男主角：羅勃潘禮斯東

（飾：史蒂夫）

女主角：洛麗泰

（飾：安妮毛根）

（下）女人永遠是男人糾紛的禍胎，可是調解糾紛的人，却還是要仰仗她！



# 夏陽一婦人

左：女主角洛麗泰楊的馬上丰姿



The Lady From Cheyenne

「夏陽一婦人」為環球影片公司本年度鉅片之一，由洛麗泰楊與羅勃潘禮史東主演，現已運抵上海，將在亞洲影院公司所屬之第一輪電影院公映。

(下)安

妮對史蒂

夫說：「

你別怕！

我是說着

玩的。」





• 說小影電 •

# 夏陽一婦人

秦 陶

• 表 員 演 •

原名：The Lady From Cheyenne

安妮毛根	洛麗泰楊
史蒂夫魯易	羅勃潘禮史東
傑姆高克	愛德華亞諾
愛兒娜	葛蘭黛絲喬治

環球影片公司出品：菲蘭克埃洛導演。

註：本片不久將在亞洲影院公司所屬之電影院公映

在每一個雕刻家的閱歷較深的目光中，在每一個藝術家的多感的審美觀中，都能辨認出：那新到威奧敏省蘭拉姆地方來教書的女教師的身上，滿藏着每一種的可愛，每一種的美麗。可是在尋常人的目光中，她僅是一個尋常的女人而已。

她的名字叫做安妮毛根，安妮自己也並沒有知道自己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她也並沒有要人家知道這些。她的衣服是這樣的厚笨，把她那楊柳似的體態都給掩遮起來；她的栗色的頭髮梳得這樣的呆板，把她那芙蓉似的容貌都給隱藏起來。她那小巧的堅決的下巴抹煞了那溫柔的小口，她那棕色的眼珠是永遠這樣的誠懇，這樣的孩子氣，把她那修長的睫毛忽略了過去。

她的外表和她的內心是一樣的，她把自己的身份認得非常清楚——她是一個小學教員。她並不因之而不快樂。她把這些視做了一件當然的事，從小她的思想就是如此。

蘭拉姆的火車站上正貼着一張通告，安妮正在注意着那上面的粗黑的大字。通告說的是太平洋聯合鐵路局將在一八七〇年四月九日的上午十時舉行一個蘭拉姆的地皮拍賣。

在那簡陋的車站前，團團地圍着一羣人，有農夫，牧童，冒險的人們，人聲是非常的嘈雜，他們都相信他們在這一次拍賣中有貨真價實的交易可以做。

事實上，這一次拍賣的結果像已經舉行過似的早就有了決定了。這一個城市，雖然很新，却染上了政治

腐敗的色彩，什麼事都在當地的大亨——傑姆高克的手裏。

這並不是說蘭拉姆沒有一個守法的人，譬如像漢克菲理門，他在那裏辦着一份主持公論的前線報，在那裏他不斷地爲着誠實和公正奮鬥着。女人中像麥克葛納斯太太，她是這樣的大膽和直率，她對那腐敗的政治不斷地公開反對着。還有像約翰克拉克這般人，他們都是安靜的農民，他們所要求的就是能平安地活下去。

可是他們都在高克的高壓手腕下過着，高克的政治的權勢像是沒有限制的一樣。就是當地的選舉也全在他的手裏。高克祇要宣佈了他要的法官，市長，警長的名字；那選舉的結果就和他說的一樣，決不會錯。

自從最近從東面來了一個青年律師——史蒂夫魯易之後，他參加了高克的黨。於是高克的一切組織就像鐵一般的堅牢，合了法律。

就拿今天的拍賣來說：高克自己早已揀中了幾塊最好的土地——那是在河濱的一段，他自己已有了把握，決沒有別的人可以在他手裏拿走。他的方法是再簡單沒有了。因爲史蒂夫任拍板的職務，他要聽的祇有他自己要聽的價錢，別的價錢無論多少高是沒有用的。

可是傑姆高克的臉上却永遠堆着一種坦白的笑容，他把他那肥胖的手伸了出來，把喧囂的人聲壓了下去，他對着大眾說：「朋友們，我們現在要建築一個新的城市起來，和紐約芝加哥比上一比。今天你們買的地，不久就可以照今天的賣價加上一百倍賣出去。」

人聲頓時又嘈雜起來，高克笑了。他是一個棕黑皮膚的胖子，眼睛生得很細長，他的嘴閉得很緊，充分地顯出他有着堅決的個性，他的態度顯得很是華貴，這樣把他的劣點都在公衆面前遮掩起來。

他繼續說：「現在讓我來介紹史蒂夫魯易給諸位，他是我的律師，由他管理這一次的拍賣。」他指着站在他旁邊堆着一種孩子似笑容的青年人說着，高克輕輕地笑了一聲又說：「諸位，你們要還價要說得清楚，史蒂夫的聽覺不大好！」

史蒂夫魯易向人叢笑了一笑，他說：「你們大概已經把地圖看過了。現在讓我們快一點吧。我們先來開始第二十一個號的地皮，什麼價錢？」

他那有光的眼睛向人叢面前掃了一掃，好像是在等人出高價。

有一個高克的黨羽開口了：「五十元！」

另外還有一個陌生人，高聲地喊着：「我給你七十五元錢！」

這聲音似乎並沒有傳到史蒂夫耳朵裏，他宣佈說：「算數！五十元。」

人叢中頓時發出了一陣喧囂，帶着非常的疑惑。接着史蒂夫又接受了三個低價，回絕了一切的高價。大家的聲音變得有些憤怒了。

從第一塊地皮的拍賣，安妮就知道這裏面一定有着舞弊。她雖然到蘭拉姆不久，她却很知道那後面一定有着高克在弄鬼。她對於前面幾塊地皮並不顯出什麼注意，然而她要的地皮總於在史蒂夫的口裏傳出來了。

史蒂夫的聲音還是這樣的鎮靜清晰。他說：「現在是第二十八號，是一個在河邊的花園。」

「五十元！」那個熟悉的聲音又發了出來。

可是這時的安妮，她顧不了一切，在人叢中擠了出去，一直擠到那拍賣台的邊上。她很清楚地，幾乎碰到了史蒂夫的臉說：「我付七十五元！」

接着她回過頭來對呆住了的高克說：「現在我希望你做個規矩人，別再喊高價了。」她很鎮靜地對他說，像是教師對學生訓責時一樣的神情：「因為我要這一塊地皮，我或者可以在那裏開設一所學校，在這裏有好許多孩子，如果你要把這城市像你說的那樣進步，那麼孩子們就該有一點教育。」

那憤怒的人叢都對她的話表示同情，史蒂夫銳利的目光見到了那憤憤不平的人羣，恐怕事情弄僵，就對高克做了一個很迅速的眼色。

接着，他就回過頭來對着安妮，望着她那老處女式的帽子，那古舊的服裝，發出一種很愛羨的注視。他對她微微地鞠了一個躬說：「小姐，這裏沒有人來和你競爭。現在，請你行近那只桌子來拿那張字據吧！」

安妮微微地對他笑了一笑，姍姍地走近那只桌子。她對於那青年人幫她買得那塊地皮的熱誠，還有那悅人的笑容，使她的情感上起了一種變化。

可是在以後的幾天中，安妮却沒有想到史蒂夫，她是非常的忙碌，爲了那所在她新購的土地上造一所學

校，她費了許多心力。現在，什麼都告成了，那是由於漢克弗理門的幫助。他早就對此發生了興趣，在學校建造的過程中，他們倆成功了很知己的朋友。至於麥克太太也幫着她辦理招生的事。

那天下午，史蒂夫出於意料地走進了她的教堂，那時候她正預備把學校門關起來，她一見了他，她感到了一陣惶惑，暫時的，她說不出話來。

史蒂夫抱着歉意對她說着冒昧，他的神色似乎也很不安寧，他交給她一本薄薄的書，是白郎甯的詩集。她把那書翻了一翻，在她的眼前照耀着兩行字，她輕輕地念着：

「上帝在他的天堂中——掌握着世界上的一切。」

這是白郎甯的名詩 *Pissa Passer* 中的名句，他們倆居然討論起詩來了。他們倆並着肩向回家的途上走去，她的內心裏感到一種出乎意外的快感，她的一生中從沒有人要求她同行過。她的喉頭感到有些熱辣，她的脚步却又非常的輕便。

在路上，史蒂夫問她：「你對於那塊地皮，仍舊非常快樂是不是？」

她很專心地說：「哦！當然。」她很想多談些關於這件事，可是他似乎講了這句話之後，就突然不快地起來，靜悄悄地走他的路。

史蒂夫又開口了，他請求她晚上一同去參加跳舞會。

她的目光中頓時顯出了興奮的光彩。她的一生就是希望有人來約她去跳一次舞，現在她却有一個她認為最漂亮的人向她提出了。

她很謙虛地說：「我不知道你爲什麼要我一同去——可是我是很喜歡的。我以前並沒有跳過舞，可是我知道我會的。」

很幸運的：她沒有見到他的臉。她並沒有看見什麼，她的心裏這時候滿藏着興奮，滿藏着明晚上自己在跳舞時的憧憬。她可以請麥克太太替她趕就一件新的衣裳，在那淡淡的月色下，她將穿了那件淡綠色的禮服和史蒂夫並肩站着。她很有情感地說道：「明晚一定有好月色，在書上我曾經看到過，當最後一只華爾滋完了之後，那裏有一個小息，這時候——她是這樣的天真無邪，她接着說：「這時候，我希望你能吻我。」

頓時史蒂夫的臉上堆上層驚奇和不信的神色。她接着很快地說：「啊！你別怕，我是說着玩的。」

第二天的晚上，那一個跳舞會對於安妮簡直是神仙故事一樣。麥克太太很熱誠地指導着她怎樣跳舞。麥克太太而且教導跳舞之餘，替她剪縫好她的新裝，顏色是綠的，質料是柔軟的，但是它是這樣的不合時。那粗陋的衣褶是這樣的厚笨，把安妮的苗條的身段都給遮掩起來，而那顏色也是這樣的鄉俗，根本她是不應該穿這件衣服的。她也沒有把自己的頭髮換一個樣子梳梳，仍是這樣的古板，這樣的不自然。

可是她從沒有像那晚上這樣地快樂過。她是這樣的興奮，這樣的快樂，有一種引人的光輝從她的臉上射出來。那粗野的提琴聲音在她以爲正像最悅耳的音樂般動人。而且還有史蒂夫隨侍在側。在那晚上的安妮並沒有美麗動人的地方，可是她却自己也不知道她的舞蹈是多麼的難看。

在那音樂和笑聲當中，她沒有知道有着許多不良的遭遇。在酒櫃的邊上，史蒂夫和高克談了幾句話。同時高克還帶着惡意警告了漢克弗理門，不許再在報上主持他一貫的論調，如果這論調不改變，漢克的報和性命都有嚴重的危險。

那時候安妮和史蒂夫正站在那碧草的斜坡上，和跳舞的地方距離不遠。傳來了一陣陣可愛的音樂，月亮掛在那樹梢上，襯着那碧藍色的絲絨般的天空，更顯得皎潔美麗。在月光下的安妮的臉龐顯得非常的白皙。

提琴的幽雅的聲調又在裏面傳了出來，緩緩地，引人地帶來了另一種新的聲韻。史蒂夫輕輕地捉住了安妮的手說：「你知道他們在奏什麼？這是華爾滋。你記得你昨天說的話嗎？」

她的呼吸也有些急促了，顫抖地說：「是不是你現在要……」

他突然好奇地說：「你以前被人吻過嗎？」

「沒有！」她很簡單地回答着：「這有什麼關係嗎？」

「那末——」他驚奇地把眉毛往上面皺了一皺說：「這也許比你想像的還要驚奇。」

他的有力的臂抱住了她，起先是柔軟的，突然他的力量大了起來，他的唇吻着她那熱烈的朱唇。這一

股熱力傳到了她的血液，加速了她的血液的循環，使她的全身都發生了震搖，她連做夢也沒有想到過這些。她沒有說了，快樂塞住了她的咽喉。

在以後的幾天中，她的內心裏燃着快樂的火，他的聲調裏藏着無限的歡悅。直到那天下午漢克蒞理門忽然來找她。他開口就問她：「我聽見說你要把你的地產出售，有這樁事嗎？」

「高克先生預備以三倍的原價向我買。」安妮告訴他說：「他而且給我山上一塊地皮，至於搬場費等都由他代我出！而且史蒂夫說——」一提起史蒂夫的名字，他的聲音變得非常的沉默：——「我買那塊地也本來有一點投機性質。」

漢克對於高克知之甚詳，他告訴安妮，高克決不是毫無作用的。他知道了安妮今天下午要上高克那裏去簽約，他就請求安妮在未到高克那裏之前，上他那兒去一次，也許有什麼消息可以告訴她。

安妮答應了，那是因為漢克是自己的好友，決不是對史蒂夫向她說的話有什麼懷疑的地方。

她果然到了漢克的報館裏，漢克在高克那裏得了一張高克印好的傳單來，那上面說：——

「謹啓者：本地所用河水，俱屬傑姆高克地產公司所有，如有灌溉養畜等事須用水者，請向該公司購買可也。如有偷水等情，當即處死。」

傑姆高克啓

漢克就拿了這張傳單很鄭重地對安妮說：「如果你把你的地皮賣給高克，他可以把這地方的水完全握在他的手裏，那些可憐的農民如果不付他錢，就沒有用水了。」

這樣安妮明白了，默無一言地朝着他望着，她知道這是最無人道的專利，水是人們的生命，高克的所以要全買那河濱的地皮原來是這樣一件事。賣給她無非是一種暫時的措施罷了。她還明白到史蒂夫是高克用來感化她的。她感到了一陣苦痛，她把自己看得很低賤，就是這一個熱吻，她也恨透了。她的拳頭捏得緊緊的，可是在她那痛苦的眼睛中却沒有一點淚水流下來。這時候她長大了，她知道了什麼叫做驕傲。

在一小時之內，她到了高克的辦公處，史蒂夫也在那裏，她拒絕了高克的要求，不再把她的名字簽上那張合同上去。高克不明白她的態度爲什麼變換得這樣快，不斷地問着。

安妮很堅決地說話了。「我來告訴你。好多人都不以為這是好的事，為着生意假裝着友誼。還要接吻囉！談情話囉！」她說着，她立了起來，在她罵人的時候，她的容貌反而映得很美麗：「至於你，高克：我今天對你說，我有那地皮一天，農民們就可以上我那裏來拿水。」

高克還想以恐嚇的手段來壓制安妮，可是安妮却一絲也不恐懼似地對着他，當她走到門檻，上她又回過頭來對高克說：「如果你再要非法的欺騙人，我要到法庭上去告你了。」

高克幾乎笑出聲來。

可是就在那晚上，她的學校遭到了火災。

在漢克的報出現在街上的一小時之內，漢克就遭到了高克的黨徒的痛毆，昏厥了過去，因為在報端，漢克公開地刊出高克的陰謀。

X

X

X

X

X

在麥克太太的領導下，當地的婦女召集了一個聚會。並不是男人們不恨高克的行爲。可是很少有人敢出來和高克爲難。在這天的會議中祇有寥寥幾個男人在裏面。

麥克太太以主席的地位申述着今天開會的宗旨，她主張把傑姆關到監獄裏去。安妮也有同樣的主張。她恨透了高克，燒了她的學校，還痛毆了他的好友。她對大眾說：「如果你們要水，可以上我那兒去拿。」

「可是被高克知道了，他會開槍的。」有一個男人說。

「啊！不！他不敢的。」安妮很毅然地說：「他要坐監牢的。」

有人說：「那麼先得要有陪審官。」

安妮說：「那麼我們就來組織一個陪審席。」

可是胆小的人們都搖頭拒絕，加入陪審官不就是自己向閻王要催命符嗎？這事情是不可能的，他們說。

安妮喊出聲來了，她站了起來，全身的熱血沸騰了，她感到的是一腔往上沖的熱血。她說：「如果我們可以有一個女人的陪審席，我們早就解決了高克了。這就是我們需要的，我們組織一個女人的陪審席，一個完美的正當的陪審席！」

這時候議事廳的大門忽然開了開來，史蒂夫和高克走了進來，頓時那議事廳發出了「嗤！嗤！」和「Boo! Boo!」的驅逐聲，怪聲的叫喊却並沒有嚇退高克。他毫無知覺地對大眾說：「我知道你們有一個集會，特地來向你們介紹史蒂夫魯易，他是我們省立法院的候選人，他就是你們的丈夫要選舉的人。」

安妮這時候有意向史蒂夫望着。他正在台旁鎮靜地立着。人聲更來得嘈雜了，還夾着辱罵高克的人言。安妮這時候站了起來，很和平地對大眾說：「這不是正當的辦法。我們要用法律來對付他。」她朝着高克望着，正像那天在高克的辦公室裏一樣勇敢。「我們預備組織一個女人的陪審席來對付你，高克先生！」

高克又笑了，他對史蒂夫說：「告訴她們錯在什麼地方！」  
史蒂夫就很謙和地侃侃而談，說陪審席是要有選舉權的人方才可以組織，女子既沒有選舉權，就不能有陪審席。

安妮並不相信這些，可是從漢克那裏她知道史蒂夫的話是對的，那是法律上註明的。如果要法律改變，一定先要提案，這是需要時間的。

時間，那可咒的時間，這就是她們所不能有的東西。

這時候，忽然街外一陣歡呼和吹打，史蒂夫被選為本地的立法議員了。在禮拜一，他就要上夏陽去開第一次大會。他正在對着人叢發着他為民造福的宏論。

安妮的火快要燃燒起來了，她對於他，對於這腐敗的政治很透了。突然她的目光中射出非常堅決的神態，好像是一個十九世紀的聖女貞德。

她就對漢克說：「我也上夏陽去，我一定要向政府去提出提案！」

X

X

X

X

X

安妮上夏陽去了，雖然漢克會幾次勸阻過她，認為這是無用的，可是安妮的同志們却都抱着一顆赤熱的心，於是安妮決定去了。漢克交給她一張他起稿的關於這提案的呈文，他的心裏替那勇敢的女子感到一種難受，他知道她是要失敗的，而且還要遭到人們的譏笑。

在上車站的路上，好許多女子都整着隊歡送着安妮，安妮的心裏更感到一陣熱憤，她明白許多人對她的



期望，她的責任是這樣的大。她臨走，還答應了農夫約翰克拉克去用她的水，她想當她回來之後，約翰等就可以自由地用水了。

同時還有一隊高克的黨羽在歡送着史蒂夫。

史蒂夫和安妮在火車內碰面了，史蒂夫帶着友誼的忠告勸安妮不必徒勞此行。並且還勸安妮注意到自己的服飾，可是安妮却給他一個不理。

到了夏陽之後。她先要尋一間房子。終於被她找到了一間，那房東太太對着她古怪的服裝望了一望，就領她看了一間房，她收了房金之後，還帶着警告的口吻對安妮說：「這裏有一個規矩，過了夜半二小時，不可以再唱歌！」安妮祇淡淡地笑了一笑。

這一宅房子內住着許多歌女。傳來了一陣笑語，這使安妮感到了旅居的寂寞。這時候安妮的房門忽然被推開了，門開處，站着三個女子，對着安妮痴望着。

推門的女子有一頭梳得很美麗的金髮。她穿着一件粉紅色的絲質的衣服，上面還鑲着羽毛。她的眼睛很大，她那臉上是堆着一種青春的活躍。可是她們的表情却是非常的虔誠，非常的友誼。

她對安妮說話，喉嚨有一點沙，她說：「我叫做愛兒姍，還有二位，她叫做茂泰兒，她叫做戈蒂。」安妮也把她的名字告訴了她們，愛兒姍望了望她古舊的服飾問她是不是匆匆忙忙出來的。

安妮說：「是的！女同志們都要我快一點來。」

愛兒姍還很熱誠地告訴安妮，他們都是在這裏皇家戲館裏跳舞，並且問她要不要找事，這使安妮很感激，於是她們就很熟了。

第二天，她候在議會裏想得到一個提出提案的機會，可是她沒有得到。第一，史蒂夫向主席發言，提議要把女子退出旁聽席，主席接受了他們提議，而安妮也被趕出了會廳。第二，當她碰到了那主席之後，曾經把提案交給他看，可是他一看知道是婦女參政的提案，立刻就感到了不可能。有這兩點，她的第一天是白化了。所得到的就是那門役黑人喬治對她說了幾句同情的話。

當她回到寓所來的時候，史蒂夫正在候着她。她的血液感到有一些奔騰，可是她認為這是不需要的。今

天把她攔在門外的不就是他嗎？可是現在他的臉上却堆着非常誠懇的神色，毫無半絲的諷刺，毫無半點的輕慢。他很文雅地對她說：「安妮，我要和你做個朋友。」他的聲音是這樣的誠懇，她幾乎要軟化了。

「你可以幫助我嗎？」安妮說。

他望着她很舒適地坐在沙發上，也就坐了下來，他婉轉地勸她放棄她的計劃，他說她應該可以結婚了。結婚。這簡直使她有些陶醉了，她回到了舊日的美夢。

他又批評到她的衣飾髮樣。突然安妮又發了怒，她把史蒂夫趕了出去。爲着保持着自己的尊嚴，在史蒂夫未走之前，她把眼淚忍住了。可是終於那晶瑩的淚水落了下來。

是愛兒娜，她見到了安妮的淚水，她溫柔地把手臂圍着她。安妮也就在愛兒娜的肩上哭了起來。她的哭聲慢慢地醒了。她就問安妮：「告訴我究竟什麼事，也許我可以幫你的忙。」

經過了安妮告訴她將提出提案的事之後。愛兒娜明白了。她也明白了那提案的重要。於是她就像慈母騙孩子地說：「你的意思是要認識一個立法院的議員是不是？如果你要這樣，你就沒有困難了。我差不多每一個都認識。」

她沒有說大話，第二天她就和安妮上議會找到了議員裘雷史篤佛，他是會中很有勢力的一個。愛兒娜和他很熟悉。所以最後，他就答應在議會中提出那女子參政的提案。愛兒娜快樂得把手臂抱住了他。

「不要這樣！」他求着，向四面怪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說：「要知道這是衆目睽睽之下。」裘雷守着他的諾言，提出了安妮的提案，每一個二十一歲的女子都有選舉權。

會中好像毫不關心地接受下來，主席就決定把它交給司法委員會去討論。這樣當天的會就算結束。

安妮擔心自己有失敗的危險，就和那黑人門役喬治去商量，喬治在華盛頓住了很久，對於這些事似乎很有些經驗，他告訴安妮說：「他們會把不要看的提案拋在地上，如果那提案有了這樣的遭遇，那是完了。」他把頭搖了一搖再說：「據我看來，這事情要另想辦法。」

他告訴安妮，最好和最有權力的人去商量，這樁事非省長辦不了。

安妮喊了起來：「對！爲什麼我早沒有想到，我立刻就要去看他。」

喬治把頭搖得像鼓桶一樣。他說：「如果你要做，一定要像政治家一樣，要安靜，若無其事地才成！第一，你要漂亮！」

安妮點點頭，「那當然。」她說。

喬治告訴安妮，省長今晚請客，要進去的當然得有一張請客帖。喬治看見衣帽間裏許多大衣袋內都有。安妮明白了他的意思。這時候她也顧不到什麼偷竊不偷竊了。於是喬治進屋去偷請客帖，她就等在外面。她的心跳得這樣快，她興奮到了極點。現在她以為不會再有什麼了，她一定可以讓省長來知道這一個提案的重要了。

沒有幾分鐘，喬治來了，他交給她一張請客單，安妮致了謝。

可是現在還有一件事，喬治很恭敬地對她說：「可是今晚上的女客都得穿得非常的華貴，要漂亮！」

「放心好了，喬治。」她慢慢地說：「我一定穿美麗的衣服來——漂亮！」

這是愛兒娜她們的工作，直等到她們替安妮理好了最後的一個衣褶，最後的一絲頭髮，交給了她一把蘭絲紗的扇子，愛兒娜才肯讓安妮走到鏡子的面前。

安妮簡直變成了一個大理石的石像了，她再也說不出話來。她把這事情當作了一件奇蹟。她決不能相信那就是自己。「佛要金裝，人要衣扮。」現在的安妮是這樣的美麗。她那亭亭玉立的體態，像迎風的楊柳般的動人，她那嬌艷欲滴的面貌，像初開的海棠般的可愛。她那柔軟的頭髮，像一朵晚霞般的美麗。她那彎曲的朱唇，像一粒櫻桃般的誘惑。

她想起了當時在跳舞會裏那鄉拙的打扮，她呆住了。

這時候，忽然有一封從漢克那裏寄來的電報，電報上說：「克拉克今晨遭難。如果你得到了選舉權，我們就有了告他的證據了。」

她的海棠般的臉突然變成了一塊死白的玉石，她知道再也不能遲延，她把衣服一曳，她走了。她的嘴裏咒着：「這可惡的人——可惡的傑姆高克！」

省長的公館裏華筵盛開，嘉賓羣集，樂聲悠揚，燈光耀人。省議會的議員差不多都在那裏，就是史蒂夫也在那裏。當安妮從路梯上走下來的時候，會裏的人們都發生了一種騷動。在夏陽從沒有見過這樣美麗的女人。省長問着旁邊的人可有認識那女人的人，其中一個以為她是新到夏陽的法國女伶。省長對她非常的注意。安妮學會了一切應酬的辭令，稱贊着省長的長髯，她和他跳了舞。

安妮把省長請到了陽台上，她和那白髮的人坐在一起了。她就坦白陳詞對省長說：「我不是法國女伶，我上這兒來是要請你幫助我成功一樁提案——那就是女子的選舉權。」她望着他的眼睛說，可是他的眼睛並沒有什麼表示。她於是帶着懇求的聲音說：「你能幫助我，是不是？」

可是那老人却搖了搖頭。他很率直地說：「我恐怕沒有可以幫你忙的地方，那是要由議會來表決的。」在他預備去招待其他賓客的時候，他還加上了一句，他說：「我看你要運動一下才行。」

在這一箇短短的時間中，安妮感到了極度的失望，她的眼淚幾乎要流出來了。這時候喬治突然走了過來，他今天是在這裏當差，當她見到安妮打扮得這樣美麗的時候，他幾乎說不出話來了。這時候他走到安妮的身邊。安妮不知道「運動」是什麼意思，她知道這是她要做的事，可是她不知道這究竟是什麼事。

那是由喬治告訴她的。他說：「這是華盛頓常常有的事。「運動」就是利用民主黨和共和黨互相妬忌的印象而產生的。他們彼此都存着一種猜忌，你可以從中取利，這好像是把兩粒有機關的骰子，一人一粒，分給他們。」

喬治的學生立刻就明白了。因為在這段功課的一小時之後，安妮已經和一個民主黨的議員在跳舞。她而且對他說：「省長方才告訴我，他說你們民主黨比共和黨厲害得多。他說民主黨預備明天通過女子選舉權。」

「可是——我並不以為他們肯通過這條提案！」民主黨員很奇怪地說。

安妮帶了輕輕地一笑說：「當然他們是不肯的！他們知道這不會成功事實的，他們會把這提案推翻——可是在面子上，在記錄上，人們都知道民主黨是主張這提案的，在人們的嘴裏都會說民主黨畢竟是主張自由

的，他們要讓共和黨做惡人。」

安妮的修長的睫毛閉了一閉，她還說：「這是秘密，別告訴人，共和黨員要知道的。」她發出了一個迷人的微笑，在這一笑中，她表示了她心中的得意。她記起她剛才在和一個共和黨員跳舞的時候，也這樣地對他說過。那人走的時候，也給了她一個微笑，正和那民主黨員一般的。

跳舞的人漸漸地少了。黨員們都圍在一起討論着這件事。政治的暗潮在那引人的音樂中醞釀着。

安妮想盡方法去避開史蒂夫，可是終於她被史蒂夫拖到了外面。月光如銀，萬籟俱寂，他捉住了她的手臂，要她望着他。

「自從我見了你之後，你就像一枚刺般永遠在我的身邊。」他的聲音不像以前那樣鎮靜了，感情充滿了他的音調：「今晚上，你把這屋子裏的人都瘋狂了。安妮——你這個人非想一個辦法不可。」

慢慢地他抱住了她，他的唇第二次印到了她的口上，她感到一陣熱力通過了她的全身。突然她記住高克來了。她從皮袋中取出了漢克的電報，顫抖地交給了史蒂夫。在月光下，她看見他的目光中有着另一種的異光發射出來。

第二天，議會裏討論到女子選舉權的提案，民主和共和兩黨都不願另一黨得到了人們的擁護。一致把這提案過通了。坐在旁聽席上的安妮，和愛兒姍幾個人都跳躍起來。安妮當天就打了一個電報給麥克太太。

在議會舉行的時候，史蒂夫並沒有出席，他趕回到蘭拉姆，對着高克發出了責問，他覺得高克的行為太不行了。他不應該當他在夏陽的時候殺死克拉克。高克斷送了他的前程，高克也失了信。於是他決定離開高克了。

正是這時候，漢克收到了安妮的電報，走到高克的酒店裏來，讀着電報的原文：——「欣悉君等已獲得控訴高克之證據，因今日女子選舉事已通過。余當於星期四乘車來鄉。」

頓時酒店裏發生了擾亂；高克認為史蒂夫辦事不力，痛斥了他一場。並且召集了他的黨羽。這一個行動在史蒂夫是很明白的。高克一定不肯讓安妮回到蘭拉姆來的。他一定要叫黨羽們把火車在中途上攔下來，這在安妮是非常危險。於是史蒂夫不能坐視了，他立刻去辦他的事了。

安妮回鄉來了，她的衣飾已經變得非常的時髦。在火車中有好許多新聞記者圍着她問長問短。

這時候突然有一隊人騎着馬飛奔過來，把車子攔住。就有人上車來，找到了安妮，把她拖下車來。正是這時候，史蒂夫牽着一大隊的人來了。他從莽漢的手中救出了安妮，可是不幸他却中了一槍。

蘭拉姆的車站上，麥克太太們排着隊歡迎安妮，歌聲洋洋，非常的興奮，每一個女性的心中都是非常快樂。她們都靜靜地等着車子的來到，那裏將帶給她們的「女性之花」！這時候傑姆高克突然來了，他大聲地吼着，要女人們把隊伍解散，而且說：

「你們別站在這裏胡鬧了，安妮是不會來的！」

正是這時候，火車進了站，站在月台上的，却是安妮毛根，她的衣飾是這樣的時新，她的美麗這一次完全顯露了出來。最驚奇的當然是傑姆高克。那時候安妮帶了一個人來，他是省府裏特地來捉拿高克的專差，費芝吉爾先生；於是高克就被人捉住了。

高克的捕獲在安妮似乎還不是最緊要的事，她掛念着史蒂夫的槍傷，她叫人先把史蒂夫抬到了麥克醫生那裏。

在高克案子開審的那天，陪審席上端正地坐着十二位女性，正是法官在審案的時候，安妮忽然收到了漢克給她的一張字條：——

「史蒂夫覺得有精神可以旅行了，在十分鐘之內就要離開這裏了。」

安妮的呼吸急促起來。這時候她就站立起來，代表全體陪審官說：「法官，我們已經決定被告傑姆高克是有罪的。」

法庭裏發生了一陣騷動，傑姆在那裏咆哮如雷的時候，安妮已經從人叢中走了出來。

她趕到了車站，碰見了史蒂夫。她緊緊地把身體偎着他。她很真誠地說：「我決不參政，我要住在家裏，替你煮飯洗衣，當心孩子……」

這樣，她把史蒂夫挽留下來，車子在他們身後開過，向着前途進發。



# 魚類的機械化戰爭

毛志明

Harden F. Taylor 原著 · 譯自 Parade 雜誌

在汪

洋大海中

，在四分之一哩之下，那兒上·下  
·左·右，除了水之外甚麼都沒有  
；沒有地窖和洞穴可供躲藏，沒有

巖石可作掩護，沒有樹木可以攀登  
，更沒有任何的住所。那些一點保  
護也沒有的小魚生活在這裏，豈不  
是在任何一分鐘內，都有被大魚吞  
食掉的危險嗎？

但是，在你哀悼這些不幸的小  
魚底悲運之先，你得再仔細研究一  
下，牠們並不是真的這樣孤弱無援  
的。在海國的生活鬥爭中，自然界  
也會分配給牠們保護自己的工具。

人類應該是最機智的了。但是  
，我們人類在攻擊和防禦中所有的  
發明物：——偽裝，烟幕，毒瓦斯

等等，在魚類是早已沿用了無數的

世紀，作為防禦敵人和奪取食物的  
工具了！每一種魚類都能夠用牠們  
自己的方法生活着，直到能夠生出  
新的一代。

就拿鯉魚來說：這是一種孤弱  
無援的小魚，沒有牙齒或尖刺，沒  
有毒物或厚的保護皮，更沒有可畏  
的鰭；這完全是一種供給大魚充饑  
的弱小魚族，從卵一直到牠自己能  
够孵出卵來的時期中，牠的生命每  
一分鐘都是危險的。

牠怎樣在青魚和小鮫魚所追襲  
的一生中，去設法長久的生存着，

甚至還能生出新的一代呢？牠是用  
這樣的方法的：牠們製造出可驚的  
數目的卵，這些卵雖然有無數的不  
能孵出，但總是能够生出新的一代

的。

一個成熟的雌性鯉魚，在腹內  
能貯藏着佔有其全體重五分之一的  
卵，數目約在四千左右。

在北歐每年所捕獲的鯉魚，約  
有六十萬萬條。假使這裏面有一半  
是雌性，而每一條雌性鯉魚都能夠  
製造出四千枚卵的話，那麼，我們  
單單計算那些被捕獲的鯉魚，這卵  
的數目就有一百二十萬萬萬了。

同樣的，在美洲的海洋中，也  
存在着二百二十萬萬萬的卵。在小  
魚們給敵人殘殺以後，孱弱的鯉魚  
仍然可以靠着剩餘的卵繼續生存下  
去。

現在再說到另一種生產力最微  
弱的鯉魚，每一條雌性的鯉魚僅能  
製造出兩打左右的卵，每個卵有彈

子那樣大小。假使這些卵被擲在海裏，將立刻被大魚吞食掉是無疑的，而鯰魚也便要絕種了！因此，那些雄性的鯰魚就有個補救的辦法，牠們會把這些卵含在嘴裏，直待這些卵孵化出來為止。

當這些卵孵化之後，小的鯰魚常常在牠父親監視之下去找食物。假使一個敵人迫近牠時，牠的父親便張開了嘴，小的鯰魚就向牠的嘴裏衝進，直到危險過後才出來。

魚也知道偽裝。鯖魚和鯡魚都有燦爛的銀白色肚皮，但牠們的背部都是深綠色的，而且有斑點的條紋。當牠們逃避兇悍的青魚時，便常常游到水面上，在這時，牠們有碰到海鷹和海鷗襲擊的危險。但是，當牠們的肚皮向上時，便現出了好像是已死的樣子，而在顏色不鮮明的背部向上時，鳥類也不容易看出牠們在水裏。

更有趣的是比目魚，庸鱈魚，

和若鰯魚，這些魚都能改變顏色，以適應牠周遭的環境。這些魚在避免襲擊時，總是躲藏到一個地方，搖動自己的尾巴和鰭，使污泥攪亂起來，等到污泥沉澱下來時，牠們便穩定了地位，同時牠們便開始變更皮膚的外表，使牠們的皮膚不但能適應環境的顏色，且能適應環境的一切花樣。

假使海底是有砂礫的，或者是蓋着貝殼而有墨色的，那麼比目魚也會使牠的皮膚變成同樣的顏色和花樣，牠能够使牠的皮膚變成紅色、黃色、青色及其他各種顏色，真可以叫人驚詫不已的。

你或許看見過那種奇異的小的汽球魚吧？牠在水裏是一種笨拙而行動遲緩的小東西；但是，當你將牠移到陸地上來時，牠便會很迅速的使自己膨脹起來，像一個足球；堅固得就是你站在這足球上也不至於使牠的皮膚破裂。在水裏時，牠

# 上海新豐印染廠

註冊商標

出品

舞蝶 賞花 白貓 紅人 四星 桃花 星峯 翡翠 馬翠

各種 色布 印花 等貨 應有 盡有 無美 不備

國貨證明書：五六〇至五六六號

電話

營業部

○五三七九 七八四五九

號一十里美仁路波寧海上

經濟部執照：四一九號



也能够用水代汽，來填滿牠的身體；這確是一種有效的防禦。

牠的行動的遲緩使牠不能逃避敵人的追襲，但牠能够使身體膨脹得大而緊張，使敵人不能够吞食牠，而且牠身上還密佈着一層尖銳的針刺，也能够幫助牠防禦敵人。

有些魚是有毒的。你或許已經看見過大的螯刺魚，那種具有像鞭子一樣的尾巴的扁平的魚。在牠的尾巴上，有一個三四吋長的尖銳的箭，這箭蒙着一層含有烈性的毒液的皮膚。當你握着牠時，牠便將牠的箭向你皮膚刺進，箭上的毒液也就注射到你的傷口上。這種性質的傷如果重一點的話，能够使你失掉一條膀子或是一條腿。

長尾鯨在牠長而有力的尾巴上，有一種危險的武器。當一隻同牠反對的船或魚迫近牠時，牠便運用牠龐大的尾巴去搗亂這船或殺死牠的敵人。

槍鱗魚是能够放射烟幕的一種魚，當敵人迫近牠時，牠便吐一團墨汁在水裏；當敵人在墨汁裏找尋牠時，他却溜出這漆黑的一團了。

水深的地方是深黑色的，一些小蝦會吐出光亮明晰的一團來代替黑色的墨汁。攻擊者在這裏將要感到昏迷，小蝦便可以趁這機會逃到黑暗裏。

魚也會用電流麻痺敵人以保護自己，電鰻，南大西洋的電魚，以及亞馬遜河同尼羅河的電魚，都有電池隱藏在頭頂的皮膚下。這種電池能够發出三百弗打的電流；這，幾乎三倍於你開無綫電時所需要的電流。假使在水裏同一個電鰻太接近時，牠放出的電流的震動力量是足以擊敗你的。

每一種生物都有牠的弱點，但每一種生物也有保護自己的方法。——自然界武裝了一切的水族，這些並不是神話。

事務所：上海北京路國華大樓  
三一三號 三一三號

# 中國 公勝棉毛織染廠

股份有限公司

織造漂染全製自部

★註冊商標★

風行牌 先鋒牌 永固牌 鵬飛牌 得勝圖 秦淮圖 快活林

★出品種類★

素府綢 卡其 條府綢 嗶嘰 細條麻 貢呢 紗洋紡 貢緞 冲麻布 線呢 漂布 羽綢 永不退色藍布

電話：九三〇九〇號

九七六一〇號

虞洽卿路  
勞合路口

# ·新華大戲院·

(院戲大海上大即)

## 幕開式正日一月九

一九刻時 半七時 半二午時 ..間時

·最新穎的設備！

·最標準的座價！

獻隆  
映重

·星影席首國中·

·演主裳雲陳·

# 花姊妹新

眼逗  
淚人

心動  
弦人

仲小楊 琨善張

——演導合聯——

佳無頑哀  
劇上豔感

製響同度本公影聯中  
!鉅凡不年司業合國



# 熱帶的夢

暨南大學  
商院一級 楊璇璋 男，廿一歲

## 一封沒有寄出的信

那是前年的事了：

當烽火在故鄉的一端升起時，我倆却在海外的南島，赤了腳在沙灘上大聲嬉笑着，互相追逐着；同時，愛神也偷偷地向我們放了一箭；兩顆心

在顫動下聯串起來，你低着頭掙脫了我的擁抱，消失在棕林中。

我怎麼會忘記呢？——這一個刻劃在心頭的痕跡，消逝的時日能把牠抹去嗎？而今，當故國江南草長的時節，我蹣跚地徘徊在柳梢下；你的微闔着的眼睛，長而彎曲的睫毛，有着椰子香味的紅脣，這些這些，都浮動在我的記憶中；然而，一切都成爲幻夢了呀！我怎能忍得住淚水的泛溢呢？

我現在是如何地生活着呵？你想：一個流浪的人飄泊在密佈着瘴烟般色彩的孤島上，沒有安慰與鼓勵，沒有滋潤與溫柔，像一個乾渴的沙漠旅行者，當春風帶走了我的美夢時，我的心是如何的空虛呀！

遙遠的一天——這好像是命運上註定的；我乘着

黃昏的一班車爬過了長滿蕉樹的山峯，（這山峯的名字是如何的奇特啊！）到了紅河邊的姑母家裏時，你從樓上跑下來，你那染上了熱帶風情的豐潤的面龐，窈窕的身材，充盈着醉意的微笑，把我的心靈攪得像無法整理的亂絲了！

「一見鍾情」這一句話，是如何地玩弄我們啊！我竟忘掉了整夜鐵道上旅行的疲勞，在看完影戲的歸途上，我們的眼光互相凝住了！回來後，姑母還不是笑我們孩子氣嗎？

我應該記着：永遠地記着：那是十五日的一夜，瑩潔的月兒披着輕紗踱上雲端，我們並肩穿過椰林，到了迷濛的海邊；那時的景象是這樣的美麗，海浪擁着一片長沙似的疾捲着，奔馳着，一陣陣的巨響像是要吞噬掉整個宇宙似的，我們就在這雄壯的環境中，靜靜地躺着，聲息是那樣的沉默，然而我的血液却在澎湃，心頭也在急促地跳動。我偷偷地瞧你時，你的臉上也蒙上了一層紅暈了！一層紅暈，嫵媚的紅暈呵！

海風舞弄着椰葉，月光將椰葉的黯影投射在你的臉上，你偎在我的懷抱中，低低的開始了你的歌唱，那首馬來情調的歌曲是如何地迷人啊！

當落霞的金彩消沉在海底時，

月光照着你甜睡的眼睛；

我的人兒啊！

相思駕着一葉輕舟，

泛進了你好夢的湖心。

我輕輕地整理着你的被風吹動的鬢髮，摺在你的耳後，你仰起頭來，明亮而蘊蓄着溫情的眸子諦視着我，我低下頭來，情不自禁地吻着你的櫻唇，我們的擁抱的影子描在平軟的沙上；我是陶醉了！完全的陶醉了！

然而當今日，回憶帶着調侃的臉來揶揄我，向我背誦過去的溫情時，我怎能遏制我淚水的泛溢呢？

誰料得到：愛神剛剛滿意的笑着走開時，那躲在黯影裏的魔手，便把我們努力織成的美夢搗毀了！在無可奈何之下，我收拾起一顆破碎的心，背上了行囊，你紅腫着眼睛勉強的囑咐我保重；當船滑出港口時，我還依稀聽到你的低泣；這是如何殘酷的分離啊！現在，我坐在晚霞抹着的窗畔，舉着沉重而憂悒的眼，都已經成爲不可挽救的惡運了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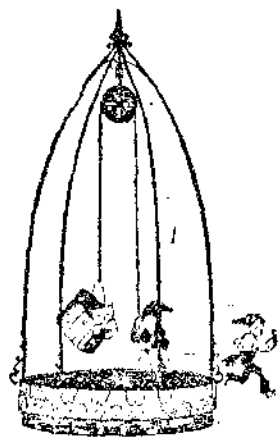
我恨回憶，然而我却愛着夢，夢帶來了你的以前的歡樂的面龐，微笑時的嫵媚的紅暈；許多顫動而興奮的往事，在夢中再度溫習起來：——但是啊！這片刻的歡愉不過是贏得了一枕的淚痕，它終於拋棄了我，像拋棄一朵殘謝的花一樣的走了！留給我的惟有痛苦。

我低低地對自己說：——  
「那是前年的事了！」

•• 精 選 文 學 讀 本 ••

- |          |          |          |            |            |          |            |          |          |          |
|----------|----------|----------|------------|------------|----------|------------|----------|----------|----------|
| 沈三<br>白著 | 陳其<br>年編 | 冒辟<br>疆著 | 蘇曼殊<br>詩文集 | 蘇曼殊<br>小說集 | 陳眉<br>公著 | 晚明百<br>家尺牘 | 袁小<br>修著 | 李日<br>華著 | 毛子<br>晉編 |
| 浮生六記     | 婦人集      | 影梅庵憶語    | 蘇曼殊詩文集     | 蘇曼殊小說集     | 小窗幽記     | 寫心集        | 珂雪齋近集    | 紫桃軒雜綴    | 羣芳清玩     |
| 冊一       | 冊一       | 冊一       | 冊一         | 冊一         | 冊一       | 冊一         | 冊一       | 冊二       | 冊三       |
| 四角       | 三角       | 三角       | 一元         | 一元         | 八角       | 一元五角       | 一元五角     | 一元五角     | 一元八角     |

•• 上海福州路世界里六號 ••  
中 央 書 店 發 行



## 二十年前的約會

光華附中  
高二級

徐

疾男，十六歲

——美國幽默小說家歐·亨利 O. Henry 原著

剛上差的警士在街道上尊嚴地踱着。這種尊嚴在他似乎已成了一種習慣，倒並不是爲了要在人們的面前故意裝腔作勢。因爲那時候的天色已漸漸夜了下來，雖然是剛敲過十點鐘的時分，但是夾着細雨的寒風，却早已將街道上吹掃得幾乎連鬼也找不到了。

這警士用着許多美妙的姿勢舞動着警棍，兩眼就不住的在寂靜的街頭和各家的門前搜查着。幾家出售雪茄的店以及通宵不關門的旅館裏，還有燈光透射出來之外，很多不營夜市的商店都已經打烊了。

他在這夜幕籠罩下蹣跚着，才走了沒有半條街的時候，這個警士突然放緩了脚步；原來他發見一家光線黯暗的雜貨鋪門首，正有一個漢子斜靠在壁角裏，嘴裏還啣着一支沒有燃着的雪茄。於是這個警士就向他那邊慢慢地踱了過去，那個口啣着雪茄的人馬上就迎上來，強笑着道：

「沒有什麼事吧？長官！」他辯證似的說：「我正在這裏等候着一位朋友呢！那是我們在廿年前就約

會好了的。說起來，這或許是很可笑的，你以爲是嗎？好吧！要是你可以相信我別無企圖的話，那我是可以說明一下的：大約在好些年以前，這裏的舊址本來開設着一只「畢佐治白蘭地」的酒店。……」

「一直到在五年以前，」那警士接口說：「這只酒店還是開設在這兒，以後才收歇的。」

那個站在門口的漢子，擦了一根火柴去點燃他的雪茄。微弱的火柴光線映出了他的一個蒼白而方顎的臉，一雙有力的眼睛，而在右眉的旁邊還留着一顆白色的創疤。領帶上別着一枝鑽石針，奇突地閃耀着。

「廿年以前的今晚……」這漢子說：「我會到這兒的——畢佐治白蘭地——酒店來進餐，同來的是祁美·惠爾斯；他是我的好友，而且也是我以爲在世界上最好的一個人。他和我一同在紐約生長起來，我們的交誼有如手足一般。那時我才十八歲，祁美比我大二歲：二十歲。是在那晚的第二天早上，我就爲了謀生活，出發到西部去了。不過，祁美是絕對不願離開紐約

的，因為他始終以為紐約是最適宜逗留的地方。所以，我們那天晚上分手的時候，就互相約定，打那一天那一個時候算起，再過了二十年，就得準時在這兒會面，不論我們的境況如何，或者從遼遠的地方跋涉而來，都是不能失約的。我們那時候忖度着：經過了這麼悠長的二十年之後，我們總可以改善了我們的命運，至少我們的生活總各有着落了。」

「這倒是很有趣的。」警士說：「不過，這在我看來，二十年的約會，恐怕似乎太悠長了一點吧？呃！那末你那個朋友的近況，你可有一點兒知道嗎？」

「噢！是的。我們有一個時期，是時常通信的。」那漢子說：「不過，隔了一兩年之後，我們間的音信就互相斷絕，誰都不知道誰在那裏了。你可知道，西部的區域是多麼廣大啊！加之我又在那兒日無餘晷地奔走着。不過，我知道他要是還活着的話，一定會到這兒來會我的，因為他是一個最守信用的人啊！」

這個等待着朋友來踐約的漢子，從袋裏掏出了一隻精美的掛錶來，錶蓋上也鑲着許多的寶石。

「十點只缺三分了！」他說：「那時候正是十點鐘，當我們在這兒酒店的門口分手的時候。」

「你在西部，生活一定很舒服吧？」警士問，「誠然！誠然！我只希望那美有我一半的得意，

那就很够了。不過，他實在太缺乏冒險的勇氣，一個人滯留在紐約的生活是刻板的，如果到了西部，也許就會變成狡獪與勇敢的人了。」

警士舞動着他底警棍；前行了一二步，又回過頭來說：「我要走了！希望你的那位朋友能够準時到來，你真能知道他會準時趕到嗎？朋友。」

「我相信他不會失約的。」那漢子說：「我至少要等待他半個鐘頭。我知道要是那美還活在世上的話，他是一定會準時而來的。再會吧！長官！」

「再會了！先生。」警士說着，就沿着那條路走了過去。一面走，一面視察着每一家的門戶。

天，現在又開始下着細雨；風也是陣陣地吹着，而且風勢比剛才又加強了許多。街道上的行人，都把領子縮在大衣領子裏，默默地疾走着。爲了要遵守一個二十年前的約會，因此不遠千里而來的那個漢子，仍是傍着雜貨鋪的門口，耐心地呼着雪茄，等待着。

大約消逝了二十分鐘左右的時間，才有一個身軀高大的，穿着大衣——領子掩護着兩耳的大漢，從對街匆匆地穿了過來。向這個等待着的人走過來。

「鮑勃！是你嗎？」那大漢懷疑地問。

「那美！」靠在門口的那個漢子直喊起來。

「喔！好哇！」那穿着大衣的人立刻握住了對方

的手，大聲地說：「的確是鮑勃啊！我知道，只要你還活在這個世界上，你是一定會到這兒來的。好極了！好極了！——二十年的確是個很悠久的時間呢。這另酒店可惜現在已經收歇了。要是它現在還開着的話，那我們不是又可以進去吃一餐了嗎？西部給予你的印象一定很好吧？老朋友！」

「極好！因為在那邊，我所希望的東西都已經給我了。祁美：我說你也變得真太厲害了，我簡直沒有想到你的個子意會高了二三寸呢。」

「哦！二十歲以後，我的確是長得高了一點。」

「祁美：你在紐約，也很得意吧？」

「平凡得很，我僅在市政廳裏担任了一點小職司，來吧！鮑勃：我們同到一個我所熟悉的地方去舒暢地談談別後的一切吧。」

這兩個人手挽着手踏上了街道。這個來自西部的人，因為事業的成功使他夜郎自大的緣故，洋洋得意地開始講述着他自己的境況。另一個却只是把頸子縮在大衣領子裏，很有興味地傾聽着。

在一個轉角的地方開設着一片藥房，電炬閃爍地放射着光芒，當他們走過這個光圈的時候，兩人同時注視着對方的面部。

來自西部的漢子立刻停住脚步，抽出他的手臂。

「你不是祁美呀！」他怒咒着說：「二十年的時間固然很長，但是決不會使一個羅馬人那樣的高鼻子一變而為塌鼻頭的！」

「可是，有時候一個好人却會變成壞蛋的！」那個身軀高大的人說：「『牛皮糖』(SILKY) 鮑勃的綽號) 鮑勃，現在上頭有命令，要你去談一談；芝加哥的警察廳早已料到你上這兒來了，所以打了一個電報來，叫我們按址找尋你，朋友：乖乖地走吧！這是無法避免的事呀！現在，在沒有上警察廳之前，我這裏還有一張同事託我帶給你的字條，那是巡邏警祁美·惠爾斯寫的，你看一看，就什麼都明白了！」

來自西部的人展開了那張授給他的小紙條，他開始讀的時候，他還很鎮定，可是當他讀完了之後，他的手就顫抖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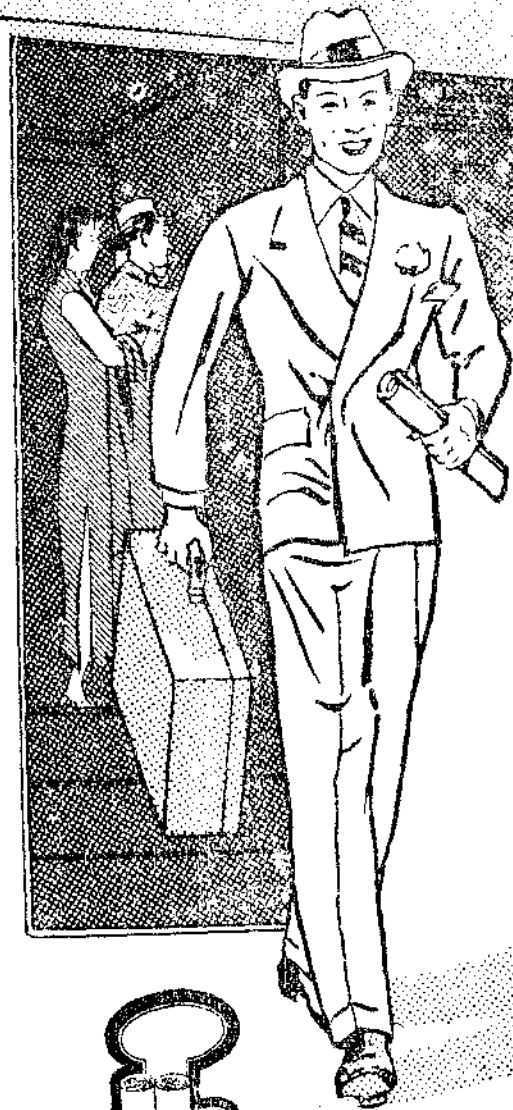
那張字條上的話是很簡短的：

鮑勃：

我是準時踐約的，在你擦了火柴去點燃你的雪茄的時候，我認出你就是芝加哥正在緝拿的要犯，爲了友誼，我自己是無論如何不能執行拘捕的，所以我又走了開去；讓我們的一位便衣偵探來辦理這一件事，你以爲我够朋友嗎？

祁美·惠爾斯

# 美麗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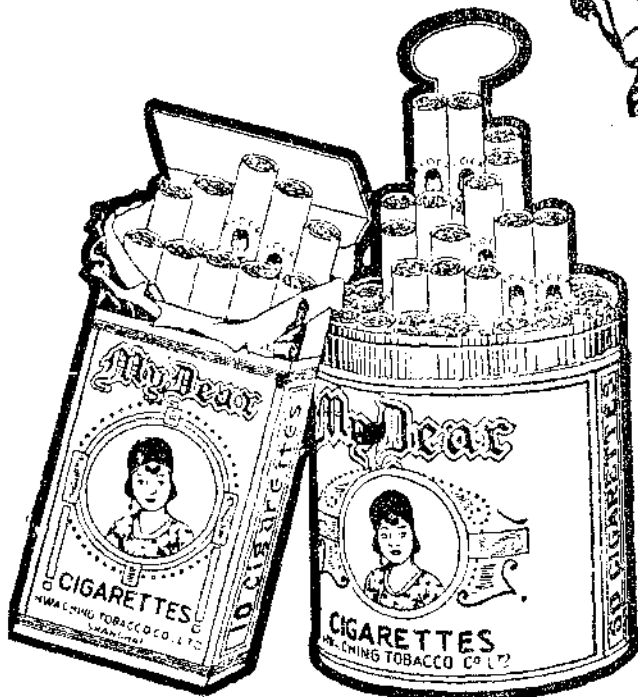


有美  
皆備

無麗  
不臻

之先

欲消旅次悶  
問帶名烟磨



成 華  
品 出 司 公 煙





## 第六章 兩具屍體

是十月八日星期五，愛雷·奎寧，這位卡氏開棺慘劇的編導者，最先到達卡氏的家中。幾天前的緊張局面，又在這裏重演起來。

全宅的人都集合在會客室裏，靜待着貝伯和稽查員奎寧的來臨。愛雷·奎寧抽空就和那英國少女閒談着。愛倫·金尼在旁看着，似乎有些醋意。

不久，貝伯和稽查員都來了，後面還跟着偵探弗林，和一個肥胖的矮子。

費連驚奇地問道：「這位是誰？」

弗林答道：「他說他也是住在這裏的，所以我帶他進來。」

稽查員將自己的帽子和外衣丟在一張椅上，回頭過來問那矮子道：「你是誰？」那矮子可以說是一個標準的荷蘭人，有著花白的頭髮和紅潤的面龐。他被稽查員這樣一問，一時竟呆住了。還是傑爾保·史隆尼給他介紹道：「是的，稽查員，他就是密司脫佛利蘭，我們的旅行代表。」

稽查員向他瞟了一眼道：「噢！就是密司脫佛利蘭。」

佛利蘭道：「是的，我就是佛利蘭。史隆尼，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他們這許多人是做什麼的？我想卡吉斯是……密昔司佛利蘭在那兒？」

密昔司佛利蘭在隔壁裏一面應着一面走出來道：「親愛的：我在這裏。」伊走到那矮子的面前，就彎着腰和他接了一個吻。

稽查員問道：「密司脫佛利蘭，你剛纔回來嗎？」

佛利蘭答道：「是的，昨夜我回到奎北克的旅館裏，就看到這裏發去的電報。我對於卡氏的突然去世，事前一無所知，所以大為驚駭，就立刻乘火車回來了。諸位都是來做什麼的？」

奎寧探案：希臘棺材

「我們，我們要開棺檢驗密司脫卡吉斯的屍體。」

「呀！爲什麼要開棺檢驗呢？難道……？」

貝伯不耐道：「現在且不必談。稽查員，我們可以動手了？」

這時候教堂裏的僕役何尼惠和兩個小工，都已在墓地上等候着了。屋子裏的許多人紛紛到了墓地上後，何尼惠就將卡吉斯墳墓的地位指給那兩個小工看。他們就舉起剷子，開始用力發掘。

大家都很嚴肅，一語不發。婦女們都留在屋子裏沒有出來；祇有史隆尼，佛利蘭，伍特樂和許多有關係的男子在旁監視着。沙柴因爲不忍觀這慘事，華德斯博士有些膽寒，愛倫·金尼忙着要陪伴瓊·勃雷脫，所以都沒有出來。那裏還有奎寧父子，警佐費連和一個身材高大口含捲煙，足旁有一個黑布袋的大漢。新聞記者們都羣集在五十四號街鐵柵的外面，舉起了照相機。幾個警察在街上維持着秩序。卡氏的管家衛克司在天井的籬笆旁，不時張頭探望。

大約掘到二三尺深的地方，那兩個小工的剷子觸着了一樣鐵的東西，發出響聲。他們就更有勁了，像是在掘取寶物一般。後來鐵門完全露出來了，下面就是墓穴。他們的工作也完畢了，就站起身來，將剷子放在一旁。

鐵門開後，那口銜捲煙的大漢最先聞得了一股臭氣。他就走上一歩，跪在地上，用鼻子嗅着。旁邊的人見了，很覺奇怪。後來他就站了起來，向稽查員道：「你可會聞得有些腥臭？」

「是什麼東西的臭味呢？」

那大漢祇管吸着捲煙不答。他就是地方主任檢驗醫官潑勞志博士，他是很機警靈敏的。他接着就吩咐那兩個小工道：「快下去，將那口新的棺材拖出來，我們纔好動手把它拿起來。」

那兩個小工膽小地爬了下去，用力將那口黑而亮的大棺材往外拖了出來。

最後，那口棺材終被扛出了墓穴，放在地上。潑勞志博士依舊用鼻子不住地嗅着，好像一隻獵狗。同時在場的人現在也都聞得了一股臭氣。史隆尼的臉變了灰白。他把一方手帕掩在鼻子上，不住地打噴嚏。



觀看。潑勞志還伸手進去翻摸。

「一是被暗殺的！是被勒斃的！」

潑勞志初步檢查的結果是這樣。後來他由費連警佐的幫助，將那屍體翻了過來。那屍體原是背向着上的，頭倒在卡吉斯的臂膀上。現在屍體既被翻了過來，面貌當然可以看清楚了——眼眶雖然深深地陷了下去，但眼珠却是凸出來的。面孔並沒有完全爛去。皮膚都發了黑。鼻子雖然已發了軟，但還可以看出生前是很尖很高的。

稽查員奎寧喃喃地自語道：「天啊！這個人好面熟啊！」

貝伯躡足過去看了一眼，說道：「不錯，稽查員，我也覺得此人好面熟。我想或許——」

這時候愛雷·奎寧插嘴問道：「那紙遺囑和小鐵箱在裏面嗎？」

奎寧探案：希臘棺材

這時候兩個小工已在起掉棺蓋上的釘子，衆人的目光不由得都集中在那口棺木上。結果那棺蓋終被開啓了。

突然有一件事使旁觀的人大感駭異，那也就是臭味的來源。

原來在那僵硬直挺的卡吉斯的屍體上，又覆着一具男子的屍體，赤裸的背向着上面，肉都已腫爛發青。

又是一具屍體！

這真使每一個人驚駭萬狀，不知所措。史隆尼驚嚇得最厲害，牙齒不住地顫抖，兩膝疲弱無力，身子像軟得要倒下地去的樣子。

伍特樂和佛利蘭都被呆住了。潑勞志和稽查員奎寧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沒有辦法。愛雷·奎寧似乎不相干地反綁着手，仰看着青天。

最後那稽查員用一方手帕掩住了自己的鼻子，仔細向那棺材裏

費連和潑勞志博士同時回答道：「沒有。」

稽查員也不耐煩道：「現在誰還有心思去查看這種東西！愛雷，你分析得真好！你說開了棺是可以找到那遺囑的。現在你看找到的是這個東西！……」

稽查員似乎突然想起了什麼事情，就在費連的耳朵旁輕輕地說了幾句。費連急急地奔向天井的大門那邊去了。稽查員又高聲說道：「史隆尼，佛利蘭，伍特樂，你們立即就回到屋子裏去，不要把這件事告訴別人。……李德！」那個站在墓地鐵柵旁的偵探，聽得稽查員在叫喚他，就立即奔過來。奎寧吩咐道：「把所有的新聞記者都遣散，我們不願把這件事傳揚出去。快，快！」李德奉命去了。「你——教堂的僕役——你叫什麼名字？你和小工快把這棺蓋蓋上了，然後把這棺材抬回屋子裏去。警官，你跟我來，我們有事要幹哩。」

這種事情怎樣辦理，稽查員奎寧最是熟悉，他比紐約警署裏任何一個警官都有經驗。

五分鐘以後，那屋子裏的空氣大大地緊張起來了。好好的一個客室變成了驗屍所。那口棺木仍舊停放在客室裏的地板上，當然這口棺材是有雙重負擔的。卡吉斯的書室成了衆人會集之所，全宅的人都擁集在裏面。那屋子裏所有的門戶都有人把守着。會客室的門是鍵着的。潑勞志博士的上衣早已去掉，他正忙着在地板上弄那個陌生人的屍首。

在書室裏，地方律師的幫辦貝伯，正在撥一個電話號碼，預備打電話。

客室裏愛雷·奎寧正面對着他的父親會心地微笑着。稽查員又掏出他的鼻煙壺來，倒出一些鼻煙，用力地嗅進鼻子裏去。接着，他對潑勞志道：「警官，你現在把這屍體安排一下，我要叫隔壁的許多人來認上一認。」

「我快把他安排好了！你看放在地上好嗎？」

「好的，你再拿一條單被把他蓋沒了，可是臉要露出的。」

「是！我還要拿一些香水出來噴一噴，減去一些臭味。」

隔壁的人都紛紛過來看那陌生人的屍首，各人都懷着怕懼。神祕的心理。他們看了一眼那個屍首的面貌後，都搖頭說不認識。真的嗎？的確是的，他們從沒有見過這個人。史隆尼怎樣？呀！史隆尼這時候真是萬分的難受。他已作嘔過幾次，他手握着一瓶香水，不住地放在鼻子上聞着。瓊·勃雷脫的膽子雖小，但勉強放大了膽子，端詳那屍首。密昔司薛姆，身體很不舒適，睡在樓上，現在由衛克司和一個偵探把伊扶了下來。伊根本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當伊纔踏進那會客室，瞥見那個陌生的屍體躺在地上時，竟嚇得昏厥過去了。衛克司和三個偵探急忙把伊救醒，然後仍扶着伊上樓去休息。

他們一大批人仍舊回到卡吉斯的書室中去。愛雷·奎寧也緊緊地跟在後面，祇剩下疲勞忒陪着兩個屍體在那客室裏。

貝伯從書室中出來，向稽查員道：「我從前是見過這個死者的。」

「他是誰？」

「我方纔打電話給我從前合組律師事務所的同事喬藤，問他可記得這樣一個人的姓名。他說這個人叫亞爾培·格立沙。」

「格立沙？是那個著名的偽造犯嗎？」

貝伯微笑道：「稽查員，你的記憶力真不錯。這僅是他一生所犯案子裏的一案罷了。我記得在五年以前，我做律師的時候，會替他辯護過。我們是敗訴的。結果他是判處徒刑五年。我猜他一定出獄了沒有多少時候哩！」

「真的嗎？」稽查員很注意地問着。

貝伯點點頭道：「是的！」

奎寧探案：希臘棺材



# 同茂盛綢布莊

呢絨綢緞

定價低廉

疋頭棉布

平價出售

代客成衣

服務週到

歡迎仕女

惠臨參觀

地址：南京路香粉弄口 電話：九一六六六

# 鼎新染織廠

總廠：

三廠：

徐家匯路廿世東路口六  
百號 電話 七七〇〇三  
小沙渡路澳門路五八四  
號 電話 三二六四二

· 出精品良 ·

· 式樣新穎 ·

織花線呢

霸王藍布

襯衫府綢

色素府綢

洋紗漂布

嗶吱直貢

各式線呢

彩條絨布

代客整理

發行所：

八里橋路餘慶里四街  
四號電話 八二四四六  
八六二二八

電報掛號：一一七七號

註冊

鼎新圖 蝶戀花

霸王牌 賢孝子

金元鼎 豐壽圖

馬球牌 武鄉侯

商標



### 三：孤軍奮鬥

自從國民政府建立以來，照例各團體機關開會，必有一番儀式，他們這一個會議，當然也免不了要奉行儀式，第一點，是推定主席，毛正義說了開會的話以後，便又繼續提議道：「今天應該推阮忠實同志主席。」原來這阮忠實，是鐵路工會的常務委員，雖然是穿件灰布大襖，和西裝先生在一處，樣子有點不甚相稱，但是他工會裏的人多，每逢開什麼會，這位阮忠實同志，總是主席團之一，在團體方面，頗有點勢力，所以這個小組織，對他也特別優待。這一說，大家都鼓掌。於是阮忠實就在桌子橫頭，中山先生遺像下，坐着當了主席，站着道：「恭讀總理遺囑！」於是兩眼微閉，垂着頭口裏念念有詞。在座八位同志，都祭神如神在的扳了面孔，眼睛直視，誰也不瞧誰。他念畢，又道：「靜默三分鐘！」於是大家又垂了頭，不作聲。三分鐘是極短的時間，可是一到靜默起來，就比三小時還長。毛正義往日靜默，都是在肚子裏預備發言稿，今天可想起寫給邵慧珠的信來，發覺其間有幾句話，大是不妥。他旁邊站的一位汪有威同志，昨天晚上打麻雀牌，摸到了一只四筒，換着打了一筒出去，讓人家和了清一色，輸了十多塊錢，這時想起，十分後悔，不由得把脚一頓。他的脚這樣一跳，把毛正義倒驚醒過來了，抬起頭看時，靜默的三分鐘已經過去，大家都坐下了，這時有位同志已經站起來發言，便坐下去聽着。聽他所說，很有道理，仔細一想，好像在那裏聽過，後來想起來，是外交雜誌上，有一篇長篇論文，正是這個題目。他聽了十分鐘，那位同志還只說了論文的一個帽子，料着這篇論文，他是要背下去的，於是悄悄的走回臥房去，把那封愛神之箭的書信，自己重校了一番，不妥的地方，都修改了，將信口封了，由那邊臥室門走到院子裏去，將茶房叫進一個來，把信交給他，讓他去發快信。並且給了一毛錢，讓他去坐車。本來這種信，也無須發快信，但是不發快信，沒有郵局的回執，怕茶房落下郵票，將信扔了，就是爲小失大了。他如此想的周到，總算是忙裏偷閑，不誤所事的了。他把這封信交出去以後，仍由臥室彎到這

邊會場上來，那位同志，還是在那裏講那一篇論文。他走進以後，不便再走了，只得坐下來靜聽。不過他雖是靜靜的聽着，心中可就計劃着：邵慧珠接到那封信，應該怎麼樣？想着，想着，忽然想起了信裏的一個缺點來，心裏却不免叫出連珠似的苦，原來毛正義這封信裏，雖然恭維了邵慧珠許多話，却有一層，不大莊重，就是會聲明如有回信，請直接寄來，不必由毛正芳轉交，因兄妹見面之時甚少，恐輾轉致有遲誤。這豈不是大大一個漏洞？這分明說明了兄妹感情，並不見佳；手足之情，尙且如此，那麼還談什麼愛情呢？其實邵慧珠有回信沒回信，還不可得而知；依賴妹妹傳信的事還多，於今沒有過河，就先拆起橋來，這可是自己大大一個錯誤。萬一妹子和她見面，她問起妹子來，妹子一生氣，這件事簡直要破裂；心裏越想越不對；臉色也就紅一陣白一陣。那個演說外交問題的同志，正注意大家對他的態度究竟怎麼樣，現在見毛正義的樣子，是這樣的不定，以爲自己的言論，已經感動了人，便注視着他道：「毛同志：你怎麼了？你實在是個熱血青年，大概又受了重大的刺激，要興奮起來了。」有了他這一句話，才把毛正義提醒過來，站起身來笑道：「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自從事變而後，我常是一人要發狂起來。」說着，捏了大拳頭，在桌上輕輕一搥，大聲疾呼起來。他的話，說得很激烈。兩隻眼睛的視線，也是一直向前的。在座的人怕他真會出什麼事，就大家議論着，請他到屋子裏去休息。毛正義也是巴不得早一些時候散會，自己好一個人在屋子裏，思索那封信的補救之法，便嘆了一口氣，低了頭走回屋子去，倒在床上。但是來開會的人，還有許多議案不會解決，如何能走？大家依舊繼續開會；直鬧到晚上九點，方始散會。毛正義連晚飯也不會吃，等同志們散了，冬天各店鋪，上門很早，鄰買不出東西來，只得買了些乾點心，對付了一餐。本來想和妹妹通個電話關照她一聲。但是這樣夜深，女生寄宿舍裏，是不大容易通話的，只好算了。在床上睡着，前後都想遍了，有時覺得不妥，有時又覺得看信的人，不會那樣細心，會看出什麼毛病來。一個人只是顛來倒去的想着。到了次日，早上起來，洗過臉之後，忽忽忙忙的就到毛正芳寄宿舍裏，找她的妹妹。正芳現在已十二分明瞭哥哥的態度，也不必怎樣爲難哥哥，和他直說就是了。便笑道：「密斯邵爲人很大方的，哥哥有什麼話，寫信給她直說也好。」毛正義用手摸了摸臉，也笑道：「我倒是寫了一封信給她。」正芳道：「她還沒有回信嗎？你那天



寄的信？」正義道：「昨天下午發的信。」正芳笑道：「你怎麼了？這個你還不知，昨天下午發的信，也許這個時候，還是剛到，就能有回信嗎？」兩個人本是在接待室裏說話，正義道：「我們到咖啡館裏去坐坐罷。」正芳向他哥哥臉上，注視了許久，微笑道：「近來哥哥，常是請我上咖啡館……」正義道：「這也不算什麼請，不過我們到咖啡館去談話，便當得多。而況我們早上，本來是要吃東西的。」正芳心裏想着，樂得吃哥哥的，若是不陪了哥哥上咖啡館，哥哥倒反會見怪的。便笑道：「早上吃東西，自然用得着，好罷！我們去罷！」於是一同走到咖啡館來。夥計擺好了吃喝的東西以後，便退了出去。正義將茶匙攪着咖啡杯子裏的糖塊，低頭道：「你今天上午，沒有什麼要緊的功課嗎？」正芳看那樣子，便知道下句是要自己又去當一趟紅娘，便道：「這兩天的英文，倒很吃緊，今天上午，有兩堂文學概論，教授們近來很努力，不像從前教育經費沒有來，那樣天天請假的了，這倒是可喜的事。」毛正義舉起手來，在頭髮裏連搔上兩下，笑道：「我要說一句自私自利的話，我很希望你今天上午沒有什麼課呢！不過……」說着，搔頭髮的手，次數來得格外的緊張，接着又笑道：「你能不能犧牲兩堂課呢？」正芳道：「爲着哥哥的事，我就犧牲一兩堂課，也沒有什麼關係。」毛正義直待聽完了她這幾句話，方才將那隻搔髮的手放了下來，因這：「我們都是讀書的人，照說呢，犧牲了應當讀的書，去……」他說到這裏，心想：要人家去幹什麼呢？這話可又不好加以解釋了。正芳道：「你放心罷！我和你再到密斯邵那裏去一繞得了！不過要傳什麼話，我可不會說，除非她有話對我說，我才可以來告訴你，你說要我什麼時候去呢？」正義原是要妹妹到邵慧珠家裏去的，不說明呢？却也無所謂；一說明之後，自己倒反而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可是又不能否認自己不要她到慧珠家去，只得笑道：「這件事，我也知道是有些不對的，不過無論如何，只能這一回，第二次再要你犧牲功課，我就不對了。」正芳道：「根據你的話說起來，假使不犧牲功課的話，還是要我去的了！恐怕不止是跑第三次，或者是跑第四五次，也未可知呢！」正義想想，覺得沒有什麼話可說，只是對着妹妹笑。將兩杯咖啡喝完了，又吃了一些點心。正芳道：「事不宜遲，我就去，若是趕得回來，也許還可以上一堂課呢！」正義起身道：「我和你去雇車。」正芳笑道：「多謝哥哥送我的大衣，難道我出去，不要露一露嗎？」正義雖是覺得妹妹的話有



些尖刻，然而在這個時候，怎樣可以得罪她，只是傻笑而已。正芳走到咖啡館門口，又轉回身來，笑向哥哥道：「我打算拿一包口香糖，可以的嗎？」正義道：「可以？這又何必問？」正芳笑道：「我也知道可以的，這會子，就是拿十包口香糖，哥哥又何至於不肯呢？我說着這話，有點乘人於危，哥哥：你說是不是？」正義見她自己都說明白了，還能說什麼？只得笑道：「你這孩子……」只說了這四個字，正芳已經轉身，就走開了。她到了寄宿舍裏，披起了大衣，真個不再就擱，就向邵慧珠家來。邵家的門房，現在認得她是小姐的朋友，並不用那種通報手續，就讓她進去，還笑道：「我們小姐，在樓下書房裏呢！」一個女子到人家去，當然是比較一個男子到人家去要自由一點，縱不能怎樣放縱，在舊京這地方，有客人入門，必須先敲門或揚聲的，至少女子是可以免除了的。正芳走到邵慧珠的書房外，却不見有人。本來這隆冬的時候，人都在屋子裏烤火取暖，這也難怪的了。輕輕的走到窗門邊，恰巧那玻璃窗紗，微捲着一角，由那地方向裏張望，只見書桌上放了一本書，慧珠抬起一隻手，撐了自己的頭，斜側了身體，靠桌子坐定。她那雙眼睛並不向着書本上看去；這個樣子，分明是在想什麼心事。她忽然聽到玻璃窗有碰撞聲，回過頭來，問了一聲誰？正芳笑道：「客來了！我不敢冒昧進來呀！」慧珠笑着站起身來，開門迎了她道：「你這小東西，也不作聲，就闖進來了。」正芳走進書房，也來不及脫大衣，站到火爐子邊，就伸了兩手，遙遙的抱了爐子，彎了腰烤火；脚在地板上，還連連跳了幾下，口裏嚷着：「好冷！」慧珠站在一邊望了他，心裏可就想着，冒着這樣嚴寒前來，那是必有所為的，便笑道：「以前不通音問，太生疏了！現在你又在太冷的天，老遠的來看我，我心裏真過意不去；我也應當去回看回看你才對。」正芳笑道：「真的嗎？我很歡迎的啦！那天去？請你先告訴我，我好預備歡迎。」說着，她才脫下了大衣，用手摸摸臉，又用兩手

互相搓着，彎了腰看她桌上放的書，便笑道：「你很自在，看什麼書？」慧珠搶過來，却把書掩上了笑道：「別看罷！這個書不看好。」正芳道：「什麼書？不看好？哼！我有點明白了！你這孩子，有些個黏兒壞。」（註：黏兒呱呱，或黏，指明老實暗伶俐之謂，乃舊京土語，無國語可以代表之。）說着，向慧珠夾夾眼睛，微微的一笑。慧珠將書本搶到手裏，一直拿着送到正芳臉上，笑道：「你別胡說，我瞧什麼壞書了！不過是一部多角戀愛的言情小說。」正芳將書本接過，翻了兩頁，笑道：「爲什麼要看多角戀愛的小说，不能看專一戀愛的小說嗎？」慧珠道：「這個我也沒有成見，順便拿了一本，我就在屋子裏解解悶兒。」正芳道：「既是解悶兒的，爲什麼你能瞧，我就不能瞧？」慧珠道：「你這孩子，有些個特別淘氣，我問你是來拜訪我來了，還是找爺兒來了？」正芳向她舉手行了個軍禮，笑道：「對不住！我和你開玩笑的，其實我也愛看小說，你不記得我們在中學的時候，上課偷着看小說，讓先生記了一次過嗎？」慧珠道：「原是呀！並非我能瞧，你不能瞧，我不過也是和你開玩笑而已。」於是拉了她的手，一同在沙發上坐下，笑道：「這樣大的天，要你老遠的跑來，必有所爲。」正芳道：「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我是到西城來找一個先生，順便看看你來了。」慧珠笑道：「你令兄太客氣，今天一早，又來了一封信，要和我請教。喲！你想：他那個愛國青年，在外面奔走活動，什麼事沒有經驗，倒要向我來請教哩！」說着，就在書桌子抽屜裏拿出一個信封來，放到正芳手上，笑道：「你瞧瞧！」正芳這倒爲難起來，要說是不能看人家私信，這是自己哥哥的信，難道哥哥還與人家有私？若是拆出來就看，又怕這信上，實在有不能公開的。她正拿了信，在手上猶豫着。慧珠已經看出來了，笑道：「你瞧罷！沒關係，難道令兄寫來的信，你還不能瞧嗎？」正芳道：「不是那樣說，書信這東西，照說是不能讓第三者過目的，所以這封信雖是我哥哥寫的，可是在法律或道德上，我是不應該看的。」慧珠笑道：「不要瞎扯了，我們這樣的老同學，還談什麼法律。」正芳心裏，未嘗不要看看哥哥信上，究竟和人家說些什麼，既是慧珠很大方的讓看，倒不必矯情，於是慢慢的將信封裏的信紙抽了出來。那信紙折合着，竟是厚厚一疊，估量着從頭看起，恐怕要很費些時間，只得草草的看了幾句，也不知是第三頁還是第四頁，那字寫得格外加大，於是就順行看了下去，那文字是：

「如此做法，我們也不敢說就能有什麼成功的希望，不過我們青年，站在民族的立場上，不能不爲民族爭光，不能不爲民族奮鬥。只要個個人都像我這一樣，中國若有十分之一的青年，肯和我們站在一條線上，就不難幹上一幹。因爲如此，所以我們對於男女青年，無論是那個階級，我們都極力歡迎他來合作。這樣聯絡的辦法，我們一個小小組織，各各分頭去拉攏朋友。我認爲女士，是個可以合作的人，一定能犧牲一切，爲民族爭光……」

正芳站在這裏看信，慧珠也站在她身邊同看。等她看到這裏，向她微笑道：「你瞧瞧；令兄未免誇獎我過分一點了。我這樣一個人，配說犧牲一切，去和民族爭光嗎？」正芳將信收起不看了，笑道：「你說這話，我有點反對，愛國的事，人人能做，不過各盡各的心力去辦，這有什麼配不配？」慧珠將信接過去，依然拿了那張字體寫得加大些的，注意默念，搖搖頭，微笑了一笑。正芳道：「你笑什麼？」慧珠笑道：「令兄所期望於我的，太偉大了！竟是要我犧牲一切呢。」她很坦然的說了出來，正芳覺得這裏面，有些雙關的意味，倒不由得臉上一陣緋紅。慧珠坐在她對面椅子上，也有些知道，就向她笑道：「男子和女子初交朋友，總是把女子看得十分高貴的；其實那完全是一種客氣話；到了後來，慢慢的自然會看出女子的弱點來了。所以令兄誇獎我的話太多，我倒有些慚愧。」正芳道：「不是說自己哥哥，他們這路角色，都是善於恭維人的，倒不一定限於女性。你想，這些羣衆運動，雖也是公益的事，可是人總是利己的。偶然爲之，沒有什麼；久而久之，費時耗財，並無所得，人家就會厭倦下來。所以作領導的人，恭維人家幾句話，也是不得已的事。」慧珠聽她的話，明是批評毛正義不好，其實是說他好。當下不願多駁，微微一笑而已。正芳時時看到慧珠有種不含好意的微笑，分明是不能以正義之言行爲然，多說也是自討沒趣，因之只坐着談些別的話，坐了一二十分鐘，就告辭走了。慧珠送到大門口，笑道：「沒事來談談啦！人生在世，過了今天，可不知明天怎樣過。」正芳聽了這話，倒有些奇怪；但是因爲人家已送到大門外，不是說話的地方，就含糊答應而去。慧珠氣憤憤地，自行回房去了。可是慧珠之氣，並不是生毛正義的氣，却是生她家裏人的氣；原來昨天晚上，她大哥丹忱，由外面回來，把她請到書房裏，正色向她道：「方家今天已經派人和我正式開談判了……」

「丹忱祇說出方家兩個字，慧珠的臉上，便已變色；只讓哥哥說了一句，就站起來道：『我不知道什麼方家，這種話，不必和我提。』說畢，就走出書房來了，邵丹忱對於妹妹的婚姻，本也不定要強制執行，只是看到妹妹如此不受商量的樣子，心中也是很爲生氣，便嚷道：『有我活着一日，我決不能讓你作浪漫女子，敗壞門風，咱們望後看罷。』慧珠氣得哭了一晚，今天一人跑下樓來，躲在書房裏看書，不理家人。因正芳來了，不願讓她知道這事，所以強爲歡笑的陪着談話。這時，正芳去了，她又不免勾起一腔心事來，只是坐在書房裏一張靠椅上，用一隻手撐了頭，望了那燒着火的鐵爐子出神。她想得很奧妙，在鐵爐子裏的煤，它是太古時代的樹木，埋在土裏頭上萬年，於今被人挖出來，送到鐵爐子裏去，只是幾十分鐘，便變成了烟和炭，它藏在土裏，保持了上萬年，現在只幾十分鐘，就把固有的形態變了。人生在世，幾十年光陰，一口氣不來，也不過是埋到土裏去；而且還不能像煤這樣，可以保持上萬年呢。那末，現在有口氣的時候，爲什麼不找個樂子呢？若是一個女子，嫁不着一個好丈夫，怎麼受用？精神上也是不痛快；那就算白活了一輩子罷了。我爲了自己終身的幸福起見，無論家裏人怎樣的壓迫我，我也要抵抗着。如此想着，主意拿定。到了吃午飯的時候，一個老媽子跑過來相請道：『開飯了！還是和您一個人另開呢？還是吃過了飯，和您下一碗麵吃呢？』慧珠道：『幹嗎另開？我還有什麼不敢和他們在一羣吃飯的嗎？』說着話，就自己向家人吃飯的堂屋裏來。這裏一張圓桌上，有她的大哥丹忱，大嫂蕙芬，二哥丹孚，二嫂月清，母親邵老太太，姑母張太太，極新極舊的人物都有。各人的眼光，不約而同的都集中到她身上。她很坦然的，在自己餐餐吃飯的原有地方坐下。邵老太太手上捧了筷子碗，眼睛可不不住的向她身上看來。慧珠也不說什麼，先用勺子舀湯，然後拔起筷子吃飯。不過不知是甚麼緣故，她却連連發出兩聲不自然的咳嗽。大家在桌上，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不肯談話。僅僅是月清說：『今天的油菜，炒得很好。』蕙芬答應了個唔字。邵老太太究竟是忍不住了，用個大瓷勺子舀了湯喝，將勺子放在飯碗上，望了丹忱，放出很鄭重的樣子來道：『方家昨天怎樣說？丹忱對着慧珠很快的看了一眼，有句話還不會說出來。慧珠立刻將筷子碗，雙雙的放在桌上，將臉一板道：『我們現在不討論這個問題，行是不行？我覺得天下無論什麼事，不大似吃飯，決不能把飯不吃，來談別的問題。』



「說畢，將顆頭就是向左一側，丹忱真不料自己一句話還不會說出來。慧珠當先就是一攔頭板，待要發作，大家都在吃飯的時間，吵鬧起來，這一餐飯便要中止，只好忍耐着，對邵太太看了一眼這：「回頭再說罷！」於是大家鴉雀無聲的，各各扶了筷子碗吃飯。慧珠明知道大家肚子裏想心事，她肚子裏可有了她肚子裏的算盤，以為無論你們怎樣的批評我，我總抱定了主意幹，大不了我脫離這個家庭，也沒有多大關係。她如此想着，倒是有笑嘻嘻的顏色，露到臉上來。吃完了碗飯，照她的飯量而論，已經是够了，她還坐了不走，用勺子舀了許多湯到碗裏，將碗幌了幾下，然後喝下去。邵太太偷眼看着她那從容不迫的樣子，料着她胸有成竹，預備大吵，可就不敢多說。吃過了飯，起身就要走。丹忱站起來，將手一攔道：「二媽慢走！大家來把慧珠這問題解決了。」邵老太太皺了眉道：「有話好商量呀！何必先生氣呢？」也就只得依然坐下。慧珠坐到靠牆的一把矮椅子上，用手抱了大腿，鼻子裏哼了一聲道：「拚了一身剛，皇帝拉下馬，我怕什麼？」大家看這樣子不好，都忽忽的吃完了飯。丹忱也是坐在靠門的椅子上，兩手臂互相抱着，斜眼望着慧珠。這時他將烟捲極力吸了兩口，取了出來，丟到院子裏去，便昂了頭道：「現在我該說話了！慧珠不滿意方家的婚姻，我們也不強迫，只是要說出個理由來。再說，這婚姻既不是今年定的，也不是去年定的，這婚姻已經定下多年了，你怎麼到現在才提起來？」慧珠也僵了頸子，微偏着頭道：「自然我有我的理由：以前我的能力，不足生活獨立；我要離婚，怕家人用經濟來壓迫我，所以對於家庭，取敷衍政策。現在我要離婚，大概家庭還不免用那一套來壓迫我，可是我不怕，我可以憑我自己的力量去奮鬥。」丹忱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但是你不過是個中學生，方家的孩子，也是個中學生，知識足夠和你平等的，爲什麼你突然瞧不起他？」慧珠道：「無所謂瞧得起，也無所謂瞧不起，只是我和他一點感情沒有

，我不能和他這樣一個人合作。」丹孚是個老實些的人，平常就不大愛說話，對於慧珠鬧着離婚，本來不贊成，可是自己不知道那些話應當如何說好，所以只讓老大去作主。現在看到老大的話，還沒有說出來，就讓慧珠把釘子碰了回去，心中很不高興，就向慧珠道：「本來呢，近代婚姻，是應當自由的……」慧珠不等他下面那一轉，立刻笑着道：「聰明的二哥啊！你知道現代的婚姻，應當自由，這就千好萬好，什麼話都不用說了。」丹孚本來有好些個話，這只是一段話的帽子，偏是帽子一舉，就讓慧珠斷章取義的利用了，把臉腮脹得通紅，望了她瞪着大眼睛道：「我我我……不是那樣說。」慧珠道：「你說得清清楚楚，婚姻要自由，這還有什麼話說。」丹孚的夫人月清，却是個機靈人，看到丈夫受窘，便笑道：「大妹：你二哥是一番好意，要和你談談，你爲什麼和他起急。」慧珠道：「我沒有和他起急呀！他說的是好話，我也承認是好話呀！」月清道：「他下面還有話，怎樣不等說完呢？」說畢，將頭一偏，臉可就紅了。慧珠冷笑道：「這也不干二嫂的事，二嫂生個什麼氣？我知道我母親是個姨太太，你們都瞧不起我，我一個人找獨立的生活去，大家就沒有眼中釘了。」向來她的大嫂蕙芬是有點說這位姑娘太摩登的，她又以爲小姑子這句話是指她而言了，便沉着臉色道：「大妹真是厲害，夾槍連棒，什麼人都說到。」慧珠道：「好哇！你們全上了！都欺侮我沒娘的孩子……」只說到這裏，聲音一硬，哇的一聲哭了。眼睛裏的兩行淚珠，真個如拋沙一般，向懷裏滾將下來。邵太太坐在上面，只管望了她皺眉，許久才道：「你這孩子，實在太不聽話。」慧珠兩手拍拍大腿，脚在地下亂頓道：「我不要命了！你們愛怎樣辦，就怎樣辦罷！」她一面哭一面鬧，誰也沒法子在這時和她說下話去。邵太太嘆了口氣道：「這年頭兒，還說什麼呢！只要是父母定的婚姻，招牌不好，無論怎樣郎才女貌也是不行。」老太太這樣一句慨歎以出之的話，本也無所謂，那孤軍奮鬥的慧珠小姐，倒抓着個理由，說出她的道理來；她立刻點點頭道：「對了！就是媽所說的這個理由，譬如有人請客，主人翁無論是怎樣熟識，若是請的客全是生人，我們加入了，總覺得不痛快，甚至於打聽得在座沒有熟人，我們甯可辭了，不去赴席。你想：吃酒不過是一會兒的功夫，我們都不肯去；這婚姻是終身大事，倒可以和生人混到一塊去嗎？所以方家這婚事，就是砍了我的腦袋，我也是不認可的。我的主張，就是這樣；你們無論說我怎樣忤逆不

道，我都承認。全家人都在這裏，我的話也說完了，聽你們便吧。」丹忱道：「這理由不充分，我固然不能強迫你的婚姻，但是你沒有過二十歲，在法律上，我們也可以干涉你和別個男子結婚。」慧珠昂着頭，冷笑一聲道：「哼！和我談起法律來了！好！談法律就談法律，我也不怕，就是把我帶到法庭上去，我也要談談婚姻自由。」丹孚道：「不要說氣話了！我們可以平心靜氣的商量一下子，你不是說要熟人才可以談婚姻嗎？這也很容易，熟人都是生人變成的，我們可以把方家那孩子找來，和你先認識，假使你滿意，再進行婚姻問題。你不滿意，這婚姻依然取消，你看這辦法好不好？」大家聽了丹孚這話，覺得公平之至，她必然默認。不料她將頭一扭，板了臉道：「不成！」丹孚道：「爲什麼不成？同是人類，都可以交朋友，願意就交深一點，不願意就交淺一點，難道人家和你交個朋友的資格都沒有嗎？」慧珠道：「不是那樣說，你想現在我和他並不是朋友，他還死七八賴的要和我們作親，若是他跑來和我成了朋友，他更會討人厭，不容我們分說了。」丹孚道：「據你這樣說，不成朋友是不行，成了朋友依然是不行，反正是不行了。」慧珠說着，又把大腿抱了起來，將頸子一扭，鼓了兩片腮幫子，只憑她那股子勁，就是水也潑不進去。慢說和她提起婚姻問題，這樣重大的事情了。丹忱坐在一邊，斜了頭，橫了眼光，也是氣憤憤的望了她。慧珠不說話，丹忱有一肚子氣話，不知從何說起，也是不說什麼。在屋子裏這些人，看他兩人不作聲，也只好不作聲。屋子裏悄悄的有了幾分鐘之久，還是邵太太忍不住了，先開口道：「慧珠，你這個樣子，不聽我們相勸，你記着，總有一天你會後悔的。」慧珠雙手一放，將抱着的那條腿，突然向地下一頓，卜篤一聲響，頸子一扭道：「我不聽勸，我不聽勸，我無論鬧到什麼地步，也不後悔。」丹忱道：「慧珠：你真有這種勇氣嗎？」慧珠道：「有有有！我敢說一千個有！一萬個有！」說時，挺了胸脯子站着，也微微的瞪着眼睛望着丹忱。丹忱是穿了西服褲子的，兩手向西服褲子裏一插，也走向前一步，走到慧珠面前，挺了胸問道：「你果然有這個勇氣，你自己去創造一番世界，不必倚賴家庭。」慧珠道：「不倚賴家庭就不倚賴家庭，難道我有五官四肢，就不能自己謀生活不成？說走就走！你們瞧着罷！」她說了這話，就一陣風似的，向樓上自己臥室裏跑。她這一跑，事態就格外嚴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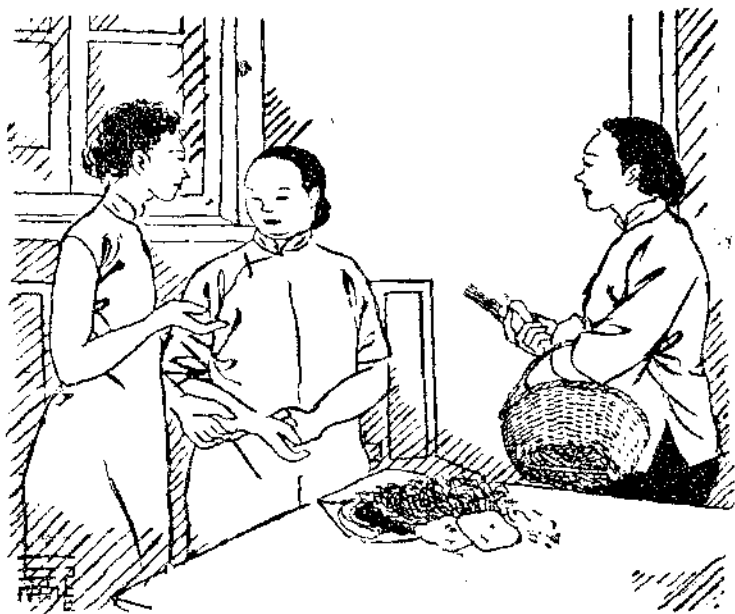
### 三 兩副面目

盧虎虔的回鄉，的確非比等閒。第二天，就婦孺皆知了。韓媽上附近一個小鎮去買肉，買了一塊多錢肉回來，却順便帶來了不少消息。三舅舅懂得說大話，韓媽是不會這一套的，可是她說：「唷！鎮上全點了香，香旁邊是一對紅蠟，香點了，紅蠟就沒有點，說等盧隊長到了再點。大概盧隊長要到的。現在鎮上的小孩子，要向他爺娘拿新衣服穿，爺娘不能不給穿，倘然不給，惹小孩子哭起來，那就是爺娘的不是，要罰錢。我回來的時候，鎮上有掛着和舅老爺掛的一樣的東西的人，在一家一家問，我們爲什麼要點香燭？人家回答他是歡迎盧隊長，那人說兩聲好就走了。

。倘然人家回答不知道，那就把這一家家主的名字記起來，說他連盧隊長都不知道，不配做這裏老百姓。」

韓媽的話，不會是謠言，更不會是受了三舅舅的指使才這樣說的。馮太太問她：「在白鼻子張三茶館裏，見到三舅舅嗎？」韓媽道：「白鼻子張三茶館裏，今天明天後天，都不要錢的，喝茶的人比坑蛆還要多，掛那東西的人也有幾個，可沒有舅老爺。舅老爺喚凌什麼？」馮太太道：「凌佑之。」韓媽道：「對了對了！他們念成凌油嘴。他們說，舅老爺想到盧隊長那裏去做官，爲了官有大有小，大家都要搶大官做，所以盧隊長一時還不得到十三家鎮上。」

這十三家鎮，最初只有十三家，就稱做十三家鎮，是離開濠梁小築最近的一個鎮。韓媽把十三家鎮上的所聞所見帶了回家，馮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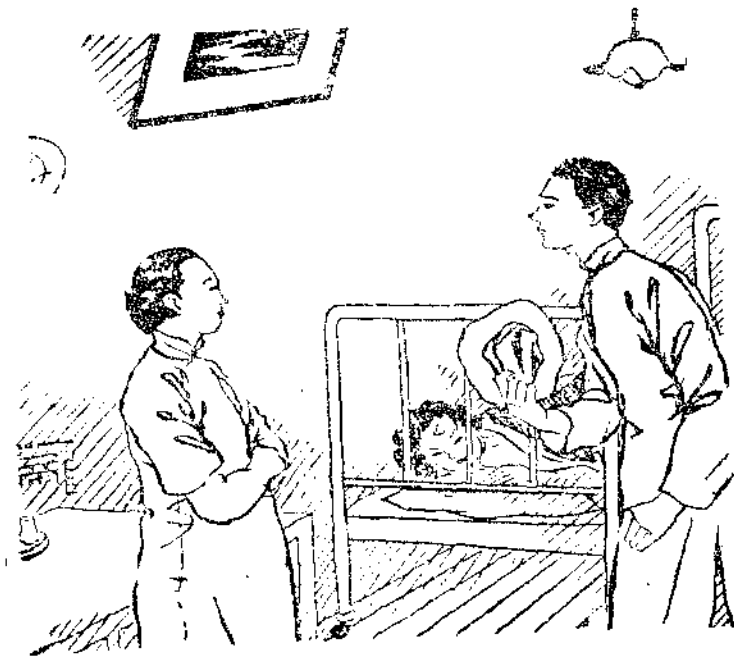
太母女增加了一重憂慮。韓媽把豬肉和豆腐乾綠豆芽之類，從籃裏拿出來之後，還檢出一副香燭。柳絲道：「今天又不是誰的生日，又不是祖宗的周年紀念，你買這東西回來做什麼？」韓媽道：「今天換了規矩了，隨便那一個上鎮，就給他們攔住了買香燭，說盧隊長出巡到那裏，就把香燭點到那裏，那一家不點，就是反對盧隊長，就是反叛。」

柳絲把香燭拿在手裏，往地下一摔，立刻變了兩截，紅蠟也鼻塌嘴歪不成樣子。阿黃當是什麼可吃的，豎着尾巴奔了過來；柳絲却豎了柳眉道：「我們偏不點，看盧阿虎能把我們怎樣。」韓媽是目覩過鎮上那批人物熱烈情緒之一斑的，嚇得面如土色。馮太太道：「孩子也是個癡孩子，大家在這樣做，我們跟着做一做，有什麼做不得？你這樣一生氣，誰要向盧虎搬弄是非，那我們就得吃眼前虧，何必呢？不要說別人，就是你們三舅舅知道了，也是會惹是招非的。」

柳惠從校裏回來，說：「校裏放假七天，可是早上得上一課唱歌課，練習唱歡迎盧隊長歌。」柳絲道：「什麼？怎麼鄉裏全變了不要臉的人。」柳惠道：「今天沒有唱，因為黃先生還沒有把歌做出來，明天大概行了。」

柳絲爲韓媽和柳惠所得來的消息而生氣，她生氣了，老是把嘴一撇，雙手扶了頭，臂彎撐在桌子上，半晌不說話。馮太太在一旁說：「只要盧虎虔對我們不怎樣無理，唱歌去歡迎他是小事，點香燭去歡迎他也是小事，我們都可以依人家的。柳絲：我想起來了，反正你們三舅舅，在他那裏，他吃了我們的飯，總是幫我們說話的。不過，我不贊成要掛紅紗燈，又一定要我們請吃飯。」柳絲鼻子裏哼了一聲出來，只是哼，不會有別的下文。

這一天，放爆竹也還有，喊盧隊長萬歲的倒沒有了，敲鑼鼓的也沒有了。三舅舅也不會回家，天氣只管和暖起來。穿了單衣，還覺得悶熱；石榴花不知道主人煩悶與否，自顧自的開花。籬邊的楊柳，帶了一絲風來，吹到柳絲鬢邊，鬢髮往上飄了一飄，除了一飄之外，風還能賈其餘勇，翻幾頁桌上放的書。這一天是過去了。



又是一天，又是過了中午，又是到了傍晚，馮太太母女，各自懷了一顆被窒息了的心，期待着一幕悲劇或者是悲喜劇的揭展。深夜了，阿黃爲了奉和四野裏友犬的吠聲，汪汪汪敷衍了幾聲，三舅舅忽然地駕返濠梁。馮太太問他：「這兩天，在什麼地方？你真的有了噉飯之地，我倒安心了。」三舅舅把破呢帽當做扇子揮了幾揮，笑道：「大姊不是不知道，我在盧家宅盧隊長家裏呀。這兩天，我算有了一些小職務，和盧隊長接近了，譬如盧隊長坐大姊那裏，我就是坐在這裏，最多不過隔得六七尺吧。嘻嘻！大姊！盧隊長問我，你是馮述齋的內弟是不是？我連忙說是的。隊長！你的記憶力真好，我只說過一回，你就記得了。盧隊長說：這兩天忙極，沒有和凌先生談。大姊，盧隊長稱我爲凌先生了，這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的。」

柳絲在一條薄棉被裏，探出個臉來道：「三舅舅，你別繞着圈子說話，姓盧的他說什麼？」三舅舅回頭

一笑道：「外甥小姐，你忙甚麼，盧隊長還提到你和你的弟弟呢。他說：馮述齋是世交，他還和我有一些錢債交涉，現在我想起了，你去找馮述齋的太太來談一談，聽說他的女公子在上海讀書，長的一定很好看了吧？他還有個兒子，兒子呢？我當時只答了三句話：我立刻就去找馮述齋的太太來；馮述齋的女孩子回家來了，長的還不錯；馮述齋的兒子也在家，那還是個小孩子。」

馮太太驚異道：「深更半夜，要我上盧家宅去嗎？要去，也得明天，也得讓我想一想。」三舅舅道：「是盧隊長吩咐的話，用不着想的，只有照着我去做。我這兩天，看的多了。」馮太太道：「我的意思，我就跟着你去，多少路？」三舅舅道：「沒多少路，最多是五六里罷了。天上掛着天燈，又有我做伴。現在的盧隊長，不比從前的盧董事了，有好多人要見他，只愁見不到，大姊能見到他，已是萬幸。去去去！爲什麼不去？」馮太太道：「你聽盧隊長說

，要我們還多少，是不是就要還？」三舅舅道：「這個倒沒聽說，反正你去了，會不吃虧。我看他們家裏整千整萬的拿出去，收進來，不在乎這幾個錢。」

重心在馮太太身上，馮太太沒了主意，問柳絲道：「你看怎樣？」柳絲道：「媽也用不着問我，沒有債主要欠債的去，說去就去，況且是晚上，況且是女人。」三舅舅笑道：「以前沒有的事，現在有，也很多，譬如以前沒有盧隊長，現在怎麼有？」柳絲道：「依三舅舅說，是非去不可。」三舅舅道：「最好是去一下，到那邊，盧隊長一定沒睡覺，說幾句話，挺容易的。」馮太太道：「真的要去做嗎？柳絲，你起來，和我一塊兒去。」三舅舅道：「這倒好。我知道大姊要去，我陪了她去，是沒問題；等一會，她要回來，沒人陪她了，那也很討厭；假使外甥小姐同去，那回來的時候，可以沒問題了。」

柳絲本來是和衣而睡的，馮太太要她起牀，三舅舅又贊成她起牀，她就起牀。在妝台上拿一把梳子，梳了梳頭髮，說道：「現在什麼時候了，還去。我說媽不必去，我更不必去。姓盧的，他是什麼人，能命令式的要我們去，太欺人了。」三舅舅不住的把手指搔着頭頂，說道：「盧隊長到底是債權人，你們是債務人，債權人要債務人去，是欺人，難道債務人要債權人來，才算是欺人？」柳絲道：「三舅舅，怎麼儘幫了姓盧的說話？哦！吃了那一家的飯，便該幫了那一家說話的。咦！三舅舅，好像在以前吃過我們家裏的飯的，這一回，才一兩天不會吃飯。」

提起了吃飯，三舅舅也覺得有些赧然，終於一個人又走了出去。馮太太母女，對於三舅舅的去，不會加以挽留，柳絲說道：「媽！不要慌，我們還是照着以前說的做，看他怎麼來，我們就怎麼對付。這個隊長，還不知道誰叫他做的，不能把隊長來壓迫人，欺侮人。」馮太太搖搖頭，她覺得開罪於盧隊長，也不是一件十分妥當的事。

一宵又是在不安中度過。次日，柳惠又是往校裏去練習他的唱歌，他一共不會知道三舅舅隔晚在房裏說了许多廢話。韓媽又是上十三家鎮去，帶一些消息回家，說：「盧隊長還沒有出巡到鎮上，人家點的香燭了，紅蠟的油都沒有，只賸一根芯子，怪好看。白鼻子張三茶館裏，還是有不少的人，昨天一天，被人喝去了

一千多盞茶。那裏來這些人，真是怪事。今天聽說要限制人喝茶，一個人只能坐五分鐘，過了五分鐘，就得換人家來坐。鄉裏人平常給張三訛詐錢不少，這兩天，可要在喝白茶上出氣了。」

韓媽的話，不一定靠得住，天外飛來的消息：盧隊長福乾先生，大駕已經到達門外。這時，是午後打過兩點鐘以後。韓媽在廚下洗滌衣服；柳惠向柳絲請了假，到一個同學家裏去，練習唱歌，把歌唱得更好些；柳絲在牀上假寐。只有馮太太心事重重，在濠梁小築那塊匾額下坐了，喃喃吟着南無阿彌陀佛。忽的三舅舅凌佑之先生奔進來，用着重濁而又急促的聲調，說道：「大姊！大姊！我們的隊長來了！他是青衣小帽來的，只帶兩個保鏢來的。我怕大姊在洗腳，早知道大姊坐在堂屋裏，運通報也不用通報了。大姊你坐着，我引導他進來。」三舅舅也不等馮太太允許或是點頭，說完話，立即掉轉身，用着輕快而有禮的步子，去請盧隊長進門。盧虎虔的先鋒隊是咳嗽，一聲「合罕」，就顯得他的不尋常。據說他在回家以後，有幾個腹心，相約學着他的咳嗽。可憐都學不像，不是聲音太大，便是聲音太小，大家都說：「即此一咳嗽之微，我們望塵莫及，此其隊長之所以爲隊長也歟！」

當盧虎虔跨進馮家堂屋之時，馮太太已然勉強站起來迎接。三舅舅笑道：「這就是家姊。」盧虎虔唔一聲，接下去就說：「我知道。」盧虎虔穿着一件深藍色湖縐夾袍，一雙粉底緞鞋，手裏拿着一根司的克，襯托出一張黑蒼蒼的方面孔，五十歲是不能再少了。他一進來，就抬頭看屋子裏的陳設。兩個保鏢，是經過了挑選才把他們挑選出來的，他們看見盧虎虔抬頭，他們也抬頭；盧虎虔把眼睛望到那裏，他們也望到那裏。

馮太太道：「盧先生請坐！」盧先生三字，大概是成了過去，盧虎虔不大願意聽的。馮太太稱他爲盧先生，他把交際常識裏的點點頭或一笑，都沒如例奉酬，只慢慢的回過頭來，把兩把剃刀樣的雙眉豎了一豎。要是有人初次和他見面，定然疑心到這個人小時候，負家庭教育責任的老子娘和保姆，不會學會笑的。他豎眉之後，接着就往一張距離得最近的太師椅上，坐了下去。三舅舅趕緊去拂拭那太師椅時，已是來不及。盧虎虔最後望着馮太太道：「五年了，不記得麼？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五年了。」馮太太

道：「記得的。盧先生，我們馮先生去世了，又是打仗，打不完的仗；男孩子還只十二歲，爲了種種的原因，要請盧先生多多的原諒。盧先生！」盧虎虔是霹靂火投胎，幾聲盧先生，把他的火提上來了；眼睛裏，喉嚨口，手指上，全是火。眼睛一眨，雙手一擺，喉嚨吐出一聲來道：「誰是盧先生？」三舅舅是有些「君從故鄉來，應知故鄉事」的，連忙從旁贊以一詞道：「大姊，你改稱盧隊長，怎麼還是先生後生的？」

盧虎虔的臉，不因三舅舅一言而喜，豎起的眉毛，至今還沒橫躺下來，說道：「什麼？孩子小，又打仗，就可以不還錢了麼？現在就是輪到我來找你的屋價，我這屋子，已經預定了做分隊部。凌佑之，你給馮述齋的女人說。」三舅舅奉命，如奉綸音，立刻走向盧虎虔面前鞠了一躬，又走向馮太太面前笑道：「隊長給我說過，他要把濠梁小築做分隊部，是已經發表過的。大人物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既然要做分隊部，那無論這屋子裏住着皇帝，他也要做分隊部的。今天隊長說，不要驚師動衆，先和馮太太見一見面，這是隊長天大的恩典。隊長又說，他想找大姊三百塊錢，這產權便是移轉了姓盧的。大姊，三百塊錢，也不是個小數目了。隊長，現在是隊長了，他假使不給錢，我們也只有讓給他做分隊部的，嘻嘻！」

馮太太一時答不出話，愣住了，搖搖頭。盧虎虔道：「凌佑之，她說什麼？」三舅舅立刻走向盧虎虔面前，又鞠了一躬道：「報告隊長，家姊沒有說什麼。」盧虎虔道：「事情總是這麼辦，不能再變更了。」三舅舅答道：「在隊長，理直氣壯，還有什麼變更的。給錢，是隊長的恩典；設分隊部，是隊長的公事。」盧虎虔道：「你這話對了。她娘家姓什麼？哦！姓凌。馮凌氏，我限你們明天就出屋，明天我再來。其實，你把家裏人遷出去就行，一切傢具，你還是照常的安放著，我不收你的棧租。你只帶了幾個孩子走，輕而易舉。」

盧虎虔吩咐完了，站起身來，把司的克一擰，說：「走！」馮太太道：「請盧隊長慢一些兒走，讓我問我那女孩子。」馮太太的話才說到這裏，柳絲一閃，從裏屋閃了出來道：「媽！誰在這裏呀？是盧先生嗎？哦！這就是盧先生。盧先生，你是爲了什麼事來的？還帶了保鏢嗎？這裏，沒有人謀害盧先生，依我說，也不必帶這些專會得吃飯的人跟着。」

這幾句話，把三舅舅幾乎嚇壞了，他從盧虎虔面前，竄到柳絲面前一擋，他的本意，不但要擋住柳絲這人，還想擋住柳絲的聲音。他說：「柳絲，你說話輕一些，這是盧隊長，你就稱盧隊長吧。他不歡喜人家稱他爲先生，你媽剛才也稱他先生，我也給她校正過來了。隊長的意思，要叫你們出屋，好得出屋是有錢的，而且了結了一筆債務，柳絲，你是聰明人……」柳絲一笑，把手指着鼻子道：「不要我喚盧先生，先生是多座尊貴的稱呼，不要我喚先生，倒要我喚隊長。隊長是幾個錢一斤？先生該說是多少銀子一兩？遠一些，昌黎先生，康節先生，陽明先生，亭林先生，近一些，中山先生，試問盧先生不要做先生却要做隊長，是什麼意思？」

三舅舅至少爲柳絲說的話，淌了通身上下的痛汗，甚而至於不敢回頭來看盧虎虔。他只有斜刺裏看着兩個保鏢，他以爲如果隊長發怒，必然先暗示兩個保鏢，兩個保鏢受了隊長的暗示，必然把手撈在衣袋裏的手槍上。現在看手是手，槍是槍，不由放了心，再想看一看盧虎虔的臉。但是盧虎虔已經說道：「這馮小姐，倒說的有理，我一定在馮小姐面前做盧先生，在其他人的面前做盧隊長，格格格。」

盧虎虔的「合罕」，是人家效法不來的，盧虎虔的笑聲「格格格」也是人家效法不來的。只要他肯格格，天下太平。三舅舅當真回過臉來看盧虎虔的臉，啊！他那一副又闊又焦黃的牙齒，帶到濠梁小築來和人行見面禮了。那時的柳絲，站在地下，說道：「盧先生，要把這濠梁小築管業，是不是？」盧虎虔坐了下來道：「是的。怎麼幾年不見馮小姐，長的這麼苗條了？誰說我們這地方，地氣薄，長不出名人來，一個盧福乾，一個馮小姐，已經是兩個了。格格格！格格格！」盧福乾的臉，居然返老還童化了。

柳絲把玉臂舒展了一下，順手指着他的臉道：「你要買這濠梁小築，不是不可以的，是可以的。你過去出的錢除外，現在再加我們三萬五千塊錢！」三舅舅看後邊是個門框，便退後幾步，靠在門框上，再聽盧虎虔怎麼回答。盧虎虔的回答，是先把三萬五千塊錢放在嘴裏咀嚼了一遍，然後笑道：「馮小姐，在學堂裏做算學的，總知道三萬五千塊錢是怎麼大的一個數目。別人說，可不行，馮小姐說，行，行之至。像現在生活程度這麼高，這所房子，是值這個數目。馮太太，馮小姐，你們跟我去拿錢。」

盧虎虔的回答，出乎一屋子人的意外。三舅舅只當聽了盧虎虔的回答，自己會嚇的崩冬倒下去，所以他未雨綢繆，先去靠在門框上。誰知現在，是一個夢想不到的回答，他如何不替馮太太母女歡喜。馮太太張了嘴，只管把眼珠子望屋子裏的人；柳絲也覺得盧虎虔慷慨爲懷，不像平日耳聞的那樣兇惡。這時，柳惠從同學家裏回來，逗着阿黃跳跳踏踏進門，嘴裏還哼着歌詞：「盧隊長，七尺長！不肥又不瘦，他是我們的領袖。」一進門，見屋子裏多了幾個面生的人，怔了一怔。三舅舅道：「過來過來！這正是你嘴裏哼的盧隊長，一鞠躬，再鞠躬，又鞠躬。」

盧虎虔又是格格格，拍着柳惠的肩膀，並且摸着他的頭髮。柳絲一笑道：「盧先生，現在我倒想起來了，我說這房子你出三萬五千塊錢，賣給你，你能接受，那麼我假使換一個要求，我們以前欠的債，暫時不還，等戰事平定了，或是等我們長大了，有了職業，然後還你錢，想來你也一定答應我們的了。」盧虎虔把一雙尊目，盯住了柳絲，不會眨過一眨。柳絲說完了，他說：「馮小姐怎麼不說下去？我看你，把眉毛一揚，眼皮一闔，嘴唇一抿，這樣子受看極了，你怎麼不說下去？你把說過的再說一遍，也行。我忙了看你的樣子，忘了聽你的說話，再說再說。」三舅舅笑道：「隊長，她是這麼說……」盧虎虔喝道：「滾你媽的蛋，我不叫你說話。」

盧虎虔逼着柳絲說話，柳絲道：「你這是侮辱我，我好看不好看，和我要請求的事沒關係。我是說現在不賣屋，也不還錢，過幾年再說。」盧虎虔道：「那不成，那不成，我允許了你出頂大的價錢三萬五，你想得寸進尺，那可不成！」

柳絲道：「不成就不成。你把錢送過來，以前借的本利不計，是三萬五千塊錢。」盧虎虔道：「還要我送嗎？你們到我家裏拿去。凌佑之，去！」這一聲「去」，外面一聲鑼響，一聲爆竹響，又一聲暴雷似的「盧隊長萬歲」，白鼻子張三，搶先奔進來，說：「隊長，十三家鎮上等着您老人家去出巡，您不去，現在順風耳朵和千里眼二君來報告，隊長在濠梁小築，我們就奔了來了。老人家，您看外面多少人來迎接你了。喂！你們在籬笆外面的人，快跪下！隊長在這裏，他立刻就允許我們往鎮上出巡。」





### 二 選舉前奏

熄燈鐘響，郁南馨躺到床上。等燈光逝去之後，她將身子撐了些起來，望着窗外的天幕，數着天幕上眨眼的星星。後來，她點起一枝金咀的「吾愛」牌子紙烟，一邊抽，一邊在迴憶發生在過去數小時中的事情。陳華

「戀愛無階級，況且，我們一樣在這裏念書，本屬同一階級。」是郁南馨的答覆。

「可是，我認爲彼此有些不同；譬如以到這裏來的目的而說吧！我是爲了讀書。你呢？我不說下去了。」

王文瀾的輪廓，現在她的面前，接着又逝去。再出現的是有着八字鬚鬚，彎着背心的男人，他是更快的逝去。代之的是闊肩膀，有着朱古力的膚色的年青人。這影子逐漸明顯，他在對自己笑；後來又看到他對另一個美麗的女性在笑；再看到她投入他的懷抱。因此，郁南馨將烟蒂擲向窗外，身子重新躺下。

她預備睡，但，精神是特別的興奮，心也跳動得厲害。他的影子老是逗留着，於是往事像電影那樣從心頭撩起。這使她痛苦，但，她委實無法予以阻止。

一九三九年三月梢頭，要是在古銅色的北平，大概雪還融化了不久。但，春之神的旅途上，南國是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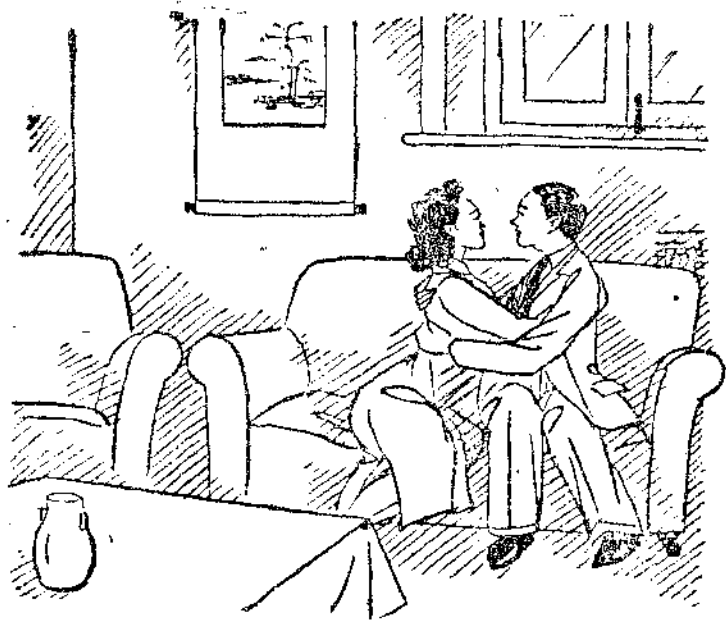
郁南馨因此會致力於功課過。但，這是暫時的，後來仍舊忙於交際。羅春暉在皇后大道上看到她勾了年青的紳士底胳膊之後一天，他碰到她，就道：「你連做我的朋友資格都無；但，做紳士的玩具的條件，你却全備。」

在憤怒之際，她打了他一記耳光。在這夜裏，她躺到床上之後，纔想到對方所以對自己這樣說者，對自己尚有些愛，祇是不滿自己的行爲罷了。她後悔，在感情衝動之下，她點了洋燭寫了封長達十五張信箋

的懺悔書。這夜，她不會合上眼睛，視線老是釘着窗外的天幕，期待明天的來臨。

明天終於來臨，她着茶役將這信送了去。回信是下面這幾個字：

「過不憚改，過去的讓它過去，我相信你今後會轉變，我們不僅可以做朋友；就是做愛侶也可以。南馨：當然我們還有結婚的可能。」



寥寥幾十個字，使她的精神像瘋狂那樣，她不會

化裝就闖到男生宿舍裏去找他。

在會客室裏，彼此相遇了。她嘗到對方有力的擁抱以及溫暖而滑膩的吻。

此後一串日子，郁南馨的確轉變了！她愛羅春暉，

但，尚有一種不足之感，由於她對愛之外，還憧憬着肉，向他雖有種種的暗示，而他似乎全不領會。

一天，是學校的假期，他們坐在電影院裏，見前面並排坐着像情侶那樣的一對，忽然迅速地吻了一下又分開了！羅春暉輕輕地對郁南馨道：「前面的一對，真是狗男女。」

「或許他們的愛已經到了白熱度。」郁南馨的頭靠在他的肩上而說。

「這總是不道德的。」  
「是的，很不適宜。幹嗎到這裏來？學校停課，旅館是不會停業的。」

「你對他們似乎……」  
「似乎……似乎表同情嗎？我以為愛是靈肉應該一致的，誰像你？」

「南馨，你看錯人了！」  
「你說些什麼？」  
「我覺得你似乎太浪漫一些，應該以油頭光棍為對象。我不配，絕對不配。」

郁南馨認為他的話未免太重一些，氣得立刻離座，他也不挽留她。  
因此，一對情侶又成爲兩個，這在其他追求郁南

馨者，自然深感欣慰，他們包圍了她，阿諛，獻媚，程度更深地拜倒於她的高跟鞋下。

自然，郁南馨的生活又轉變到像過去那樣，不，糜爛却更進一步。

那年寒假之前，羅春暉與女同學史萍踏上戀愛之途。史萍是協英中學唯一的勤學與樸實的女生。對於尚未獲得愛人的郁南馨，也是一種刺激，在事實上，她仍傾倒於粗線條的羅春暉。因此，她咀咒他倆，希望擺在他倆面前的一條路是黑暗而又崎嶇。

一九四〇年的初春，業股票的郁南馨底父親宣告破產。這時郁南馨已畢業，她父親却沒有能力供給她廢續求學。她便混在交際圈中。花開時節之某一夜，獲得了羅春暉與史萍訂婚的消息，她絕望了。她呷了許多烈性的酒，神智逐漸昏迷。

醒來，郁南馨睡在那夜伴她同遊的劉行長的別墅裏的床上。劉行長穿着短衣短褲，越顯得他瘦小，他也不像平時那樣掠一掠八字鬚鬚，馬上說道：「假如要用強，我也能够；但，我尊重你，同時，還尊重我自己的性格，所以並不如此。希望你能答應我的要求，我願一次付你代價一萬；此後，你經濟上如果需要我的幫助，我也願盡我的能力。而且，我並不視你為

禁嚮，你與別人交際，決不干涉。」

想到錢，

想到自己手頭缺少錢，郁南馨便貢獻了一個己所不愛的人以「處女之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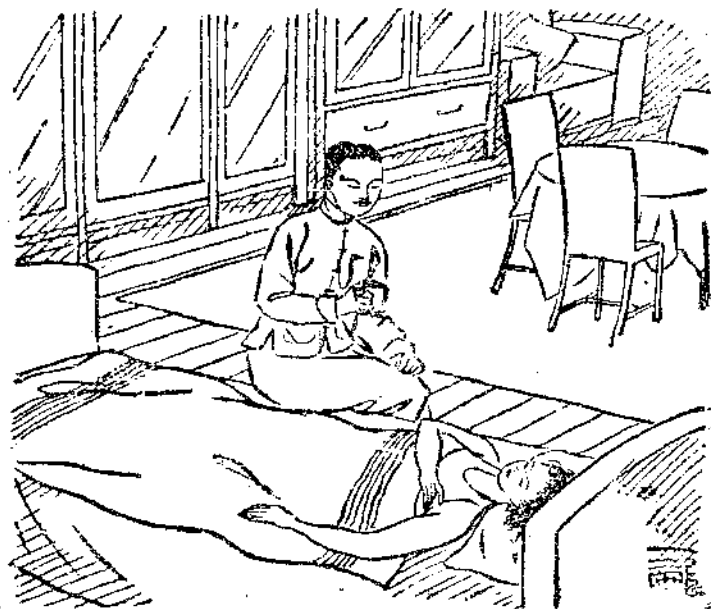
從這次以

後，郁南馨成爲劉行長的外室。這秘密除了劉行長的心腹之外，誰也不知道。她有了錢，便進了大學。

有一天，郁南馨忽然得到一封信，拆開一看，上面這樣寫着：

南馨：

現有急用，需洋一千元。我知道你還愛我，必然能够答應這個要求。明天我到你那裏來找你。此祝



近好！

春暉

郁南馨看了之後，希望有如燎原的火燄。她以為也可以像劉行長對付自己那樣，以錢來使他屈服。

第二天，他倆在郁南馨攻讀的那個學校底會客室裏相遇。寒暄之後，她帶着媚笑對他道：「我的確愛你，別說這些數目，要是再多一些，我也辦得到，晚上你到大東旅社來拿吧！」

「我走了，對不起。人到了絕路，什麼極法子都想了出來，我的確不應該來找你，因為你是我所看不起的人。」

說罷，羅春暉移動脚步，郁南馨拉着他的胳膊問道：「你到到底有什麼急用？」

「我想到內地去。」

「爲了什麼？你不是好好的在讀書嗎？」

「我有我的目的！」羅春暉指着窗外校場上的國旗道：「你還不明白嗎？你們學校裏也有人要走。你難道一些也不會聽到這種消息嗎？」

郁南馨是明白了。同時，也很感動。問他道：「史萍小姐呢？留在這裏嗎？」

「她是同志，我們一同走。最低限度還要一千元。我走了！」

「慢些！你們真是一對，我配不上。」

羅春暉看到她的眼球開始潮濕，問道：「你怎麼？」

「現在越發覺得你值得愛；但，越發覺得我是沒有資格愛你，我願意幫助你們。」

「非常感謝，你間接是爲國家盡一分力量。」

郁南馨打消了旅社裏交款的計劃，將隨身帶的支票簿掏了出來，簽了一張即期的二千元支票給他道：「多帶一些，出門是應該多帶些的。」

「我希望能早些將這筆款子奉還。你借給我二千元，那末，萬一史萍向朋友去借而並不成功，也沒有問題了。」羅春暉收了之後說。

「我希望能夠允許我來給你們餞行。」

「不必了，走的不祇我們二人。日子還未決定，臨走我會寫信給你。」

「那末……」

郁南馨說不下去了。羅春暉看到她的瞳孔裏射出熱情而又帶着希冀的光輝，便問她道：「你有什麼話？快說！」

「我有一個最後的要求，希望你能答應，即使你不以爲然，那末，你看作像佈施那樣，變得慈悲一些。」

吧！

「你說呀？」

「你以前擁抱過我，熱吻過我的。我請求你再給我一次安慰，春暉！這次分別，將是怎樣一串長的日子呵！」

羅春暉等她剛說完，衝上去擁抱着她。她勾住他的頸項，四片嘴唇融合爲一。半分鐘後，他猛然將她推開，這時看到她的眼淚像線樣的掛下。他用手帕拭去了自己嘴上的口紅，對她道：「我走了！」

「慢些！」郁南馨叫了出來。

羅春暉馬上奪門而出。郁南馨立刻昏到在地上。後來給同學發覺，將她叫醒。

明天，郁南馨到羅春暉的學校裏去找他，他不在，於是他祇有等待他的來信。

星期尾，希望終於實現。信是這樣寫着：

南馨：

史萍確是碰了壁，沒有你的幫助，我們一時還走不成功。這一點，我們都很感激。

對於臨別所發生的一幕，我怪自己理智還太軟弱，我相信這會使你感到痛苦，你是愛看美國電影的，那末當它是影片裏的一個鏡頭吧！我也

大學 皇后

是在做戲，何嘗想真的吻你，就像美國電影裏的男主角那樣，祇因劇情需要如此。她也怪我。你要知道，她並非吃醋，倒是爲你着想。

沒有什麼話可以對你說，爲了維持信用，寫這信來。希望你忘掉我的印象，以及自愛。此祝

愉快！

春暉

郁南馨看了也有莫明其妙的失望。那夜，她拒絕了劉行長要她到別墅裏過夜的請求。

時光將郁南馨心版上所烙印着的羅春暉沖淡。一個月之後，她仍胡天胡帝如故。

劉行長當然是她所不喜歡的。爲了生理上的需要，郁南馨與半打以上的人有過不正當的關係。可是，她對他們全無真正的愛情。

一九四一年，劉行長對她感到厭倦了！她的經濟因此不像過去那樣的寬裕。這時，郁南馨與當地律師林信一串通好了之後，向劉行長敲了一筆正數七萬元。二萬是林信一拿去，郁南馨實收五萬。這事情漸漸傳播出去，林信一預備到上海來掛牌，他勸郁南馨也離開香港，於是同來上海。

往事映完，郁南馨人也感到疲倦而入睡鄉了！第二天早晨，郁南馨走到「巴黎菜社」，預備吃

早茶的時候，碰到朱戟與張傑。他們叫她同坐。她坐下之後，問道：「還有二位呢？」

「密絲郁本來必然祇問王文瀾的。大概由於不好意思，所以連李牟子也附帶上了！」朱戟笑着說。

「我對於任何人都一樣。」張傑笑了一笑，對她道：「昨夜小王老是談起你。現在，他大概還在做着關於你的夢呢！至於李牟子，早晨回家去了，有些事情。」

這時，陳華也跑來，他老實不客氣的在郁南馨的旁邊坐下，將手裏的書放在檯子上，對郁南馨諦視了一下道：「密絲郁：你今天有今天的美，與昨夜的美



又是不同。」

「胡說！」郁南馨對他瞪了一眼。

陳華很覺無趣，他悶聲不響的吃。郁南馨對於他，畢竟有些好感，知道他不快活，從他的一疊洋裝書裏，抽了一冊電影雜誌出來，看到封面上的密蓋羅納像，她拍了拍他的肩膀道：「你歡喜密蓋羅納嗎？」

「他是一九四〇年的電影皇帝呢！」陳華立刻聳了聳肩膀答覆。

朱戟心血來潮似的，對郁南馨道：「假如我們學校裏選舉起皇后来，那末，密絲郁最有希望。」

「不錯。」陳華先叫了起來。

但，郁南馨很謙虛的道：「我全無資格，你們太捧得我厲害了！」

「這事情與小王商議一下，正式實行吧！此公對於這些事情挺高興。」張傑說。

陳華搖了搖頭道：「他祇會寫文章，懂什麼？我們應該想法子聯絡全校一班活動份子，使他們大家擁護密絲郁；那纔能够獲得絕對多數的選舉票。」

「你的話不錯；但，宣傳也是不可缺少的，譬如像美國選舉大總統，羅斯福不注重宣傳嗎？威爾基不注重宣傳嗎？」朱戟針對着陳華。

郁南馨原是風頭主義的信徒，希望自己已成功，但，現在怕他們會衝突起來，便笑着搶說道：「各位都看得起我；不過，我相信各位是徒勞的，因為事實上校裏有羅斯福在，我是連做威爾基還不够資格。」

「本校女同學，漂亮的，我個個會予以相當研究，華黛莉，凌雲，李達琴，上官芝，白薇等人，都有缺點，惟有我們的未來皇后密絲郁陛下是無瑕可擊。」陳華拉起了嗓子而說。

「輕些！密斯脫陳：並非賣大晚報，毋須如此用力的。」是陳華所熟悉的女人聲音。

張傑早已看清她是華黛莉，便叫道：「密絲華，這裏坐下怎樣？」

「不要了！你們在討論些什麼？」

「我們在研究，本校女同學之中，誰的羅曼史最多？」陳華指了指朱戟與張傑道：「他們說你密絲華最多，我竭力加以否認。」

「我不會請你做發言人，何必如此熱心？」

說罷，華黛莉走了。陳華對衆人道：「這種人怎麼有資格做皇后？皇后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所謂一人之下者，是在皇帝之下，做皇后總壓在皇帝的下面，要是皇帝給她壓在下面，這皇后似乎太……」

郁南馨忽涉遐想，嘆喙笑了出來，於是席面上浮起一大片笑聲。後來陳華對郁南馨道：「我是說着玩的；學校裏祇有皇后，皇后高於一切，假如密絲郁當選之後，你的話，我們奉為懿旨。雖然我們是功臣，但，也應該絕對的服從。」

張傑插嘴進來對陳華道：「密絲郁做了皇后，她會封你，閣下勞苦功高，太監一職大概逃不了吧？」

「能够做太監，倒也是福氣，因為他與皇后非常接近。」陳華笑着說。

「不過，你的犧牲未免太大了！」

「爲什麼？我不懂呢？」

「做太監是要淨身的，你是陳家的獨生子，你不要成爲陳家的末代了嗎？」

席面上又浮起了一大片笑聲。等笑聲停止，陳華對衆人道：「說到做，我們就做，今天的課，大家不用上了，我請客吃飯，召集能够合作的份子，討論怎樣舉行。你們的意見怎樣？」

「不必爲了我而忙吧！」郁南馨免不了要客套。

「不！我們志在必行。」

張傑道：「那末，我們去找王文瀾吧！他大概已經醒了呢！」

「也好，你叫他到這裏來，議決一下，應該請幾個人，沒有能力的，不必請他們來。」

張傑走了！郁南馨問陳華道：「等一會到什麼地方去吃飯？你替我想。」

「金門酒家怎樣？」陳華徵求朱戟的意見。

「的確應該當麗些。」朱戟說。

十分鐘後，王文瀾來了，坐定，先對郁南馨道：

「我早有此意，現在陳華能够合作，再好沒有，關於選舉這事，歡迎者當然大不乏人。不過本校男同學中，有許多的對象是本校女同學，或已達到目的，或在追求之中。他們所投的票，當然是選自己的對象。這種有對象的人，我們是白聯絡的，我們應該向校中無對象的人進攻。」

「小王說得不錯。」陳華表示佩服。

「本校四川·蘇北二幫男同學，比較勤學，他們對於異性，慾望尚淡，因此有對象的很少，應該利用他們，四川學會與蘇北聯誼會的主席，我們非請不可。」王文瀾笑了笑道：「這兩個傢伙，逢吃必到。」

「陳必高與孫理嗎？」

「是的，這頓飯我得請客，決定了地方沒有？」

「我來請。地點在「金門」。」

郁南馨對他們兩人搖手道：「爲我的事情，怎麼能够讓你們破鈔？我是義不容辭的，你們不必客氣，否則，是看我不起了！」

「密絲郁！事情你要認清，爲了選舉你的事情，你就不能做主人。我們應該表示熱心，你則似乎十分不敢當的樣子。」王文瀾說。

郁南馨覺得不錯，點了點頭道：「你們使我太感激了！」

聽了這句話，王文瀾與陳華，都覺欣慰，彼此搶着說話，席面上浮起了這樣交雜着的聲浪：

「沒有關係，彼此……」

「是自己人，密絲郁，不……」

張傑馬上向他們搖手，他們便停止，他笑道：「你們何必搶說？我代表密絲郁，現在對你們說幾句話：你們都肯效忠，事成之後，重重有賞。」

他們的臉因此赤化，後來陳華對王文瀾道：「今天的費用，還是我來。」

「不，我來。」王文瀾很慷慨的樣子。

「那末，我也負擔一半吧！」

「你何必客氣呢？」

「這一點你一定要答應，否則……」



「好吧！我們應該派一個人到『金門』去拿帖子。」  
王文瀾向朱戟與張傑道：「誰去？」

張傑與朱戟面面相覷了一會，後來，還是朱戟答應道：「我去吧！」

「慢些！人數還不會議定呢！一桌還是二桌？」  
郁南馨對陳華與王文瀾諷刺着說。

於是，他們在擬名單了！後來，郁南馨又向他們提出一個問題道：「學校當局不知允許嗎？現在並非承平之世，或許有什麼困難吧？」

「教職員也邀請在內，怎樣？」王文瀾問陳華。  
陳華笑道：「祇要請一個，他是校長的親信，你們知道是誰？」

「朱作人。」他們異口同聲說。  
陳華點了點頭道：「不錯！他是貪小利的人，請他吃一頓，有意想不到之效力。總之，我們今天這頓飯是聯絡感情，但，更妥當的說法是利用人家。」

他們決定了請十四個，定一百五十元酒席二桌。  
朱戟出發的時候，心裏在想：是陳華與王文瀾利用人家？還是他們被郁南馨利用？

跳上人力車，他笑了！因為現在祇是選舉前奏，以後白吃的日子還多着呢！

大學 皇后

**萬國藥房**

總店：福州路三二一八弄八號  
電話九八一二二五（三線）

支店：同孚路福煦路口  
電話六五九三九四二

精：選料  
密：配製  
審：週查  
慎：服務

· 設備完善 ·  
· 品質精良 ·  
· 售價低廉 ·  
· 存貨充足 ·

新設支店 福煦路口 對於方 尤為慎 日審夜 服務請 聘請專 藥師王 弘負精 責並配 設電購 貨部

# 國 際 療 養 院



新 型 建 築 科 學 設 備 名 醫 主 診 治 療 負 責 看 護 週 到 組 織 嚴 密 面 臨 花 園 空 氣 充 足

## • 治 主 •

內科 外科 兒科  
婦科 神經衰弱科  
皮膚科 泌尿科

本院為適應上海高尚人士之需要而創設，新型建築，係特聘專家參照歐美最現代化之高貴格式而設計完成者，內容佈置，清潔幽雅。配置之設備，悉屬歐美名廠最新穎特效出品。所用藥物，則均皆遴選最著名之靈效製劑。內外各科醫師，經驗豐富，診斷精詳準確，治療負責穩速，實為全滬唯一高尚之療養醫院。至於交通便利，花木蒼翠，空氣暢通，看護週到，尤其餘事耳。高貴仕女，幸垂譽焉！

院 長：屠 企 華

## • 特 設 戒 烟 專 科 •

走 戒

精神如常！  
照樣工作！  
用最貴的藥  
品！  
收最合理的戒  
費！  
保證舒適短  
期完全斷根  
住院戒：  
四天斷癮  
六天出院  
安全可靠  
靈效迅速  
(章程備索)

(地址)

威海衛路馬霍  
路口威海新邨

(電話)

三 七 六 三 四

(轉接各部)



### 三· 推廣部主任

「多花廣告費而擴大營業，決不是個精明的商人幹的。」

「所以最好能够利用機會，登

文化書局新聘來的推廣部主任

不花錢的廣告。」

李公鼎先生，坐在經理馮先生的對面，這麼講着：

「怎麼有不花錢的廣告？」經理先生不解。

「譬如辦工業的人，一定要用

「世上很多義務宣傳家，只要

不值錢的原料，或是人家拋棄的廢

我們能够留心，就可以利用他。」

物做原料，製造出有用的東西來，

「什麼人肯給人義務宣傳？」

這才可以算是一個精明的工業家。

「也有的。」

這工業方始合理。我們做生意亦然

「或者是反宣傳，像今天的明

；但是不宣傳，當然不能做生意；

燈日報一般。」

不過宣傳費用太大，就不合理。」

「明燈日報怎樣？」李公鼎似

「對！很對！」經理馮先生點

乎很怪訝。

點頭：「近來的廣告費又這麼貴，

「李先生！你沒看見麼？」

李阿毛外傳

經理先生說罷，按一按電鈴，外面進來一個學徒。

「今天的明燈日報拿來！」

學徒拿了明燈日報來，公鼎一看，方知那報屁股上，對於文化書局最近出版的「男女交際術」一書，罵得狗血噴頭。

「李先生！」經理等李公鼎看罷，就這麼說：「他一味謾罵，完全與書的內容不符，我們非交涉不可。他這麼一來，不但一男女交際



李阿毛外傳

八

術」一書剛剛出版，銷路上大有阻礙，而你李先生剛做我們這裏的推廣部主任，也不無相當影響罷？」

「明燈日報編輯報屁股的人，叫張獨素，我很知道他。他編輯報屁股，天天喜歡罵人，無非是亂出風頭罷了。而且張獨素眼睛有毛病，人家寄去的稿子，只要是罵人的，他無有不登，也不高興去細看內容。因此，一班投稿朋友，曉得他的脾氣，就天天造謠生事，亂罵一陣，去騙稿費，就像今天這篇罵「男女交際術」的文字，這位編輯先生，也不親自去拿一本書來看看，居然會登出來，所以就鬧笑話了。」

哈哈哈哈哈！

「我一定要叫人去交涉！」

「且慢！我跟他老朋友，這件事情，我去辦。」

李公鼎先生答應了下來；不料第二天，明燈日報上，對「男女交

際術」，罵得更兇了，居然說牠是一部淫書。第三天亦然，第四天亦然，而且文字愈來愈多，第三天有兩篇，第四天，有五篇之多，差不多佔了半版，彷彿是攻擊「男女交際術」的特刊了。

不過同時，報上罵得愈厲害，那「男女交際術」的銷路，說也奇怪，一天好一天，這三四天內，銷去了二萬多本，經理先生見了李公鼎，笑嘻嘻的說：

「你還沒遇到張獨素麼？我看，還是緩幾天再說罷。這幾天，他罵雖然罵得可惡；但是我們的生意，竟打破一切記錄了。」男女交際術」的銷場真可以！

李公鼎一聽，兀自對經理先生笑，弄得經理先生莫名其妙。

「經理先生！明燈日報上罵「男女交際術」的稿子，從第二天起，都是我寫的。」

「你寫的？你罵「男女交際術」是淫書麼？」

「是啊！我用幾種筆跡，投稿給張先生，張先生居然不調查內容，一一登出來了。」

「你……這算什麼？」經理先生有些不快了。

「我是推廣部主任，自然要盡我的責任。經理先生！這才是登不花錢的廣告！」

經理聽了，一時呆了。

「那張獨素，就是一個義務宣傳家。」

「你跟他是老朋友，所以他肯幫你的忙麼？」

「不！」李公鼎說：「我都是化名的。他曉得了是我，還肯登麼？一定要疑惑了。」

這時候，營業部主任闖進來。

「經理先生！「男女交際術」只剩六七百本了，明天萬萬不夠賣

，怎麼辦？再版的書，聽說還要三天工夫，才可以裝訂好。」

「知道了。」經理先生聽了，即忙打電話給印刷所。

翌日，明燈日報的報屁股上，對於「男女交際術」，竟隻字不提，文化書局生意當然受影響了。

緣故。經理先生一見李公鼎，便問他

李公鼎搔搔頭皮：

「這是我不是。昨天我寄稿子給張獨素時，我一時疏忽，用了一個文化書局的信封，這才出了毛病了。我的戲法給他看破了！今日見報上不登我的稿子，我才想起來。算了罷！」

「可惜啊！可惜！」

「好在再版的書還趕不上，今天本來沒有宣傳之必要。到書裝訂好了，再用新宣傳法罷，老方法也不宜只管多用。」

李阿毛外傳

過了一星期左右，某日，明燈日報的經理朱先生，把張獨素叫到經理室去。

「昨天某公司請客，我的隣座，有一位文化書局推廣部主任李公鼎，他當着我的面講給一個同席的人聽，說道：明燈日報的張獨素，每月掣我們書局裏津貼二百元，所以他對我們新出版的書，無不竭力捧場。張先生！有這件事麼？」



「那末，你為什麼專登關於文化書局的東西，接連着有好幾天，而且每天總有好幾篇。我想，決不是偶然罷？」

「現在我知道了。這些稿子，都是他們自己寄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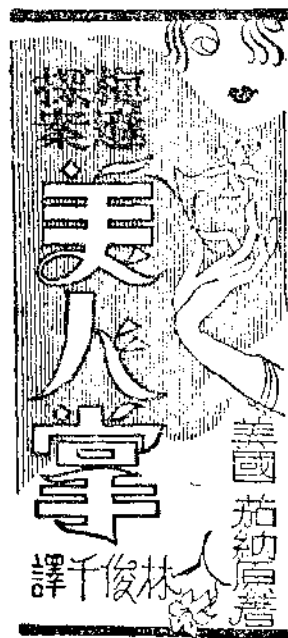
「他們寄來的宣傳稿，你一一跟他們登出來，你還有什麼話說？」

「朱經理的面孔扳了起來。」

「我上了當了。他那個推廣部主任李公鼎，一定就是那個捉狹鬼李阿毛。公鼎二字，明明是代替一個毛字的。我白跟他們宣傳了，他還要來冤枉我，真氣死人了。我跟李阿毛是老朋友，他不應當這樣的來作弄我。」

「虧你還自稱有『十五年寫作經驗』，有寫作經驗，怎麼就沒有一點編輯經驗？」

張獨素愧羞難當，掛下兩滴眼淚來。



### 第三章 秘密電話

梅遜坐在他的自備汽車裏，不停地抽紙烟。臉上呈露着全神貫注的神情，眼光是左右閃動着。他像是一個拳擊家，候在場的一角等待比賽的鈴聲。在他的面部上，並沒有什麼緊張的情緒，但他的抽紙烟，始終不會間斷過，約摸抽吸了一個多鐘頭。

梅遜停車的街對面，便是風報事務所的大廈。他抽着這一盒中最後一枝紙烟時，法蘭克恰巧從那大廈中走出來。

法蘭克走到門口，賊頭狗腦地向外面探望了一會，然後才偷偷地閃到門口。他的眼光中似乎不會發現什麼，這種張望和走動，完全是一種習慣的動作。他的外貌，正像是一隻不敢在日間行走的狐狸，牠在晨光熹微中，迅速地趕回自己蟄伏的窠裏去似的。

梅遜擲去了他的紙烟尾，把腳踏着汽車中的發動機，於是這私人汽車便緩緩離開了停車處，進入交通的大道。

法蘭克轉了一個灣，僱着一輛出差汽車，梅遜的車子，便緊緊地跟在後面，直到車輛稀疏的街道中，梅遜才把車子落後得遠了些。

法蘭克的車子，在駛過一段路以後，停住了。他付清了車資，走向人行道上，在一座住宅前輕輕地敲門。一會兒門開了，一個男子向他鞠着躬，對他微笑着。當法蘭克跨進門去以後，那人便立刻把門砰然地關上了。

梅遜把車子駛到距離那門口不遠的地方停着，重又拿出一盒紙烟，開始抽吸起來。

經過了三刻鐘以後，法蘭克又從這屋子裏出來了，看他的模樣像是十分匆忙的，他向路角走去。他似乎已喝了酒，酒的刺激給予他某種勇氣，因此他的頭也昂得高些了。

梅遜瞧見他走進一輛在路旁停着的出差汽車，於是梅遜再把自己的汽車跟隨着。後來，法蘭克的車子，在一家大旅館前停住了，下車走進旅館去。梅遜也停了車，小心地走進旅館的應接室，他仔細向四周望了望，却沒有法蘭克的蹤跡。

梅遜在應接室中逗留了一會，他意識到這旅館完全是一種商業集合的所在，在那裏的差不多都是些推銷員，和營業方面的人員。有一架電話機安置在室中央的桌上。應接室中並沒有很多人。

梅遜小心緩步走出應接室，他仔細觀察旅館的佈置，最後他向賬房間的櫃台邊走去，向那裏的一個職員問：

「這裏有一位法蘭克·陸克先生，可是住在這裏嗎？」

這位職員把手指在簿冊上移動了一會，然後說：「只有一位約翰·陸克先生。」

梅遜說：「不是，我問的是法蘭克·陸克先生。」

職員說：「對不起，那他卻不在這裏。」

梅遜說了聲「多謝」，便轉身走開了。他穿過應接室，到餐室門口望了望，在那裏進餐的人並不多，也沒有法蘭克的蹤跡。底層有一間理髮室，梅遜便沿着扶梯走到底層，從玻璃窗口，可以望見法蘭克是坐在第三隻座位上，他的臉上放着一方熱手巾；從他的蘇格蘭服裝和黃色皮鞋上，可以辨明那是法蘭克無疑的。

梅遜微微地點了一下頭，然後回到上層的應接室，迅速地走向管電話的女職員跟前。他問：

「請問你，旅館中的電話，可是都須經過這裏的嗎？」

女職員向他點了點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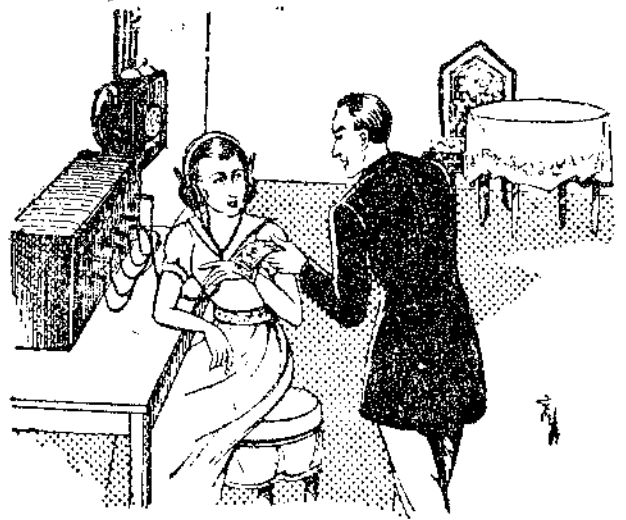
梅遜說：「OK！我告訴你，你很幸運，可以賺二十塊錢啦！」

她向梅遜驚奇地望着說：「你在開我的玩笑嗎？」

梅遜搖着頭說：「不，我只要一個電話號碼哩！」

「這是什麼意思？」

梅遜探案：美人掌



「我告訴你吧！我在不久以後，要和一個人通一次電話，這人現在下層理髮室中，他一定要到這裏來接電話的；等他和我的通話以後，他也一定要打電話給別處的；我想知道他打給別處的電話號碼啊！」

女職員說：「他也許不在這裏打出去呢？」

梅遜說：「不必管他，只要你能盡力照我的吩咐做去，二十塊錢一定可以屬你所有的。」

女職員抗辯着說：「可是我不願把他談話的內容告訴你呀！」

梅遜笑了，他說：「這就是我所以要給你酬報的緣故，我要你留心他的電話啊！」

「但我不能竊聽他的電話，也不願意把我聽得的內容告訴你。」

「你用不着告訴我他的談話，但我却可以告訴你關於他所談的事情；我祇要把我的話和他所談的事情對照一下就行啦！這樣使我可以決定，究竟這電話號碼是否是我所需要的一個。」

女職員猶豫了一下，她的臉色呈現着徬徨不安的神情，彷彿會給別人探知自己的祕密似的，也好像有人正在竊聽他倆的說話一樣。

梅遜從衣袋中摸出兩張十元的鈔票，靜靜地摺疊着，女職員的眼光，不住的向鈔票上注視，最後她說：「就這樣吧！」

梅遜把二十塊錢交給了她，又告訴她說：「這男人的名字叫法蘭克，我在兩分鐘以內，要打電話給他。談話的內容，是法蘭克要打一個電話到別處，去詢問他用四百塊錢去收買一個女人的名字的消息，是不是可以的；那邊的回答是答應了法蘭克。」

這女職員緩緩地點着頭。



梅遜又問：「從外邊打電話到旅館裏來，可是一定經過這架電話機的嗎？」

她回答說：「那却沒有一定，不過你如果打到第十三號機時，那是經過這裏的。」

「很好，我就打給十三號機好啦！」梅遜向她微笑了一下，便走出旅館來。

不一會，他到街轉角的公用電話處，打電話到這旅館中，詢問第十三號機。

當他聽得這女子的聲音以後，便說：「很好，我要和法蘭克先生談話，叫他來接電話，也許他不能立刻就來，但我可以在這裏等候他打電話給我的。現在他正在下層理髮室中，不過不要告訴茶房說是我叫他到理髮室中找他，你只告訴茶房叫他到理髮室中去找尋一下就行了。」

那女子的聲音回答說：「我明白了。」

在兩分鐘以後，梅遜又聽得這女子的聲音說：「你把電話號碼留給我，他說他會打電話給你的。」

梅遜說：「很好，號碼是二三八五〇，但是要茶房通知他，叫他到你管理的電話機來打啊！」

「當然，你用不着牽掛這些。」

梅遜說：「那麼他打電話來的時候，叫他詢問密司脫斯密司好啦！」

「什麼名字呢？」

「別管，你告訴他電話號碼和斯密司就是。」

梅遜在她回答了OK以後，便掛斷了電話。

大約經過十分鐘以後，梅遜等候着的電話鈴響了。他裝得宏大粗暴的聲音向話筒說話，而對方的語聲，却是細小而謹慎的。

梅遜說：「聽好，我們間不要有什麼誤會，你可是風報

的法蘭克先生嗎？」

法蘭克說：「不錯。你是誰？你怎麼會知道我是在這旅

梅遜探案：美人掌



館裏的。」

「我到你的事務所去過，你剛出來，他們告訴我你是到W街酒店去的，等一會可以打電話到這旅館裏找你。」

法蘭克說：「真見鬼，他們怎會知道我的行踪呢？」

梅遜說：「那我怎麼知道？他們告訴我這樣就是。」

「好吧！你要怎樣呢？」

梅遜說：「聽好，我知道你是不願在電話中談正經事情的，但這是件十分緊要的事件；你的人員却不會替你做；不過這也是人人具有的弱點，有時候，我也不能相信我自己。」

法蘭克小心翼翼地說：「聽好，我不知道你是什麼人，你最好親自來見我。現在你離開這旅館有多少路程。」

「我離開旅館是相當遠的。現在，我有一個重要的消息；不過你如果不需要牠時，我可以向別的地方去報告。我現在先想知道你對於這件事究竟有沒有興趣；你是否想知道那天晚上在平安旅館和亨利生在一起的女人是誰？」

電話中靜默了約摸有四五秒鐘光景。

然後法蘭克說：「我們的報上，常常刊載要人們的消息，假使有任何新奇的見聞，我們自然也樂於接受的。」

梅遜說：「那就很好。你知道那晚發生的案件，我也知道那裏的情形；一張名單已經交到檢察官那裏去了，但上面並沒有亨利生的名字，而且和亨利生在一起的女人也不會提及；現在假如我能證實這女人是誰，可值一千塊錢的代價嗎？」

法蘭克肯定地回答說：「不。」

「那麼，你覺得能值到五百塊錢嗎？」

「不值的。」

梅遜用堅持的口吻說：「好啦！我可以拿四百塊錢賣去這個消息的。可是這是最低的价格，別處已顯出三百五十塊錢的代價的。我經過許多麻煩才找到這消息，而現在只須取四百元的代價。」

「四百塊錢，這不是一個小數目了。」

梅遜冷笑了一聲：「可是我供給你的消息，也不是一個輕微的消息哪！」

法蘭克說：「但是除了消息以外，你還得給我們一種東西，能在誹謗的訴訟案件中作為憑證的。」

梅遜乾脆地說：「當然，你如能給我四百塊錢，我便把憑證給你。」

法蘭克停了一停說：「好吧！讓我考慮一下，隔一會兒再給你答覆。」

梅遜說：「哦！我就在這裏等你，你再打電話好啦。」他說着，就把電話掛斷了。

梅遜坐在賣冰淇淋的小食攤前，他喝着一杯汽水，樣子顯得十分從容，眼光中也不會顯示任何的情感。

他的目光注視在地上，他的態度更顯得很鎮靜。

約摸經過六七分鐘以後，電話鈴又響了；梅遜拿起聽筒，回答說：「我是斯密司。」

電話另一端是法蘭克的聲音，他說：「好吧！假使你能給我們憑證，我們可以付給你這樣的代價。」

梅遜說：「OK！你明天在事務所中等我，但你不要中途變約啊！我現在要向那顯出三百五十元一處的

機關去回絕了。」

「我願今晚見見你，把消息立刻告訴我。」法蘭克的語聲，帶着興奮的顫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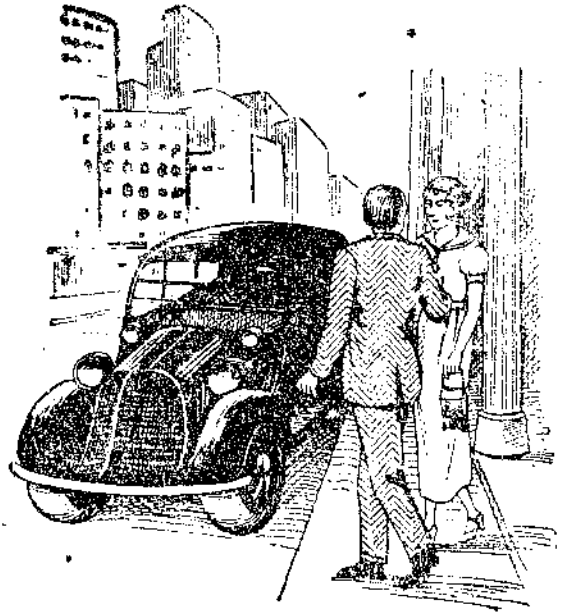
梅遜說：「我可不能這樣做；但今晚我可以把消息先告訴你，明天再給你憑證，我想：這樣還不至於嫌

遲吧？」

法蘭克堅決地說：「好的，但你今晚一定要先把消息告訴我，等你明天帶憑證來時，我再付錢給你。」

梅遜用揶揄的笑聲回答說：「你別愚弄別人啦！」

法蘭克用不耐的口吻說：「得了，一切依照你的意見辦理吧！」



梅遜又笑着說：「多謝你，我想我總可以使你滿意的。噯！法蘭克先生，再會吧！」說着，他把電話掛斷了。

他走回他的汽車裏，約摸靜候着二十分鐘模樣，他看見法蘭克帶着一位年青的少婦，從旅館中出來。他已經修過面了，所以他那暗棕色的面頰上，微微現着紅色。他的神情很是自滿，似乎他覺得在這世界上，只有他是善於處世的一個。

和他一起走着的少婦，從她的模樣上估計，大約有二十一二歲光景。她修飾得很美麗，顯示出一種上流社會中的人物。一張沒有表情的臉，一套華貴的服裝，表示出她是太好虛榮；但某些地方觀察，她確是不失為一個美麗的女子。

梅遜等他倆跳上了汽車，離開那裏以後，於是便到旅館中，走進應接室，到剛才的電話機邊。女職員帶了關切的目光向他瞧着，把一隻藏在身後的手伸到桌前，交出一張紙條來。

那狹長的紙條上，是寫着一個電話號碼——六二九八〇三。

梅遜接過紙條，放進衣袋裏，然後說：「可是這樣的談話——探詢消息應否接受的事情呢？」

「我聽不清楚他們談些什麼。」

梅遜說：「我並不要你說出他們談話的內容，你只須告訴我，他們是不是交談關於收買消息的事情。」

她點點頭：「是的。」

「你還有別的話可以告訴我嗎？」

「不，沒有啦！」

梅遜微笑着，向她望了一眼說：「你真是一個謹慎的人，其實你不說也不要緊，這已經是我所要知道的全部哩！」

# 編輯室

## • 蝶衣 •

我對於看電影，有如下的心理，就是「愛副片甚於愛正片」。所謂副片，就是附映於正片之前的新聞片、風景片、卡通片之類，它能夠告訴我們許多不知道的事，增加我們許多的知識與閱歷；有時候副片也許比較正片為有意義，有價值。現在，我的編輯「萬象」也是採此方針，每出版一期就像電影院放映一部新片，在這裏，同樣可以使讀者看到許多新聞片、風景片、與卡通片，而最後的長篇小說則等於正片。若論 Cash，我們這裏也有不少的大明星參加演出，而且都是有着優秀而純熟的演技的；不過我這個導演人的手法，不甚高明罷了。

本刊第二期，於七月廿五日提早發行，不料三日之內，又復銷售一空，於是立刻再版；同時創刊號亦因存書告罄而添印第四版；這樣的盛況，實在出於意料之外，因此我們不得不格外奮勉；這一期，又增加了兩位新文壇健將的長篇創作，一是胡山源先生的「散花寺」，二是潘子凡先生的「金鳳影」，使本刊的陣容是格外充實了。長篇連載「宋氏三姊妹」，本期已說到三姊妹的幼年時代，許多珍貴的史料將陸續告訴讀者。短篇方面：周鍊霞女士的「宋醫生的羅曼史」，是一篇十分風趣的作品；周女士嬌軀多病，不恆寫作，這一篇文字，還是在療養院中特地為我們趕寫起來的，實在值得珍視。秋翁先生的「潘金蓮的出走」，又是一篇逸趣橫生之作。孫了紅先生的「竊齒記」，是特為本刊而寫的俠盜魯平第二案，魯平在孫先生筆下，又幹了一件十分痛快的一義舉。趙景深先生的「封神演義與武王伐紂平話」，則是在學術上極有價值的備考證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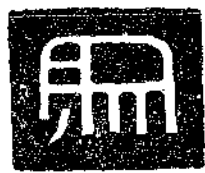
滕固先生在滄逝世，為學術界一大損失。本期有譚正璧先生的「憶滕固」一文，於滕氏生平有簡賅的敘述，可以當作滕氏的一部份傳記讀。

近代的國際間，對於無線電戰爭都十分注意，尤其是在此歐亞大陸戰事方酣的時期，本期有傅松鶴先生譯的「竊聽全球」一文，可窺見歐美各國無線電戰爭劇烈情形的一斑。

魏如晦先生有一個劇本文交給本刊發表，就是即將在上海劇藝社上演的「牛郎織女傳」，是魏先生最近的一個劇作，共五幕，本期先刊一幕，分五期刊完，請讀者注意。

張憶女士又為本刊寫了一個中篇小說「蠢動」，決定於下期刊出。此外尚有傅松鶴先生的「邱吉爾的私生活」，白鳳先生的「納粹軍隊的訓練法」，葉金先生的「美國郵局的偷信賊」，錢今昔先生的「霧」，俞亢詠先生的「夢與現實」，包天笑先生的「五七之夜」，因為篇幅關係，都祇好留待下期發表了。

「學生文藝選」自本期起開始發表。截至現在為止，我們已收到五十餘篇徵文，足見參加者的踴躍；不過其中譯作多於創作，徵與本刊鼓勵學生們習作的旨趣相悖，很希望應徵者能夠多從創作方面努力。



# 萬象雜誌主辦

## 學生文藝獎金徵文簡章

本雜誌為鼓勵學生對於文藝之創作興趣起見，特設立「學生文藝獎金」，茲訂定徵文簡章如下：

應徵資格：以國內各大學及高級中學之學生為限。

徵文體裁：以純文藝為主體，包括創作小說，譯作小說，報告文學等，以語體文為限，每篇不得超過五千字。

應徵手續：來稿請繕寫清楚，加新式標點，預留修改地位，稿末註明作者姓名別年齡及校名年級，並加蓋印章，寄本社編輯部收。

獎勵辦法：來稿一經錄刊後，常評定等級，甲等每千字獎國幣十元，乙等獎贈慎昌鐘表行之學生掛表一只（價值二十元），丙等獎贈中央書店書券十元，於徵文發表後第三日起，憑原稿印章向萬象書屋會計科領取。

附註：來稿不錄者概不退還，惟附有貼足郵票之回件信封者例外。



# 九月號

第一一年 第三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一日出版

### 廣告價目

底封面	全頁	二百元
封裏	全頁	一百八十元
底裏	全頁	一百六十元
目錄前	全頁	一百四十元
文字欄	全頁	一百元
文字欄	半頁	六十元
文字欄	三分之一	四十元
定價	零售	每冊一元
半年	連郵	六元
全年	連郵	十二元

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登記證 C 字九三三號  
上海法租界警務處登記證 A 字三四二四號

### 外埠經銷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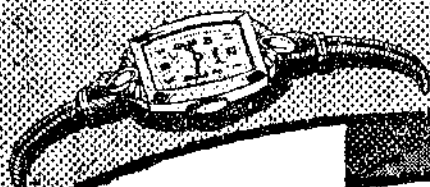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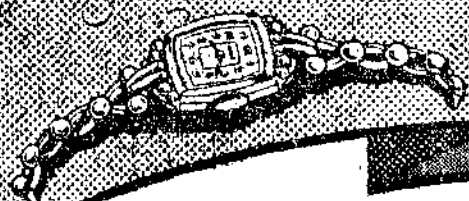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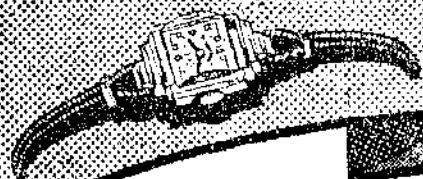
- (天津) 北大書局
- (北平) 聯華書局
- (汕頭) 新華書局
- (漢口) 廣文書局
- (香港) 百新書局
- (鼓浪嶼) 會文堂書局
- (澳門) 大達書局
- (新加坡) 正興公司
- (泗水) 成書局
- (菲律賓) 鴻飛雜誌社
- (馬尼拉) 西方書局
- (望加錫) 上海商店
- (暹羅) 林茂盛、廣益書局

編輯人：陳蝶衣  
發行人：平襟亞  
上海福州路世界里六號  
出版者：萬象書屋  
(電話) 九〇七二二  
發行者：中央書店  
上海福州路世界里六號  
本埠經銷處：百新書店  
(電話) 九〇七二二  
五洲書報社

# ELGIN

造製國美

# 愛而近



準確無比  
華貴絕倫

售經總東遠

# 行總昌慎

一八四八一話電 場球拋 路京南海上

儲麟蓀醫院主辦 (即前上海內科兒科醫院)

# 中國兒童保健會

## 業已正式成立開始徵求會員

兒童為將來國家之主人翁兒童體質之強弱有關國家之強弱本會有鑒於斯爰特發起舉辦斯會以臻全國兒童同登健康之道未來國家強盛不已

### 入會簡章：

**宗旨：**本會以提倡科學醫之大眾化作兒童之健康顧問有病時之負責診療為宗旨

**義務：**全年納會費二十元正 半年納會費十二元正

**權利：**本會聘有各科專門醫師(一)免費檢查體格(二)免費門診(三)免費種牛痘及打防疫針(四)減費配藥(五)減費出診(六)減費住院(七)減費施行手術：以上權利如免費門診出診等等一律不限次數

**優待：**一家同時有子女二人入會者可照九五折納費三人者九折四人者八五折五人者八折以此類推有子女廿一人以上者得同時免費入會享受同等待遇

**入會：**來信或電話通知本會當即派員面洽或至尊府填具入會志願書並給免費攝影證俟正式會員證製就後再由專人送上

手續簡便，利益無窮！

會址

上海霞

飛路一

八二七

號(上

海內科

兒科醫

院內)

電話

七九

八二

八號



# 華章

## 超等國產呢絨

· 自整染 · · 自織 · · 自紡 ·

風行全國

品質精良

—— · 出品 · ——

呢	咪	哈	丁	立	凡	斯	立	派	呢	花	裝	西
呢	貢	直	呢	褲	馬	呢	達	華	呢	玲	珊	
斯	立	海	蒙	立	海	呢	絲	板	錦	絲	駝	
呢	服	制	呢	衣	大	絨	蘭	法	嘍	嘍	薄	厚

(售均號商絨呢大各國全)

### 章華毛絨紡織公司

上海四川路三三號 臨時製造廠上海海格路

# 新 光 標 準 襯 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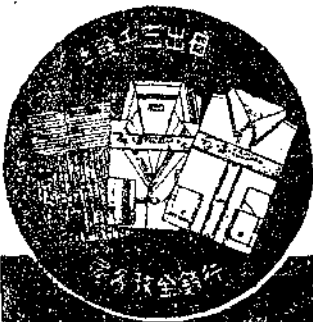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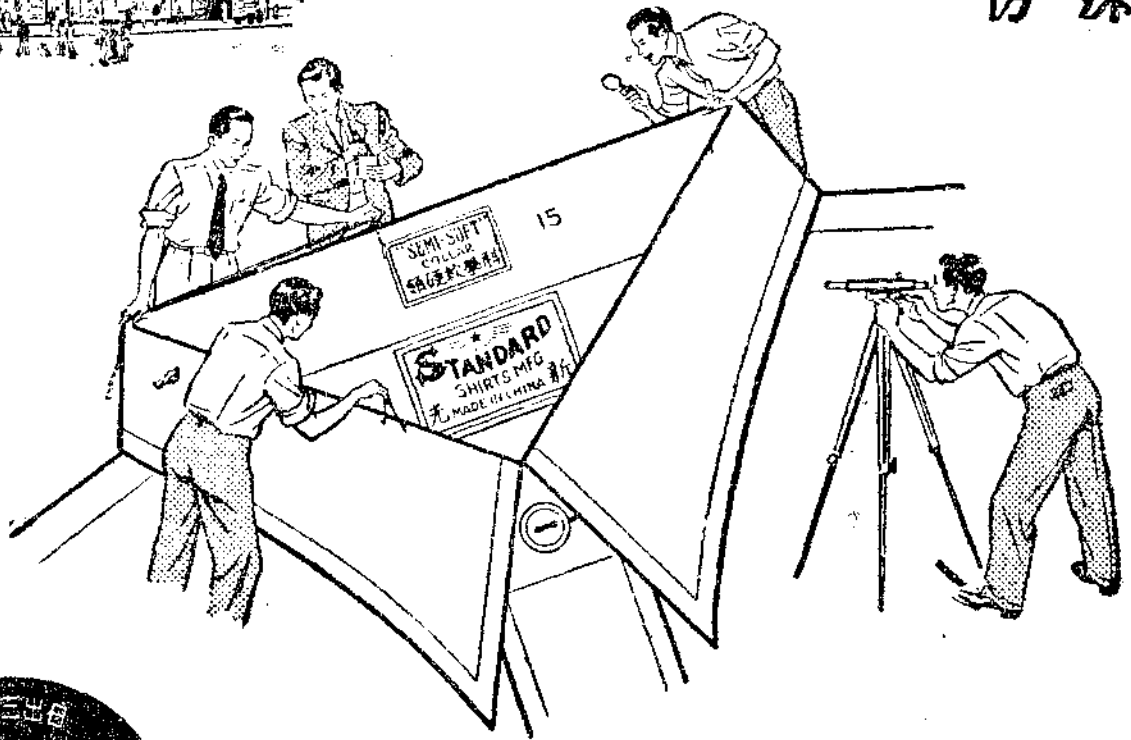
榮 膺 首 席 出 品



中 國 首 創 第 一 家 發 明  
科 學 軟 硬 領

製 作 特 殊  
萬 難 摹 仿

組 織 健 全：管 理 嚴 密  
出 品 精 良：價 格 低 廉



新 光 標 準 內 衣 製 造 廠 出 品

**STANDARD**  
SHIRTS MFG. LTD.

上 海 法 界 路 五 十 七 號

# 喬琪香粉

品質細膩

純淨不含鉛份而具特殊粘性故搽後着膚如絨歷久不脫備有白色玉色健康色玫瑰色等多種色澤可以調和各人肌色而使顯現天然美麗更有芬芳濃郁之香味洵香粉中最上上品請即一試

# 喬琪香粉

• 注意額外利益：  
積滿盒內封口布紋紙  
三張請寄茄勒路東方  
化學工業社可得價值  
一元餘愛的香水一瓶

• 各大公司均有經售 •





藥房

科發



科發

咳嗽白松糖漿

上海科發大藥房監製

功痰專嗽  
能潤治  
治肺傷  
咳止風  
化嗆咳  
神如



因為藥力偉大  
奏效迅速  
所以風行遐邇  
無遠勿屆

虎標永安堂發行

虎標  
萬金油

# 協大祥

## 綢緞棉布莊

足三尺  
加三

物美  
價廉

自選推發  
運銷發  
歐辦名售  
美國廠絲  
呢產布羅  
絨駝羅

總店

小東門大街  
電話一八〇六四

第一支店

八仙橋小菜場  
電話八五三〇二

第二支店

大世界南隔壁  
電話二八一一六

